

沃

野

嘻嘻地。

「對不起，請你自己也試試吧！這是人哪，不是一條牛哩！」

於是東張西望，一面拿根指頭在鼻眼裏掏了起來。拉犁的和拿耙的交換了兩次三次了。兒子靠老子的腳手不活。老頭子又嫌他們不拿出氣力。

「飯桶！」

「人家是飯桶，你簡直是一個又老又癩的蟲子呢！」

小的那個想。

不錯，現在輪到父親和大兒子拉犁。三斗老爺轉到前面，隨口惡狠狠不知咒了些什麼，唾沫星子噴在那幾莖焦瘦色的髭鬚上。

他裝的那麼神氣活現，似乎便好拿此以身作則。將纜繩放在背上，擡過來，捏緊繩頭。對着並排着正在發呆的大兒子吼道：

「想什麼，出起勁來哇！」

幾乎全是他使出老勁，脚步踉蹌，一口氣耕了半畦地。勸他，不聽。他喘着氣。人是倔強的。

老的一運喚小那個做得木刁（啄木鳥的意思）得木刁的奶名叫做夢榮。大兒子是他四十歲的時候生的，所以叫做壽發。可是當夢榮的脚一跨出母親的肚子，老娘就害血崩歸天了。原來是紀念她的意思，進了學校，學名也叫夢榮。三斗老爺早喪的伴侶叫榮珍，活著的時候，老二個也有過一番甜蜜的生活，跟人家說起來口口聲聲「我們榮珍」或是「我們榮姐」呢。

老爺覺得非常奇怪，他從來不會正正經經敵過兒子們一頓。可是老爺做的事情，兒子無有不站在背後弄出些冷笑來的。老子正言厲色的罵兒子道「飯桶」，他奉敬老子一個綽號「蟲子」。三斗老爺將鼻涕都哼出來地喊道「得木刁」我們的阿榮咽了一下口水「是的，啄木鳥的老子才是糞蛆！你看吧，背脊駝得頭好碰着你的脚了哪。」

「老爺決不是圖懶，」阿榮掬着鼻孔道：「這樣性急是用不着的。我說離開到變成熟土的時候還遠呢。總而言之，做是要做的。老爺，喏，如果有一條牲口相幫也好了，比起我們六條腿來，悠哉，輩也裝得不好呵！」

犁把的確不大好。從前丟在老家的那具大約一起給燒做灰了。三斗老爺一到墾墾區域，就找着了一段木頭劈了一副，劈得不精巧。犁頭上的鐵嘴是新弄來，鏽的還不會使用掉，切進土裏去嘶嘶的叫着呢。

「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總以為道地的。老頭子委曲地看了兒子們一眼：

「將就些吧，阿哥，看他們呢，比起我們自然好得多啦。假如說我們也有一條牛，或者像他們那樣一匹馬也好。

懶是真的，還嫌了這樣又嫌那樣！」

他氣憤憤地將那纏纏的頸巴轉着。就是阿榮有點不服，將插在爛泥裏的腳拔出，摘了一根草嚼着，坐到田埂上去了。

「嘖嘖，天曉得你們轉些什麼鬼的念頭！」三斗老爺着着壽發，又看着夢榮，講斤頭似的，轉到犁頭邊去：「誰也沒有做過大好老。就是說有牲口耕種，可是跑到這裏來時，大家都白手空空呀——哼，我還不會喫力，你倒坐起來了！」

阿榮坐在地上，扭着腳丫，調皮地看了壽發一眼。

「多謝你！」老的好似一隻皮球一樣，益發跳了起來，「這就滾你媽，請你回到家裏享你餓肚子的福去吧。你要明白，這田就是耕好了，也得晒上七八天太陽，不能馬上下種的呀！」

「他就是扯緊着我好吧，可是喫準我一家頭套懶，這到底是罪過的。」那，現在原是你拿把手吧。」

於是他噉了十五聲喫力，二十個糟糞，還不會立得起來，噯喲一聲，又坐了下去。那脾氣倒是犯就的，從來不肯讓他閉空，搓了搓手，一隻指頭挖通鼻孔去了。

阿榮那對鼻眼又大又黑，烏洞洞地，朝你張着。據說那就是他這副尊容的缺點。幸而還好，他的鼻門以外，四官長得還算端正。尤其那對莊稼漢中少見的眼睛，却有一種自老手傳來的機警和狡猾，黃而且空洞。就是鼻子平塌

一點。

大約多掬的緣故，鼻眼不覺長豁開了。有時一面說話一面還掀呀掀的。就看三斗老爺吧，却似一個模型中翻出的鼻子。有一點兩樣的地方，他那副鼻子是個椒型鼻子，往下尖垂垂些，裏面插滿着快要蔓延到人中上來的鼻毛。經常還沾掛着些鼻菸，或是塵埃，或是涕水什麼。

壽發呢，睜起着矇矓地似乎永遠不會睡醒過來的眼睛，隨你什麼事情，**出神**的眺望着原野。

阿榮肚中想：

「難爲他，夜頭牽陪老婆累損了呢。」

老頭子口裏囉得一佛出竅。在高興的時候，他也有說有笑，不知怎樣，他總看重些壽發。在家鄉的時候，家裏除了器具，就老老實實是三條光棍兒。老伴足足去世了十七個年頭。現在累贅們都長得像了人，李三斗搔起頭皮來。

「弄一個進來吧！家門七樣事……噯，三條光棍兒攪着一個家像哪嗒呢。」

他第一個囉着。自己的事都沒有那樣性急。於是捏着指頭算起來了。夜裏都睡不着。過了幾天，張羅了款子，拿二條水牛作抵了出去。二條水牛換回一個媳婦，算盤不算不精明呵。

媳婦弄進屋裏來了。長得不錯。手寫也了得。就是生了一臉孔雀子斑。居鄰們的嘴巴向來濫調的，給取起綽號來了，叫做「麻雀蛋」。那時一共請了二天喜酒，殺了一對豬爛。三斗老爺將腦袋上的鴨屁股搖得一把扯開的扇

子似的嘴都合不攏來。

碰着誰，就抓住稱讚道：

「瞧，多好，俺的福氣來了。小子從前也荒唐過，可是他現在伏伏貼貼，在老婆房裏，省事多了。媳婦嗎，手藝出色的好，您瞧！」

舉出腳來，腳上穿着嶄新的媳婦擦的雙樑鞋。

老頭子和隨便上了年紀的什麼人相同，他們有一種遙遠的夢想：「媳婦賢，一年到頭多銀錢。」這一份家業，大約又該從這裏興隆起頭。想到這裏，他就一口氣抽足了一筒板菸。在門檻上敲去菸灰，笑迷迷立起來。不料對面來了夢榮。

「瞧着吧，還有一條光的……」

小的當真也不長進。誰道光等着再賣掉二條牛，討媳婦嗎。況且從那時起，牛就給福芝老爺牽去了。沒有牛，就自己下到田裏，人代起牛來。牛變做壽星的老婆睡，他床上了哪。阿榮的手一捏到韜繩，就懶洋洋拿不出勁來。其實他自己却不着急。像那些壞小夥子一樣，面孔上一本正經，肚子裏亂動腦筋。對於女人，他早「痴心妄想」過。

大旺村裏有一位出名而淘氣的姑娘，叫雅蘭。那眼睛之大且黑，真會叫你一見包就骨軟酥麻。兩根大辮子

拖在後面，用呀用的。三斗老爺看見了她，拿眉頭直皺，說這是一個活妖精，一碰着她，誰會魂不守舍。

有一天，那小姐正從田野走過，恰巧給欽慕已久的阿榮看見，他調個槍花，說是看一看去，訂了上去。待到三斗老爺等得不耐煩的時候，追去一查，他們二人坐在一個乾草堆的後面，阿榮的手正在捏雅蘭的辮子呢。

幾乎喫着一頓生活，被老子找來一根棒子趕掉。但不知怎樣，一看見阿蘭，他就癡得有點說也說不出什麼。自然哩，對於壽發，他也着實有難為他的地方。拿手一揚，假瘋假呆說道：

「哪，八條腿變了兩條的，睡在人家床上，是咱晦氣，畜生那樣拖來拖去。」

三斗老爺張開嘴巴，着着實實睜了一口濃痰。

他誇獎壽發說：

「人呢，口燥的就不好。口燥的人是做不起事來的。你想，他的氣力都打嘴巴走掉的呢。講到牛，當時我原想租一條的。可是，這還不是居心，你去問，現在就是出足大價也租不到。到這來開墾的有幾人是帶着牲口來或是產業來的？請問！」

憑良心講這是對的。老頭子那時鼓勵兒子們工作，總是嚷着：

「光手打出來的哪，你沒有記得嗎？這裏是一塊小姑娘似的地方。從前我們那村子也是小姑娘似的地方。給一開墾，就成了女人了。我這就是說，做着吧，以前誰也都是赤手空拳。赤手空拳的時候，你想小姑娘會變做女人，女

人會生起兒子來嗎！我拿這個來做譬喻。」

他自己耕起田來，從沒哼過一聲喫力。打戰爭中跋涉過來，骨力益發堅硬了。就是做活的時候幹不上來，自己相信他還跟兒子們勁道不差到哪兒。

那天預備要下手耕種之前，許多人都跑到被指定的墾殖區來看。三斗也帶着壽發、夢榮來看。他們那塊地皮恰巧被抽籤抽到在中心區裏。中心區是離河道很遠的。而且沒有溝渠。一下了雨，馬上湖蕩似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是預備開好溝渠。沒有溝渠怎麼能灌溉呢。他來回跑着說：

「肥着，這裏開一條，那裏也開一條……還有種子呢，好，都想法問委員會拿就是了。」

他說話的時候，總是扭歪着頰巴，拿一種相罵的神氣對着阿榮。回過頭來，笑嘻嘻對着壽發。

「瞧瞧，不錯吧！包準三年，就有十足的收成，許還不到三年。土質那麼的出色，蜜糕似的！」

在地上拾了一塊，到手裏捻碎，擰在壽發面前。

壽發眺望着原野。他的鬚鬚有若田裏的野草。塊頭復不錯。沒有討老婆以前當然還肥實一點。早先他是個有說有笑的人，經常在口上叨了一枝「老刀牌」說起話來，將袖子一擰，撓着大腳指。那派頭的高爽，有好多姑娘會被他迷上過呢。

壽發沒精打采跑在三斗老爺後面。

老弟嘿啞笑了一聲，跑到別人田裏談天去了。三斗老爺瞧着壽發，卑聲下氣的滿面堆上笑來。

「別睬他吧，那飯桶，從頭到腳懶蟲似的一條！可是我相信耕種起來是不難的。現在他們通通來了。他們當然和我們一樣，慢慢的動起手來，你要明白，我在大旺村的時候——」

他的面孔讓一種重從燃起的希望和快樂浸淫，彷彿怕誰聽了去似的，頓了一頓，睨着壽發。

「從前也是這樣一片荒地，後來經過墾種，種子下進去，明天就爛掉了。你還下吧，它仍然爛。那樣過了二個年頭，心都灰了，可是地上出起草來。哪，那裏比這塊地得多了……我在討榮珍的那年，就已經有村落。這裏嗎，也許不到十年，又是一個好村落。我可以包的。十年算得什麼，照我這樣神氣不是還望得到嗎？」

現在被指定墾殖的田土，面積是很大的。你立在中心區域，便向哪頭望，總是望不出一個界限來。邊界的那頭，祇有那青色而懶洋洋的天垂罩着。有些人在東跑西走，或者坐在泥塊上。還有些委員會裏的人拿着皮尺在丈量。微鹹的泥味被太陽蒸發。苜蓿花正在炸爛的開着。有些人牽着骨瘦鱗鱗的馬在耕起地來了。被犁頭挖翻出的土蘊怕羞似的滾動着身子，一會兒就直僵僵被嚴寒的春風凍僵了。

分割地界的時候本來每人是二十畝的。三斗老爺決意想多種一點，於是替兒子寫下了八十畝。因為媳婦總不能不算一口子呀。後來看見壽發低下了頭來，就到委員會去退還了二十畝。背後便罵了阿榮：

「真像完全爲了我似的。懶吧，骨頭不會多長出幾根來！」

那日子完全像有一份希望在等着他似的。三斗老爺夜裏睡不穩。加上脾氣就一向是炮仗似的一瞞不上眼，哼，他歧起牙巴來。頭髮鬍子似的扯着。他相信做事越利落越好。你看日頭可抓得住叫它不要往西曬，辰光不等着你哪！

四五天過去了。有天阿榮回住房去的時候，他擄着鼻子，對着他們講解道：

「規規矩矩，老頭子他逼我，就索性不幹了。讓它去罷。小爺到會裏自己也寫上二十畝去。奇怪呀，他們的大兒子總是好的！」

他預備要來一次給阿壽的示威運動。將眼睛狡猾的一煞，說着：像是人嗎？他一弄那雌頭，氣力就通通瀉進她肚皮去了。老的越讚他，那個就越裝腔。阿壽在大旺村的時候還好，戰爭起來以後，看難民區獸上了半個年頭，就什麼都變了。女人的肚子大起來了。三斗瞧着媳婦的肚子倒是高高興興的。可是阿壽這幾時犯起咳嗽的毛病來。眼圈發着綠色。拉了二條半把哇的單，就喘做一塊了。打棉衣裏面你可看出他那邊進的胸膛起伏着。

到那邊盡頭，阿榮放下單繩來。三斗老爺跳上去兜胸一把抓住他領口，也不像哭也不像笑的吼道：

「看你懶得什麼樣子。遭遭有道理講。喫力了嗎？頭一個掉槍花的總是你！」

阿榮倒滿不在乎：

「好，算了吧，我一點沒有出起氣力。你和你阿壽出着氣力。對不起，我就走了吧！」

將鞏一踢，真的走了。三斗老爺抖了起來。一口氣咒了他四十聲忤逆飛似的趕到田埂上，攔住阿榮的去路。

「站住，我不能管你了嗎？」

阿榮將指頭插在鼻孔掏了一下，帶着倔強的聲音道：

「欸，這有什麼道理呢，不是沒有用嗎？沒有用，我幫着你們做什麼。幹嗎，您迫着我，也能迫着將手拿到鞏上去嗎？還有的媳婦哩！請她一起來幫您吧。」

三斗老爺左右望了望，意思想賞他兩下嘴巴。這話可是兒子對老子說的，講究起來，人的確像人了，祇差不會替他成個家。可是老子說了一句話，竟弄出這副嘴臉來嗎！

「走走！走我幫，揍你！」

他神經病似的，想動手，可又不敢動手。立在朝陽裏的阿榮，將手往胸前搭了起來，肩膀動都不動，一塊石頭的樣子。那體格，雖然不算肥碩，却出奇的強悍。

鄰田裏的人們好幾次立起來看着他們。三斗老爺仍然不減威風的說道：

「你以為一跑就跑得掉嗎，除非你永遠休要想來見我。況且，我是你老子，有管得你三分的主意。不要臉的東西！西田是大家動手，將來大家……」

說到這裏，他以為兒子已經回心轉意了，放低些聲音：

「你爲什麼跑呢，不是爲難了阿壽嗎？」

「這就對了，到底他還沒有把阿榮當做人，爲了誇發阿榮的鼻眼揪了兩下。」

「那個對的，你早知道我跑了會爲難阿壽。可是我告訴你吧，在着一起是不會好的，我在兩天以前早下起決心，打定計稿了。」

老頭子莫名其妙：「什麼？」他說。

「爲什麼我一定要告訴你們，總而言之，以後我不會和你們在一起就是了。我有我的道理是的，我是一個沒用的人，起碼人。」

阿榮的念頭不是打今天轉起來的。他心中有着存心的挑撥已不止一天了。奇怪，阿壽不是成了家嗎？老頭子還幫着他拚命的死幹。這於他阿榮自己有什麼好處呢？當然現在種種的那塊荒地，阿榮也有份兒，可是老爺沒有把他看成人的樣子。那時在逃亡的路上，碰到飛機來轟炸，阿壽祇管搶着老婆，背着她跑了，扔下了老子。老婆到底比老子要緊呢。

「你想，老婆是要緊的。老頭子就該死了，扔下他，噁氣的就是我！」

給他開玩笑的說：「三斗老爺不錯，將來『豐』了起來，也要好好替你討還麼一個。可是你也不能怪着阿壽，難道叫他背着老子，讓老婆費心你小叔來照應嗎？哈哈！」

一想起阿壽老婆那種元氣十足粗眉大眼的風情，阿榮面孔燙了起來。心躁起來。划算道：

「什麼東西麻雀蛋牛換來的。我如果要弄，就像雅蘭那樣兩家頭大家在田裏動手。只會喫喝嗎？」

早些日子，有人看見他獨自擠在「鹽壘辦事處」的門口，螞蟻那樣轉着。鹽壘區雖然不會印出詳細的章程，可是，那手續之麻煩，真够叫人受累。而且光身漢子，沒有人作保，是不准寫地的。阿榮轉了一個圈子，滿頭汗退出來道：

「我入！他使勁又開十指，拔脫那樣抓着倒下的頭髮，一種就種了，找什麼保，去你的吧。地皮是你的嗎！從古以來種田的都要保人嗎！——抓他出來敲個爛！」

於是不再到辦事處去了。他是個快樂的人，除非看見了阿壽，或是老子稱讚起阿壽的時候。他一看見阿壽老婆，就沒有勁道的走開了。女人家總是沒正經，對着小叔子好直瞞嗎！他自己有時也想起過女人。可是他想起女人，不是想那心躁的好處。他想，他現在是一條光棍，怎樣弄到一個老婆呢。而且要養活她。老婆不是訂一次梢就隨你走的。就看雅蘭吧，那吊而吊當的神氣簡直吊出火來。拿以前說，雅蘭問阿榮討一盒香粉，阿榮沒有買給她，見面時沒有先前那樣溫情了。那還是到辦事處去的一天，在走廊盡頭，碰着了雅蘭那一批人，唧唧喳喳的，站在那裏，他挨上去，給她們搭訕起來。

「怎樣，你們也來寫地嗎，怪不得地皮都值錢起來哩！」

老樣子，她又拿嘴巴一撇，表示你這人真煩厭。這時她，正正經經跑過來，怪秘密似的說：

「好啦，對你說了，吧，這是他們自己講的，地皮一分配定當，磚廠和草紙廠打算開起來。委員會人說，咱們鹽壑區的人男的女的應該人人有生活做，對不起，我們來要求說，磚廠裏輕便的事情和草紙廠全部的事情就讓我們幹了吧。對不起，他們說，沒有女人的份兒，沒有我們份兒嗎，好，自己說的呀，咱們大家看吧！」

阿榮看着她有點好笑，麻雀似的轉着。穿着淡竹布漿洗過的衫子。大概抹過粉哩。

那倒真的，到鹽壑區來的時候，委員會的人就給了一句口號，意思說：不分男的女的，要喫飯的都做工！不錯呀，那還是以前的老例，隨便什麼做工或者種田的，你看男的下到田裏吧，女人搗了糶把也來了，決計不會光張開嘴巴。那時候，委員會的人一面鼓勵着開發鹽壑，一面又計劃籌設工場。消息一經透漏，找生活做的人就蒼蠅那樣圍攏來了。

鹽壑區等工作做的人多呀。一有生活，手膀子長的就搶着抓去了。譬如說，委員會一有開設草紙廠的消息，男人們還不會插進腳去，姑娘們也來想爭奪地盤了。

阿榮拔着自己頭髮，對她們笑着。娘兒們逞強哩，要得。現在的人就都應該向上爬，你說腿膀子一軟哩，人家就跑到你前頭去了。好比這一次他老子爺，雖然人家看來是三家頭合作的，到底他得了什麼些好處呀，一輩子爲着這三十來畝鹽田哩，對不起，就是說他們的日子或者可以馬虎過去了。一個人應該不要十分的靠傍人家。像那些

女娘們一樣，家裏老公養活她們哩，都跑出來隨手爭生活做。

「我難道不可以嗎，奇怪。」

雅蘭到草紙廠去，自己寫三二十畝田，說不定還在別的生活上撈些外快，等到委員會的集體農房一起造，兩家頭住在裏面……別瞎想吧，他抽完了一個烟蒂頭。

真地，一個人總不成守着老調過日子。他的心現在飛速去了。當他瞞着老的那副好笑的形態，就差不會吐出口水來。

「有什麼辦法呢。你相信我長不出翅膀嗎？」拉長着聲腔；「真是，奇怪透了！」

李三斗的嘴歪了一下，拿樹皮似的手背擦着鬍鬚。喃喃道：「你對待上一輩的太不好了，會遭惡報的。大家聽見，我祇說了一句話。」

「沒有別的了嗎，我走了。」阿榮扭轉頭來，看見壽發坐在橫倒的犁柄上歇氣。

老頭子一言不發，兩手在腰上拍了一記，毫無辦法的伸張開來，團團轉了一回，吊起褲腳，坐在田岸上。

「你會喫苦的。」他捏緊拳頭撐着額巴，他那寬弛的腮肉抖了起來，非常委曲的說：「好，滾你的吧。想想看，你有把握麼。一個人做事會比三個人合做好出去嗎！我幹了這一輩子還是一條光身子。你能吧，人真是沒有用的……

……不若實，我叫你等着犯天打！」

不知怎樣，他嗚咽起來了。阿壽坐在那裏很受用，沒有來看他，在不知剝着腿上什麼。可是當三斗老爺抬起頭來，這小鬼已去得無影無踪。

日頭出的很高了。

隔了幾天，阿壽爭起氣來，告着勇奮，爺兒倆勉強拿地耕好一半。天氣好到極點，泥土給掣肥一割開，經不住太陽的蒸晒到傍晚，白皚皚的鹽花就晒出來了。夜裏下起雨來，拿鹽屑沖到開好的引溝裏去。明天太陽又把鹽花晒出來了。但鹽花會一天天少下去的。

性急的並且下起種來了。那時三斗老爺和壽發還不會將土地全塊耕好。三斗老爺時時立起來朝着空氣咒罵。想起那啄木鳥，止不住光起火來，腳邊碰着石子，就使足勁道踢出去。

「瞧着吧，逆種，沒有好報的！」

有一天他獨自走到田裏去時，看見人家三三兩兩在他那塊田的邊上跑着。鹽壘辦事處的龐學潛先生也在裏面。龐學潛是辦事處的勘界委員，三斗老爺寫那六十畝地的時候，就是由他經手的。還有些鄰田裏看熱鬧的人。後來他發現了阿榮。

李三斗心中嘆的一跳：那忤逆！

他立在龐先生背後，裝做沒事似的問道：

「做什麼呀？」

大概他們沒有聽見。

三斗老爺搭訕着咳了嗽。阿榮看見了老子，涎着臉笑了一笑。三斗老爺趕緊拿頭別轉去。後來龐先生也看見了他。

學潛先生現在完全「平民」化了。委員的架子看也在什麼地方擺的哪。老爺對李三斗招招手道：

「喂，好得很……這塊土本來是被人家寫了去的。阿榮到會裏來，說租給我吧，祇要人靠得住，我們就租給你吧。」

誰疑心他三斗老爺在笑着呢。張開着下巴，那理髮招似的亂髮在風裏抖着。

有一個從前的老鄰居看着他們說道：

「喂，三斗老爺腦氣不小，大的給弄得成了家，現在阿榮哥也居然自己寫起地皮來啦，哈哈。」

李三斗從鼻腔內走出聲音，將菸斗插進嘴巴，眺望着平原，心裏的確不大受用。

「好的，看吧，這年頭兒。本來我們老一代的不能小覷小一代的了。我李闊春當年到大旺村開墾的時候，也是一家頭，單槍匹馬，創出世面來。看去他們大約要賽過我們哪！」

講得多喫酸！你看阿榮好趾高氣揚。就像這塊地皮給他墾熟，經已看起收成來了似的。相幫着將皮尺從盒子

抽抽，頭一栽，栽一栽，一回兒又立起來，前在委員背後騰他寫字。

三斗老爺這時心中忽然轉出一個念頭，並不是居心咒他，好像覺得阿榮將來一定會遭到失敗的。因為他太驕了，而且也太不尊敬長輩了，現在可眼睜睜瞧着他走上到失敗的路程，多遭孽！他冷笑了幾聲。

「老子辛苦了三十年，結局拿皮肉累到田裏去，現在只剩下一副叫人看輕的老骨頭，不值錢了。年紀青的時候，下到田裏，一喫着苦頭，險險夾起心來，不相干的自己以為容易來細。」我像一個人了呀。」像了人又怎樣呢？今後不知怎樣。照早先的說法，分明豬似的，嘿，對不起！」

他扣去菸灰，往高領一插，調轉身來走了。

鹽墾區對於墾殖的辦法是這樣的：寫地的面積一概沒有限制。就是說：你要種多少就寫多少。現在是第一年，第一年大約談不到收成。有也不過收個種子，已經了不得。因此委員會決計不拿收入如何列進預算裏面。大約的一估計，總好寫出萬把畝地方。寫地並不要花錢。可是，得付一塊一畝的保證金。保證金做什麼用呢？據說恐怕墾殖的人們半途退出，會裏要受到損失才這樣的。

到這新的地方來，一切的事都剛剛着手開辦。過幾時預備造墾荒人們的住房。現在的住房還是馬馬糊糊蓋造起來的。從那些災區難民區拆了舊屋料來蓋造的。食物也不好。幸而天氣現在往暖的日子近了，否則衣服也要發生問題。可是講到「保證金」，墾殖區的人們就氣起來了。

「放他媽的屁，要有錢，還到這裏來死裏求生嗎？老子們只有一條褲帶，可也打算餓起來時勒緊肚子的。眼睛睜開點吧，從逃難中過來哪。你說你做了難民還拿得出屁的「保證金」來嗎？嘿，真是！」

真是，委員們一想不錯。這年頭兒應該體恤商艱，誰說他們拿得出一毛錢哩。於是開起會來了，擬出了一個折中辦法。

想來想去沒有保證金總覺不好。保證金就是押頭，如果說他們中途不願種了呢。要是有家室的人當然還好。折中的辦法是這樣的不必付現款，請一個可靠的人作爲保人，契據上必需這樣寫着：「到生田變爲熟地，有產可收之期，再繳現款。」委員們一致通過，那辦法就行過來了。

大家糊裏糊塗，眼前至少不繳了呢。

有些人就找人去了。也有找不着的托了人，想法子轉輾的去懇求着。或者你保着我，我保你。墾殖區的人幾乎全是光棍，全是「棉紗線也不帶一根來」的。

只有阿榮却例外。

跟老子鬧別了氣了。悶了兩個日子。那天到會裏寫地去的時候，辦事處的書記小馬，拿出一副糟糕的面孔對他說：

「不興，已經過了額子了。去吧，真沒有。沒有就說沒有。噲嘛什麼！」

於是抽起他的老刀牌來。

那些都是小眼睛兒，一經得意，就像煞有介事似的。阿榮想，你是什麼，你是從前村公所裏跑小差的，從前親眼看見趙福芝賞過你耳光，神氣來細！不種就不種了。正想走開，忽然看見老龍蝦眼冷冷的立在旁邊。

「搭什麼短命的架子，」他拿溼溼的眼睛睨着小馬。「人家委員講起話來都客客氣氣，吻了不得，阿榮，去找龐委員吧！」

後來找了龐委員。老龐也說沒有辦法。請求寫地的人太多了，後來想來想去才想着了。

可是皺起着眉頭。

他跑進辦公室，將壁上一張鹽墾區地圖和登記冊，對照着看了一下。

「有是有的，恐怕條件不合。」

阿榮笑着，揉着手，堅決的說：

「沒有關係，我不怕條件。」

「祇有這塊比較好，而且旁邊就是叫做李三斗種的。」

龍蝦眼插嘴道：「李三斗就是他老頭呀。」

龐委員這才注意起來的看了阿榮一眼。

「那塊田呢，原先已經叫人寫了去。這人害着瘧疾，翹了辮子了。本來他倒是付下過保證金的，一死，就填還給他了。你想種嗎，你付下二十塊錢保證金吧。」

龍蝦眼朝他牽牽嘴皮，意思說，請求一下吧，有什麼辦法呢。阿榮只有一副熱烈的發奮自立的心腸，可是不知道，話到口來，面皮先紅了。他糊裏糊塗應道：

「好好，我就繳來吧。」

龍蝦眼幾乎攙過去當場敲他兩蒼棒子，什麼話，你賣了你的祖宗牌位想繳這二十塊錢嗎！

龐委員一看阿榮爽氣利落，在三聯單的頭一號上填下了數目，龍蝦眼趕緊拿手去攔，得鮮紅的章子敲上了。老頭子吐吐舌頭，將手一張：「好，你自己去辦罷，唉！」

阿榮苦笑起來。只好這樣罷，譬如做人剛剛做起吧，現在什麼都要從頭鑿劃起來。到田裏，他一棒都沒有，上至稻耙下到種子。那些委員會雖然供給一半，自己少不了下些本錢。總不成毛也不肯拔一根呀。

龍蝦眼非常熱心。打戰爭的死亡和恐怖下面過來，沒有先前那樣固執了。在鹽壘區，憑着前輩的資格，他有好多次出席了鹽壘區的聯席會議。有些人本來認識的，慢慢的別的委員們也混熟了。這才是個「識時務者」呀。不久之前，他居然和龐委員的老丈羅貫山弄熟起來了，因此他似乎成了一個有面子的人物。有些人請他作保，好保一保吧。也有不肯的。可是只要說些動聽的，他也無有不來了。

「有什麼辦法，做債也講人情呀！」

的確，這是世故。現在老紅眼替阿榮想辦法子來了。

辦法是這樣的：

「他的老丈你認識嗎？羅老頭，不認識也罷了。我給你賣情面說一說去。他有一筆錢，正在暗中發放出去。如果有靠得住的人，這事他就倚賴得去了。可是，利子却打得很重，我先聲明。」

他凝視着阿榮那對空黑的鼻眼，舉出手來圍着大姆指和食指，左右張望了一下。

「約莫這樣，三分。」

正在要用錢的時候，就計較不得什麼了。現在只希望快點拿到手，好叫事情趕快辦了起來。阿榮將龍蝦腿趕得熱騰騰的。過了一天，老頭子找着阿榮，拿一份什麼章程在他手裏。

「事情看樣答應了。可是要你自己到羅老那裏去走一遭。」

阿榮快活得跳起來，拿手拔着頭髮。幾乎還和老紅眼親一個嘴。

老紅眼推着他道：「你看章程叻。」

在大旺村的時候，阿榮上過義務小學。上過一年，門口木牌上「大旺村義務小學」那幾個字也認識了。從那壁書上，他發過痴想：老種些個田是苦的，將來幹別的生活去吧。一輩子種田都爲了人家，多沒出息。除非呢，通通來

改造一番。唸書確也有味道。回家的路上，口裏啣着香烟，一路背着書，唱歌似的，哼將過去。在課堂裏，他排班站第一。三斗老爺說，回去照應照應莊稼罷。坐在田裏，他看起書來，一不留心，便又跑得無影無踪。後來找着了，坐在南瓜架邊看連環圖畫「小七俠五義」。

「種田人用得到這嗎？飯桶將心思放在手上就得哪。老子當年也識過幾字，後來拉屎拉得一乾二淨。秀才都廢了考啦！」

將書槍來丟到毛廁裏。

但認字只是馬虎認得一點。什麼章程，就吐出舌頭來了。而且章程是拿油墨印的，糟糞得很，跟膠那樣，看都看不清。龍蝦眼說：

「總而言之，這是一份怎樣動手借款的辦法就是了。新訂出來的。他們就是說叫做『小本經紀借貸』——去一去罷！」

離墾殖區四里路的地方，那便是羅貫三的住宅。從前還有養蜂場和養鷄鴨的場子。房子古舊了。在後面有一個荒涼的漫無人跡的花園，蕪草長得人樣高。牧着牛。墾墾辦事處的會址就開在那裏。一面雇水泥匠加工修理。事業因為剛剛開辦，委員們一天到晚上來逛了。有什麼請求的人也一會兒進一會兒出的忙著。辦事處的門口擠得黑壓壓地。

阿榮壯着人家眉頭問道：「羅貫山在裏頭嗎？」

辦事處的人嚇了一跳，龍蝦眼撞了他一肘道：

「一點不懂規矩，老也不稱一聲，喊人家大號嗎！」

龍蝦眼埋怨着阿榮，但領他出來了。羅貫山不在辦事處，把他帶到後面一間休息室裏，不料廳委員正在和老丈促膝談心，問起了龍蝦眼什麼事情，就囁嚅出來了。

「我所以疑心他怎麼會繳付現款呵。現在既經說明，就不必了。」側轉頸子來對了老丈：「您的款子橫豎一交給他就要繳進來的，省了手續，就叫他立張借據給你罷。讓我拿款子轉進會裏去。好極了。」

龍蝦眼睨了阿榮一眼，看他死睜睜站着，只好代他說：

「委員，這是對的，可是他要借的是四十，保證金付二十塊，餘下的他要辦些農具。種子也通通打算在那上呢。」

廳委員咬了咬嘴唇。

「錯却不錯。現款我們現在不能讓他流出去，因為我們對於墾墾事業剛剛開辦，而且正在集中資源。你說農具呢，我們正在計算，也許馬上就有。現在正在大批地製造，是預備租給你們的。」

「好極了，什麼時候領去呢。」

「呵，這個事情，」廳委員博了起來，分明想起了別的事情，拿鉛筆往耳朵一夾，跑了出去，不久又進來了。「是這樣的，現在有的已經做好了。可是還不够分配，一做好，就馬上有人拿去了。你們打算租嗎？辦法有二條。一條，爽快氣氣定一種式，到將來付價也可以。還有如果祇要租用，就出租費得了。想想看，哪一種合算就挑那一種。」

「就這樣罷，你相信哪一種呢？」龍蝦眼回過身來，看了阿榮，拿嘴巴對着他埋怨道：「你怎樣當靈不靈，當響不響！」

雖然還不是馬上就付價錢，可是到付價的時候，也許要覺得心痛了。廳委員說租用不過等於慢慢的抽繳利息。慢慢的來是不傷元氣的。而且是不知不覺的。而且等到自己有辦法弄到單具的時候，不是好將租的退還的嗎。不錯，有理。

於是就採取了第二條辦法。

一切講得很好。羅貫山先生坐在一隻修好的檀木椅子裏，聽得出神，拿長指甲在手背上澆澆的搔着。那個人福份是好極，彌勒佛似的。就是生得一身要命的瘋濕，叫他在抓爬裏打發日子。他聽他們每說一句話，頸巴就好像趕蒼蠅似的仰了起來，前後左右晃着圈子。

「好了，」廳委員說：「保證金一定就從這裏轉過去。單具呢，原價八元。這是臨時性質的。但票面不能不做個例，人家會學樣呀，所以也寫三分。沒有事了嗎？」

自然沒有事了。阿榮頭裏昏昏沉沉，但心中可仍然快樂。一想起他自己也將匹馬單槍，捋起喙大事業來，不久好下到田裏去工作了，怎麼不快樂。他知道，一個人頭先做起事來總是苦的。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況且還要和老子和阿壽他們鬥一鬥氣呀。一到快有收成，別說三分利子，就是三毛大洋一塊利子，也有什麼來。一個人總不好斤斤較量，斤斤較量的人是發不起財的。剛剛自立呢。你看三斗老爺吝嗇了那些年，可會多出一條褲帶來嗎？

阿榮的脚好像有人推着，他走進了辦公室。廳委員問他道：

「有章子嗎？」

什麼章不章，阿榮裝着笑，拿食指插在鼻眼掏了兩掏。

「沒有章子，捺個指印算了。這裏一共二張，一張你帶了去。」

後來阿榮問龍蝦眼道：

「你以前怎樣沒有說起，你不會到會裏租犁具嗎？」

「我們那副是自己劈的，我看見你急急乎要，所以才替你找這樣的門徑哪。」

那也沒有話了。委員會的人是守信用的。明天來拿犁。明天就拿到了。自己擡到田裏去。可是跑在路上，他呆了起來。

「我的媽！一雙手能做兩個人的事嗎？」

贖着人家，不是老婆給拉着犁，便是兒子撐着耜把。頂好自然有牛來相幫做活，牛也沒有，老婆也沒有，好比一根的木頭，想搭起一間屋來，辦得成嗎？犁具現在有了，可是他只有一雙手。

一個人總不能過動腦筋。念頭一轉，煩惱可就兜兜兒翻上來了。阿榮昨天晚上做了許多好夢。連田中已經有了收成都做到了。但現在他想起了他確實缺少一個幫手。沒有牛，他是不能工作的。

羅貫山廢花園裏的牛幾乎全被人家付下定頭租去了。到現在還不能分配下來。一還了來，就有人邪許着牽去了。有人計議着夜間也讓牛去耕種。但委員會的人一致反對。他們是講人道主義的。畜牲也休息睡覺。而且全是些老牛呢。至於那幾匹老馬，是軍隊退走的時候留下的。有一匹斑馬大約真的老得不堪設想了，一下到田裏，就走氣似的栽倒下去了。他們拿牠宰了，將馬肉賣給舉殖區的人們。

阿榮焦灼地轉了一天念頭，怎麼辦呢。

一位鄰居說：「出大一點價錢，到會裏去『挖打』一條牛出來罷。大約七毛大洋一天也够了。」

二十畝田，利落一點的話，一條牛一天可以耕十畝，二天，二七一塊四毛。算出是二塊罷。阿榮自己跑到會裏去了。

他去找廳委員。老福頭先搔着頭皮。後來一口答應。賣足面借呢。阿榮臉上有了光采。拿指頭往鼻眼裏掏着。『可是還要繳現款。人家定頭已經付了現款的。』

現款就現款。但他心中仍是快樂的。到別的地方籌來了錢，繳足了。

到廢園裏，委員會裏的人由他挑了一匹白色的牝馬。

走的時候，龐委員笑嘻嘻對他說：

「告訴你，因為我們剛剛着手開辦，所以有許多事情摸着尾巴摸不到頭兒。有什麼問題和意見請你貢獻到會裏來罷。你的種子有沒有呢？我們第一期試種的就預備了棉花子，玉米，高粱，和大豆。如果要領，就憑繳費的單子過來領罷。」

阿榮想，老龐的確變過來了。做了委員還是一點不擺出架子。從前在大旺村做村長的時候，那派頭可記得能够惹一惹他嗎！人真是最奇怪的東西，一到腳踏實地喫了苦頭過來，對着人家的苦處，就完全同情了。自家人似地了。

天氣真是好到極點。原野上爬滿着人。無邊無際的天，高而藍得矚眼。有些喜雀步行在犁耙的背後，一等到那土靈被犁頭翻出地來，就趕緊喫下肚去。那醉人的懶洋洋的蜜蜂儘朝着人們耳朵邊掠將上來，彷彿在吵着說：趕快工作罷，趕快工作罷……

雪裏蕨也迸出金挖耳那樣黃色的小花了。土壤好似上了蒸籠似的，給熙和的陽光晒出熱氣來。人的心是被那無從搔處的一種癢癢的感覺攪慌着。有人在廢園的牆外放着風箏。風暖洋洋地。櫻花也開了。小羊在村道上跑

着。小夥子們對着田野裏的姑娘，拿眼睛直瞧，巴不住找個機會，狗一樣和她們搭訕起來。

阿榮帶着馬和犁下到田裏去了。

簡直從沒這樣順當過。白馬出勁的跑着，彷彿同情阿榮出了兩倍價錢租她來的，應該拿出些氣力。跑得滿身滴汗，鬃毛上水晶珠似的汗珠，嘖嘖的直滾。那蹄子擰扎着踏進土去，將紫雪糕似的泥塊翻出來，一畦一畦整齊的排列在脚下。

阿榮將當做鞭子的樹枝一揚，滿心歡喜的嚷道：

「啊哈……好的，好的，好孩子，這個勁道好……」

鄰田裏的都直起背板來，羨慕的瞧着。

「阿榮哥，布衫都濕了呢！」

阿榮是不覺得的。

歇氣的時候，他看見三斗老爺在自己那塊田岸上坐着，翻着眼珠，一言不發瞧着這邊。

阿發僵在田裏沒精打采的下豆種。

三斗老爺拿拳頭擦着鬍子下巴，對阿壽道：

「你看那逆種，像煞人似的！不知打哪弄來一匹空瘦的馬，居然與頭頭的……哼。」

三斗老爺就是這一點不好。說起脾氣，人本來這樣，一看見人家的比自己的「胃腸」，就不禁那個起來，與酸起來。三斗老爺眼都紅了。胃口不大好，酸氣跟着惱氣直冒。扭歪着皺紋的面孔。

「什麼東西，你說分吧，老子還不會答應。弄了一匹廝馬來裝闊，取笑咱嗎！」

這樣想着，他的閨氣就大了起來。

「請問你的身體是哪裏來的！」

他幾乎叫喊起來。隨手拾了一個泥塊打了過去。

阿榮用手摸着被打着的地方轉過身來。覺得奇怪。老頭子坐在地上。阿壽正在得意洋洋的瞧着。不論什麼，就

不是你扔的，你也不應該嘻皮涎臉的瞧着。

看神氣，大約阿壽在那裏挑撥。你看他將播谷放了下來。

阿榮將牲口止住了，心裏想糟糕。以爲阿壽將有什麼暴動了。倒不得不加防範。拿鞭子一丟，倒插着手，跑前了一步，等待動靜。

天曉得阿壽爲什麼脫起棉襖來呢，也許爲了熱吧，將外衣脫掉了。擦着手。

阿榮的心曠的一跳，趕緊利落的剝解着紐扣。

他跑了上去。面孔立刻轉做青色。那厚朴的嘴唇歪了起來。冷笑一聲：

「什麼，你說？」

頭先，阿壽當做他要到這面來討香烟火的。講起弟兄間情份，本來就不過自從討了老婆以後才生疏了起來。小辰光打架的時候可多着了。可是一大起來，就客客氣氣了。誰說爲了釘頭大那樣事情值得鬧翻呢。所以這就奇怪。阿榮拿面孔掙到老兄的面孔，馬嘴似的出超着下巴。

「老哥，你錯了，現在用不到你眼紅的時候！我租用馬匹是借你的錢嗎？用到你拿石頭來扔我！我不是誇裝，有本領的話，自己也請租一條去！」

阿壽抖了起來，從肺裏發出衰弱的聲音：

「發你的神經病吧！你也不會了得到哪塊去，借了匹把瘋馬來顯闊。說話有樣兒一點，我需不會得罪過你！」
「呸！」

「你以爲討得老頭子歡喜就想壓我嗎？」

僵了起來。阿壽照準阿榮唾了口口水。阿榮直接上去抓住他領子。

三斗老爺顛跛着腿從田那頭跑過來了。有些漢子扔開手裏的生活奔了來。那小兄弟倆幹着什麼呢，互相問着。誰都莫名其妙。只聽見三斗老爺發着哭音擠進人叢來嚷道：

「都應該天打的，我自己也不好，養出這樣的逆種。喂，拉拉吧！拉拉吧！」

阿榮雖然光了火，可照應阿壽的。他想，若然照他那麼虛弱的身體賞他一拳，這辣手一下，保不住出了岔兒。舉出手來，待賞他兩下耳光，老兄的手先劈了來。

三斗老爺壯着阿榮的臂膀：

「不是人，阿兄也好打嗎！」

天哪，可見就完全幫着阿壽，拿他的臂膀一卡住，還能動手嗎！

阿榮只覺得眼前掠過一樣東西，趕緊扭過臉去。阿壽的手掌擡在他牙齒上。

出了血。

有些人給拉起來了，架在他們中間勸解着。人頭在陽光底下胃動。三斗老爺哭聲盪盪來盪去。他被人們擠落到後面去。但他又擠進去了。阿榮只曉得老兄括了他一記，還不會覺得出血，划着臂膀大叫道：

「豈有此理！你動手！你動動！」

阿壽被推到後面去了，睜着青色的眼睛苦笑着。

「什麼道理啦，應該有道理！」

動打的人插過嘴來問。阿榮抖着嘴唇，一股勁兒要追着阿壽。七八條臂膀攔着他。有一位老太來不及似的趕

上去問道：

「噢，做什麼小奇兒倆相打呢？」

「三斗老爺瘋了起來。他哭著，拿後腦上頭髮掄得一把扇子似的。」

「你問他呀，還像……一個人呢！居然鬧別扭！不要臉的，爭起氣來了！老子不會，不會……」

阿榮咬着牙齒，鼻眼兒睜得大大的。「匹不會鬥敗的公鷄似的，依然想撲上去。阿壽在跟人家講話，拿掛子的頭髮不住抓著。有人說：

「拉他不住，就讓他們放任吧。大家敲個爛！」

一個暴牙齷的女人說：

「清官難斷家務，給弄到委員會去問吧。」

「委員會呀，屁用，就是談家事，他們有這些閒工夫。這年頭所以仍然糟糕，一家子人還打起架來要命！」

「不相干的，口角也有。總不好拿出辣手勁呀。」

「什麼道理，三斗老爺總不成弄不清吧。」

「三斗老爺人人說是福氣好的。」

「可不是，討了媳婦，媳婦的肚子都大了呢。」

三斗老爺攪攪着機樞似的鬚鬚下巴。

「好，運氣好的吧！就爲了這，不要臉，能幹來細，急急乎想分了家，當做老婆就好到手了！對勿起，別一脚撲進爛泥塘子吧！」

阿榮哼了一聲。因爲有些女娘們都在場上，聽着這話，很有點在心上刺辣辣熱烘烘地。

有一位頸巴生着粟瘡的老頭，在阿榮的肩膀拍了一下，誇獎着說：

「阿榮哥，總易容吧。女人呢，手面一活，就像跑立田裏，燕麥那樣多着，會飛上你身來。到那時，推都推不開，擦乾了你嘴上的血吧。那時，阿榮哥，你會相信我。烏兒大了要分巢呢。要的。可是，耐性倒也要的。火頭一大，就壞事了。規規矩矩，大家打災難裏過來，別說自家人，就是不相干的，也應該手搖着手兒呢。」

擾攘得三鄰五舍都來看，亂紛紛莫衷一是。

還有一位竟當場提出辦法，預備叫阿榮向三斗老爺和阿壽賠個禮，大家馬馬虎虎算了。

「來吧，大家拍一拍手掌吧！」

去抓阿榮。阿榮拉了拉領子，撒轉身子走了。

公正人的說法，認爲這場爭吵是無意思的，看模樣誰也理由十足。三斗老爺拿手往空一揚，好像說：你們去鬧罷！罷坐在地上，低聲的哭著。

「多沒意思，他無非要自己撐起家來。」

阿榮仍然是快樂的。挖着鼻孔。厚嘴唇上面有點腫。沒有關係，過兩天就好了。人們散開了。阿榮對着坐在地上的老子，想說什麼。可是終於不會說出，連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哼了一聲，挺着胸脯回到自己田裏去了。

第三天就將田耕好了。從委員會裏領來了種子。下到田裏了。畦溝也開好了。等下雨的時候，鹽水從這裏流到去。阿榮時時立起來隔了畦溝張望着。三斗老爺那面也時時立起來張望着。天氣好得出奇；你看人們多麼興頭頭地在工作着呀。

可是那爺兒三位，就同他們開着的畦溝一樣，界限變得清清楚楚，到現在還不會破口問答過一句閒話。

三

一個人做起事來，碰着阻撓的時候，可真麻煩得要死。阻撓就好像水一樣，千方百計鑽進眼膜裏來，弄得你有時只好將手一拍，兩眼朝它乾瞪。有一個時候做起事來，在開頭受着阻撓。有些在尾巴上去來了阻撓。還有些在途中上碰頭。至於要到達成成功的彼岸，自然看你自己怎樣應付了。

打這裏鑽過去。

國柱先生就是那樣想的。環境敵碎它呀。困難在國柱的字典裏根本沒有這兩個字。國柱先生是一位道地的實行家。說起「做」，就非得做不可。雖然現在他的確比起從前來更加高明了，但自從身受着許多困難以後，他就一逕堅信着自己困難，絕對不生問題，撈起袖子來，什麼也不成問題了。環境也克服了。事情到了時候，自會像樣呀，一點不會錯。

譬如說，替游擊隊宣傳吧，游擊慢慢的組織起來了。譬如說救濟難民吧，那一次成績的確不大好，可是總算也弄得有了點樣子。他現在又說戰爭會延長下去，人們不能回到他們的家鄉，這裏墮地多着，大家想法來開墾吧，於是着手組織起來了。當然離「功成名遂」的時候還遠着。不過這就可見大凡一樣事情，不做起來的話，當然什麼都不談，一做起來，大約總沒有不會成功的。不會有十分至少也有八分的。不過中間就有些阻撓吧了。

「毫無疑問。」國柱先生的定律。

爲什麼呢，這就是國柱曾經受着過困難。打困難裏過來，一切都變做「經驗之談」了。那時候，鹽壘辦事處的建立，幾乎全由他一手包辦。念頭吧，當前誰都這樣轉過，那樣富饒的地方，到將來一經墾種成熟，不怕他不黃金似的值錢。有老例的，大旺村在幾十年前不也是一塊沒有被人着眼的荒土嗎？所以廟學潭就一口贊成。士紳們也認爲國柱的眼力不差。這樣跟自己完全有切身利害的事情，除非優鳥，他才不幹。

計劃書上這樣寫着，到將來享受權益的時候，是看現在投資的多少而論的。自然那是個最公平的辦法。地方本來是荒蕪着的地方，誰投資得多誰享受得多呀！在席的委員們趕緊舉起手來。講起好處既有那樣的多，便宜貨誰也不肯當場放過。

關於早經想定應該投資多少的鄉紳們，回到家裏，一探問太太的口氣，氣先就坍了一半。有的就公然預備退出。退出的當然極少數。可是認爲到收成的日子還遠，總打不起精神來。會裏的人，委員都義務的。可是，委員不是銀

那樣一件不值錢的事，弄一個在身上究竟威風得多哩。爲着這，有幾位決心加入股東。現在事業剛剛開場，無無數的事情都等着手準備而辦理起來。從外表一看，規模有樣了，相當的偉大。墾殖區對於一切都需要着呢。種子不夠，農具無法分配。農戶們日常生活發生着問題，肥料也缺少。住房呢，現在大都自己將就搭些房子住在裏面，至少要有一筆款子造起農房，才能將所有墾荒者們儘量安插。那些還不過中間一部分事情。

委員們搔着頭子互相告訴着說：糟糕！事情弄得真叫人辣手。

辣手是的確的。來源困難，事情一天天朝不順利的路上跑。譬如，種子就很快的分發完了，一批人可期待着下種。到墾墾區來的人多起來了。簡直誰都兩手空空，叫他們拿什麼動手去種呢。總而言之，在墾墾區所應有的東西，他們都有了，可是他們都不够分配。

投資頂大的便是廳委員的老丈羅實山。其中一半別的委員們的股資，也是由他臨時墊出來。

早兩天有三千塊法幣放在辦事處的小保險箱裏。委員們到墾殖區去一看，報告上來了，到那面去的路面不好，應該趕緊修築。自從下了春雨，溝渠的水不能排泄，都漫到路上來了。墾墾區馬上變了湖蕩似的。沒有辦法，這是應該趕緊築的。不過現在決不可以「強徵民夫」的，於是拿現金請起築路工來了。還有一位提出馬上勘準住房區，否則人們不能安心工作哩。農具呢，老廳委員經手到市區去買了鐵料和木材，於是又付出了一千。錢像水一樣的流出去。人家不肯欠呀。而且有兩千張豆渣餅的款項還急於要等着付出去哩。

這拮据的窘態着實可以想見。雖然決不就到山窮水盡，可是看那情形却如此之糟糕。好像一隻剛剛下水的船，本來預備「前程萬里」的，一瞧底下，水已經乾涸了。怎麼辦呢，天意又乾瞪眼。但這裏是一鑽不過去的。」因為這不是什麼別的事情，可以換過去。錢的事情，是換不過去的。沒有錢就等於底下沒有水的船。國柱先生說：「精神勝利法是中國人的老脾氣，一到沒有法子，只好拿這句話來哄自己！」也許別的地方是可以拿「精神勝利法」克制一切的。「精神勝利法」可能叫田裏生出農產來，或是地上平白長出一幢房子來嗎。而且不說將來。將來問題一定多着。現在呢，款子不夠。應用的東西不全。管理方法也不好。粗看上去是好的，肚子裏實在攪得一團烏糟。龐委員一味曉得將場面攪得大些。他直到現在還抱定主張：「我只有在辦事上努力，錢是實在拿不出來的！」

國柱先生急於要將事情弄到軌道上來。那條心好似打算一鉸掬一個井似的，急得一天到晚轉圈子。

上次開會的時候，國柱拿十足靠得住的神色對人家說：

「對於收穫，我可以寫保證券。但投資應該拿出全力，我不相信一樣事情不會達到成功。列位是曉得的，從前開墾荒田是慢慢的成功的，擺點工夫上去，你墾一點，我墾一點，直到多少年後，時間的消耗多長久！在眼下我們不能這樣子。我們加速地要使它成熟。要它生產供給我們需要。人手多着呀。將來還可加上機器。列位，這就明白了，據我的眼光就是說：一切事情的向上應該是科學式的，互助的，集體化的。」

好，你看吧，現在哪一樣事情做得像樣來，或是合作，或是集體化的，委員們可忙得發昏，一丟開飯碗，從家裏跑到辦事處來了。找着對手，譚話的資料是可使辯論家變爲之遜色。有時他們也講起經營鹽墾的困難。但直到有什麼請求的來了，趕緊面面相覷瞧着。

國柱沈愁地想道：

「通通給我滾開吧！一羣蛤蟆。」

常常看見他皺緊眉頭。說話不多說了。到各處去看，鹽田大半墾耕好了。有些雖然下了第一批請領的種子，依然不夠，於是等着再發下來。他們相信會中不久一定會有辦法的。預備墾荒者們住的集體住房，基地都勘定了，等經費發下來就好趕造。廢園那面新搭起的鉛皮房子底下，鐵匠終日叮叮噹噹的製着農具。可是分發不開。鐵不夠了。木材的運來相當困難。怎麼辦呢。而且拓荒者們的糧食也不能維持，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哩。

國柱先生將手杖的尖尖擡着泥塊，閉上眼睛儘搖頭。

「真叫鬼蒙住了眼睛！」

這重障礙真是不會料到。國柱先生頹喪起來。心中越是熱辣辣的愁悶，越是什麼都抓不住主意。他活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

有人笑着對他說：「到了那時自然會順利起來的，丟開些心事吧。」

他拿指頭在桌上彈着，冷冷的說：

「別來攪我。你喫你的飯去！」

老顧給他解釋道：

「我們不會灰心的，國柱，你不是說一切環境和困難都有法子克服麼。我預備再想想法子看。也許可以弄到一點錢，讓辦事處活躍一點。」

國柱將椅轉過來，不知做什麼，將嘴一扭，背朝着老子。

過了半晌，他突然抬起頭來：

「是，你們有法子，張羅款子好讓事情順利一點辦起來，對不起，已經連你在內有全體委員都這樣說了，可會打腰包裏掏過半隻門票麼，你也至少！」

顧委員呆了一呆，幸而旁邊沒有什麼人。趕緊左一瞧着，舉起一挺指頭，噓着。

他挨近國柱，陪着笑：

「現在我要向你聲明，大約你不曾了解我。國柱，我告訴你，在鹽壘區，我的確不會投進一文錢資本去。款子，講穿了吧，我却有一筆的，一向不會動用。我已經打定計稿，預備下注在另外一件事業上。」

國柱奇怪起來，對他怔怔地瞧着。

「至於他們，大家都以為我投資了多少，」老龐又左右看了一眼：「事實上我要投資不在這時候。我並非說使用什麼手段。我有我道理。到將來會有許多人加入，而且說我目光遠於他們一着。一般人對我下批評總是說：『某是個老奸巨滑，只有天曉得。便宜事情誰高興捨得下呢。』但面子自然也要緊的。我總對他們說，獨木不成舟，爲着利益，大家拿出本錢來吧，而實際上他們比我都還吝嗇。」

龐委員就是這樣，講話繞來攙去接不着本兒，倒將桌子一拍，敲得水盃硯台一齊跳了起來。這响儘像跟一個初見面的朋友述說經歷似的。他的「計劃」是什麼呢。他預備下注在什麼事業上呢。

國柱早又皺起眉頭來了。

「不過一樣事情我應該告訴你的，」國柱恰好立起來，老龐便坐在他椅子裏。「你曉得我有一位從前的老朋友要來找我嗎？那時，據他說曾經到過老獨那邊，後來不知怎樣拆了股，跑到你也所曉得的鋼絲馬甲的隊伍去了。我在袁標尙家酒席上又碰到了他，一講起，啊哈，倒這樣合得來。原來他是一個道地的實行家。工業，藝術，什麼樣樣他都來得一點兒。可是他屢次失敗了。運道不走也的確有點。最近他又跑進了鋼絲馬甲隊伍。告訴了你吧，他攪七捻三多了些錢，想是弄個正當職業，可是摸不着門徑。」

老龐笑迷迷捻着他自己這幾根短髮。他彷彿怕誰聽了去似的，說得很低很沉着。

「好，碰着我，我就這樣講：『咱們合作吧，呂紫來先生，手頭有個三二萬，將來不怕加倍收成，你看你力量够。」

上拿多少就多少，咱們有的是地方，人力，以及實業基礎。」對的，他什麼都答應。袁樺尙也說纔對高興，市區東面不是一塊長滿蒿草的高地嗎，那產業是他老人家的，好，這至少是現成的，咱們利用他來造草紙廠，你說牧畜罷，高地上或者廢園裏面有的是場所，儘管策劃去是了。」

龐學潛的念頭不像國柱那樣轉法。大旺村燬滅了，自己的產業弄光了，再在這裏創一個基業，自然絕對的出勁。可是他，沒敢担保一片鹽土在多少時候以後才有收成。一個人總不能不那個一點。顧前慮後些，不失着兒。他對國柱講那些話就是真實口供。他開始移轉目光了。

說起來也許要覺得老龐有點「心術不正」。委員會裏的人對他都有着那種想頭。不過照目前世道人心講法，他們的行徑，他們會告訴你他是對的。老丈羅貫山一向很信仰龐學潛，據說他的財產，萬一「百年」之後，該輪到老龐來承繼。但老龐看着老丈的精神很好，大有多活幾年的樣子，心中暗，暗着急起來了。

尤其自從大旺村給燬滅以後，住在老丈家裏，他上至錢財，下到一切零碎，都暗暗加以留心。節儉也節儉得可以，他們說他大門外頭一莖柴都撩起袖子拾到灶下去哩。

羅貫山的田園荒蕪了。人一到老了起來，就沒有從前那樣精明了。租息託人收着，有時就連帳本都叫人家一起帶着逃掉了。花園本來有人看管的，現在你看，那裏任人養着牛。蓬蒿長得人一樣高。池塘的水涸了，長滿着臭萍。牧場也不成樣子了。房屋塌廢了。蜂箱給人家偷掉了。不會長成的園木被整株的拔掉了。廊那面盡頭，去年沒有蠶

盡的罌粟開着絹似的大朵的紅花，在陽光底下，彷彿誇耀它的美麗呢。

總之那一切本來都有頭緒的，做下去的話，一定出色的好。但現在正被古舊和行將死滅的氣氛所包圍。

龐學潛總是四面關心着，非常驚奇的嘆息道：

「了不得，你看，那是一個多麼出色的實業基礎呀。牧場也有，園林也有，人力也有！」

他探過太太口氣。太太沒有什麼表示。不說爲妙，甯得討麻煩了。他自己在心中忖量：

「要是有一個人去經營起來多好……」

國柱一心致力在鹽壘上，龐委員不反對他。可是他自己，另外有着眼的地方，那就是私人的投資，預備開發他的牧畜場，養蜂場，和草紙廠這些上。

有一天，他眺望着那綠油油曠曠的田園，忽然有意無意間問起老丈道：

「您瞧那所在荒蕪得可以，不知怎麼道理，前些年還像樣，却弄成了這個樣子。」

「真的，我自己也覺得比從前壞得多了。」

「有些東西必須趕快整理才好，這樣下去，就恐怕永遠圯蕪了。真可惜。」

老丈喉嚨裏面咕咕了一陣，將患瘋濕的手微舉了一舉說道：

「有什麼法子，脚手又不整齊。你們沒有到這來之前，光景還要壞得多。我孤零零地一段木頭那樣，守着這些

地方誰管得掉？有人說道：「多巴結一點吧，讓你拿傢材什物帶進棺材裏去！」就灰心了，讓它擱起來吧！」

龐學潛突然裝出不平的神色，拿一截菸蒂子扔得老遠，斜眼瞟着老丈：

「那些都是流氓，不是人說的話。他們瞧着您的產業流唾液，想得到手來，所以吹那些閒屁。老實的說，一個人誰不爲着錢財而掂斤播兩？您那些產業呢，如果整理起來的確，不用說下一番人力，就照原來的樣子整頓一下，就了不得哪。如果您真有那意思。」

「我也這樣想。可是有誰肯替我出力呢？你們又都有自己的事情。」

着龐學潛心中暗暗說聲慚愧。

原來羅老頭子有意思的。不過既然要發展實業，現款却非叫你拿出不可。人家瞧着呢，完全羅貫山的經營。實際龐學潛背後吊着線兒。不錯，他又主張辦小木借貸。現在驢園裏面有三十條牛和幾匹馬，拿來收進現款租出去，牛將來還好到各村去收買。而且收息無論如何比較豐厚。蜂呢，恰好春天到了，預備養二百箱的蜂，到冬天也是一筆很靠得住的出息。至於養鷄和園藝，自然這些都該實行，不過慢慢的一件一件來。

「喫得太多了是不容易消化的。」老龐想。

就是在董紳士那次酒席上，老龐認識了呂紫來，兩家頭真是說得怎樣的投機。而且約定了日子預備到鹽壑區來察看一下，到真的動手起來的時候，他講定，還打算介紹兩位有能幹一點的人來。

龐學潛有一種叫別人不願意贊成的脾氣，那就是他總以為，一個人——就是隨便什麼都這樣，可以利用他，就該趕緊去利用。假便說，中途他又發現了這個被利用的不滿了吧，就犯不上相干，爽脆來個一刀兩段。不過一到隔了幾時，他覺得又需要派他一下子用處了，該給回過笑臉來，甚至願意說：「咱們前嫌不必談起，拉拉手吧！」老實說，這點在國柱先生聽着都要反對他。

「假如說，」他有一次同國柱談起：「我們開發鹽壘的目的真的完全爲了營業，你想一些副產，像牧畜場，密場呀……難道我們不好明目張胆去幹下子嗎，對不起，咱們這是下本錢的！於是我連帶想起，我該利用些什麼人，什麼手段，叫他們看着，只覺得羨慕，不敢來碰一下子，實際上等他們覺察出也好撈一把的時候，錢款早已將我們肚兜塞胖了！」

四年前，爲了東區那塊荒蕪瘠的高地，羅貫山跟袁紳士袁樺尙打起官司來，直到現在，那件案子一經擱着，當鹽壘區剛設計起來的時候，就被龐學潛注意了那塊地方。

「多麼現成！蕪草，好打草紙，而且做爲牧場也不錯呀！」

於是決計做和事老，請起酒來。他直頭笑得眼睛都成了一條縫似的，最後在客散的時候，拍着袁樺尙的肩膀說：

「啊哈，這事這事，沒意思，老實說，那還不是一塊看都沒人看的地方。袁翁我倒真有點替那塊地皮可惜呀！」

頂奇怪的就是分明放着很好的產業，不去想法利用它，整頓起來！說到這裏，他的嘴巴對到袁樺的耳朵上去，不知噤住了些什麼，重新又輕巧的在他肩上了拍了一記，大笑起來：「你真是有這樣一個機會，想一想吧！」

那是說租用他的東區高地，開設草紙廠，如果合作，不妨叫袁紳士也換個三五成股本出來。

直到袁家那次席上，他交識了呂紫來，他又有了新的念頭。

當他在辦事處裏聽得委員們講道袁樺尚怎麼會同綱絲馬甲這批人來往哩，保全自己財產哪。綱絲馬甲是什麼人，不三不四的。從前的確在老獨那面。到老百姓家內一運說借餉，弄得看見他影兒都叫掩着鼻子跑掉啦。

龐學潛一想，袁樺尚能夠利用他們，自己難道也不能夠利用他們？真是，他們恰好介紹呂紫來，要保全鹽壑區以後的安全，或者就在這個人身上。

「拉住他以後，他總不能也來搗亂，更何況他們也投資呀！」

越想越覺得有理由，而且那天呂紫來對他說：

「一到有相當時候，我給你介紹幾位在游擊隊服務的好一點脚色來。他們都說，幹「三點水」的都沒有好人馬。而我們偏偏有，樣樣來得哩！」

龐學潛一運忙着在同三點水接洽事件，替自己牧場上買牛奶、蜂種、借款，還加上說自己窮。他簡直將鹽壑區的許多事情都忘記乾淨了。

可是國柱却一天天煩惱起來。

到成熟的田裏去，小麥長得碧青，好像剪成一條條的綠絨氈，蓋在水晶晶黝黑的土上。蒲公英眩耀着牠黃錫似的花瓣。秀眼一天到晚擡開尾巴，啾啾得多快樂。那老遠的山崗發着曖曖的青色。到處孕藏着一片無盡窮的生機和原力。

讓衛子一打開，那告訴人間春已到來的蜜蜂就擾個不消的撲來了。人雖然坐在屋子裏面，心却不知想起什麼，糊裏糊塗飛了出去。委員們有時打着春盹，拿涎水流在寫字桌上。春天真是叫人頂討厭，頂惱煩的時候。尤其年紀青的人們，簡直不知丟落了什麼。這裏立立，那裏立立，心坎兒老是被什麼擦着的样子。

可是聲明，國柱的煩惱並不是爲着春天的煩惱。解決囉嚶區困難的辦法到現在一點沒有。人家草麥都青了呀。變荒人們還等待着種子，耕牛，肥料。屋也要，農具也要。而委員們在打瞌睡，真是糟糕。

「除非打根上改起，都叫滾了你們的蛋吧！」

早上，他窩在被內。已經發恨預備非睡到十點鐘不起來，橫豎他什麼都瞧不上眼。可是突然被一陣講話的聲音引得留心起來。分明有人在窗外菜園裏面立着談講什麼！

「又是太極拳，打來打去那一套……野人頭一輩子弄不好。」

那已經很早就是這樣，龍學潛先生一離了床，到菜園裏，必得跑二十分鐘的步，或是打一回太極拳的。

國柱聽得長梯子窗外，斷續的聲音說道：

「——太糟糕了，我老實說……不是擺內行說話，以前也辦過，後來可失敗了……這才有了經驗。負責的人太少。誰拿出力來呢，物質來呢，好，兩樣都缺，真沒法子，於是關門大吉……」

國柱的頭伸得很出，接着他翻出身來，在小桌上換着了眼鏡。

他襪都來不及穿，光跛着鞋，到園裏去了。

老龐還有一位穿着藍長衫，是不認識的，一位是袁樺尚，這裏站站那裏立立，且談且講着。老龐一看見國柱，就高興起來，喊道：

「過來吧，袁翁同呂紫來先生在這裏哩！」

袁紳士大約已經有五十開外年紀，得意的地方彷彿就在他肚皮，酒桶那樣，而且額子也粗，皮肉長得又鬆又紅，穿着雙樑鞋子。還有一頂瓜皮帽哩。那酒囊鼻的下面留着德國式的燕尾鬚。

國柱儘管注意還有那位。

他是個中等身段，機警，正像一位老於世故的脚色。長着一張馬似的面孔。紫臉膛，顯然那是晒黑的。笑起來你乍看見他口中裝着一顆人造綠寶石的金邊鷄心形的門牙。外面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藍布長衫。

那種氣派，叫人想起他慣於跑碼頭，甚至爲着一筆小財他願意飽歷風霜跋涉去得到牠。並且你一靠近他。

立刻可以聞到他身上有一種乾燥的太陽的氣息。

呂紫來好似沒有看見國柱一樣，拿手做了個姿勢。「還有一層，沒有秩序，看樣不會有什麼負責的人，也沒有什麼系統，並且還缺少一個人去指導他們。」

國柱奇怪起來，很對呀，說得現在有什麼人在負責呢。簡直誰都抓個空架兒。你說做吧，大家馬上蒼蠅似的圍在一堆。一到弄不來的時候，趕緊攏起袖子他推說還有別事。更談不到誰來指導他們。

呂紫來將烟蒂插在口內，盤有勁道的抽了幾口。

「我說句話，就是慢慢的來，過急了也要不得的。我預備開張方子。老兄，你是曉得的，病源在缺少資本。當然，祇要地裏出得起青頭，要它發達起來是不難的。第二樣便是事要在人爲。這裏到處有的是生財的地方，祇要我們加進款子，你還怕別的什麼不成？」

那實在是不错的，他們已經到各處去看過了。頂奇怪的地方就是呂紫來和老龐的胃口簡直一樣，眼光也如此，以爲計劃的確是好的，就缺少人投資，弄得叫一樣樣事情都擱了淺。不過，呂紫來可願意拿錢出來，有一個要求就是，必需徹底的改組才是。

「你們以爲不能想法子到各方面去借款嗎？」

這簡直是空念頭，以前國柱先生也想過的。可是他，隨就將自己念頭推翻了。然而呂紫來說：

「據我看吧，先將什麼會的名義改組爲公司。老實說，豈敢皇哉的公司名義，會錯到哪去呢。舉債，是不生問題的。那一手，我可包辦。手頭有現鈔的人，正怕死攔着生不出利息來！我相信，對於像我們那樣的事業，是歡迎的。至於數目多少，不妨大家討論一下。大約總好張羅這樣數目。」

呂紫來舉出一隻五指又開的手掌。

連國柱在內，三家頭都點着頭。

龐學潛又請起客來。大家新鮮而希望，趕着呂紫來，熱騰騰的。

呂紫來說：「別忙，好在我已經決心脫離游擊隊的生活了，讓我來可以專負這種責任。公司馬上改組。馬上讓我接洽借款。錢一到手，就該先替鹽壑事業弄端正。並不是我們學時髦，現在什麼事都應該科學化一點。像這樣荒的鹽田，一方面用着人力，一方面我們想起俄羅斯的進步了，去買幾部曳引機來。別的農具也要。肥料哩——定否用肥田粉，我們還得考慮。管理方法總之儘可能要科學化。列位，我還忘記說一句，倘鹽壑區人數已經超過了一千以上，我們應該開設義務小學二所咧，以爲怎樣？」

呂紫來所說的，簡直就都是國柱以前所想的，祇差在國柱手內不會辦出來。而且開會的時候，將辦法都寫出來了。

他也預備開草紙廠。建造兩所石灰窑。四個養蜂場和牧畜場。一面還舉行燒鹽。他笑着說：

「鹽壘並不是叫他們真的通通抓起種田傢伙來就得的，一窠蜂似的，俗話叫做「死抓住一條繩子，賽過是勒煞吊死」，而且我們應該四面八方的去經營，不要死着眼在一點上。」

那是對的。他們各人都有自己的想頭。甚至那些挨乾股祇想公司賺了錢分紅利的紳士們都稱贊呂紫來。

將「沙澄鹽壘辦事處」的木牌子改爲「沙澄鹽壘股份有限公司」。至少在外表上都洗刷了一番。牆壁刷新起來了。好讓人家瞧着，稱讚一聲「公司不窮呀！」辦事室和委員室都分了開來，決不含含糊糊一窠蜂似的擠在一起。

這才開始向各方面接頭借款。

老龐也覺得，恐怕還是呂紫來玩的小花樣，推說什麼地方去借款，可是在袁紳士家內聽得，他不少現款都存着什麼莊號裏。不消說，委員會的人自己不願拿出錢來。瞧人家來投資開發，可也歡迎的。

他們請他要特別趕快一點，因爲照時序說，不馬上下種，恐怕日子不夠了。

有一天，呂紫來露出鷄心形的裝金牙，笑着奔進公司的辦事室來。將公事皮包往桌子一扔，快活的說：

「好吧，財神到了。給我多方面想法，縣裏的乾泰銀號答應三萬，我說不會比這再少，加上別的再撻下子，便撻足了五個草字頭！」

一屋的人簡直歡喜得呆去似的都站起來。尤其國柱先生，跳到呂紫來面前去，忽然被呂紫來捏着手在他肩

膀上輕輕拍了兩記。

「老兄，可不是嗎，不過款子雖有了，現金只許二萬可以動用，其餘的好在盡可割拆，我們正好等用一切農具，肥料，就完全準備在那三萬裏面，不過我聲明我也介紹一位職員，那就是周濤之先生！」

他們都相信他實際是來監視公司的，隨便的點了兩下頭，搬取行李去了。

錢真是，一有了牠，彷彿做事都安心多了。他們又忙了起來。

款子發付下來了。鐵同木材在人家貨棧裏。還有二千張新成交的豆渣餅。公司後面的空屋可有的是。可是人家貨棧裏東西決不能一下就搬到自家空屋裏來。費多少人力哩。於是想起法子來了。

買兩輛卡車吧。好在鹽墾區的區道也造得快有樣兒了。委員會的人說等經費充足了再講。卡車可要買的先買了一輛吧。於是先買了一輛。

半新的。漆着土黃色，開始裝運了。

小馬先生一天到晚坐在「詢問處」裏，這樣好叫來登記的墾荒者們不一闖就闖進委員室去。集體農房現在決意重新勘定地址。童山那面本還有好幾百畝地方空着。石灰窖的基地也有了。不過就是製磚廠遺事，現在非得等待化驗了土質方好動手。

反正磚廠和草紙廠什麼一開工，都得添人的，他們用了一位指導員，叫做熊德明。反正又是呂紫來介紹的。

老廝高興這樣做。他從前是幹三點水的。老實說，這表示他願意多方面物色人材，而且叫一般人聽着發生好感。他是有眼力的，肯賞識人，或者說，他對多方面都兜得轉。

老廝心中暗暗想道：

「是的，幹吧，幹他一個烘籠熱鬧，大家拿出看家本領來。」

蜂種送來了，這是廝學濟的私業。洋槐也送來了。還有一百枝的桐苗。畜牧場哩，雖則已經講起和寶樺尙合作，但他還是自己的，權且拿廢園後面舊有的整理了一下，等定頭一付，雞和牛種都可送來了。

他對委員們這樣解釋道：

「你們以為這不對嗎？就拿眼下一切木材講吧，幾乎十分之十取給於花現款去買來。但我講過，將來除非不得已時，我們都一起靠我們手工和土壤上出產。好比磚廠和窯的計劃吧，就是預備拿買磚買石灰的款子投資在自己開設工廠上，加上現有的人力，不一樣可以出貨嗎？」

對是對的。可是到牧畜場付定頭的時候，老廝找周濤之要笑不笑的說：

「錢不夠了，請公司裏面代付一付吧。」

他總有一把獨到的算盤。他經營的私業，總是拿公司的款子來墊。到下次再借的時候，他說有上次爲例呀。外面看去，分明老廝的一種苦心的盤劃哩。而且對國柱也這樣說：

「款子方面我就這樣掉一個小小的槍花。老實說，別的什麼事業都一時拿不穩的。這却一百分中一百分的拿得穩。不怕前日子長到三年，五載，到收梢總有筆好收成。公司方面呢，除去周濤之以外，一概不讓他們曉得。」

國柱聽到這裏，噴了一聲，拿牙齒咬着嘴皮。

「什麼，你有什麼意見嗎？」

「不大好。」國柱搖着頭，瞧在遠處。「實際就是呂紫來也要監視我們哩！」

「這却不成問題，」老鷹幾乎笑起來，可是他忍住了笑，拉了一張凳子，在國柱身邊坐下來。「我們不能拉攏嗎？」他低低的說。「難道有一點利益他就不肯就範嗎？誰個貓兒不想腥。做人的經驗你到過不夠。你要記起一句老話：『縱然捏得怎樣緊，要脫手時捉不穩。』祇要我們安頓得他什麼都好好的，更何況，瞧呂紫來那樣人吧，他何嘗不想來利用人家。你看他一天跑到晚，他加入過三點水，自然名譽很好聽。可是錢也要，却穿着土藍布長衫，誰曉得他已經刮飽了呀，於是規規矩矩離開了隊伍，幹起正經生意來了。人世間都這樣子。你以為這是不義之財，眼都不瞧一瞧？人家笑你生了神經病。你越是幹得神出鬼沒，來了，他們說，某人是清清白白的，某人潔身自好，實際對不起，賺頭已經塞進了我們肚兜。」

國柱吓開着下巴，至少有五分鐘不會合攏來。

「想不到——兩條路呀！」

煩惱起來。可是煩惱也沒用。公司借來的款子已經付出了。

小花牛送來了。蜂箱也安排好了，而且在初開的白雪似的櫻花上面採起蜜來哩。

又到高地上面澆湖草紙廠廠基去了。許多工作都像絞足了發條似的朝前跑。石灰響築起來了，造磚廠的鉛皮房子正在搭蓋。並且招起工來。

一輛運貨卡車簡直不够用。數目多哩，一天運不了多少。種子同肥料，一運到公司，就同濺開的水珠似的，四面八方分散了。而且人數又不够分配了。馬上石灰響磚廠草紙廠一招工，簡直誰都不能分身了。

大家都說：兩條腿膀快插進一個褲腳管去了！

而且又預備墾荒，又預備做工，忙不來了。委員會的人說：

「都招短工吧。到熟田區去招人去。」

「人家白天在田裏耕地哩。」

那天下了雨，到田野去一看，人簡直螞蟻似的。有的正在補下頭一次爛壞的種子。你說有誰敢在家裏願意上製磚廠的工呢。

但工必得招的。而且草紙廠接在磚廠的不久，都準備好了。公司開了臨時委員會。沒有辦法，決不能叫事業擱起來呀。

商量到結果，決意開起夜工。

夜工也好。橫豎不是強制的事，而且發放現款，好叫鹽墾區的一切流通一點，活躍一點。於是就招起工來。

除去草紙廠，他們預算三個禮拜之後就好開工出貨了。

這已是離開工還有十天樣子的事情，鹽墾區對於各方面消息是一向靈通的，正在籌備那些什麼開工大典的傢伙，一般人都鬼祟交頭接耳起來。

可是怎麼也打聽不清楚，那就是一向如此，首先在委員們嘴巴講着，好似問題不勝嚴重，叫他們非趕緊找出究竟來不可。委員室便很早有人那裏站着。一般有身份的耆頭了拉着你問什麼事，自然他們隨口裝了一套，開開的抽着說起「噫，真又……」來。

國柱正在提着手杖去找呂紫來。

「怎樣，都謠傳着說有一批隊伍要佔據市區，並且接收我們鹽墾區的產業呀！」

鹽墾學潛都這樣說，他們的鹽墾區是自由的。在他們東區的市區，也是自由的。或者說隊伍，那時就是呂紫來也在裏面的鋼絲馬甲隊伍，借過一次餉，應酬了一點，已經敷衍過去了。老實說，人們都是講情理的，而且，鹽墾也借重在這一點上，他拉攏鋼絲馬甲的人物。他又想法聯絡老獨，以為過去的事大家什麼都不談，他們都爲着大眾

的事業，即使說，小有商量的地方，他老早聲明願意合作。

老龐也找呂紫來。

「老呂怎樣，這幾天有點空穴來風呀，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可是都說，什麼隊伍要到市區來攪七搵三了。」老龐以為呂紫來尙然靠不大住，因為他業已脫離了鋼絲馬甲的隊伍。有也一定不確實。可是石炭密，草紙廠都招工在即了，事前不得不着意調查一下。頂奇怪的就是凡鹽壘區的人都傳說鹽壘區已經還和什麼什麼隊伍訂下了合同，而且利益怎樣分配都有個數目了。委員會大家都糊塗起來。

「或者他們以為用了老呂的緣故。」

還有人說：「也許因為有一個在三點水幹過的人熊指導員的關係。別的關係我找不出來。」

「至少袁樛尙他和我們有些關係的。」老龐對國柱說：「他多方面的人都有來往，我們不能說撇開了他。什麼風聲，他都比我們早知道。他不能瞞着我，況且今次草紙廠的事情他也有份兒呀。」

當晚，他到市區袁府去。「那真滑稽極了！市區的人向來是早睡的，袁樛尙從他的第三小老馬房裏出來，正在繫着他拉絨睡衣的帶子，打着呵欠說：「我怎麼一點沒有聽到呀——倒杯茶，請坐吧。」

老龐簡直都鬆了下來。

「不會有的，我相信。」袁樛尙拿十分担保的神氣說。「你儘管瞧，除去鋼絲馬甲隊伍以外，我何嘗不都詳究

得轉來，有什麼風聲難道不會漏進我耳朵嗎？這且別講。市區一些不三不四的脚色要來擺設賭場是有的，我已經想法禁止他們——說不定就是他們放出的謠言。老廉，別管他，你太胆放，懷幹你的事情吧！」

簡直自從認識了他都不會聽到過這一番衷心話。老廉一想，那是不錯的，雖然祇是他大半拿出了一些高地，上久已荒蕪的地方，但他決計不會拿自己開玩笑，說「隨便什麼隊伍，來送給你們吧！」那些流言，在老廉肚子內，盡數推翻了。

「上起勁來吧，一樣都不會什麼！」他回到公司，對着人都這樣講。

那是對的，他們不必從那些虛構的不安的事情上推想，假如說，事情又恰好已經擺在眼前，縱有什麼躊躇，也一定沒有用了。

「國柱，我相信你的，看樣子現在我們一路順風，但保不住中間會來些個阻撓，我們也應該來什麼應付什麼，你所說「打這裏滾過去」的呀！」

磚廠已經落成。他個選定了四月初一開工。

廣德瘋子和他姪女雅爾住在東北區的高地下面。屋子是自己搭的。鹽鑿區現在臨時的住房都是自己搭的。他們到災區去，將炸壞的炸剩下來的新料拆來了。靠着一雙手，一隻錘子，幾把洋釘，將屋架立起來。將就還可過得。就是矮一點，而且嘈雜一點。

天一亮，有人沿着青石間小道到東區的鎮市去了。山背後，也排列着房子，椽刺的單牆。開齊炸爛的罌粟花。那飛機光顧後的形跡顯然在着。到處倔強的矗立着沒有倒去的灶台。而且新房子也逐漸多起來了。

鹽鑿區的人一多，屋子自然也多起來了。

「你想，不馬上蓋造起住宅區來，那簡直還了得！這是國柱說的。」「人口得和我們預定的鹽鑿區的面積有個比例。不然人固然一多起來，或是地方面積過於大了，人力不能照應，可費力了。不是嗎，您瞧東北區的人家大都

這樣，一戶兩三口的人家就佔去了等於一畝或者更多一點的所在，多可惜！

國柱却真想得周到。

人家將一個臨時的屋子一蓋好哩，馬上又將竹子編成籬笆，拿屋子圍了起來，並且養起雞來了。苗木搭成的欄內，養着牛，讓那些豬仔找尋野食，一任牠無憂無慮的翻滾到街上去。

委員會的人說：

「雖則草創，咱們都得依規矩，例如衛生吧，千萬請你們要從自己做起，不然的話嗎，秩序可通通弄壞了。」
萬廣德每天到市區喝個通醉之外，家裏養了一個母猪，一個公猪。母猪從有孕到現在肚子大了，大約再半個月就孵坐褥。萬廣德每天特地加餵了牠半斗黃豆。那一天他踉蹌着從牛欄裏面跳出來。

「可不是跟我萬老爺一家頭過不去嗎！老子淨光只養了一對牲口，噉講起閒話來了。又不是我一家頭，請你的狗眼睜開些，人家牛可幾十幾百養哩，不撒糞的嗎？衛生！」

那自然指新近高地上被圍去的地方，委員會所指定的養牧場。

他原來有一勁瘋勁。管你跟他合得來的，合不來的，一到他嘴巴裏去，馬上再沒有好聽的話出來。他對着你說：老子哩再不然操起你祖宗來。人還是良善的。熬着一對混濁的眼，貓眼似的。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笑着。

於是他跳到區路上，仗着酒力，幾乎搗進委員會裏去。

「我操你——鹽壆區牛都養得，老子只養了對把豬，犯法嗎！出來揍他！」

他們說他這是年紀的作怪。放肆得慣了，也簡直成了「家常便飯」了。和三斗老爺爺兒倆吵鬧一樣不值錢了。

據說萬廣德光榮的歷史在前面哩。

那時，萬廣德和李三斗一樣，也會仗着一身筋力，到大旺村去墾種，弄成過一個像儼樣樣的家來。老婆也有了。生了二個兒子。那時還沒有和酒發生緣分。難得抽筒把菸都抽家鄉出產的「小葉子菸」哩。

你想罷，一個好好的人，否則爲什麼會稱起他瘋子來。單憑老婆養的那對雙胞兒而論，就活像兩朵鮮花兒。人們都說種田人有這種福份，可直頭少見了。少見是少見，可是橫禍來了。

那時，都記得的，福芝老爺的一個胞兒壽昌，在時疫裏死了的那一個春天。原來早幾時他已安好着心眼，驕準萬廣德出去，便溜到他老婆的身旁去了。據後來的人說法是一點沒有道理，不過瞎聊天，又不曾真的什麼，萬廣德回來了，看見壽昌坐在凳上。老婆的面孔紅了一紅。

因爲人是出名的倔強，固執，和多心，加上口噪，他疑起他老婆的心來。

「我直頭操到你祖宗第一百八十年代！」他跳到壽昌家門口，險險撲進他牆門去。「我跑到你老婆房內操你的老婆你裝得闊嗎，你敢唔！別拿脖子往裏縮，不是人！」

茶坊裏的人都笑起來

「聽口氣，壽昌爺就真個和你老婆有了那話兒哩！」

所以口曠的就不好。一口曠，惹出事來，拿災禍往自己頭上招。越壽昌是什麼人哩。鎮上的人都形容他是個看見縫就想插一棍的脚色。萬廣德在街口一相罵，風一機，新聞通通傳開了。

他們看見廣德奶奶走到街上來。一般人指東說西講道：

「她家老公自己說老婆被人家操了去哩。哈哈。」

這也沒有關係。她們以為名聲不好聽，從此見不得人面了。女人家心胸就像針眼一樣，總是小的再不許容下什麼。萬奶奶便打回轉朝家裏的路上跑去了。

萬廣德趕到家裏，挺着一對雙胞兒在哭，老婆將房門用髡子頂上了。

萬廣德請了兩個鄰居打進去，老婆的頸子已經上在樑上了。

人人都說這是數。否則也決沒有這樣的快。業已斷氣了。

萬廣德連管都不管了，奪了一把菜刀往壽昌家裏跑。

人們將他菜刀搶了，他還是跑。三鄰五舍精壯的漢子都來攔。他直頭像一匹發起瘋來的牛似的。

「非做掉他不可！非做掉他不可！」他直起脖子來嚷。

一位看在眼裏飽經世故的老頭對萬廣德說

「好啦，算你倒足楣口呢，不好，誰叫你簡直你自己送掉她的。有什麼講頭，頂多他，朝你賠了個不是。大旺村裏，他們頭上出角的。那對一隻洞眼鑽出來的脚色，哼，壽命長的話，瞧着吧。」

這是指趙家兄弟：趙福芝和趙壽昌。

老婆在日，和他真是要好非常。一沒有老婆，簡直什麼也沒有了，冷冷清清地。可是小兄弟倆哭着到成人的時候還遠。於是送到育嬰所去。過了七天，小兄弟倆中的一位壞掉了。萬廣德賣了他的地皮。死了一個就讓他死掉吧。他獸在酒坊裏喝酒。

「來，再來一鍾！」

他眼睛紅紅地，將一枚雙毫銀角扔在櫃台上。

「少喝點吧，萬廣德，人一想開就什麼也不值得計較了。」

「用你的錢嗎！我操……壽命長的話，瞧着吧！」

瞧着瞧着，這年可來了瘟疫。據說頭先不過一個鄰居鹽戶錢三，頭痛，肚瀉，頓把飯辰光，牙關咬緊，指甲發黑，死去了。隔壁牛麻子家女人也這樣起來。人馬上彷彿洗牌似的倒着死着。風一樣，頃刻蔓延了村莊。

「他也有什麼冤頭哩！」到現在他還有時想起那事情，在酒坊裏，放下杯子，凝起神來，將桌子一拍：「這狗入

娘聞羅王到底還會看中他。你說不會調戲人家妻子哩，你坐在人家家裏，簡直跟他們福芝一樣無賴，拿些錢，盤去，硬打你五分錢利子，好，瘟神來了，他也逃不掉。什麼辟瘟丹，痧藥水，萬應散哩，裝包整瓶往那屁股眼裏倒，有媽烏用！兩脚一伸，仍然嗚呼哀哉了。可帶了些什麼去。連時候他湯藥的老婆都跟人家捲逃了。哼，真是，鬼的人罷，你看，一後來趙福芝可炸得拿調羹都好糊了出來。」

萬廣德本來是個善良的人。從那時起，便一逕沉醉在酒舖裏面。一沒有酒，他沈愁起來了。一灌足酒，他就興高采烈起來了。

還有一個剩下的孩子，已經四歲了。一天，落入了一個不知去向的人拐子手裏。從此他益發孤零零了。一想起這事，他就將拳頭捏得格格的響，朝你咆哮道：

「我操你祖宗三代！」他彷彿就將你當作那人拐子似的。隨後他變得平靜，頹廢了許多，慢吞吞說：「好吧，讓人家去撫養。人總是要大的。我不過少了一個人稱爺。可是，若然還在這裏，倒可拿槍桿兒了呀。」

兒子在日，大約總好同雅蘭年紀差不多。從前那雙胞胎還到他嫂子身上喫過奶。如今哩，除了剩着一個萬廣德，一個雅蘭以外，什麼親戚也沒有，簡直比餓過還乾淨了。

萬廣德經常坐在門檻上，擺出做長輩的身份說：

「爭氣點，也和老輩裏一樣。不是我喝了老酒又發酒瘋哩，我們那時的確比你們能得多。我女人同你媽，嫂

兩家頭，什麼新女子哩，簡直比不上她的一個小腳指。做嗎，樣樣來得，真好當得兩個三個老男人。」

他們想起來，似乎已往的事，到現在都好向你們來個驕傲。直到目前，還是如此。他不相信。他要橫衝直撞。就有一點，難看雖然這樣難看，叫人家受在心裏簡直要嘔。心却是好的，不惡的。

他們頭先將屋子搭起來以後，在門外挖了一個溝塘。這裏溝塘本來有的，他們將牠淘深了二尺。從山上搬下石頭來，按了水橋。沿塘種了幾枝柳樹。

挖塘的時候，阿榮也來幫着忙。

那老頭子一看見，就拿手背往鼻子抹着。

「了得哇，你看，小牛似的。直頭好討家小了。」

「什麼不好討家小哩。」別的人都笑起來。「你沒有聽見說已經分了家嗎。他也要像他阿哥那樣來一個呀！」

「說什麼簡直。」

不是說不要。阿榮肚中想。他有過一位意思中的人。

「媽的，老子祇要一掙起錢，就不怕你不挑上我。做人只要做得像樣——現在如果討你，他老癩蛋能够管我嗎！」

那時，他們已經到鹽鑿區來了。在路上和雅蘭碰見了，阿榮和婚扯談起來。

「鹽鑿區地皮誰都可以寫哩，所以寫了二十畝。二十畝你看可少嗎？我一家頭哪。——前天我們請領了種子……總還算好，頭一批新苗已經出了。」

諸如此類，他講了許多。

阿榮有一種野心。他當着許多人時，他會覺得有點害羞。如果碰着女人，前後左右別人一個也沒有，他便邪想起來。想起從前怎樣摸摸雅蘭的辮子哩，真是。可是，那時是那時。現在就是田野上一個影也沒有，他不能動手動腳了。

他說：那大概是人大了起來的緣故。可是笑着。雅蘭想起什麼來似的，將那鹽鑿區頂時式的劉海髮掠了一掠，眇着

「那不錯呀，有生活幹就是出息，我們也想……到家裏來玩吧。瘋子一天到晚出去灌黃湯！」

一聽見伊那種大眼紅臉頰，看起人來眇你一眼的神情，阿榮直覺得翻一鍬泥都有了力量。

「除非是她，兩家頭到田裏……」

關於雅蘭，鹽鑿區的人都說她不差。面孔出色；身段；頭挑；做事，要得。就是性格有點那個。

可是也不要緊的。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聽着你的話，包你心裏又驚又喜。於是你摸起嘴來，止不住心頭跳

着，想道：那罐頭……

人也是能幹的，像她們母親，或者其他老輩裏的奶奶一樣。從針線到洗衣，從洗衣到上灶。你說到田裏去，插嘴都不噴一聲，拿起鋤頭來，就是性格有點那個。

那還在戰事以前，在家裏，萬廣德總是「三兩老酒一下肚，口中無話不嚙囉。」跟雅蘭纏繞倘不清。

到結果，總是他「什麼，喫酒我用你錢嗎？」

錢是他自己的。他打着草鞋。人就是這樣，靠着兩條手，總不會讓嘴已擱起來。他坐在酒坊裏。回家的時候，飯已經煮好。雅蘭可忙得一團糟。洗衣哩，汲水哩，煮飯哩。對於求知的心也是急切的。她們換上乾鬆的布衫到義務補習班上課去了。

村裏的塾師先生正在舉行「掃除文盲運動。」他們說：「不識字，簡直蛆，一家不識字，可像一團豬。」到班裏報個名去吧。

「種田人也用識字嗎？」

補習班的學生一聽了睜起眼蛋子來：「種田人不是人嗎——嘿！」

雅蘭和小姊妹們都去了。而且在大旺義務小學和阿榮同過班。

萬廣德做出三不賣帳的神氣，蹣跚地立起來，吼道：

「你再跟我們嘴！用到你管，已經喫了二十多年！能幹來細。等嫁了老公管你自家的去吧！」
什麼話！雅爾氣得嘴都抖了。將手往髮梢一掠，攆着圍裙走來。

「要是你說得再好聽一點——你儘管再好聽一點！」

「再好聽一點，」老頭子得寸進尺的嚷道：「好哇，識了十七帶三個零頭的字，以為能了給我滾吧——早些不會纏起足來，簡直拆翻了天。」到這裏，他再重重地說：「給我滾吧！」

滾就滾了，什麼時候哩。將圍裙解開，捲做一塊扔了，到房裏收拾了鞋襪衣裳。

萬瘋子來攔。

「真的嗎！你簡直糊兒夢兒了！」

「你自己簡直糊兒夢兒了。」雅爾冷笑着，拿手掠着頭髮。「看着吧，哪個先嚷肚子餓——讓開！」
萬廣德現在還說她有神經病。真地頭也不回走了。

去了一禮拜，託使人帶個信來，說在一個廠家做生活。

他們看見她的，在工廠裏面穿着華絲紗的衣裳。腮巴上抹着胭脂。剪短的頭髮燙得水紋那樣。

直到開起仗來，炮火將廠家轟光了，伊於是背了包袱回到了家鄉。

一個鄉下姑娘哩，從城內回來，就彷彿自頭到腳都換了樣子了。說句話都帶着城裏氣味，那種做廠女工氣味

了。跑在路上，背後總可以聞到花露水香氣，引得「小鬼」們拿鼻頭上上下下聞着。還穿了一雙黃皮的翹花皮鞋哩。

歡喜在女人身上造謠的人們，都拿她來作爲譚講的資料。

「儘有那批瘟生，送把她。到染缸去染過哪——做廠女工都先孝敬工頭哩！」

被雅蘭聽到了，就睜出口水來。

「你的妹子才這樣！神經細細。可像人哩。到廠去做工一定是壞女人嗎！」

不錯。可是她性子就是這樣。愛趕熱鬧。她有一股慫勁。別人怕羞不幹，她偏要幹。

她從前高興學人家的話：「真簡直。」「真滑稽。」還有「神經細細。」人家笑她。越笑她，越改都改不來。

「真的，你當做做工和死種老田有什麼兩樣嗎。我們簡直都想做。我們不久就去報名了。那批壞鬼們說沒有

女人的份，沒有嗎？簡直——」

阿榮坐在她家裏的窗台上，隨手在牆上撕了一條草葉子在口裏嚼着。

不知怎樣，雅蘭對於阿榮總似乎愛理不理地，弄得他有點侷促不安起來了。

「鹽學區倒弄得比先前像樣些，聽說客場和草紙廠都快開工了。」

看見她忙得的溜溜的轉。到豬欄內，喂了豆渣。洗鍋鏟哩。並且到塘裏打水去了。打出來的水都是鹹的，她們把

牠晒在灰地上，過了一天，把晒出的白鹽刮了起來。那鹽水，再晒一次，還是有鹽。她們在缸裏裏面，盛着天雨水。小窗外，裝着竹簾。雨一下起來，水像瀑布那樣流進缸裏了。

屋子後面，橫着高地，和凌亂的青石。草地上開着金花菜。

山上放溢着牛糞氣，鹽和薄荷氣。豬欄後面，坐着挑馬來頭的孩子們。孩子們頭上纏着紅絨繩。三四匹花牛懶洋洋掉着尾巴。

最後拿洗淨的衫褲涼到水溝邊楊柳的鈴絲上去了，在春天的風裏飄着。窗外，她回過頭來。

「那是很好的，李對榮，你也爭個把額子，去做些生活。發乾獸有什麼用呀？」

她的腮巴晒得好似一對鮮蘋果似的。燙過的頭髮拖到肩上。

提着洋鉛桶，偏着頭，走進小門。她揩着水濕淋淋的手。

「不是我說你，這種事情，等着他們來找你是不會的。——怎麼，不想去嗎？」

她就嘿啞笑起來。

「我就對你講了，不是說你們要去，我們也要去找生活。委員會的人們說不行。對着我們說「不行，女人能夠做什麼事，下到田裏去吧，男人們的事，沒有你們的份。」是的，田裏有我們的份，所以別的事也有我們的份。簡直，請安插女工吧。我們對委員會的人要求。可是不行。不行也罷，鹽壘區的女工們可以聯合起來。」

「你們想和委員們鬧氣嗎？」阿榮奇怪起來。「委員會的人都不是東西。勸不動講什麼章程，條例，保證金，好鐵定規一點不能馬虎似的。雖然說通通照着新的辦法做了，他們仍然周官放火百姓點燈，我聽說廠老頭子早又在裏頭顯神通了，這種人我想起來真犯不上由我們許多人替他去賺錢。」

「這也沒有關係，阿榮，叫做臂膀兒長有飯喫呵。老顧的不好，由他不好去，他遲早會咬着那些嚼不碎的石子的。我說個警方，我們替他做工，他只管自己好過，不管我們喫苦，他委員會站得牢嗎，不要說一個二個人反對他，咱們一下子將他打倒下來了！」

記得從前在工廠的時候，簡直動不動罷起工來。和老板們要求起來，要求一不准吧，罷他媽的工。她們哩，哄着葵着就三不買帳，鬧起頭陣來了。尖喉嚨喊得應天價響，捏起拳掌在頭上搖着。

她們漸漸懂起來。資產革命哩，階級鬥爭哩。她們比在鄉下的時候可懂得多了。資產革命就是不許那些有錢的老板們剝削工人。階級鬥爭哩，就是隨便什麼人都應該一樣平等。尤其不應該差待那些靠手藝糊嘴巴的人們。報紙上也不這樣宣傳嗎。

「說起來你簡直還不懂。我們從前的工頭都這樣說：一個人應該去奮鬥——奮鬥都不懂嗎，就是我們以前村裏先生說什麼自強不息的意思呀。我們要大家找事做，大家可以養活自己。是的，李夢榮，我曉得你想能夠出人頭地。可是事情都得釘緊着頭皮鑽才對——我們到公司去吧！」

說話可有意思。阿榮拿指頭隨手將鼻眼掏了一下，人應該去鬥爭，不鬥爭就沒有飯喫。大凡一個人總歡喜向上爬的，高升的，決計不高興馬糊糊過一輩子。

那時他和他父親鬧別了氣，說爺兒倆從此不來往，就真個不來往了。一個人總不能呆頭呆腦屈服在老場化。於是自己寫了地皮。正在流着汗，背着債，千辛萬苦期待着收穫。這當然也是一種希望，一種鬥爭。

他也早曉得鹽墾委員們在磨審場和草紙廠。

「能够報名進去也好……撈些外快。」

可是，你瞧吧，雅爾簡直一半都瞧不起他。所有道理好像祇有她才懂得。所有問題一到雅爾嘴裏，就有了「你不配談」四個字。

還日口聲聲李榮長，李榮短。可記得在大旺村的時候，連阿榮都不喊，背着人偷偷的叫榮哥嗎。

這也不能怪她。跑過碼頭，到別地方去見過世面哩。她隨在顯得有一點派頭了。從前你敢捏她的辮子，樓着說「親一個嘴，不親一個！」現在可敢嗎？

「那是不用說的，誰的手膀長，誰就抓着它，我們爲着生活，爲着嘴巴。馬上去，別要弄得額子一滿，就只好看他們了。」

她換上天藍色的棋盤格的布衫。到窗台邊，拿鏡子照着，在臉上勻着粉花。

她想了起來，到廊那頭開了雞欄，讓那生蛋的母鷄跳出來，紅着臉各帶各帶啼着，取來了滑石似的滾燙的雞蛋。一匹牛調轉頭來，咕咕的叫着，嚇得那位雞娘撲到金花菜地裏去了。

「走吧。」雅爾小鳥似的跳出門來。

他們到委員會去。

因為要叫鹽壘區市面景氣的緣故，委員會的客場和草紙廠，一概發付現金，而且規定一禮拜一次。那應當感謝委員們的苦心，凡事一經提議，可行的事馬上簽付着做呢。

因此動手在登記的時候，煞眼的工夫，額子就滿了。而且委員會裏還黑壓壓的擠進人來。

有一位被擠脫了草鞋的鄰居，肚子同背脊被人家頂住，雙腳騰空起來。汗都急得打額角往領口直淌。他哭出來似的咒道：

「好了，就放了我吧。謝他一家門，擠扁哪，就像飯已經到口似的。」

勁力精壯的漢子一覷見人的空擋，就朝那面鑽子打洞似的鑽着。

還有一位矮子麻皮，大約太性急了點兒，拿膀子撞痛了人家，口風又加太硬，就被人家還起手來。在老遠看着的一位老頭拍着手罵道：

「那也要得，老骨頭們只配在田野找生活，你不看他們擠在前頭，沒打算人家插個把腳指爪去嗎？」

他們同前年賑災委員會發放賑米時一樣，頭上抱着七分希望，後來可塞滿了一腔抱怨。有什麼講頭呢，年青人們的世界，你看他們的腳勁多好，一層一層擠前去。最後連登記處的小馬也不見了，窗子關了起來。有幾個硬手，硬腳推開牠，小馬早拿着名單逃進委員室去了。

龍蝦眼一手提着菸桿，倉皇的趕來，看見窗子已經打燬，拿嘴一扁，就咒罵起自己的腿來。

「你只要趕快一脚，唉，我的天哪，我自自然不能上工場勞力了。可是我不是弄個把管理的職兒，就是發發籌碼，也比光拿粗把妙多嗎？好了，撲個空。」

那爺叔一邊埋怨自己，一邊拿眼瞟着，看見有幾個人立在委員室門口，他沒精打采跑了過去。他看見了李三斗。李三斗扭歪着嘴朝裏直瞧。還有些人爬在窗台上。門早已關起來了。隨後他看見了阿榮。

委員室裏沒有什麼人。祇有小馬坐在那裏抽「哈德門」裝着一頓子正經。龍蝦眼蹣跚起了腳在窗外問道：

「好商量商量嗎？總不成一個額子也沒法子想呀！」

可是頭也不調轉來，搭什麼短命的架子，像煞人似的！

「老實的講吧，老祖宗生咱兩條膀子，決計不會叫嘴巴餓起來，世道恁壞，手腳一長，就先擠脫你們的飯碗。喂，去吧，小雜種們總是撐足一派的臭架子，找老委員去！」

聽見這樣一說，裏頭鑽都抄着走，擠到羅貫山先生的窗邊去了。

他們都用足勁道往門口擠，是的，而且看見龍學濤他們在裏面了。龍蝦眼不得不拿出老前輩的架子，回過身來，叫大家靜些，而且非商量一個辦法到裏面去，決計得不到好結果。最後他拿涼帽搗了下來，握在手裏，在門口笑迷迷彎了彎腰，光景現在進去不再叫委員們覺得討厭。他輕着脚步跑到老龐身邊去了。

龐學濤正在和他們討論招工滿額的事。周薄之歪在椅子的一邊，出神的瞧着窗外。還有一位留着鴨尾巴的老先生，將香烟插在菸斗裏面，點了火，抽將起來。

龐學濤一看見龍蝦眼，將手一攤，表示他實在沒有辦法的說道：

「好啦罷，總請你們原諒我也。祇怪你們自己來得太慢了一着。我告訴你們，法子可有得想哩。總不能性急，等窩場開起工來，成績好的話，預備擴展，那時我們便一定再招工人了。況且我們接着就辦草紙廠。如今哩，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蘸了唾沫，將工人名冊一頁頁翻了起來，「已經足額有一百多名哩。」

「可是，上工管上工，不是賣力的事，咱們老頭不也可以做嗎？」龍蝦眼扳起指頭來：「好比，管工，發工錢，籌碼，再不然掃個地，看個門也好。」

老龐止住他。

「對不起，真的，因為這裏有個問題。因為那些事情，我們已經全部委用了女工了。」
老頭子一隻手插進腦袋後皮禱上面，着意的搔了幾下。他的眼睛簡直要突到眶外來了。

「告訴你們罷。她們說女人也該有工做。是的，女人們不應該死守住一片泥土。男人做的事，她們也要……委員會就這樣通過了。客場安插十名。草紙廠除非喫重的生活以外，全都委用她們。就這樣子……以後再講吧。」

龍蝦眼將手一舉，戴上帽子，響都不響跑了出來。

不用說，遲到了一腳的人，就是小夥子們，也都喫着了閉門羹，插不進額子去的了。

小姊妹們可興高采烈起來了。

原來不止雅爾一人，已經和小姊妹們結好了淘，到公司裏。到委員室門口，便闖進去將老廟包圍了起來。

老廟以爲她們摸錯了地方，立起來嚷道：

「參觀嗎——歐，請請——」

兩隻手在桌邊上一按，雅爾規規矩矩給他講道：

「不是來參觀的，請你坐下。我們到這裏來有一個請求。我們都在鹽壑區裏寫過地皮。現在可不是請求地皮上什麼。種子我們也有。可是，聽說工場招起工來了，因此我們來要求個工作做。」

小姊妹們七張八嘴的亂嚷起來。

「我們要做工——委員會裏應該派給我們。」

「招工招男人，我們也應該有額子。」

「女工可做細事的。是的，委員會的人不是說過男人要有工作，女人也有工作嗎。」

「請想個辦法吧！」

老龐將手裏鉛筆一拆，問自己道：「到底怎麼回事呀！」

「沒有什麼特別哩，簡單來細，我們也要做工——認為可以讓我們做的事情，就請你們到委員會通過吧。」

老龐一想，這事簡直棘手。老龐推說這事得等到市區去的呂紫來或者袁紳士甚至國柱他們商量定了再說。

「呂紫來他們難道有跟別人特別的嗎？就請馬上決定。因為我們聽說在一禮拜內開工。所以不用女工就請決定吧。」

娘兒們的事情頂叫人那個。她們朝你笑哩。有的撇起嘴來，還有些圍定了你麻雀似的噤着。

「我們要工做。委員會應該趕快派給我們。」

「委員會不該拿女人不放在眼裏。」

那倒還說得過去，國柱先生早已提出過口號，「鹽壑區是一塊新的神聖的地方，一切應該從好的做起，自己做起。」接着便「教育普及，男女平權。」如果工作，便叫她們都有得做。少一個人生產，就等於多一個人消費。當然，娘兒們有娘兒們的事。她們是在家裏的。就是萬興德也如此說。可是維蘭偏偏頂起他的話來。

「爺叔，你以為我們就該一輩子在家裏嗎？你的話又好像定規一點不錯似的。拿眼睛瞧遠些吧，並不是我

們這裏，凡男人做事的地方，現在到處也有女人了呢！」

在老廳面前也這樣堅持地說着。

老廳堅決地說沒有辦法的。雅蘭拿手一搖說：「真一點不馬虎嗎，好。」小姊妹們都隨着她出去了。委員會裏的人簡直都笑起來，這世道！娘兒們也都動不動下恫嚇呀。

在好多天以前，她們看見那長頭髮的人，騎着一輛腳踏車，在區道上踏着，嘴裏不知噉呀噉吹些什麼。姑娘們打田裏挺起腰來張望了。看樣子人倒是老直的。就是那鬼眼睛，瞧起人來有時瞧得你直害羞。

在到小鎮去，和小姊妹們一淘，也碰着過他。

於是得意洋洋的踏着，兩隻手放開了把手，穿到姑娘們前頭去了。

他回過頭來瞧着，面孔是很黑的。可是煞着一對睫毛很長的眼睛。穿着工裝，頸巴裏圍着格子布的拉絨圍巾。還有一次，在自家門口。他坐在腳踏車上，腳撐下地來，給她搭訕道：

「您最近到鹽壘來——您會騎腳踏車嗎？」

雅蘭快快地措着抹布，簡直睜他一口口水。神經細細，誰好像跟他開過口哩！

那就是熊德明。直到雅蘭到她過寄娘陳馬奶子家裏去的時候，她才真正認識了他。

那中間的瓜葛叫第三個人聽着，可真够得上說聲滑稽了。

但我們要扯遠一點。雅爾的開始做陳馬奶子的過寄女兒，在她們之前，萬廣德老爺已經和開酒坊的劉兆奎做起「朋友」來了。他們稱陳馬奶子做「大嫂」，劉兆奎和陳馬奶子兩家頭不知什麼時候好得親熱起來了的。

陳馬奶子手中捏着水菸壺，手臂上套着一副綠玉的鐲子。她扯細着眉毛，嘴雖然已經癟了。去年她做了第一次的五十歲生日。那些市區叨過她好處的鄰居都稱她是善心的老太太。

據他們說，陳馬奶子有過一筆很不小的財產。可是她除去婚費了兆奎之外，自己沒有兒子的。因此之故，很有些人奉承得她滴溜溜的轉，弄些禮物送去送來。甚至有人當場搗得熱騰騰的說：「咱認你做乾娘吧！」

有人說，一個人爲着酒，肉，法幣……轉變起目光來，叫人追都追不上他。他們都認爲，這就是變節，沒有骨氣的緣故。人本來是好的，正直的，以前也受過人家茶毒，拿唾沫朝他們臉上吐過。可是碰着好處，弄得他眼花撩亂，一下子都心迴意轉起來了。

萬廣德不是人人認爲正直的嗎，就是口燥一點。人家的事情，一瞧不上眼，他早就扭歪着嘴咒罵起來。惟有這一次，他喝足了老酒，一聲不響回家睡覺了。

陳馬奶子在過了農曆新年，市區生活剛回復過樣子來的時候，新收了好多個乾兒子。那中間頂得意的，便是賀老六和熊德明。

這是別些人說的，說他們雙方方面都有好處。賀老六在市區攪了一張賭台，人又來得，讓那乾母親隨着心裏直

詩福氣好。

那熊德明，從前在游擊區的時候，到市區來的時候可說很少。熊德明的人品長得比賀老六好。他趕着陳馬奶子連聲叫「寄媽」。在那以前，萬廣德曾經罵過他們。

「好似一隻染缸，儘管你什麼白的花的往內塞呀！——一窩兒的貨色！」

劉兆奎聽着，也耐不住，他們一向形容他是頭頸巴往背心裏窩的脚色，當着陳馬奶子簡直頭都抬不起來了。可是他在背後罵她們道：

「不關我事。簡直一點兒也和我相干！哼，福氣。別找錯了門檻吧。」

在倒數上去一個月以前，萬廣德坐在劉裕記酒櫃前喝他的老酒。照例，他們酒班子內人物，同那些茶坊或者閒談家一樣，別的問題找不到，就從你自身的事情發揮起來。

不知怎樣提起他們的雅蘭。

「那真是好福氣，賽過自家的呀！弄得都井井有條，回家去，她早已統都舒齊了，那小姑娘！」

「真這樣地來得呀！我也看見過！」陳馬奶子斜靠在錢櫃上，吹去了水菸筒內的灰渣，將那一隻高低的眼睛煞着，有意無意說道：「獨老爺，不是我，又當着面來誇獎你，他們說賽過你自家，可真就賽過你自家的，不是比男子強強嗎？我有耳。獨老爺，我開一句玩笑，你不怕我奪了你去，應該叫她過寄給我。命苦的我，五十一歲的人還沒有

一個女兒呀！

她感傷着，彷彿要落下淚來的樣子，使人想起她似乎的確爲了沒有那樣一位女兒，命都苦些了。

她回過頭來對酒老闆說：

「兆奎，你不要收他酒錢呀，我新攀了的乾契家呀！」

第二天，酒坊內的癩頭伙計將着一盒香粉，一匹印花的洋布，還有四圓老銀洋，用紅紙封着，送到高地下面廣德家內去了。

雅蘭換上漿洗過的衣裳到市區去了。在頭一次，陳馬奶子就一樣樣告訴她道：

「過寄女兒，你安安心心地。沒有事情，到這來玩。不要死守在家內。這一輩，你就願意將就過個日子算了麼？阿蘭，我不會將當把你上。眼光看遠些。你那個老叔是將你當做活寶貝的啦。假使說，你就永遠不離開他。可是我又聽說你從前爲了爭吵，一家頭到什麼廠內去做過工的呀。那就不錯，人就是要幹事情，乘年紀青。阿蘭，我看過市區多少姑娘了，都沒有你這樣子能幹，出挑。你看，我以前說，收個過寄女兒吧，老實說，都爲着瞧得起她們。」

第二次到她過房娘家去的時候，一進門，就看見那個長頭髮騎着腳踏車吹口哨的人坐在那裏。那眼睛，睜得人簡直不好意思。陳馬奶子解釋給她聽：

「我的過寄兒子多着呢。那自然是你的哥哥了。德明，這是雅蘭姑娘。」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大家好似很不好意思罷了。

「我們的德明近來在鹽鑿公司做指導員的。」陳馬奶子說：

熊德明於是找起話頭來。他笑起來好似女孩子似的。「你以前就由你爺叔寫着些地皮，不做什麼別的生活

人間，真是，以前在路上看見簡直還討厭他。可是兩家頭一談，她覺得他還算柔和呢。

「那裏做生活，都是家裏事情。」不知怎樣，雅爾的眼光被熊德明的眼光對碰着縮了回來，可看都不敢看他了。一運賺着別處。「他們說，鹽鑿區馬上開起工廠來，我們這才想起，大家想法去報個名吧，也許有女工的份兒。」

「你爺叔不反對你嗎？」

「他哩，喝酒都來不及呀！」

讓他們談去，陳馬奶子給他們到灶下燒點心去了。

那些冷眼看着的鄰居就來對萬廣德嘲笑道：

「萬老爺，一向你都誇獎你口直心快。這回你攀上了一位乾親家，應該你也有些批評呀！」

「隨他們去吧，人大起來啦。」

萬廣德倒了一盞，咬着牙齒，乾笑說。

審場乃至草紙廠的事情，隨便誰都認爲，絕對沒有女人們的份的。而這一次，直到雅爾蘭們在公司內喊著「真一點不馬虎嗎，好」之後出來，以爲她們該都回到家內去了。忽然看見熊德明與頭頭地來找顧委員。

「關於審場，自然非男人不可的。我早知道，賴子一招就滿了啦。」

老龐應聲蟲似的說：「是的，一招就滿了啦。現在可小姐們還要嚷着出場。我說，現在可不還是試辦，等做到順手再添人吧。可是，嘿——」

「是的，管理方面不是可以雇用女工嗎？」

「對不起，事前沒有考慮，都招了男的啦。」

「這是不差的，」熊德明一樣解釋給他聽。「可是草紙廠方面不是好添用女工嗎？剪裁，刮紙漿，說不定有更多的事情。老龐委員，這是說在可能範圍之內，應該雇用她們。不是她們也非常熱心着嗎？」

龐學潛呻吟着說：「這却讓我們考慮一下看，這却。」

做開始徵求國柱和呂紫來的同意。

國柱堅決主張：「我不是說，鹽壘區不論什麼事，都應該有她們的份——不過該挑剔一下。我們覺得頂要緊的，便是人材的一致，不能馬馬糊糊地隨便什麼人都擠進來。」

周薄之先生正在一歪一歪着嘴巴，眼台上寫他的什麼，他抬起頭眉飛色舞的說道：

「那沒有問題，我也担保，工場上用女管理員是好的。比用老頭們有意思呀。」

老龐眇了他一眼。可是微微點着頭。

「至於工錢，」他們跟全體委員在最後討論起來。「太大了，可不知道出貨如何，能不能維持下去也有問題。三角哩，生活程度高呀，不行的。我們決計不能一般商人似的在工人身上剝削。並且也絕對的不願意叫他們熬了如許的苦却連自己肚子都養不飽它！」

國柱先生將送到口邊的茶杯放下，輕輕的拍了幾下手掌。

「不過有個問題，你說上工的時間規定白天嗎，好像那個一點，我們將工場當做副業呀。你在白天一上工哩，好，田就讓它荒起來罷。可是夜頭也有煩麻的地方，還真。」

有一位委員恰巧和老龐同時立起來說：

「不是可以分日夜兩班上工嗎？」

人事的問題都可以解決的。祇要合乎工人們生活。不要讓他們在身體上，收入上，和心上受到的苦樂，弄得十分的相差。無論怎樣，委員會的人總認為要替他們打算到「恰好」的程度，這才大家對得過去。

不然的話哩，儘管可以說：什麼，大家在困難中，公司這樣的窮，還講斤較兩嗎？

老龐也說：「維持生活程度呀，這是委員會保證給他們一個頂低的限度，決不會叫他們狼狽。目前鹽壘區人

們渴望現錢渴望得緊哩。」

開工的前二天，工人的名單，和分配地點，和工錢的數目都領出來了。

到公司去一看，石炭窩和磚廠只用四位女工。草紙廠的粗工全用男人，其餘都委用了女工了。

工資，日間是四角，夜頭加添五分。還註明臨時短工照夜工計算。就是說，如果一禮拜儘做夜工，倒也有三元一角五分的收入。

在額子裏的那幾位小姊妹們，歡天喜地稱道自己的命運去了。

有些人瞧着那女工的名字，嘴都合不攏來。

「什麼！咱們都沒有寫進，已經全部委用她們了呀！」

有一個人相罵似的到大門口喊道：

「要得，操！雌頭們哩，什麼勁道，石頭都溶到她手裏呀！你再投一次胎……去，回去吧。」

連老龍蝦眼，甚至李三斗，李壽發，都沒法子補進額子裏去。這陣見他媽鬼，一隻好菜哪，龍蝦眼嘆息着說。但鹽
舉區的人們相信，生活儘管可以到各處去找。喫飯的地方可多哩，不要放在心上。

五

經委員們決定：石灰窯稱爲第一工場，磚廠稱爲第二工場，第三工場是草紙廠。熊指導員每天騎着腳踏車從公司出發，忙忙碌碌地去指導他們了。

將那些料泥塑成磚坯，到曠野上排列着晒乾起來。從山上開下青石頭，集中着柴料。到晚上，從遙遠的野原上望見紅紅的火光。第三工場將那高地上的蒿草刈下來了，堆到料廠裏面，讓那些男工們打做紙漿，然後經過姑娘們的手，從磚版下面一頁頁壓成紙張。

熊指導員可忙透了，上午看過了第一第二工場，下午便趕到草紙廠去。

一到廠房，小姑娘們馬上就扔了工作上來圍住他。

「可不是，紙漿爛得不熟呀，壓起來的就簡直都是紙筋了！他們說女工總馬馬糊糊，難道這是女工的馬馬糊糊。」

糊嗎？」

麻雀那樣噪着，有的噴起嘴來。

「那四角一天工錢可也難拿哩！」

熊德明於是鎖好了腳踏車，他總是笑着，隨着他們到料缸邊，到壓紙床上，一樣樣看着。最後他將第一次剝下來的粗紙也看過了。拿足踏在凳上。

說了：「那實在是不壞的，大概是都不熟習的緣故。慢慢的來呀！我們會改良。講到事情，都是從壞的到好的，況且都不是一做就好的。」

她們都相信，這話是對的。從前她們所拿手的是紡織，拾棉種，在家內煮飯給他們喫，又不曾從前就學習過壓草紙來。

「對的，」雅蘭將一疊剪好的粗紙堆在旁邊，插上來說：「誰不是學習着才會呀。我們以前到城內剝絲工廠去，簡直見都沒見過！你說繭吧，簡直亂得糟糕一個。並且一碰就斷了，頭都找不到了，火就光了起來，「我們弄不來！」這真是，可是弄不來也得弄，光是暴躁也沒用。」

「不錯，那才是到達成功的途徑，隨便什麼人，都應該像她才是！」

雅蘭分明覺得熊德明正在誇獎她。

「那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從前很早就這樣，以爲人家做的，我們一定也能做。他們不是也學着才會的嗎？他們說：『男人做的事，沒你們份，』好，咱們到偏試試看——我預備對他們講：什麼時候分起男人的事，女人的事來的呀！」

她一邊說，一邊從凳子上立起，新紮上去的兩朵大蝴蝶，甩呀甩的。那種潑辣的樣子，指手劃腳着，叫你看齋笑起來。

「可是這裏的事情，據我瞧，喏，料草也不好，太蕪了，男工們練都不練，就一起在缸裏，指導員你說這是女工們的懶嗎。紙漿又打的不熟，他們說：『好用啦，壓起來吧』……就永遠不會好。」

關於這些事情，都得逐步的改良，研究，一下子可決不能叫他好起來的。熊德明說得好：

「這些工業，我不過照我所知道的加以指導。有什麼意見還請你們一樣樣貢獻發表吧。」

例如他，在第一工場，據他所試驗出來，山下的青石，都非常適宜於燒煉石灰的。他們第一窰已經「開窰」了，可是取出石灰來一看，石灰也不是石灰，也不像原來的青石，簡直不知成了什麼了。許多人說：「那能够作用嗎！簡直白化了兩日一夜的人工，和二百多担的新柴吧！」

熊德明也安慰他們說：「慢慢的來，不必性急的。那就像墾種這片鹽田一樣的要經過時間呀。」

熊德明預備回公司去，將腳踏車推到門外，雅齋送他似的和他且走且談着。

不知怎樣，雅關老早在心裏預備好這樣一句話，她有一個人，講起交情，可很薄的，可是她瞧不過他。鹽壑區許多年青人簡直都跑進工場去了，可是阿紫齊不進額子去。事情是不關她的，不過她的確對他還算關心，預備來替他想法一下子。

雅關瞧着他笑道：

「有一位親戚，說起來可不相干的，很想在客場上找個額子。手脚，他是出衆的。可是他到公司去，人家額子已經滿了。熊指導員，你該替他想想法子呵。」

熊德明的左右眼向鼻準那裏闖了一闖。他輕輕地說：「那不生問題，個把額子我想總好讓我去替他安插。明兒你就對他說到第一工場來吧。不過你不能讓他們知道，很多人想法叫我找位置哪。」

那是真的。自從公司招工額滿之後，鹽壑區的人眼巴巴都再找門徑，一有熟人，他們就去請求他了。兩天前，連周濤之都對着熊德明說：

「怎樣，那三處工場可不可以再加幾個額子進去咧？」

熊德明推說公司的責任，或者去問廳委員。

周濤之眇了他一眼，在背後囁咕道：「個小舅子，一點不走板，少不得到我手內來領教子哩。」

關於周濤之，委員會都說不知呂紫來從什麼地方覓來那樣一個活寶貝。

到公司那天晚上，他就問起國柱說：

「怎樣，附近有好看不一點鳥兒嗎？」

國柱呆呆的瞧着，沉悶地想道：什麼鳥不鳥，攪七捻三！

「鳥兒都不懂嗎，花姑娘呀，老實人！」

第二天，他自己找到高地那面小房子內去了。

他對人說：「一個人，頂耍器，玩玩，喫喫，喝喝，事情管事情。」

他自己聲明，歡喜喝黃酒。愛唱霸王別姬。於是拿腿擱在桌子上，對那些茶房講起他自己的抱負來。從那些城裏的女學生講到做生意的私門頭。一個個可以叫出她們的小名來。還形容出誰跟誰的滋味如何。而且對付她們，可又各有各的手段。「做人無非這樣。頭一件事，掙了錢來，無非爲喫喫，喝喝，玩玩。你們能說出比這更痛快一點的事來嗎？」

「去吧，老子可才沒福享受。」他最後說了這句做爲結論。

小姊妹們到公司來請求那天，周鴻之從窗內伸出頭去，忽然心頭撲的一跳。

在窗限上，失去魂靈似的瞧着她們背影。並且從小馬嘴裏，他暗暗查明，那個頂會講話，將頭髮時時拿手掠着的叫做萬雅爾。

「有味道。」周濤之拿食指在鼻門下面擦了一擦。

等一開工，他就到第三工場去逛過來了。他對那些小姑娘們搭訕道：

「怎樣，辛苦嗎，該歇歇呀……」

她們都不去睬他。

他的念頭是這樣轉着的：隨便什麼女人，倘若你手面闊綽，在她面前，擺些工夫，不怕你不紅雲裏的魚那樣，一捉就捉在手內。手頭的錢愈多，她們瞞着眼都花了，簡直她會追求起來。

「看罷，老實的說，公司裏的錢，都得經我的手，你曉得你不賣帳？錢的事你也不賣帳？我說不發就不發。我說有才冇，你有嗎？」

那實在不知從什麼地方說起。因為公司的錢款，的確都從他手出納的。當着人家，他拿一疊聯號票子從第一張數起來。見着女人，他那隻戴有三錢七分多重的金戒指的手指又特別伸得出些了。

那一天，不知他從什麼地方喝得醉醺醺的，到第三工場來。小姊妹大半都休息去了。熊德明坐在那面一隻白槽上。

周濤之神祕地笑了一笑，立在熊德明背後。

「小姑娘你好出勁呵。來吧，歇歇力，坐着，咱們談談。」

龍德明在旁邊瞧着的，還有三兩位小姑娘也瞧着的。雅蘭回頭來瞧了他一眼，朝一邊吐着口水。她咕噥着「神經病！」

周濤之拿手在她頭髮上摸了一摸，調戲起來。

「怎麼，不認得我了嗎？我是公司的帳房呀……小姑娘你長得這樣好哩，正經來。總是這樣！他們錢都打我手內經過呀——過來吧，有什麼怕羞呢……」

他便坐在她凳上，打了一個酒嗝，色迷迷笑着，舉出手來，去鉗雅蘭的下巴。

「有限力的話，告訴你，你應該認識咱周帳房周濤之，跟着有錢的人才好玩兒呀。喏，喫的，穿的，咱們還帶着你到市上去玩，好孩子，過來些。」

他將身子往前一偏，不濟不爽的說：

「別動別動，讓我開一個……」

雅蘭頸頸都氣白了。

「坐下來呀！」

雅蘭陡的立起來了。

周濤之驚奇地吼道：「怎麼！」

「劈！」雅蘭抽出手來，照他左額批了一記。

周濤之吼得更響一點：「怎麼！」

雅蘭的面孔彷彿石頭一樣，冷笑齊，拿手交叉放在胸前。

周濤之蹙跟地立起來，酒都給敲醒了。他彷彿着了瘋似的。

「我好打明！你忘記了你的生辰八字嗎，個小婊子！」

他咬緊牙齒，去捏住雅蘭的臂膀。

可是看了很久的熊德明這才懶洋洋立起來，到周濤之肩膀上去拍了一記。

他惋惜地說：「老周，唉，你！」

周濤之回過頭來，現在誰都看見他眼睛，若然不是那睫毛和眼眶軋住，便要掉到外面去了。那刺得發青的嘴巴正在抖着。並且頂不爭氣的是，那五條指印含糊地紅了起來。

便是這樣，他才想起熊德明已經和雅蘭要好起來了。

周濤之也有這樣的脾氣，就是他開始遷怒到熊德明身上來。至少，他以為他不應該冷眼瞧着他的。他通體酥軟下去了。點着頭，將捏緊雅蘭的手放開，說道：

「好，你們好！」

女工們簡直都笑起來。

自然那就是一向所有無賴們的憐嚇。他環視了一下，其實什麼都沒看見，調轉頭來出去了。

那面李夢榮可補進額子去了。

講起此事，那自然是爲着雅蘭的情面，熊德明才肯替他幫忙。阿榮正默在鹽壘區新開起來的一月烟館店前，聽他們講着委員會請酒情形。後來鄰居們關照說萬老頭子找他，心裏一跳，「有什麼事情呀？」便尋思着跑了去。雅蘭正預備出去，換好了漿洗過的衣裳。

「對你說了吧，我已經替你想法好了，晚上六點鐘，夜飯過些辰光，到審場自己找熊指導員去。說咱們是親戚好啦。」

阿榮於是搓了手，指頭預備插進鼻門去。那時太陽行將歪西時分，照着鏡，拿小粉撲在頰上撲着。雅蘭說有小姊妹們等着，到市區去了。

阿榮便去找熊德明。到第一第二工場都沒找着。到公司宿舍去，熊德明正在走廊上理好腳踏車的鍊子。阿榮等他立起來的時候，不自然地笑着，叫聲「熊先生。」

於是他說明了原委。不知怎樣，他忽然覺得一陣害臊，面都紅起來。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他說他是萬雅蘭的表親，這也無怪，因爲那些一向說謊的男子，講到去看愛人呀什麼，都是說表親的。可是當熊德明那對水老鼠似的

亮晶晶的眼睛一直把阿榮瞧着的時候，他簡直坐立不安起來了。

真是想不到千方百計擠不進懶子去，雅蘭輕輕的一句話，已經替他安插好了，從那點推想，雅蘭不正也顯得和熊德明有着特別的親近嗎？他自己生好了一副好強逞能的性子，一向如此，他對人說：生活要靠自己兩條臂膀。鴨屎躁的事情他向來不做的。

要是說人家講起「阿榮的事是雅蘭想法的，」這不是說堂堂的男子漢還去靠一張女人的嘴巴給他幫忙，心裏受用得下嗎。

越想可越不寫意起來。可是熊德明對他說：

「好的，晚上到第一工場來找我吧。」

於是提起腳踏車的後身來，空轉了一陣，將鴨舌帽一拉，隨手取了窗台上一包紙包，打了兩響鈴，出去了。

這樣就開始工作起來。分配在第一工場。

一到工場，認識的人可多了。小蒜子哩，紅皮甘蔗哩，那時候同過學的徐大明哩，一看見他們都相好起來了。

「阿榮也進來了嗎？」小蒜子放下正在喫飯的飯罐問。

「阿榮哥哪個幫你的忙，不是那天聽說你不會寫進懶子嗎？」

阿榮一想，糟糕，他生平不會撒過謊的。

可是他撒起謊來。

「這算什麼哩，還不是我直接去碰了小熊那傢伙。他說，好，個把鬚子，憑我小熊不在乎——你以為他一點不賣鹽區裏頭的人的帳嗎。不賣一點咱這幾人的帳，他這隻飯碗可捧得牢嗎？真。」

有一個黃飯勺子聽得搔着頸巴，將燒酒瓶往地上一放，吐去了魚骨，奇怪的立起來。

「這樣說，不是咱們有幾位不會插進腳來的朋友還好想法子嗎？」

阿榮鼓起了頸巴，也不否認，也不說是的哼了一聲。

他找到磚廠裏去，熊德明正坐在打泥架邊，黃飯勺子在他肩上拍了一記，轉到前面去，拿大姆指往自己那鼻菸和涕水灑住了的鬚鬚上擦着。

「小熊先生嗎。我是第一工場的。我是黃飯勺子。對不起，有一點事請教，工人不是還添得下嗎？我說一個。咱們的要好朋友。我告訴你，光是浪蕩也難過呀，到委員會去要求又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你搭救他簡直就搭救我黃飯勺子。小熊先生馬上決定吧，咱那朋友渾名叫做江北耶穌。」

熊德明還以為那人在發什麼神經的毛病哩，看了他一眼。

黃飯勺子就連擦了二下鬚鬚，扭歪着頸巴。

「怎樣，我問你，我可不是問什麼木頭樹枝呀。嘴巴講得動就請講吧，江北耶穌，是我黃飯勺子兌帖子弟兄，你

就想個法子吧，不用客氣呀！」

熊德明問別人道：「這傢伙有神經病嗎？」

黃飯勺子就平白地更加生起氣來。

「娘賣皮，」他跑前去，好好地指着點着熊德明教訓起來：「我見了你媽的老皮我才神經病，黃飯勺子瞧得起你，才跟你商量起來，你娘的嘴巴被屁噎住了儘朝我煞你的狗眼嗎，神什麼氣，雞種！」

有一位朋友給熊德明說了，但架子決不是架子。可是黃飯勺子正在罵娘，熊德明面孔鐵青，站起來吼道：「你在噙嘴什麼，有什麼話到委員會去講！」

熊德明決計不是示弱，一看黃飯勺子那種腳色，就分明知道和他去鬧，沒講理性的，隨時會暴動起來的。果然他跳着一把將熊德明的領子抓了起來。

「什麼委員不委員，老子問你安插額子的事務呀！」

熊德明想掙抗，嘶的一聲，領子撕壞了。工友們趕緊給勸解起來。

黃飯勺子拿腔做勢了一回，便順勢收篷，狗娘雜種罵了一通，回到第一工場去了。將剩下的高粱酒都倒到口內，撕了一塊魚乾，踢開凳子，朝野外走來。

鹽壑區的窖場一開工，附近便有臨時的店舍搭出來了。喫食攤也擺出來了。那些大油傘底下有時也排列整

香烟攤頭，和那預備讓密工們宵夜充飢的點心什物。一到破曉，便繼續着上了燈火，做那另一批來換班上工的早市了。

飯勺子吐去口中粘痰，拿手背拭了一下，在袴幫上擦着。他不從坐着老太婆的管理處門口走，打近旁一塊扯壞的竹籬裏換出去。在臨時市場上，夜色朦朧中他找着了陳篤子的那副山薯担子。偻下着腰，面孔還被映得紅紅的，拿竹筒子在吹火。飯勺子問道：

「耶穌呢，喂。」

陳篤子站起來，將頭伸到黑暗裏避開火光，這才口吃地說：

「耶耶耶穌到市上去了，拿了我的二張張……角票……」

飯勺子只好朝吊在那裏的風雨燈望了一眼，將指頭插進嘴巴去擦着，吐了一下，說：

「那傢伙真是老子喝酒，他手指發癢，拿人家的錢，送到天窗外朋友肚袋裏去……老陳，回頭你叫他來找我吧，

有要緊的事。」

那倒是實在情形，額子滿了，自然再沒有別的法子，只好等下次添工再講吧，可是他們又聽得阿榮說，熊德明給他想了法子。原來講人情的。

「什麼，他們有三頭六臂嗎？老子懇求了多少次數，還是一點沒有路數，那雜種說一個把額子，憑我小熊，不在

乎，「好，個把都去得哩，老子也有個把來呀，否則大家好看。」

飯勺子仍在老地方攢進了工場，鬪開了腳邊一把鋏子，張開嘴巴，插進指頭去又掏了一下。最後他聲明道：「不相干的，阿榮，你不要聽了難過，以爲爲着我才叫我鬧起事來。我飯勺子嗎，就一向愛打抱不平。人家的理在嘴巴上，咱們的理可在拳膀上。」他拿手舉起來，「我要請問他，何以祇安插一個額子的理由！」

在工場上面，雖然開工到現在，還不過是一個很短的時候，可是他們已經有起兩派勢力來了。

那些女工們簡直都歡喜熊德明。簡直一看見他就高興和他扯這樣，問那樣。第一，她們說他不拿架子。總是還沒有開口，笑就先堆上臉來，就討人敬愛。而且他們（她們也在內）自從曉得他的出身是三點水以後，在敬愛之外，又加上一重沒理由的欽佩了。

被黃飯勺子那輩人聽着，就冷笑起來。

「嘿，對不起，我以爲了得到那裏呀。告訴他聽吧，咱們也拿過槍桿兒。可是一歇手，就規規矩矩幹起生活來。可不會逢着誰就誇獎自己說：『我是三點水，我打過敵人的呀！』你看吧，現在可做了敵人的拜把子兄弟，那些什麼天齋朋友的賭攤上都有拆帳，還過寄給陳馬奶子那老貨呀！」

可是委員會的人，却很信任熊德明的。

譬如磚廠吧，因爲聽說他懂得怎樣製造那些紅色的洋瓦，以及如何從機器一片片切成磚坯，怎樣燒成紅瓦，

中間加着什麼化學成份。總之他在學堂的時候，就已經背熟在肚內了。不過他總說這裏是沒有辦法的。

「這裏遠啦，據我所看見有過一家電氣製磚的公司，通通用電調泥，用電切坯，用電上窯，也用電。一天不知好出幾萬貨。」

飯勺子一聽，可紅着臉，拍去手上的泥屑立起來。

「媽的皮，我頂反對，千口萬口總贊成外國鬼子的好。你媽，老子出身就是審鬼，手藝做出的會蹇腳嗎。你爬到你祖宗的屋背上去看看吧，一百二百年的磚瓦，可有比現在什麼洋瓦壞的快嗎。什麼叫做新，新的就永遠不是新的。有再新的，從前新的可馬上舊起來。秦始皇的長城至今比石頭都牢硬哩！」

第一第二工場上，不用說，從前在盤三點水現在丟開傢伙幹正路生活來的很多的。因為已經不止一次，他們看見他在陳馬奶子家裏進出，就按好心眼注意他了。他們互相告訴着說：

「個小舅子，還不是騎牆派，咱們留心着吧，水會掉進嘴巴裏來。」

還有個謠言，自從那天周濤之到第三工場去，喝了老酒將雅爾調戲，被勞了一記耳光的事情發生之後，熊德明和雅爾突然親密起來了。有人看見他們會站在進口門旁的走廊下講話。又有誰竟作證說看見他們在到公司去的甌道上散步。謠言真好似風一樣，頃刻就給你到處吹到。連小姊妹們也當着熊德明將雅爾一推，煞着眼睛說，「你的他來了」了。

「看吧，那雜種！」飯勺子在工場內像已經喝了老酒似的站在人叢前吼道：「够有好事做出來，你聽着我打賭，風紀靠得住就從這裏擡起。兩個月就曉得了。對不起，有個把暗內要去請守生婆啦。不信可打爛我嘴！」

關於熊德明的將阿榮擡進額子，客工們尤其抱不平。他們怨飯勺子道：

「老飯，報告委員會去，娘媽皮，個小舅子簡直太瞧不起人了。公司說不答應，還有理由。他也說不答應。可是不答應別人的，偏偏答應了自己！」

「去，馬上到委員會去。抵配摔飯碗！理由總得弄明白。」

早上，他們從工場出來，在食攤上喫了早飯，到公司去。時候還早，祇有一個葛義擰着眼，朝太陽打着呵欠。那隻手內提了掃帚。飯勺子將半塊葱大餅塞進嘴巴，可是停止了咀嚼，問道：

「小瀧委員這辰光出來嗎？」

葛義又打了一個呵欠，拭着鼻涕，有氣無力道：

「可早哩。聲音小點！吃過中飯來也好。」

幾個人這可就為難起來。先生們還睡着呀，總不好叫醒了他們去麻煩這些事。飯勺子說走吧。可是他聽見了隔壁那間屋子有人在床上翻身的聲音。

飯勺子跑去朝新裝的百葉窗內一張，鑽出來道：「啊哈，周先生在這裏，好極啦，來吧！」

周濤之不知在夢內做些什麼，突然被他們驚醒，不知以爲發生了什麼，抓下鬚髮帽豎坐起來。他們四五個人立在門外。

「周先生這真對不起，」飯勺子拿氈帽取下，抱歉的說：「可是我們有一點事情要告訴你。」

周濤之這才放了心。重又拿鬚髮帽戴上。拉了被預備再睡下去。可是他將衣服披了起來，坐在被內捏腳了。

「周先生，公司這面不是說額子一足就暫時不再添工嗎？」

周濤之生恐他們請求他設法安插工人，將捏腳丫的食指放在鼻門上開了一開，趕緊說道：「不了，簡直一個都插不下了。」

「好，那麼，可見就實在是不能安插的。先生，我請問如果公司不安插，籌場上的工頭或指導員介紹個把工人可以嗎？」

周濤之閉着眼睛又問了一個食指說：「沒有這塊理的。」

他們幾人朝飯勺子拾抬頭，飯勺子跑近前去，站在離床三四尺遠，說道：「那麼，我可以告訴先生，我們工場上已經由指導員添了一個工人了。」

周濤之彷彿同他的鬚髮帽有隙，抓下來張開了又戴上去，奇怪的問道：「有什麼人介紹的嗎？」

飯勺子瞧着這情勢，知道正是說話的機會了，於是添油加醬的講談起來。

「先生，這正是王八羔子做的事情。我們原知道公司已經收足了額子的，可是那小熊先生一位什麼親戚被用到客場上來了。先生，我們想，關係是沒有關係的，可是可惡他破壞了公司的定規。我們打玩笑說：熊指導員，咱們有個朋友江北耶穌也好請安插一個額子嗎？那小雜種居然有介事似的虎起臉來。」

周濤之伸着手叫他們不要講。他問道：「你們打聽到是那小雜種，沒弄錯嗎？」

「一點不錯的，是那熊德明哩。」

周濤之拍了一記手，發瘋似的高興。將腳伸下地來，找着了鞋子。現在他說：

「我已經知道了。讓我跟委員會商量商量再講。中飯辰光，你們最好派一個人就來這地方找我。」

周濤之將指頭在空中劃着點着頭。不禁嘿的咬着嘴唇起來。

葛發打臉本來，到廳下棚之前去，看見老顧委員正摺好褲子，在通到廢花園去的那塊灰牆邊，朝着太陽，擺足姿勢，預備打他的太極拳。跟他招呼了一聲。

約莫三十分鐘之後，周濤之跑去和他扯談起來。

「不錯，王場那面，」周濤之說：「我又去看過一番了。當然哩，有要改進的地方還多，可是還不錯，聽說昨天頭一批磚瓦已經出窖了。」

老顧微微喘息着。他朝着還沒有開殘的櫻花那面圍牆缺口處田野一望，他高興起來。

「可不是，我早說事在人爲，也全仗你們仗勢，把郵不久不是好可動手建造了嗎？先生，不過有一件事我非得同你商量一下不可。」

他似乎怕人家聽去似的，左右望了一望，低了聲音道：「審場的經營，和那草紙廠什麼，公開的，你當然明白。可是經營園林，我私人的產業呀，不敢瞞你，還挪用了公司的一部份款項。這一筆款項，現在我老實講，歸是歸得出來的，不過費些日子。你瞧吧，有起樣兒來。」他朝着廢園那面一指，「可是還遠哩。」

周濤之尋了一聲，「好在呂紫來日內又可挪來一筆款子了。」

「那倒他去訴過我。可是我想急於要在一些實業上撈他一筆收入，就眼瞞着他不能下手，真要命。」老廟半面的腮幫被朝陽照得紅紅的，瞞着周濤之。「老周，我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否覺得除去現下的墾荒以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出處，還沒有被大家發現，而好供給我們撈一筆很大的外快嗎？」

周濤之呻吟着，不加可否的看着地上的影子。

老廟的一條手開始撫摸在周濤之的肩膀上。

「這筆外快簡直可以不費一個本錢，就好隨地可以拾得。不過缺少人工，和組織，和多少在設備方面一些資金。」到此，他用出使周濤之極對注意的態度，「我想除去燒鹽以外，再沒有別的了。」

那裏是誰都避他一着的地方。老廟隨在打着一手鐵算盤。別人在大廳着眼，他從小處下手。他們喫重鹽壘，他

着手園藝和養牧。而且，他弄一點手段，資本由別些地方挪來，供給他調度。蜜蜂養起來了，桐樹種起來了，麻也將原來栽種罌粟那塊老田劃平種起來了。他認為這些收成都不差的，就可惜不能馬上兌現。可是他想：「線兒放得長，一有出息，他們眼都會紅啦。」

現在可想起了燒鹽。

照從前在大旺村的時候，簡直不能比了。而且十家的人簡直九家都燒鹽。於是有那些「鹽蛆」來征稅了。一村裏面，零碎集起來，也好有二三千擔鹽銷到市區去。一到鹽壘區來，大灶的燒鹽戶都沒有了。市區也不銷了。連以前的鹽戶倒也到市區去買了小包的鹽來燒菜了。

他們常常講：「哪，簡直好貴過白糖了，眼藥似的。咱們以前，鄉居們討調羹鹽，就給他抄半斤去，嘿，現在……」老龐像注意他老丈的園林似的注意起鹽灶來。

「你看，這簡直多靈呀，地方，有的是鹹水，有的是人力，也有的是現在窩場一開工，更不生問題了，魚祇銷一筆開辦的款子，而且基地什麼我都籌劃妥當了。」

於是策劃起來，但他決計不付與委員會去討論。因為如果這樣一來，可等於說有塊好肥頭，自己不受倒讓人家瓜分了。委員會的人一向如此。人家不說起的，他們到死也不去注意。人家一說起好，他們寧可扳了臉，同你打起架來都要爭到手。老龐預備下三千元資本試辦十座大鹽灶。

「老周，龐學潛願意將心事完全剖露似的，可是假意先反挑他一下：「據我瞧，現在公司方面款子也很難。不錯，呂先生雖然日內又可籌到萬把塊錢，可是這要辦夏天厚水的器具。而要辦鹽灶，別的地方又擲不出來。自己哩，再不會瞞你，現款已經盡數化出去，實在再調度不來了。」

周濤之一心想在怎樣叫熊德明吃癩的地方，含糊應道：

「等等看，總不至於一無辦法吧。」

龐學潛覺得周濤之的話漸漸合了他的道了。

「可是我，就沒有你這奇靈樣靈活呀，」老龐誇獎起他來：「當然哩，我絕對明白，如果我做起事來，你也必定肯幫忙的。」於是攤着手掌，同周濤之勸的起來：「除非呆虫，他才以為我弄鹽灶失敗。你明白的，磚頭，現在咱們自己，當然，名分上是公司的，咱們出錢呀，可是你比市上買起來，至少上算多了。好，這也是小問題。西區海邊我們還可劃出一百頃地方，在目下這情勢，又不要你費去半個小錢納什麼稅，咱們就索性想一個官面的名稱，怕誰還敢來碰它一碰。工人方面，我也考慮到了，現在的農夫，在以前大旺村的，他們大半是鹽戶，那次三個工場的登記，還有許多不會補進額子，此時却正好來利用他們。哈，你以為有那點不通嗎？」

在上一次，本來老龐同周濤之挪用過公司的現款五六千塊錢。周濤之哩，用納是他經手，在暫時，委員會的審計委員不考查帳目的時候，決計不會將把戲弄穿的。他聽到這裏，就自己賣弄地笑了起來。

「懂得了。錢款的事我答應了，你就決不含糊你。你老委員我會不信任嗎，咱們再談吧。」——剛才你說起工人，我可想了起來，因為現在鹽壘區有兩個失業人，那時候沒有插進額子，現在想到客場弄些生活去做。」

「那好極了，到鹽灶一成立，別說兩個，二十個都用得下。」

周濤之趕緊聲明，這位失業朋友簡直還等着錢用：「我們除非馬上讓他有工做，這裏不是可以用公司的名義特別開條子去安插一兩個工人嗎？否則，簡直就爲難了我了，他們死盯着你，真沒法子！」

●周濤之的眼活子斜在一邊，表示爲難。老龐也表示爲難，將下嘴脣皮交了起來。

自然無非爲着交換條件的緣故。

「這樣吧，」老龐終於說：「祇有讓我出面，說介紹二個工人來。如果有問題，那麼到待我們鹽灶辦起來時再講。」

周濤之慷慨地大笑起來：「那麼不是說我答應你老委員的挪款早一點好從鐵箱取出給你嗎？許多事情你自然會同我商量的。請請，早舉已經操完嗎？我們到帳房開去吧。」

老龐就將介紹兩個燒客人的條子寫好了，加了私人的印章。不過他肚中暗暗好笑，因爲這實在是頂容易的事，公司下條子去吩咐下級人員還會有不服從的嗎。

他們的款子等籌備到需要的時候到周濤之那裏來拿。周濤之等老龐一走，可跳起說：「小男子我操你媽。」

媽」來。

中飯辰光，委員室的人陸續走光了，飯勺子蹣跚了腳走進來。

「怎樣？」

周薄之說：「本來這些事情我可不預備干涉的，可是我的確認為熊德明這人太可惡，特地想法安插他們二個。今天就去吧，給手段他瞧。」

周薄之預備要使這幾個人，少不得同他們「自家人」似的，最後還說：「有什麼消息向我傳一個吧。」

飯勺子在挨近黃昏時分到篤子攤子上，找了江北耶穌，還有一位在先是他們的同行小桃。他們三人本來好稱得患難兄弟。講起來還算江北耶穌的履歷最好。那時他們曾經相隨過老獨手下的石胡子一場，後來失去了勞力，傳在村市上茶坊酒肆打磨日子。只是命運永遠這樁不濟。有時在做早市的時候，或者趁晚上深夜，什麼人獨自回來，便下手剝回把豬鬃。可是往賭台上一去，總一聲不響咬着指甲出來了。

那個弟兄小桃也類似這樣。只是有一段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們到市上「做生意」去的時候，陣上失起風來了，逃脫了小桃，那位耶穌被抓了起來。他們預備等到了明天，才道地一點給他一頓生活，於是隨手幫在一架舂米用的木架上。

因為有著這樣一段歷史，人們就奉贈他這樣一個雅號。「耶穌不也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嗎？」日子一久，真名

都溼沒了。一看見耶穌，絕對想不起有什麼耶穌的特點。他的腿是盤的。而且矮。他的額角很低。可是鼻子又似乎特別地長，幾乎連嘴巴也擠到下頰外面來。腮幫上長着一塊銀元大的黑痣。痣上面吧，長着雪似的白茸茸的細毛。

他們一安排停當，便閃到熊德明面前去了。

「呵哈，好早，熊指導員。請問，還好替我安插個把額子嗎？」江北耶穌看見熊德明走來，便抄了上去。

熊德明照例回道：

「沒有法子，沒有去問委員會去。」

耶穌轉了一個身，又攔在他面前：「我告訴你，有飯大家喫，你指導員的架子固然要得搭呀，可是不應該擺在我們的面上。幫幫忙吧。」

熊德明簡直胃起火來。忽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斜邊臉來，飯勺子正笑嘻嘻搓着鬍鬚。

「阿哥幫幫忙吧。不過千萬不能隨便買他們帳。若然我是指導員，第一不論什麼娘輩親爺輩親，不收。你來求我吧，我越要搭足我的架子，不收那個時候，」在胸口招了一下，舉起大姆指來：「才有種！」

熊德明才想起那天事來。

熊德明往休息室走，他們幾個一起包圍上去。

「指導員，請解決了吧。」

熊德明面孔青了起來，「到委員會去！」

「老毛，到委員會去，八個小舅子姐姐才不去，」於是攔住着他。飯勺子做好做好，將臉一板，說你們讓開吧，讓我們熊指導員到休息室去。「小熊，別用光火，你們洋學堂出身也易容光火，同我們一般見識嗎。來吧，咱們有一樣東西請你瞧瞧。」

他開始在袋中摸了起來。油腔滑調的說：「呵，精糕糟糕！」後來在氈帽的夾層裏面找着了信件，打開朝熊德明道：「喏。」

熊德明看着信上。

「熊指導員有二位鹽鹽的失業工人，因為我自己的燒鹽場尙未開工，希望你在第一第二工場上安插他們，照普通臨時雇工計算工錢可也。弟廝學潛上。」

飯勺子接着就說：「飯便我之食，就決不賞錢收用，管他什麼老廝小廝。可是哩，他們吩咐我拿信來。先生，寫着什麼呀？」

熊德明臉面更加白了起來。

隨即，他鎮靜着自己。

「哦，原來這是公司的命令，老廝委員的——哪兩位工友？是這兩位嗎？」

江北耶穌戲步似的跑上去：「不敢，咱叫耶穌。指導員的意思答應了嗎？」

小桃立在他後面：「是的，我叫小桃，沒有姓名的。」

據他們說，熊德明總算還應付得好，將他們安插到火工班去了。他支持過了今夜。

第二天，有一張字條壓在公司的帳房間吸水紙版上。

「我突然生病，即日辭職離開這裏。去意已決。此上委員會。熊德明。」

周潯之的嘴歪了一下，笑着對國柱說：

「真奇怪，他老先生也辭起職來啦，原來鹽壘區的人材缺乏，他却撒起嬌來。」

國柱立刻皺緊眉頭。他調轉身，一逕朝熊德明的宿舍走來。

「德明！他一跨進門，就大嚷起來，熊德明正歪在床上。「你簡直豈有此理，責任還沒有盡掉，走得掉嗎！現在的青年，虧你還說生病！」

熊德明懶洋洋翻起一本書來。「我真想不到，事情會這樣的叫人難於過去呀。」

國柱走上去，將書搶來扔到桌上。並且也將帶來的辭職條子在他面前對半對半撕碎，扔到窗外。「好吧，生病，我允許你告個短假。叫委員會聽着不笑話嗎。就像我們哩，何嘗不從人事艱難中過來。我跟你年紀差不多，不是當着你老生常談，過去受着的刺激呀，簡直記都記不清。可是退一步想，似乎沒有理由去值得煩悶它。年紀恁青，煩惱

到中年，不壽都折去一半嗎！我們這輩人，可要有一種耐性，第一要喫着硬越往硬處鑽，不要一碰就灰心。其次，不可以儘爲着情感。試問，要是誰都像老兄這樣，你也憑些小氣惱，我也爲着灰心的話，鹽壑區不該在早兩個月就散伙了嗎！來吧，咱們散散心去。」

被國柱扯着到西區看燒鹽場的場址去了。

當天他又到工場去。雅爾接着他：

「我也聽說外面人對於我們的風聲不大好呀！」

熊德明點着頭：「嘿，周濤之搗的鬼，我還會不明白。咱們慢慢的講吧。這幾天老關那面有人來，所以我也只好耐性一點……」

他看見江北耶穌他們來了，圍着他就請安起來。

「早哇，指導員聽說委員會因爲你辭職，小廝委員向你慰留哩。那真，熊指導員一走，三個工場不都攔起來嗎。」

熊德明聽着，分明知道那是周濤之給他安排的。第一第二工場簡直誰都這樣宣傳着熊德明的事情。

「哼，辭職，他跑得掉嗎，除非到他陳馬奶子身旁喝口奶呀。做那一套把戲。一碰着小娘皮們，就口水都流出來，還虧得老廬委員要在燒鹽場上聘他去。」

還有一個人說：你沒有看見要好的程度哩。一到休息的時候，就坐在一起拆都拆不開的講張媽的，一看見我們就說汗臭，個雞種，屁精那樣，頭上潑滿了香水，真是屁精，真是印度小白臉。

一天繼着一天，風聲鬧得更加不好聽起來。聽到萬廣德耳朵，他扭歪着嘴巴。

不知怎樣，靡懇區忽然佈滿着老龐主辦的燒鹽場就有動工的消息，萬老爺也想插隻把腳，去找靡學潛來了。
萬老爺還不會說明原委，老龐就抽空認認真真問他道：

「怎麼弄的，到處風聲不大好，說什麼你們那位姪女小姐跟——」他一向都有點嘴快，接着就「那個那個」起來。

萬老爺面孔一繃，就沉了下來。

他將想法額子的事完全忘了。過了二十分鐘，坐在市上李興泰酒鋪子裏面。

「我操他十八代奶奶，人窮了，志向也窮嗎，你去問靡學潛那婊子養，一開口就問咱，你那雅蘭，雅蘭什麼，還不
是規規矩矩在草紙廠嗎——他奶奶才這樣！」

他自己也笑起來，將那終日積滿眼糞的眼睛煞了一煞，一溜烟跑進家裏。

「我告訴你，世道人心不好，」對了雅蘭：「眼界千萬要應遠些，不要胡裏胡塗讓人家去瞎三話四呀。」
在煎着山薯餅的雅蘭就夠過來：「聽着什麼了嗎？」

「我這樣說你就那樣聽着。你以為我的話會錯嗎？對不起，酒喝在肚內，事情可明白在心上。」

他將他草繩找了起來，像那些出勁的工作者一樣，放在膝上搓着草鞋。在手掌中添了口水，搓了一搓，捏起竹針，一邊說：「人大了呢，找個把朋友，要得，可是自己放準眼力呀。鹽壑區的『鹽虫』們嘴巴可都濼調的哩，有麼淘成！」

的確，他們都這樣，碰着心上過不去的人，他就給你攻擊得體無完膚。簡直沒有動手哩，他說你已經到手了。好的變做壞的，死的給你說成他活的。老頭子什麼都罵，沒有這話不含糊。那時候，他的老婆不也是人家嘴巴不好，三句話一飄，就惱得上了吊嗎。

但燒鹽場的確籌備成功了。近日男人們又忙了起來。那些以前在燒客場不會寫進額子去的，現在都找委員們，或是有關係的門路。也有跑去攢馮德明的。至於資本，河南之也說，可完全是廳學潛的。也許他另外還合人家的股，但他聲明總之這是他私人的投資就是了。

燒鹽場的鹽灶和鹽池一建造，工就好動起來啦。廳學潛借用了第一批磚頭。石灰什麼也借用了。

當然，有些委員們在背後批評起他來。

「老龍真滑稽。主意是好的，生得一副好偷天換日的本領哪。說不定，公司委員會建造新村的磚料，他們拿去造燒鹽場。」

不過，老龐到底還有點兜不過來。水水泥工招齊了，到周濤之那面提了一千元，頃刻就支付了出去。第二次又挪了一千。周濤之說在銀庫裏面，還只有一筆預備後日發放的工錢好支了。拿一副糟糕的面孔對着老龐。

事情可合理的，第一個半月發工錢，難道也叫公司失去信用說延期嗎？

「不錯，可是，我有辦法叫你到期發付，」老龐說：「借給我吧，因為我還可以從別地方攔來墊進去。」

這筆款子，龐學濟到頭就交來了。因為明天就發放半月的工錢了。等過了這時期，老龐又從這裏挪一筆錢去歸還前借的款項。老龐的信用就這樣維持着。

工錢終於發放了，等得好心焦啊。他們有的面面相覷打第一日開工等起的。有幾位急得，就請人寫了條子到管理處預支了，預備到了結算的日子扣去。上夜工的人在白天還要到鹽壆田裏去照應照應，所以一早碰着人就說着這事了。

管理處假在委員會的辦事室。工錢早經算好了。一起早便有人在那裏等着。

那些錢，自然打熬了每個晚上，流了汗和血，辛辛苦苦換來的。而且，審工們在一禮拜前，聽到逸園柱先生的演說，鹽壆區一切現在正在小孩子時期，應該原諒當軸，能發放四五角錢一天的工資，已經不容易了。況且對於他們的優待，真是無微不至。委員會曾經討論過，工友們應該有一個休息的日子。要是要的。不過，一個月中休假一天也不好。星期制也不好。最後決定半個月一次。

到了十點鐘，小馬前次坐的那個地方的小窗開了。開了半扇，好像到銀行去領息金的樣子。管理處的老頭曹爾生，一位道地的魅細眼——他們謠傳他說送了龐學潛十多吊錢的禮物才弄到這個缺分——他老人家的那副眼睛似乎正形容他做事的仔細。一點不容馬虎。他伸出頸巴貼近發錢的名單，從上到下認着數目的確算準了，朝窗外喊了一聲。並且也從抽屜取出鈔票。

「黃正明，」黃正明是飯勺子的學名。現在正在察看手中是否鈔洋弄錯數目，或是該拿一元而拿了五元的。飯勺子將香煙頭扔在地上踏熄，擠到窗口應道：「有，在這裏。」

曹爾生再問道：「是你嗎？」

「是的，」他低聲咒了一個「媽媽的。」

他們有些人幾乎都捏着嘴巴笑起來。也難怪他，倒是聽聲音來得比認面孔清楚些。這一張鈔票帶些零頭，一共在他手裏頭翻了至少七次。最後一次，他在大拇指食指間蘸着唾沫，用足勁道捻了一捻。又放在眼睛面前照照，生恐被人家拿了變俸去，這才交點給密工。

在念多名之外，阿榮才像剛才的方法拿到了錢。

半個月內他停過一天工。那晚他太高興了，脫了衣裳，可受了涼。第二日就騎了一天。管理處一共發給他四塊的單塊票，另頭角子是法幣，還折扣了第一二晚沒有上的那二工。打人叢裏擠出，他笑起來了。

寫地契的時候，雖然保證金上付過一筆錢，可是那付出的不是現款。至於租來的牲口，倒是劃一不二將白花花的銀洋付在人家手裏。而且連這也是借來的。一個人對於輕而易舉到手的錢，總不覺得十分愛惜，水那樣化用出去，頂多他以為過幾天或者再有了吧。一個人對於千辛萬苦掙來的錢，可看得貴重起來。他願意他家裏的人用他，他願意買一點東西來送給他心愛的人，都覺得快樂。

阿榮當然也不免。

接過錢來的時候，心裏想：辛苦了十多個晚上哩！回家裏去吧，可是，敲出公司的門時，他的指頭在鼻眼眼掏了起來。

「人家的錢放家裏去用，我放哪裏去用呀！」

他還沒有家。他和李三斗老爺已經分離，和阿壽和他嫂子，當然更談不上了。

倘若說，四塊幾毛錢每半月個月蓄積起來，可也不是小數。不過這樣一來，一個人可太苦了。簡直永遠沒有享一天樂的日子了。祇揮着錢，不會用，可不是命中註定他去守着這堆洋錢？阿榮想起來，他那時，跟雅爾熱烙的時候，他許願過他預備要送一點東西給伊。無奈其時只是心有餘而力却不足。那時他抽了支把哈德門哩，老子就咬緊牙關罵他敗家精的活畜生。錢呢，的確沒有。如果向老子開口，不是自討沒趣，飯都難喫，閒錢去買東西奉贈婊子嗎。

不過現在正是他自己用勞汗得來的錢，值得買些什麼去送給伊。

主意已經打定。他打算徵求她意見，到底愛些什麼。太陽快近中天了，裏頭委員們逐漸散去。最後看見熊德明也挾着一包什麼紙包，立在女工那面，口中叨着香煙，好像有介事似的，不是東西。最後，姑娘們也散開，雅蘭出來了。

「呵哈，你看我胡塗嗎，」他並排上去說道。雅蘭被他嚇了一跳，還當做他有什麼陰謀，說不定會用武力靠近伊做出丟醜的事情，趕緊離遠些壓慢了一步。

阿榮仍然說：「我還以為你早走哩。」

這也沒有關係。可是雅蘭和他不相干似的說：「你有什麼事嗎？」

叫人就為難起來了。瞧着雅蘭有不等他說話便走掉的樣子，便囁囁着說：

「不過，我……想送你一點東西，可是——」

「我用不着……」

好像聽得她這樣說。板着面孔，拿頭髮一掠，不管他，走了。

阿榮險險笑起來。可是他馬上想起一個人做事要堅定。失敗了不要灰心。放工夫上去，不怕她不給你到手。失敗了一光火，女人可看出你的滾中用來了。

說不定她在試試你呢。

更況且，你有了經驗，你不去努力，那「好結果」決不會自己賤價地撲進你懷抱。阿榮搭自己的訕，笑起來。

「也發出了嗎？」龍蝦眼將布衫提在手中走來。「我說囉，年紀青的人總是好的。找活絡錢，比我們呆滯進帳可好得多了。懶的人呢，讓氣力打屎裏拉脫阿哥，不過我告訴你，要巴結一點哪，還沒有弄個家小，那四塊多錢直賣脫十多個晚上哩！嗨，你說眼睛嗎？」他翻轉身來朝着別人，拿那乾山薯似的手掌左來右去擦着。「人家說鹽呀清火的，可是這裏到處是鹹氣，就壞事咧。腳上的癬癩倒好點起來。」

阿榮和他敷衍了一陣，分手，到市區去了。

關於買什麼東西送伊，倒值得煞費躊躇。在龍元泰他喫了一碗麵。獨身的人，有這點自在，要那裏喫就那裏喫。鹽鑿區的農民大都自己開伙食。委員們本來講過將來農民們食宿要科學管理化。這樣多的農民，有一個集體食堂就好了。可是他們說「事實上還難。」雖然集體農房蓋造的日子快到了。

市區比以前熱鬧多了。麪錢的角子找頭，買了包佛手牌香烟。他碰着徐大明，正從麵店拐彎一條巷子內出來。碰着了就說：

「對不起，今天的市面可旺極啦，到台上去你瞧，人像山似的壯起來，頭家搵什麼點子都望不出那鼻子天窗！朋友今天一推就推出四條別道，大洋角子嘩嘩嘩賠哇——你沒有去嗎？」

阿榮的手插在袋裏捏着錢。是的，別現在他還計算到底送什麼給雅蘭。許多人往牌九台子上擠呀，他不想去。規規矩矩，你可曾聽見賭錢賭得發財的嗎。「晚上見，」分了手，他又向小街走。

「好，香雲紗吧。女人家總是愛花俏，又要喫得好……叫他見着這套衣料可喊起乖乖來……」

市區祇有史大端一家賣洋布衣料的。阿榮到了門口，可胡塗了。才三月哩，夾衣都難得上身，買了香雲紗到夏天去裁嗎！

又有一層，他是個手藝人。在人家眼裏看來是粗縫的。應該收拾得體面一點，今天去看雅蘭，嘿，讓她一瞧，粗把裏也出起筆管來啦。「原來他不難看。」他猜想雅蘭心內會說這樣一句。

這使他跑進了姚老楊子的理髮鋪。

半點鐘之後，原來他自己也催他們手脚要特別快些，以便趕快去碰見雅蘭。相幫剃頭那傢伙舉起夾剪朝他當腦門一刀斬了進去。及至他聲明要養起頭髮來留西裝頭的，三分之一已經做了下來，阿榮鼓起嘴來，瞧着鏡子。那面鏡子將他的嘴巴一直招到眉毛上去。阿榮只好說：「好，就剪小圓頂吧，倒灶，發咱利市！」

於是風捲似的收拾好頭髮，香小鬍鬚一齊洒上，還將一支什麼香烟塞進了他嘴巴。阿榮付了錢，抖着領子出來，走進了史大端的門。

現在可想起，送襪子也好。阿榮隔着櫃台找尋，一位麻皮伙計朝他睜睜眼，真是什麼東西，買襪哩！

「襪子要花俏的。」阿榮那一隻出汗的手在袋內摸著工錢。

史大端的店伙都是「只看衣衫不看人」的。大人先生來買只引線，都趕緊裝出笑臉捧上茶來了。嘲（即雜）一點的哩，他就拿出另外一副排場。因此鹽壑區的當軸警告過他們了，做生意不能這樣呀，大批的生意現在都做農民和工人哩。就是呂紫來也這樣講：

「好吧，不要緊，要是你們還不改革，簡直等於自己捏緊你們的嘴巴，不許喫進飯去。想想看，誰高興化了錢來看晚爺面孔嗎。一到我們公司發達到相當程度，消費合作社不得大規模的開給你看看。」

譬如阿榮在買襪子吧，那位尖嘴白麻皮將幾雙男襪往櫃台上一掉，跟那首幾個鹽壑區的女工搭起訕來。並且尺數也量不準了，量了一次又是一次。有一位姑娘買一雙鞋面，倒給她將一匹四五尺的段頭一起量了上去。等他和她們「豆腐」喫得够了，回頭對阿榮說：

「好，便宜點，算四角一雙，線襪哩。」

阿榮真覺得有點委曲，他只好同他講，要一雙女用的，而且要花俏一點的。

那種店內的伙計向來有這種習氣。他曉得你買得起的，他乖乖的揀相當的貨色拿出來瞧。他明欺你買不起的，他特地挑幾種貴重的貨色攤在你面前叫你紅紅臉。現在白麻皮將去年的存貨二塊八毛一雙的女絲襪都拿了出來。阿榮挑了一雙，不好，這是灰色的。灰色的還不起眼。還是淡黃那雙好。價錢呢，麻皮現在好心地指給他聽，那

因爲麻紗的緣故，又加店內祇有這一雙，一塊一角等於奉送，外加再打個九折叫他買了去。

阿榮放開捏着鈔票的手，小心地在襖上捻了一捻，咬着嘴皮。

不過，倘若說，雅蘭和他，兩家頭真有愛情的話，也決不在禮物的好壞上。這是人情呀。

阿榮拿手背往鼻尖擦了一下。好是好的，就是價錢還嫌太辣一點。

「香粉呢？」

不錯，一雙襪子固然要解決他三天出頭一點的工錢，可是馬上想起，送一樣的禮物到底也太不好看了。阿榮又要了一盒羊角牌香粉。

麻皮將算盤撥了一撥，一起一元七角大洋，阿榮將捏得潮汗的票子扔給他，興頭頭地，一離了市上，馬上朝鹽壩區來。

今天因爲賽場發放工錢的日子，一有了錢他們都到市上去了。祇少數的人正在田裏工作。可是阿榮跑到高地下面，老遠就看見萬瘋子的那一五一號門口，正螞蟻似的擠着一羣人。

但我們要補述到一點鐘以前的事情。周薄之忽然接到一個報告，說熊德明一喫過中飯，就挾着一包什麼到一五一號內去了。看光景，自然雅蘭等在那面。周薄之咬了一回嘴皮。最後下決心托老葛找飯勺子他們來。

「媽，這小娘皮連我周薄之都不賣帳。倒將個小男子逼得軟軟的，非弄點手段他瞧不可。你們就替我去抓

住他們，讓鹽墾區的人大家曉得吧。」

至於熊德明，一到雅蘭家裏，就看見她躺在床上。剛才萬老爺向她討錢，嘔了點氣，眼睛也還紅着。

熊德明輕輕坐下來，問她道：

「怎樣，今天發工錢，就偏偏不快樂嗎？」

雅蘭懶懶的回過身來：「有什麼不快樂！牛那樣，一天到晚做着，買了一件衣料，就說這樣說那樣——」

熊德明安慰她道：「別用發愁吧，我覺得工人制度一好，他們的待遇會好一點，一好起來，我們什麼的難事都好對付了。老實說，我的被介紹到這裏，還不是暫時性質，那天寄過娘不也對你說嗎，咱們該處處留意，替人家打算，也替自家打算，不過馬脚是不能露給他們的。她還說，等老關一到，我們的機會就多了，說不定就開步走。也說不定我們的地位會比現在好了起來。」

雅蘭順着他說：「真是，一有機會我們就會好起來的。」

熊德明瞧着她。

「我簡直還可這樣說，現在，鹽墾區方面不能說對於我不相信，可是我，早從三點水那面跑出來了，一到市區，立刻寄過娘那面拉攏我，我就是，我給他們攏絡着。我告訴你，我寧可拿眼睛瞧着，等那邊好起來，我們就往那邊去。現在什麼都讓我們攔條線，到那時，不好的一拉斷，我們還不是出人頭地了？」

兩個人就越說越投機起來。雅爾的手給他捏着熱烘烘地，心都跳起來。片刻後，他們又一句話都講不出來了，都癱了似的大家瞧着。

「就像那天，周潯之跟你胡鬧，我都瞧着，背後他就又跟你不好起來。可不是叫人覺得他們那輩壞蛋鬼子嘔氣呀。」

雅爾捏得他更緊一點：「我們要往高處跑，能夠到別處去，都到別處去。」

熊德明的頭低下來，聲音都抖了，「是的，我們將來都會到別處去……」

熊德明聽着自己聲音都含糊了。過了五分鐘，他又輕輕的喊道：

「雅爾。」

在雅爾的眼前，熊德明的頭臉漸漸擴大起來，近了起來，最後有一陣鼻息什麼吹在她面上。

「雅爾，」熊德明又喊着，恐怕她逃去似的攔住她臂膀。

「進來的辰光你可將門帶上嗎？」突然，雅爾推開熊德明，翻身坐起來。

「就是不帶上也沒有什麼關係，不能在一起講話嗎？」

雅爾說：「頂好你看一看去，我聽見了什麼。」

原來飯勺子他們已經在外面安排妥當，聽得裏面低低地講着話，尖起腳，進去將門輕輕的合上，加了鎖，坐在

門前一排木頭上，小桃已經到鎮上去通報萬瘋子，就靜待事情的發展了。

萬老爺正在酒鋪子裏灌他的「黃湯」，忽然小桃慌慌張張跑進來嚷道：「老爺，正是你的宏運高照，不知住宅區裏出了什麼事情。你那一五一號門口插滿了人，想是光桿子來光顧了你。我相信，失火是不會的。」

老頭子將到口的一杯酒放下，呻吟道：「不會的吧，老子家裏祇有一對破爛的被褥……」

待要問個究竟，報信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老頭子拿山薯似的倒嵌額一摸，嚷道：「糟糕」，心中想定然事情出得蹊蹺，拿酒記在店內，奔出市來。

但外面空氣出奇的平靜，一點不像有甚災害要發生的樣子。婦女們三三兩兩在田裏工作，及至他蹣跚地奔到自家門口，那批江北耶穌等們剪徑似的竄出來，笑嘻嘻給他打圈兒圍住。

「恭喜恭喜，」發瘋似的，有一個還拉了萬老爺的袖子，牽猴子似的轉着。「咱們等了好久了，頭一不可忘記喜酒！」

立刻有人止住，說這却不必性急。因為倘有喜事，萬老爺一定不會吝嗇在這一點上。可是他們約法三章，說第一他們實在有的犧牲了在家睡覺，有的不會到市區去逍遙，今天是發工錢的日子，倒楣在這裏等了半天。至於萬老爺，一向看重女人貞操的，現在請問他是否仍和從前一樣看法。飯勺子說：

「萬老爺，明白你不會生氣才這樣說。萬老爺的家風一向出色的好，因此你那尊夫人聽說爲了這事上品要

是說，你們姪女兒，」到這裏，他一連乾咳了兩下，噉：「給人家那個了去，你也同他去拚起老命嗎。」

萬老爺給纏得光起火來，扭歪着嘴唇：「通通給我滾開吧！」

「好的，那麼我們替你去開門吧，耶穌！」

於是耶穌走到門邊，裝模做樣，捏塞了鼻門，輕輕敲了一下，說道：「有人嗎？」

熊德明從床邊立起來，嘴都歪了。捏着拳頭。雅蘭可儘朝他搖手。

小蒜子從萬老爺腋窩底下伸過手去，將鎖子扭脫下來。

萬瘋子的意思，裏頭要是躲着一個小偷，不用說他得重重賞他一頓生活。可是他記得出去辰光雅蘭尙在家裏。於是他用足勁道，將脚一頓，踢進去了。

據當時在場的人，看見他們有着這樣的光景：

萬老爺口中罵着豬糞，回轉身來：大約想擋住外面擠入來的人，或許是去關門，恐怕好事情揚出去的緣故。

雅蘭往床裏一躺，沒有人看見她面孔怎樣紅花了。

熊德明鼻尖上都沁着汗，一隻手在拔着頭髮，一抖一抖地笑着。

飯勺子壯着人家肩膀，做着鬼臉問道：「隋哈，熊指導員原來在這裏嗎？」

小蒜子癩了喉嚨：「萬老爺府上新添了看家的人哩！」

一位鄰居摸着鼻尖哼道：「對啦，連我們都不曉得，什麼時候兩家頭碰在一道了呀！」這一場事情開了鹽壑區裏歷史的新紀元。萬老爺說：「好，請散散吧，沒有什麼好瞧的！」熊德明乘機想溜之大吉，跑到門口，被他們七手八腳推了回來。

有些女人因為要表示她自己是靠得住的，指手劃腳講着：

「哪風紀都給弄壞了哪，壞貨簡直祖宗都丟醜！」

萬瘋子就遷怒到她們，跳起來咒道：「嘴巴生了蛆吧，你自家，老公一走，漢子早就蹲好在家裏啦！」那幾位窰工忽然手拉手唱起歌來：

小姑娘長得模樣兒俏呀，

哥兒來背後去訂個梢咧，

小姑娘面上裝着惱！

小姑娘心兒癢得搔！

.....

自從離亡了家園，一直到今不會有過像這樣的快樂。飯勺子拿手往牆上一擱，伏着頭吱吱亂喊，說他的肚子笑得痛死了。江北耶穌痛快地捶着胸口，簡直一股勁子出跟水。他本來生有那種下巴骨出軌的毛病，笑得突

然張開嘴巴哭起來的樣子，小桃捏起拳頭敲了一記才按了上去。可苦够了屋裏那三位。最後熊德明趁他們紛亂的時候，一溜烟逃了。萬老爺自言自語：「由你們鬧吧，我會報告委員會呀！」

小蒜子說：「萬老爺，規規矩矩，指導員是自己跪在你們屋裏的。那也不算壞事，就請我們喫喜酒罷。」萬老爺將脚重重地頓着：「小狗們再哼，我就預備搗拚老命！」他可真光火透了，正朝小蒜子撲去，那面可來了阿榮。

雖然他興頭到來，可要算他倒足了楣，萬老爺將火氣一股勁出到了他的身上。

阿榮一邊和飯勺子們招呼，踏進屋內，看見雅蘭猶自躺在床上，便找了條凳子坐着。

「沒有出去嗎，爺叔。」他看見萬老爺一步一步朝他跑來，那面孔上，說笑不像笑，可是哭也不是，肚內納罕起來。

他還正在搭訕，萬老爺咬牙切齒問道：

「你來幹嗎！」

阿榮又瞧瞞床上，大約雅蘭正在哭的樣子。可是面孔依然向着裏面。

萬老爺將手一叉，迫着他：「請問，幹嗎？」

一來，萬老爺恰好在火頭上。二來，他誤會阿榮和飯勺子他們是合做一夥的，或者做好的圈套來捉弄他。老實不客氣，阿榮腋下夾着一包送雅蘭的禮物，他就抽了過來。

阿榮立起來：「爺叔，那一雙襪子，送她。」他扭過身來，指了一指：「她的，還有一包是香水同雪花粉——」

萬老爺將嘴巴一歪，倒抽一口氣，上上下下打量他。

阿榮瞞還神氣，想到有些不妙。

「沒有什麼關係，到市上去，想起以前許雅蘭的，就買來送給她了。」他不小心掏了一下鼻眼。「爺叔，沒有關係吧，我對你說，直到現在我才有些法子啦。」

其實的確沒甚關係。不過這樣一來，阿榮可表明愛慕雅蘭的，說得又太忸怩了點，雅蘭一啣喙打床上坐了起來。

人家不知她將做些什麼。

她到阿榮面前道地地含了口唾沫噴道：「呸！」

阿榮直往後退。面孔也隨着紅了起來。隨即又變做灰白了。

那雙洋襪給雅蘭搶過來，往阿榮的面上一摔，紙包都破了，落在地上。

阿榮蹲下地來拾取洋襪，被雅蘭一搶，連那包香水都落了下去。

飯勺子們自然因為看得好笑，擠在門外。小桃在嚼着葵花子。耶穌將手叉着，靠在門上。

雅蘭搶到了那包香粉，但實在她不是居心叫阿榮難過，因為她惱極了。

香粉也沒頭沒腦朝着阿榮摔去了。

可恨這時那包着盒子的縫報紙早已破了。紙盒也柔脆得可憐，碰在他面上，可同打破了麵粉袋子一樣飛了起來。阿榮本來想止住雅蘭預備申說什麼，可一面因爲用手去擋那飛來的盒子，粉花便一蓬烟往鼻子內噴，突然噉了起來，趕緊轉身往門外逃。雅蘭趁勢拾了掉下的那隻襪子朝他拋着。又將那些碎盒子捏起一同拋了上去。阿榮的脚絆在門檻上，險險跌了一交。飯勺子將他的膀子拉住。雅蘭將門一脚踢上了。

雖然這段事情不足抽半桿菸辰光，可將那些倒楣事件弄在阿榮身上，倒便宜了熊德明。那幾位饕工可很同情阿榮的。

有一位年老的鄰居走過來拍着萬老爺肩膀。

「令姪女真好算是將門之子，有你那老人家。不過我們給你批評一句，阿榮的確比熊德明差上一節，無怪你偷魚的貓兒不會打着，倒抓起耗子來啦。」

萬老爺將老者的手拿下。那飯勺子拿阿榮來說着，實際却調皮萬老爺。

「你也來對雅蘭講愛情嗎？我就當面對你講，若要她心裏對你，你要長得有叫她自己來愛你的面孔。以前她固然愛過你，現在可看見別人漂亮了呀。第二，你要有錢。你要手段毒辣。三件一件都不缺，那時候，阿哥你就當着衆人將嘴巴對到她臉上去，她也不會敲你一記。打乖乖地會自家來貼着你。否則哩，就請你免開尊口。」

「葛老爺斜眼看着阿榮，猶自摩拳擦掌說着：「說這些話簡直叫你折掉你的壽數哩！」

那鄰居道：「不過，也難怪的，倘然照我在阿榮這般年紀，我也會指頭發癢，巴不得在那小姑娘腮巴上貼這一貼你們總想起前年在大旺村的時候，我們一位洋大先生，爲了一個咬線頭朋友陸裁縫的女兒，險險弄得發起瘋來……」他調轉身來對阿榮道：「別想不開吧，譬如你遭災被人打了一頓橫拳，世間上好的女人多着呀。在鹽壑區裏就有的儘是。你祇要放着眼光去找，靠得住的女人會這樣嗎？她愛你又愛上了別人。一轉身她又去愛第三個！到那個時候你才受得了！你擺脫不了這點，你就等於叫自己一輩子受苦真！」

阿榮沒有話，將鞋尖捻着地上的粉盒。

這一趟，可以說是他在女人身上第二次的失敗。固然他抱的是怎樣一腔熱誠，無奈到此就完全消失了，冷下去了。並且也似乎從怨恨之中明白了點過來。原來自己對於雅蘭指望得那般誠切，她早又在背後愛上了別人。那個人哩，是他的工頭。

老鄰居們的解釋，可說得太對了。

女人們心中有一項祕密，就是說真不真，當假不假。她們對別人說「他滑稽來。」也許她實在地憎恨他。也許她已經誠心愛他。阿榮的安插到第一工場哩，還是雅蘭在熊德明面前講了一句話。這樣一想，似乎她真還「有意思。」可是一背了阿榮，熊德明可跑進雅蘭的房間去了。那難道也屬於試試阿榮的胸襟那一款的嗎。

記起來了，三年多前，在故鄉的屋子廊下，他看見她，沒有人的時候，捏着她手問她道：

「你跟我『好』嗎，聽說老頭子有要將你許給人家的意思呀！」

便紅了起來，但想着說：

「別瞎說吧，我不會瞞着你的……我們——」

何等神往而甜蜜呵。可是那還不是哄着他嗎，雖則那時候，大家都還小孩子哩。

如今可明白了。可越這樣明白，他越覺得難過，好似在他心上失落了什麼。那鹽壘區所寫的地皮，那住宅區預定新邨中的房子，那有希望的日子，完全遠離了他。在前他似乎爲了雅爾，才興頭頭去經營生活，現在可還不是撲了個空嗎。

阿榮將袖子在臉上抹了一下，還看見那雙被踏了幾腳的洋襪，走過去，想拾起來。可是又舉腳將牠踢進了水溝。

他想到：「好的，好的，哼！」

不但如此，他認做雅爾的保舉他進密場工作，可真是生平的奇恥大辱。「媽媽，她愛上了那雜種！」可是的確，自己也聊遜他一籌。這便又想起了熊德明。

鄰居們三三兩兩跑開了。飯勺子拉了他膀子且行且說，勸解了一通。最後他一人糊裏糊塗跑在田野裏，一下

子扭歪着嘴脣，一下子又失聲癡癡地笑着。不知怎樣，他抬起頭來，看見了區道上委員會新豎的指路牌：「到市區去！」他的眉毛一皺，手插進了袋裏，摸着那二塊多沒有用去的工錢。

「一有錢，你可再沒有別的話了！」

他的手忽然向空閒舞着。他眼中到處閃着鈔票的影子。他腳步加快，現在決意到市區去。那夕陽下怪長的人影子，移過田野，將一隻在苧麻田上散步的布穀鳥，嚇得飛了起來。

六

澗谷開，一行人馬向市區而來。

那正同去年秋天，在銅鏡湖邊，和老獨兩家頭到大旺村去時，並馬而馳的光景。只是那時正當向日葵盛開，一畦畦的向日葵，草葉上到處洒滿了露水。鏡子而那樣的水，微微蒸發着鹹臭。把兩家頭濼解到一種凝重的秋天，在惆悵中去。

好漢們夜行的時候可多了，十餘年來，祇有這晚上的情景，叫他們記得最牢，也最深，然而也算是最後的一次了。從此兩人就開始了「分道揚鑣」。

當他想起和那老陰沉鬼作那沒理由的辯論的時候，坐在馬背上那大驚裏面瘦小的影子彷彿還當時一樣，回憶出來。

「對的，你總能够原諒，時勢不同了呀，從前是從前，老獨，叫江湖上弟兄們聽着好不招羞，說起來，總又是咱關德這末長那末短。告訴你吧，咱決不賣脫朋友，賣脫祖宗，甚至……不是說，早可歇手嗎？再不然，你跟咱，儘管可以各找前程，儘管可以。」

說得真是怎樣甜蜜而婉約！他換着了盒子槍的機柄，這幾乎已經成爲習慣了，恐怕對方會出其不意加以襲擊似的。然後欠前點身子，作出「好商量」的樣子，彎着嘴角看他，說些什麼。

對方到底還是沉默着。星光底下，似乎益發表示他沉在河中的大石一樣，不爲着他這一番話便開始隨波逐流去，扯着馬韁，一逕落在沉思裏頭。過了五分鐘，他微微的將頭一擺，哼出一個冷笑。

什麼都沒有比這更清晰更根深蒂固的一聲冷笑記在心頭了。追隨了二十多年，臨到分手，却得着那一聲冷笑！也似乎便是旁人給他的一個最後批判，說那也不錯，認爲這是自己的道路，可是千萬眼光瞧準哪，早又說江湖上弟兄們聽着會丟臉哩，嘿！

到底仍然分手了。那不過像爲着要彌補他們早先誇下的海口，現在非做到這目的不可一樣，劃定界限，拱拱手，說聲各位幫忙，叫戲法開起場來了。

腦筋裏面彷彿一徑有個什麼梗着。十五分鐘前，他們轉過山奧子的時候，馬背上，他老是想起那個大盜的影子，那個卑視一切的冷笑。他回過頭來，隨從的騎士們都掉到後面去了。他帶住韁，讓牲口和緊隨上來的一位騎士

並了排。

「他其實自己弄錯的呀。」他還沒有看清並排着的騎士是什麼人，對自己說着似的：「現在有什麼好處呢，我都聽說他，弄些隊伍，什麼隊伍，槍又不齊，口糧都難張羅，在一塊，學生子，生意人，鹽戶，工人——老實說，他想跟我攪一手呀，真是。」

「什麼隊伍，據我聽，」這才聽出是高皇經的聲音。好似覺察到了關德的心事，他故意刻薄着他們，藉以提起關德的興趣，他啞聲笑了兩下：「游擊的名字還太高拍了他，應該稱之曰討飯軍。我也留心呀，他們說他近來又在結合了起來。鋼絲馬甲那面的人說過，他們也派人到過市區，這樣看來，不成我們到的地方，他們也要來一下嗎？」關德本來不過偶然想起，可不願多提起此事。他不經意的聽了聲，拿腿在馬肚子上輕輕擰着。

高皇經當做他還等待他的下文，便自己賣弄地說道：

「大隊長，我說到這點，却請你特別地放心。拿個譬喻給你：我們的隊伍，不是有燕椿，有實力得多嗎？第一，傢伙足。餉也由「上頭」按月撥。你來嗎，等於雞蛋往石頭上碰。我聽說那陰沉鬼，真是，據說，什麼也沒有，只是口裏喊着：「最後的勝利，」像似真會叫他們得了勝利去似的。那陰沉鬼他們捧着，從這裏到那裏，那裏又到這裏，做出些嗎個事來呀，倒說去的人很多哩！」

關德又噫了一聲，向黑暗的四下瞧着。

他現在，彷彿真已如了他往日的願望了：隊伍也有，地位也有，就是聲望，凡傾向於他的人，也一定燈蛾那樣，分明朝那火燄撲去，便會焦頭爛額的。可是歸順的人還是很多。那不是說一種好兆頭嗎？受過他衣祿的人都朝他笑着說：咱們快已經統一天下了，由你領導起來的，上勁一點吧，快了！

那原是一種關起門來說這個屋內已經天下太平了的說法。隨便你怎樣宣稱說：這是主義，這是福利，這是王道，快點來歸順呀，可是他們却遠遠地跑開了。

他總是想起老獨，將自己來同他對照之下，他有點憐恤他。人，真是爲着些什麼，可是他們就分明給你示威說：寧願過咱們討飯軍生活，你貴你的去吧。那天銅鏡湖邊，老獨不也這樣譏嘲他嗎？

「要說富貴，我們早可扔了手頭的生活去討封了。我們不丟祖宗臉的事情，到底還不能掩着臉兒去幹呀。想想看，我跟你，出山的時候，還不是那批王八羔子的逼得我們走投無路，到後來，難道正式批你腮巴的人你又羞都不管奉承他嗎？」

那分明說，咱們是不能合作的。寧可一刀兩斷，你貴你的，咱窮咱自己的。埋沒了也由他。就一直到了現在。

「好清高呀。」他近來也只好自己搭訕着這樣說：「還不是一運混得尋尋常常，一點聲息也沒有！」

他圍着，一種什麼柴烟的氣息，加上心內泛起了說不分明的煩惱，將馬鞭抽了一記，顧不得高皇經還向他絮叨點什麼，向高崗上走去。

在六七丈後面那四個衛兵，先前那樣壓低嗓音講着，恐怕講得太響了，會引得他們的「大隊長」發起火來。馬隻毫無次序的走着。間有碰在石頭上面，蹄鐵給打出一粒很小的火星，隨就消滅在濃白的霧氣裏面了。

馬不耐煩地直仰起頭項來，嚼着腳環，尾巴掃帚似的揚起。那雪白的口沫被微風吹落在騎士們的氈褲上。

山石上面像下雨一樣潤滑。那勤務兵的手電筒有時不小心朝天空照着，立刻發出一條凝重的暈光。霧比先前濃厚起來了。

鹹臭的惡霧間，他們聞着大麥花的香氣。山石邊羊糞的騷氣。馬蹄響着。崗谷下，池沼邊一隻惡姑鳥，正高一聲低一聲在啼。

到頂上，他們才望見平原上燒鹽場的火光紅憧憧地亮着。

脫落到最後去的那幾位騎兵讓牲口「小走」着，趕到頂上，都將韁勒住了。有幾匹就站在老地方兜着圈子。還有一位將上身略為朝前欠了一下，掛在身上那枝馬快的機子，和另外一只乾糧袋子碰得響着，因此口中唧着叫太巴滅也愛着震抖，落到地上的草裏去了。

高隊隊長又攔着馬跑近了關德，終於和他並排站着。

關德將頭歪過來，聽得他低聲講道：

「是的嗎，那恐怕也就是那陰沉鬼們所留意着的地方呀。我不敢斷定說一定會，老關，老話叫做先下手為強，

防患未然，那才不會失着。現在你看——他們一到這塊地，就居然樣樣都弄得有介事起來了。我上次跟老潘到市區同賀老六接頭事情去的時候，還只聽說廳學潛在籌設石灰窯磚窯，想不到煞眼的工夫草紙廠和燒鹽場又弄起來——那老賊精明的地方直頭來得你瞧，而且很快的就都又開工了呀。我因此想到，說不定老獨那傢伙連早會來的老實說，單就這幾處工場上，好措的油水也不少呀，無怪他們要趕緊開辦起來。」

他又將馬頭帶轉一點，指着那燒鹽場的北面，也隱約地閃耀着火光的地方。

「所謂第一第二工場就是在那裏了。先生，我告訴你，那的確要比大旺村有出息的多。我們陪着老六到各處看過，頂少你不能說他會比大旺村壞上去一點，可以說，有這點成績，已經不差……如今您再瞧，大旺村經過了一番洗劫，還不是等於荒村了嗎？經過當輪再四說市商業已復原了，鄉鄰們可以的都可以回來了，聽着的人們照舊再四不回來，這實在不能辦法。他們寧願又開墾了這片新土。」

高皇經回過頭來，看見他們幾個馬上的黑影也在談講着什麼，於是故意放高了聲音，並且也笑了起來，說：「如今都好極了，大隊長你說的意見卻不錯，我高皇經完全贊成，到那時，咱們先來一個軟功，軟功不行，便來一個硬的，硬的再不來，咱們抵配將褲腳管一揪，爽快快撕去癢巴——」

關德正想說什麼，被那位騎士又將嘴巴揆到他耳朵上來。大約有四分鐘光景，最後將手背在關德的肩窩上拍了一記，二人大笑起來。

那面談講着的幾位騎士，不知當做他們發生了什麼，扯着韁繩，讓蹄子杳雜地響着跑過來了。

關德總是以以前的樣子，歡喜摸他的帽簷——似乎這是以助長他轉個好念頭。他將早已被霧氣浸滅了的菸斗，托着手掌，拍了一記，吹吹通了，撲着菸葉子裝滿了一斗。從插袋取出打火機，隨着跳出的彈簧蓋火光亮了。他歪着頭——吐出白烟。

火光照出他的面腔，倒還滿有精神。神氣誠如去年銅鏡湖邊所見一樣。只是他那部絡腮鬍子却已修殘過，現在雖然長長了些，一直到耳朵邊，還是青蒼蒼的。

他將打火機的蓋子捏上了。旁邊那個關關的身材的騎士欠起身來喊道：「老關借借，呵哈，也來一筒……」關德交給他，趁便對他說：「我決計請老關，壽子良，不是壽子良，老潘也好，先去同龐學潛們談判，能够愈快愈好——喂，子良——」

自從他們最初在雙禾村和老獨交戰，在途上，由於可疑而將壽子良那一批人逮捕了以後，直頭可以說，這三四個月以來，還不會真正經委托過他一件什麼。最後他們又將壽子良交托給他的心腹潘大成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喊他「喂」，或者「他」，「你」，尤其關德，在背後，問起他來總說「那姓壽的」，彷彿他實在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物。「那姓壽的」讓一伙的人聽着，多輕薄他。

不過連高皇經也這樣說：壽子良的爲人是不错的，朋友也很要，他跟隊伍裏面什麼人都兜得轉來。就有一點，

令人有着不放心的地方；他是被逮捕來的。有人說他或者還會去和「那面」的人聯絡。

潘大成說：「做掉了他罷，省得一天到晚只是防着他。」

關於這點，高皇經先生早報告過關德了。而且他們澈底的反對也讓壽子良有一匹馬，和那一桿盒子槍。不是自家人不講義氣，他們覺得有那樣的人插在裏面，可不過份有點惴惴不安呢。

就像剛才，關德喊了他一聲，大家覺得那「子良」喊得特別生疏，很不自然。壽子良可欣然將腿幫擱着馬肚，讓畜生快走一點，跑近他去了。關德一路對他說：

「聽着沒有，我想這事你去同龐老頭子接洽是很合適的。你同他講得客氣一點，頂好再給他一個時間，要他接受我們的要求。——你自然慢慢地同他說明，不妨稍爲說得圓滑一點，給他點影踪，然後……」

壽子良望着濃霧中那漸漸又低去的山路，眼睛圓了一下。但很快的發出高興的聲音：

「那是不生問題的。老實說，對於接洽，我可以一手包辦。那老頭子我聽說決不是三言兩語就好打動他，可是一到我手內，却請放心。我們就……」

那一手並排走着的老關被他碰了一下。

打橫一個勤務忽然有意無意間將手電筒的光在他面上劃了過去，潘大成和高皇經在黑暗內大家睜望着。隨着就乾咳起來。

壽子良眼光趕緊從老臉臉上收回，慌忙接到前面那句話上去道：

「——一到地我們就馬上進行吧……」

可是連關德聽都笑起來。他咬着菸嘴，嘴巴裏含含糊糊說道：

「是的呀，一到地，我們便馬上進行。可是認清楚，這不是你的機緣呀，別當做，我們給你開了一條路，哈哈，子良，

你——」

關德的馬跑過他面前去了。高皇經的牲口也追了上去。

講起來還尋常之至。譬如潘大成竭力主張將壽子良槍斃，自然是高皇經出來挽救，不然壽子良這時早該在車站邊那塊土裏爛掉了。他們也小孩子似的哄他，想從他嘴巴裏面討得一點口供。他們處處想着若然無緣無故槍斃了他，他們便「不義」了。世界上人聽着都會指摘他們了。

壽子良呻吟着，頃刻就高興地說：

「怎樣，你以為我還會反覆無常轉變意志嗎，像自從你們抓住了我，從傾向於那面轉變到你們這面來一樣嗎，錯了，在那面，我可真爲着受了宣傳家們的煽動，規規矩矩，你又笑了！我的心現在可抱定堅決，不會的。我明白你們探問我的意思。」

幸而潘大成那樣的脚色，祇要人們奉承得他圓轉，是沒有不左右逢源的。他因此仍然不脫懷疑地瞧着壽子

良說：

「我想不到你有這點心腸呀！」

其實他們何嘗瞧透到壽子良，正像他們跑進關德的隊伍，頭先是連村都不會村一村的呵。

那時他們一聽說關德和老獨已經各走道路了，便奉獻了終身意志，大家一窩蜂跟隨了他。潘大成還將家裏藏着的十二枝快馬拿了出來，便算正式允許加入了他們的班子了。

他們的主子便劃給他們一塊地盤，叫他們在這裏蔽割蔽割。說是以後人們的日子會逐漸過得好起來的。這直頭好似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子，說他們已經替老百姓除解了怎樣多如何衆的痛苦，便橫行起來了。

人可多起來了。因為當風聞傳進他們耳朵去時，說得主義似乎從古以來都沒這樣的好。隨即打算一上了那

道，比在家死種幾畝老田有活路些，便捨不得拋棄了。

那時候，真是無巧不巧，夜裏頭，有一匹骨瘦嶙嶙的馬馱着一個小老頭子，在一間草房內碰着了關德。他們一齊放下酒盅，驚奇的立了起來：

「呵，老喇……你也來啦！」

將手一揚，表示說坐坐吧。自家先拉張凳來塞在腳檔坐了。於是他自己說明了來意。

原來他還從兩百里外的路程來此。他要他們搭救搭救他。他們的村市也糟糕了，本來這幾年來全靠做債

當實，弄得一條光棍似的，又加生意也隨處倒灶，他的大烟倒得抽的，現在可改爲吞老土皮了，生活依然來得嚴重，手藝又想不出什麼。老同志們已經跑光，可的確轉不出第二樣念頭來了。

「好，隨便吧，」他對關德聲明：「覺得不多的，就讓我來擠一個，我什麼都不嫌，老關，咱們祇指望以前那樣，有關同享，有難來呀，同當。」

高皇經瞧瞧他，又瞧瞧關德，便將嘴巴揀了過去。老關可打起呵欠來，趕緊潑去了酒，勺些茶，換出一個牛筋盒子，檢那桂圓似的四分之一老土烟渣，放在舌頭上，和水送下肚去了。

至於老關的生平，他們知道得太詳細了。可以說，人好得再忠誠也沒有，就是胆識和槍法，也不會比關德甚至老獨低差到哪裏去。糊塗的地方，就是他不好有了烟癮。本來糙黃色的皮膚，現在黑起來了。聳着肩膀，眼屎都懶得剝去哩。

當年還得勢的時候，他在大樹坡那趙寡婦的煙攤子上，結識了一位女人。少不得又是一條模樣來得的「煙龍」，老關懶惰起來了。他從此便自己都捏不住主意起來。

他有時在煙攤子上一碰到了昔日的同志，就搭訕着歪在枕頭上面，給你講道：

「人真是，不過直了起來走着路，實際同畜生有甚差別呀。你瞧瞧吧，那時老子們簡直一天到晚幹個開龍熱鬧，聞起來嗎，大家寧願樹皮都隨手剝你個精光。可是現在，沒有那樣興頭了——手都抖起來，真的一樣是條槍，」他

慨然的坐了起來，將煙槍往蓆子上一扔，伸直了腿，說：「老命都好打那小眼內抽進去哩！」

可是又倒下枕頭去了，捏了籤子在燈上燒着，呻吟道：「我遲早要找尋他們去的。誰曉得我兩家頭開銷也不小呀！」

關德留用着他了。可是老蒯的嘴巴倒是鋒快的。他有什麼說什麼。看到肚子裏面，就一分鐘也留不住。他們一同在一個燒壞的村市上面玩耍。有一天老蒯突然當着關德說道：

「我真糊塗，我幹嗎跑進你們這淘渾水裏來呀，原來上頭的主子老爺是仇人哩！」

高皇經所以也硬主張早一點槍決他了：「那老槍簡直在發神經病，嘴巴不清不楚，當着和尚罵賊禿，只有關德才耐得下這娘媽皮的！」

連潘大成都說：「做掉了他罷，應該跟壽子良那批一起早打發，開口來總是倚老賣老！」

潘大成原也是大旺村的密戶，說起來還是老蒯搭救了他。爲了紅鼻老頭的一個大舅子，不知怎樣，硬誣他說他殺死過三個密工，自然爲着捶涎他的那筆產業，告起狀來了。——老蒯說：他既然眼紅你的產業，不到他手大約也睡不穩的。讓給他。況且你槍法又好，咱們落得自在，就下海吧。他也實在沒有什麼別的法子，就下了海了。

雖然老蒯不應該勸他下海。可是他們早經將一切恩仇忘得一乾二淨了。

有一次，那已經是最近的事。關德忽然請潘大成拐彎對老蒯說：

「他們瞧你總是打不起勁道來，說你走步路都要吞塊老土才擲得動了，請你馬上解了吧。」

老翻奇怪地彈起眼來：「你說『他們』是指的哪個呀？」

潘大成醒了一下鼻子道：「你想誰哩，老翻說了，以後大煙可不供給哩。」

老翻於是將茶壺往桌上一推，笑得他噙了起來。

他慢吞吞將一個煙蒂子踏熄。

「我操他的親媽媽我才要他供什麼給，就請費心當面給他說！潘大成，老翻的吞老土皮過癮哩，固然人家會官後指我說『哪，簡直丟老祖宗臉，鴨屎躁！』先生，我請問，他自家難道也以爲有半分出衆的地方賽過我嗎！」

潘大成糟糕地笑着，老翻跑上去教訓他道：「我到現在才切實撕掉你們的假面具。他是什麼，他是強盜呀！我老翻固然糊裏糊塗，爲了日子難過，才跑進你們班子，你們可眞人都不是人。你們的主子老爺操痛了你的媽，他還要你乖乖的叫他爹！他牽着線兒要你到東到東，到西到西！自家以爲了不得了！哼，我是什麼呀，你是什麼——老子聰明，就是爲了弄上了那個娘媽皮，誰曉得跑上你們那不紅不白的染缸來哪！」

在關德面前，他將牛筋盒子取出來了。挑了一顆最大的煙泡，慢吞吞放在掌上，直到關德面色突然一板走了爲止。

壽子良好心地斜了他一眼。

還就惹得他直跳起來，那土灰色的扁臉越加發黑。他奇形怪狀的抖着褲襠，喊道：

「咬我卵呀！你媽媽！」接着他說：「你真還以為原是從前那月天地嗎，老實告訴你吧，天子也有駕崩的時候哩！」

他們又要求關德早一點做開他。不知怎樣，分明他現在關德那邊喫飯，他們都裝起仇人似的面孔。或者說，老關是一條口噪的瘋狗。你不撩撥他，他尙然要罵你。

「我不賣帳做呀（指槍決他）娘媽皮不做。孫兒子才看着他仇人手抖。對你說了吧，事情要做到那才算數呀。」

他那香灰色的臉盤亮了起來。有一條花犬打他面前走過，被他重重躓了一腳。似乎還氣不過，拔出盒子槍，碰兩響打得牠一路嗥叫，腸子和血做一起流在地上。

他擲擲褲子，笑起來：「人簡直也要和狗一樣對付才對媽。」

照他們所知道，若然關德照從前的手段去對付老關，他這响早不在他們這一淘人裏面了。可是關德竟也像有氣量涵養工夫的人那樣，說道：

「好，讓他去吧，否則人們又說我沒有義氣……」

因為世界上也祇有他們才是頂頂慷慨。他們惟恐別人指摘他沒有義氣，沒有骨格和忠節，而將他擯棄到

「好漢」或「正人君子」以外去。他們就盡力用一貫方式照着它做了。至於說反對他的人，可以保證，那是沒有的。主子一有好處分配給大家，就自然也一個鼻子眼內出氣了。

到底，他們直到現在還不會槍斃掉老劉。

這算恩典。

老劉來的時候，壽子良已在那兒了，老劉認他做一條路上的貨色。但凡有什麼事情，總是壽子良顯得頂殷勤，頂慇懃。那時候，他們到一個鎮市接收商會去。壽子良與頭頭要他們趕快一點。老劉等關德走了，重重的涎了一口水道：

「你娘，一點一點把你祖宗面子撈了吧。又拍折門牙往肚子咽，去奉獻主子哩！——賊都不成賊！」

有一天，在草房門口，直等那幾個衛護都走開了，壽子良換上一副面色，嚴肅的解釋給老劉聽道：

「先生，如果我覺得你自己一時投錯了主子，那實在出於沒有法子，被人家逮捕了來，而又尚不在應該犧牲的時候，你以為得已嗎？」他眼睛睜着那春天的原野，續說道：「說不定我的聲明還對你太早，那會叫你不怎樣相信我，我的確是派定的縣委，到各區担任工作來的。可是不知怎樣被他們促了起來，那證件什麼也一起在那天黑夜裏頭塞在失事那家灶肚裏面。」

老劉將信將疑盤問他道：「那麼爲什麼你還不跑過去呀？」

壽子良裂着那已長得黑濃的鬚樁的下巴，叫起屈來。

「先生，我不是那那個裏養出來我才甘心默在這兒呀。要是我能够得一個助手也好了。可是又沒有一個。那批虫豸們盯着我。好沒有法子，我只好等着。並且到處在面孔上擺出奉承，樣樣迎合些。先生，一個已經早槍斃了。我們一批一共三個黨委。二個大學生子。還有一個小姑娘，那女學生子一聽得不呀噠的打門，就嚇得打柴鋪上跳起來，連跑鞋都趕不及穿上……他們是運道的，在路上就逃脫了，槍斃了一個黨委。」

老蒯點着頭，呻吟道：「無怪你特地裝得那樣出勁呵，險個我真地當你是那一串上的話兒哩。」

「照你這樣說，」他出神地想着，忽然說：「我也遲早會跑掉呀。人真是半輩子已經活得沒有聲息了，中途上一頭撞在染缸內，總覺得不清不白，洗也不容易洗淨了。我頭老真還以為那是自在生活，嘿，可是想不到他們，半點廉恥都沒有。」

壽子良的頭一扭，煞着眼晴，二個衛兵慌慌張張跑來找了。

他們講起天氣的好壞來。可是自後衛兵們加緊的「保護」他們了。

那當然，連高皇羅也照顧他們。他總將在眼邊看着的馬上去報告關德。現在他打着馬，一直趕到崗谷下面，才並排和關德說：「對不起，我有一點報告，你們再叫壽子良老蒯兩頭去找關學潛，簡直越弄越壞了，俗話名曰與虎謀皮，那兩個人是什麼人，我不是早警告過你。這次一起到市區來哩，自然我不好阻止你的意思，你再四說要他

們去接頭……」

關德在馬上回過頭瞧着，那一縷橫來晃去的白光正在霧氣裏面，從山坡上下來。他够得上和他們隊伍結合在一起，忽然嘖了一下嘴，慢吞吞說：

「我也爲這事動了好些時念頭。可是你明白，在前是難的，爲些小口角，我一做關了他，人又說某人不義氣。今次的話，我明知他一定會去搗鬼——落得到那時，懂了嗎？我們說，這你還不是自己開你的玩笑：有軍法呀，衛兵帶下——決計怪不到我跟你吧！」

高皇經這才做着傾心佩服似的大聲笑了起來。

不知怎樣，據說也是他嘴巴同手段來得的緣故，高皇經和關德這頭鹽姐同醬那樣的合得來。他們的賂略和變稿都不差。那時候，肚兜裏將次空鬆起來了，便到就近地主老爺家中去，很規矩的伸出一隻手來。

「咱們是保護地方來的。糧餉缺少了——先借五尺水頭來吧！」

那些戴着紅風帽，脚上套着蘆花暖靴的地主老爺，當平常日子，直是敲剝得佃戶們怎樣的緊呀，到此也搖着擺桿，兩脚簸簸的抖起來了。

「那，那裏，老爺，戰事——東洋人，中國人，土匪，好像筵箕一樣老爺，去年我自己的都燒光了，如今在女塔家裏……」

他們在屋內視察了一轉，拔出傢伙，玩弄着機子。最後放在桌上，給你很客氣的說：

「本來倒好給你便宜一點，現在却五百少一花那不行……喏，或者將傢伙押在這裏——」
隨你怎樣慳吝，從八十添到一百六，從那些快將爛斷腿子的櫃倉裏面，怎樣找出鈔洋，戰戰兢兢數點好，放在好漢們手中，塞進肚兜去了。

臨走還擬開保險，說是走火，碰的一聲，嚇得田佬老們屁都漏了出來。

隔了一天，說是他們私通游擊隊，換了一批人，又預備來兩畝五尺水頭了。

高皇經因此在關德面前非常得意：

「不是賄賂誇口，像薩學潛那種老甲魚，包你容易對付的。客氣一點的，就來合作吧。不然哩，也不能埋怨我們手段辣。況且，我相信，他是怎樣的打算得法，斷然不肯犧牲自己的。前次經賀老六查明，除去麻壘區地產之外，簡直都有他私人的股本，私人的經營呀。」

高皇經的歷史，據他說，却和老龐有些干係。鄉村中這樣人物可少見的。不但手段，就是嘴巴，也太來得了。那時，和關德們合做一個淘伙之後，一聽說待預備締切老龐，高皇經拿食指擦着鼻頭說了：

「那很好，不過我聲明，我老高可絕對地不能出頭露面，告訴你，推算起來，他的老婆可還是我從前的妻舅的兩姨兒妹呀。」

對人們講，他祖上的歷史是很好的，但和他本身，不相干起來了。有人證明他是一個逃兵，上陣的時候，洋槍朝一個平日勤根着高排長身上一開，扔了傢伙向後轉蹣跚了。於是他不知從哪裏掏來了一套學生裝制服，穿在身上，做了茶坊裏的常客。

他們的頭腦裏面，彷彿有鬼鑽着似的。那原也似同在磚牆下面的小草一樣，企望碰着機緣，就想伸枝展葉起來的。說起來不是「三國」裏頭的軍師，便是「忠義堂」上的好漢。單是喝酒抽烟的氣派，也是了得異常。總之他們隨在模仿着那些英雄們，在市集上面都成了頭挑的人物。

關於「同志」却也容易招搭，一枝香烟的來去，或者那家酒鋪子裏曾經叨光代惠過鈔來，便稱起「咱們自家人」來了。

那時，高皇經還不會投效關德，過着「落拓」的日子，不知怎樣，他邂逅了一位客棧裏的寡婦，自然說起應付女人的手段，可算得飽經世故的老手，兩天以後，他們儼同正式夫婦那樣一淘過起日子來了。不過這也不能責備老高在這些地方竟至如此之缺德：譬如愛情，男人對於女人，總擺出一種虛勁，處處像是柔情體貼的樣子。看公雞吧，當不會得到那雌頭的垂愛以前，真是咳一聲嗽都顯得那樣甜蜜氣概，頸巴而且支撐得那麼挺括呵！

一到騙上了手，他兩眼向你白着起來。

女人又何嘗不是那樣子。有一分禮物送她，她對你多一分好感。這的確如她們母親一輩一樣：生平的志願似

乎只在穿得好些，戴得好些，好去誇耀給人家。待到真正明白受騙以後，丈夫早顯出真面目的窮困來了。

世界就永遠是這樣子，你也虛詐，我也虛詐。甚至他們分明懂得這是虛詐。

高皇經對那寡婦講：要有一筆現款就好，他看定了一種商業，就是缺少些資本。

因為他曉得那寡婦還積蓄着五百大洋，以前正是靠它放印子錢過活的。

寡婦有些意思了。

一直到那寡婦肚子快水鼓似的大起來時，高皇經在市上結識了一位叫做賀老六的朋友，他們坐在酒鋪裏面，把盡詳談，這是說得怎樣的投機！他們一說起鹽湖的老獨，隨後談到了關德，可又聯想起升官發財的事情上來了。

賀老六向左右看了一看，俯過身來，將嘴巴接到高皇經的耳朵上去。

高皇經凝視着賀老六道：「有這樣的事嗎？」

高皇經重新再聽下去，拿指頭蘸着酒，胡亂在桌上劃着。過了半晌，他呻吟起來。

「我也早有這意思，可是一向沒有路走呀！」

賀老六拿竹筷倒過來指着他，嗤了一聲，重又再撲過嘴巴來。

高皇經這才笑着說：「好極好極，不這樣說，我簡直一輩子在這裏不得超昇哩！」

已經是第二天黃昏時分，忽然聽得了寡婦的哭聲。鄰居們跑去，看時，她已昏厥過去了。早上就不見了。老高中午飯也沒有回家吃。寡婦到床上枕蓆裏面一抄，四百元大洋和高皇經一樣不知去向了。

那些忠實，可憐的鄰居抹着鬍子嘆道：

「有什麼心不死哩，年紀快到把子，老公已經死了十年，又想那那老紅山喜的滋味，好說不定會打成了天下，到那時皇封請，鳳冠霞帔，哈哈……你娘等着那小流氓來接你罷！」

次日沒有來，第三日也沒有來。一上黃昏，就聽見寡婦拿菜刀砍着砧板：

「婊子養，沒良心的，簡直叫狗偷喫了你的哈！我這樣容易嗎！我一針子一針子扔着，辛苦積蓄起來的哪！」

到底高皇經已經聽不見她的哭聲了。他的「高昇」簡直似同他忘記那寡婦的差不多快法，頃刻他就有了指揮部隊的權柄。他們動手徵發着田產。他們收買地主老翁。自然，收買也不過說得好聽一點。地產也「收買」了。鹽場，或者人家什麼畜殖場，果園，也收買了。便聲勢浩大起來。

那些黨羽們坐在馬上，摸着盒子槍，命令你道：到特稅處來繳款罷！眼睛一彈，給你怎樣申說，牲口駝着他們早一潑風也似去了。

劉學潛的經營，早叫他們流起口水來了。可是他們認定他是一位怪吝的世家，決不能像尋常一樣地去對付。

他們對於別的什麼機關，都輕而易舉的「喫」下來了。而老麻的事情，便不能這樣迅速的「喫」下來。那連關德也這樣說的。

不過高皇經誇了口。他可有一種主張。他想起他的患難兄弟賀老六來。

賀老六的出身可更難有人仔細了。一來，他一到鹽壑區來，人們立刻許他取了一個開天窗朋友的渾號。第二他認了酒作場上的老板娘陳馬奶子做乾娘，身世可愈加叫人摸不清起來。

他的相貌和說話，正因為太不平凡，叫人和他抵要發生一變的談話，你就斷定他是個白相人中至少該列入頭等的脚色。在前他自稱爲「豆腐黨」的領袖。別一個市鎮上面，他帶過二百個門徒，後來因爲失去了勢力——至於人們稱他開天窗朋友的緣故，他極對聲明，那倒不是爲了害過什麼不可告人的楊梅瘡，他的一個動過手術縫合起來現在已經長好了的鼻子的確爲了他那次自相一位碼頭上面同脚夫嫂嫂捉姦的時候，雙方拚起老命，黑暗裏胡亂打了一陣，被那惡賊一菜刀劈開了鼻頭。現在可比從前收心了。

在市區又沒有正式的事情可以掩飾。有一天，可猛叫他想了起來，於是拉攏了那些鄰居們結對店小開，還有位最近失業了的堪輿先生，以及史萬章的那個堂房姪子，合了一千資本，在市上擺起了一張「寶座」。

小屋裏擠滿着人，賀老六將帽子往後面一推，坐在高凳上。面前杯裏放着象牙骰子。他接了小癩子那扔過來冒熱氣的手巾，拍了一掌，面門上搽遍了，才將袖口摺好，肚兜內摸出鈔洋來。

「——將本求利，儘管押上來吧！」

他不禁朝賭客們笑了一笑，那鼻頭上生瘡的地方發着亮光。將骰子杯捧在手內，清澈的搖了三遍。以下就讓他們自己去找青龍或者白虎了。

約莫注腳已經押齊了，那風水先生拉着喉嚨喊道：「開！」

十三點骰子，是空門。

那盤果似的排列的頭顱頃刻都晃動起來。有些問着自己：那是什麼呀！兩個審工汗都沁了出來。因為天寶朋友伸出手來照數將賭注掃到他面前去了。

關德同他們講定的，那只是一種「特殊利益。」目的無非在聯絡鹽墾區有關係的人物，志在一下就全數「喫」它下來。

照目前講，鹽墾區許多事業，正在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吃奶孩子似的成長起來。高皇經於是在關德面前表示：事情可要下手得迅速，因為縱然在他們手內發展得飛快，接手到別人手內，用一樣的方法去管理，不怕它會延遲的。「恐怕你也看見，」高皇經說：「事情一到他們手裏，可都算弄得不錯。不過我告訴你，鬚根一長牢，你就拔也拔不出啦！他們燒窯，他們燒鹽，他們又種樹，畜牧場，墾荒……什麼都沒有別人在眼裏！」

在很早，天寶朋友從賭客們嘴裏聽到一個消息。

這樣說的要得呀，狗啣着了肉骨頭，那老賊剛才將工場弄好，就辦了自衛警察，墜蛆們又要像上回寫地那樣擠法，到委員會報名去——聽說都是那四眼犬想出的花樣！

天窻朋友瞥了他們一眼，笑起來：「見他媽鬼，兩手空空沒有半寸鐵器，只好拿根樹枝守守門吧。」

又從別一個嘴裏聽得說傢什的確是有的，而且還半新，已經有三十多條了。小廳自然又頂起勁。羅貫山最後一部份空屋正在修葺打掃起來。

這天晚上，第一次一匹灰色的馬從山徑上到陳馬奶子的酒場來了。潘大成從馬背跳下來，到屋裏，他着急的抓住賀老六問道：

「怎麼攪的，聽說龐學潛他們預備訓練自衛團，而且和老獨隊伍聯絡呀，你帶信又帶得這樣含糊！」

賀老六也瞥了他一眼，拉他到裏面去。

「別忙，我們早有內線了，隨便他勾結什麼老獨隊伍，他們還不是暗內的事。咱們早些用壓力呀，你不是聽老高說：先下手為強，到那時，管他娘土匪乞丐軍，都在咱們手內，你什麼都來吧，什麼都收拾他。」

十分鐘後，他總歡喜這一套，拿嘴巴對到潘大成耳朵上。但那聲音，其實旁邊的人可還聽得出來：

「他們那面一個指導員，頭先是三點水方面的人，現在我們過寄娘也拉攏了他了，老實說，一個工頭也有些力量呀。不過這人很難弄，他目下還含含糊糊，一到時機，叫他領導着來它一個運動，可不叫委員會先汗毛都豎了。」

至於女工們，不消說，我也有活兒，已經抓住好一個鳥兒在手內，倒是不會怕她逃回哪裏去的。我想現在首要，便是鋼絲馬甲那面，先想法去疏通一下，市上袁胖子和他有些干係，而袁胖子最近那塊高地，便是名份上和鹽業公司合作，已經借給他們開了草紙廠的，我們不能不防着這一着，免得旁邊出一個岔子，弄得局面僵了起來，那才不好收拾。」

潘大成橫過手來，摸着他的肩膀，誇獎道：「想不到老賀你也這樣胸有成竹！」

那步驟，就是在出發到市區來的前頭，也這樣打算着的。高皇說：

「不管怎樣，我覺得接到賀老六的報告後，計劃應該是這樣的，先從捐徵着手。事前你自然先通知他。鋼絲馬甲什麼我們却不是介懷，派人抓產袁樞來同他接頭一下就算了。若然這樣還不夠將事情一刀切到底，我們有言在先，派武裝員來佔領呀，若你這樣，咱們有的是武力！」

那也是挑釁家的慣技，他聲明，他早已照應過你。他又對別人講，他實在對於你的態度已經忍受不住，所以他才來教訓你了。

「我覺得那辦法真是再好沒有的了！」在馬上，壽子良將聲音提得比較高一點，他彷彿專是為着說給關德和高皇聽的。「是的，他總不能埋怨我們有言在先！」

高皇將鞭子在空中抽了一記，貼近關德去，並且望着前面黑暗的道路，低聲說：

「你看他又來了，咱們這番分派的事情，却不得不鄭重一點，以免被兔子咬着了手指呀。」
關德正咬着菸嘴，不知想起了什麼心事，似乎被高皇經打岔得再找不出思路，橫過頭來，毫無所見的看了一
眼，沉默起來。

現在騎士們進了市區。

和關德並排的高皇經看見老蒯他們還落後得很遠，就故意嘲笑他道：

「儘管可以慢一點兒，我知道你那癩頭又來足了哩。當心打馬上掉下來呀……那時，老蒯你那在大樹坡的
嫂嫂聽着又少不得要心疼死了，害她多吞兩隻雲土烟泡，眼淚幾錢落的……」

「這傢伙缺德！」關德摸了一摸帽簷，被他說得笑了起來。

老蒯罵着畜生，在馬肚夾了兩腿，他故意地挑撥高皇經道：「可够不上你們旅店裏的那位大娘哩，他多牽記
你這位出門的郎君呀。深更半夜，雨裏風裏，誰曉得你正替國家出力，替老百姓造福……若然聽到她耳朵，可不知
怎樣開心到落淚哩！」

馬蹄打在滑潤的石頭上，高一脚低一脚的。老蒯打了牠頸巴一拳，罵着豬羶。「你也不替咱爭氣，接到他們尾
巴上去呵！」高皇經明知在罵他，肚子懷着恨，可裝做沒有聽見。

衛兵捉住狗頭，都在酒場後面菜園內停下來。

七

大街上面靜悄悄地。彷彿因爲那街道的狹窄，從市梢望過去，益發昏沉沉什麼也辨不出來。向來行善舉的史大端家，在他那店鋪向照的招牌底下，掛了一盞老式的洋瓦鐵路燈，暗淡的光，百無聊賴的照着附近這一丈路地方。一條黑狗走了過去。

雖然往常要等到裕記酒店樓上的寶攤散了場，等到再沒有一個人，在作成他生意，這才打起樣來的宵夜店，今天破例提早了一個鐘頭收歇。還有一家香烟兼賣水菓的攤頭，隨着也關上了排門。

饅籠担的刀疤老八是個很會賺熱鬧管閒事的人。近來他歇閒在家了。原先他是在袁樺尙府上當廚子的。自從他，兩禮拜前頭開始在裕記酒店樓上進出以後，再沒有心緒去挑那營業淒涼的饅籠担了。

「他媽媽，壓根兒三顆骰子，你就壓十七門吧，它有時替你滾空門——一篤打它不到底，洋錢銀子儻生了翅

勝飛，儘往天窗朋友袋底飛！」

今天賭台上消息似乎很含糊，有三四個人站在霧濕而破爛的扶梯旁，店堂掛着的一盞風雨燈，早又被人提到上面去了。他們都談論着爲什麼今天「沒有市面」的緣故。樓上也擠這麼十六七位賭客。不時有人拉開洋布暖簾來照扶梯下面望着。從那裏，飄來一陣香烟和垃圾似的燥辣味。

「管他，看樣拉不成場子了，三位頭家一個都不見……你娘塞飽了肚兜就有這點自在，小王，」一條嘎噪子正在咬着，一個香烟頭，帶嗆帶咳的說：「天窗朋友這兩天都推說事情忙，忙他個什麼鳥呀？」

刀疤老八本來也很想和他插嘴的，小王什麼正在得勁地，一條腿踏在扶梯頭上，講他昨天看見推那場牌九連出五條槓子，沒有去回那嘎噪子的人，倒是刀疤老八忍不住，他沒精打采自言自語的說：

「橫豎，以後日子據我看有他個忙了。今天我聽得高升告訴我，他又同什麼關大隊長去拜訪袁老爺呢，管他有事也罷沒事也罷，定規不見得沒有道理的。你瞧，不然菜園門口怎麼又多了二個把門的，爲什麼，過這麼三兒兩天你自家留着心眼瞧！」

扶梯轉角便是杜披開，沿着過道的矮牆直通菜園的門。門一推便開了，穿着大袖子的竹布長衫的風水先生，到過道內，被什麼蠟子險險絆了一交。他嘖咕了一陣，爬在扶梯的中段內說：

「好，咱們小一點輸贏玩玩吧，老六今天晚上的確有事，他們請袁紳士去呢。我站在遠處瞧，老太屋內人出人

進着。聽說有什麼大好老都在裏頭！」

刀疤老八近來真是倒楣透了，賭運簡直居心叫他越下水越深起來。你押青龍，它出白鹿。你不押，頭家出統賠。等過了這遭你押，可又稀統喫。現在更休想了。他一點賭本都沒法張羅起來。只瞧着人家押着了一記的時候，他懊惱地想道：「唉，這一記我要押了可多麼好！唉。」

賭客們湧進暖廳內去了。小樓上烟氣迷漫起來。刀疤老八拾了一個烟頭懶懶地抽着，手摸着袋內，簡直就空空如也，聽得賭台上又出了一副統賠。他嘆口氣，心內悶着。

刀疤老八本來沒有上樓去。他從店堂內輕手輕腳摸出來，他得想想法子去了，或者高升那裏商量商量去。再不然，唉，他想起，賀老六的錢簡直越積越多。拿他這寄娘來講吧，他何嘗下石頭往山上擲。等錢用的人都向她借。將利錢，加在本錢上，越積越多。前天他又聽劉兆奎一說，賀老六好似還在什麼陰部拿津貼。

「這條路難走，要是走得通，我刀疤老八可不走了。還，現現成成。」

本來，他拉開店門的門子，站在店簷下，心思悶忽不定。他預備往貢走，到寶府找高升去。街道上，先前那樣，黑沉沉的，老遠望着史大端屋簷邊那盞街燈，好似鬼火似的，冷靜的發着一點綠光。

在那首小橋上，突然轉出一盞油紙燈籠來。似乎兩個人影，一前一後，往着這面來了。

刀疤老八看見燈光裏脚影急急匆匆的樣子，他有點奇怪起來，約莫十來步遠，他閃在一排涼棚下面，等這兩個

人過去。

提燈籠的是個矮個子，彷彿恐怕後面的人踢痛了腳頭，將燈提得低低的，席面大一圈黃光在石子街上盪盪盪去。燈籠上，刀疤老八也認識幾個字的，何況也熟悉，恰好對着他，橫寬豎短的貼着三個字：餘慶堂。

「那不是袁老爺！」

是的，燈光裏頭一步步踏前去的恰是那雙雙襪鞋。但因為肥胖的緣故，有些搖呀擺呀的。他上身，穿着馬褂，想是匆忙地從床上爬起來，一路上打着呵欠。

「這種事情……可不是將泥鐵兒人家去捏，一點沒好處，跑可得替他們跑。」

大塊頭又打了個呵欠，他心內，迷迷糊糊的。這時節，剛從他第二房姨奶床上爬起來。想是在他二姨奶被窩裏，面多麼甜美而舒服，被當差的一叫就叫醒了，說是白天來拜訪過的大隊長來請：「請過不是那套，可是沒法子，總得去圓轉。」袁樹尙喚提燈籠的跑得慢點。他賴着不去，幾得我警惕總往裏邊驚，其實我自己也該去圓轉一下，別說爲着大家的事情，喫鋼刀子飯的人沒青頭，你看，可還不是一到市區先找我，況且，怎麼又替他們打聽到我也有股東在鹽業公司呢……」

刀疤老八的眼力也很好的，據他在袁府當廚司辰光的經驗，袁老爺從來不深更半夜叫人打着燈籠出門。到他府上去，自然地位兒差一點的，推說不見客。且裏邊說天說地，去拜訪他，那一定他們有干係。講起生活，他刀

疤老八的確很痛苦，現在賭台上面絕了路，連再挑那副餛飩担都不上勁。他很想趁這個機會，能够懇求他老東家向天齋朋友去勸說關說，弄個把缺分，多少好叫自家生活穩當得多。

他打定了主意，便在後面盯了上去。約莫够得上的時候，他喊了聲：「老爺，袁老爺，我是孫老八，我得懇求懇求您老爺。」

袁紳士險個給他嚇了一跳，那當差老張，回過身來，提高了燈一照，可就罵了起來！

「你又不是剪錯，鬼那樣竄起來！你嚇着了老爺，你可兜得了別睬他，走吧！」

刀疤老八搶前一步，含着笑，請求袁老爺再幫他一次忙。

袁紳士簡直發火起來，他有點惱怒，原不該在這深更半夜去見什麼大隊長，可不隨在有着危險！「他媽王八羔子有什麼事，你不能明天找我嗎！」

袁紳士預備走，刀疤老八轉到他面前去。

「老爺，您多少得搭救搭救，老東家說吧，餛飩担的本錢早又送光了。你老爺，眼睛內看得明白，要是說我刀疤老八學得再下流一點，去幹一點喪天良的事，那天齋朋友這邊的路不是很現成嗎。譬如您老爺，昨天他還來看過你，要是我們嘴巴不穩了一點，我不是敲竹槓，市上的人早說您老爺也同流合污了。別扯開，老爺，您高抬貴手，希望您同他們商談的時候，口風兒內帶這麼一句。過幾天，我再向您老爺來叩頭。」

從前，袁樺尚恐怕受人家暗算，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肯得罪人，他有一句話：「替自己，留有餘地步，厚德積福。」所以他，經常都讓那些中下的人受些恩惠去。他懂得對付「下等人」的門檻。老實說，講理的事情，他可不怕的。最怕不講理。刀疤老八不是賭急了錢嗎，說得過火一點，他就什麼都願意幹出來。

袁樺尚在石子路上倒退了一步，嘆口氣：「唉，你這個人不學好！」

「老爺，可憐可憐我吧，」刀疤老八看出他有些意思的樣子，就加緊懇求起他來：「隨便你什麼事情，您老爺再提拔提拔我，我決不拆濫污！」

袁樺尚雖然被他擋得不能跑前去，他一邊，心內仍然計算着，一到「隊部」裏面，他怎麼應付他們。看光景，他自己這隻肩膀將卸不掉了，滿以為，他可以攙起袖子，希望他風平浪靜，「置身事外」，而當賀老六拜訪他來時，先發制人的，一提及提到他舅子鋼絲馬甲事情哩，他決不希望他擴大，剛才他不會想到這層，他應該派人到村內找鋼絲馬甲來商議一下的。

「孫老八」袁樺尚不禁一轉就轉着了利用刀疤老八的念頭：「你在我家內當廚司多年了，別人不能信託，我想你，可以信託的。拿我這片子去。」他從馬褂插袋內摸出一張卡片來：「你頂好，趕快想法了燈籠，好在來去二十里路也不算遠，到鷓子屯隊伍去請一請舅少爺來，十塊錢你也拿去，不要往賭台上去，姓賀的家內去回來我還等他。我不給你多說，馬上去吧。」

他這麼着吩咐過了，就趕快回過身來叫老張提了燈籠往前跑。袁樺尙心內有點氣憤憤的，加上給刀疤老八纏了一陣，抓不住他剛才的念頭落在什麼地方。本來他，拿他這點身份，決不肯低就被什麼大隊長邀他去商量。從前，他以為，有那掛名的或是正式的三點水隊伍撐腰，自己的地位可簡直四平八穩。這次，他多少也料到一二了，要講到干涉，他有點怕「勸打遭橫拳」。鹽壘區股份，礙於情面，他才稍許湊了些。看光景，這次他們想舐刮鹽壘區這肥頭，完全着落在他身上……

「即使不得意，那我只好勸老龐忍受一點。」袁樺尙跟着老張在牆角拐了個彎，那首便是酒店的矮牆了。暗影裏，有兩個人，什麼打扮，看不清楚，站在牆門下，含糊地問了一聲。袁樺尙突然想起忘記關照刀疤老八一句話，可是來不及了。他該對他說：「倘然鋼絲馬甲沒法來，這樣重要的事，可一定請朱古律來一來。」

門上那二個人指道：「大隊長房間在那一頭！」

陳馬奶子的住房，一頭的走廊接到她酒店的腰門上，現在已經劃分爲三部。她自己的房間，讓出來，作爲「大隊長」們的接待室。對面一排屋內的酒場也清掃過。自己住在靠左那間。屋內上着燈，一間內燭光閃閃的透出來，時常有個什麼人影子在隔着玻璃窗張探一下。

袁樺尙到門口就不用老張照了，推進去，先將手一捧，放在胸前，連連的彎下腰去。

他彌勒佛似的堆上笑來，但因為身子變得太低的緣故，即刻他頸巴裏的肉又打起摺來。「真對不起，來疊了

一點，大隊長，我想不到，這麼夜深大隊長還有事情要我商量！」

這屋內，此刻關德坐在一張桌子旁邊，那首站着個潘大成，壽子良正捏了一枝筆寫什麼。大約身價的關係，那「大隊長」沒像袁紳士所預定中怎麼立起來歡迎他，只是將攔在一條凳上的腿收回，伸出一隻手來。

「袁紳士，我不像在你府上有漂亮的書房，」潘大成將腿推過一張椅子來。「坐呵，咱們風雅不來，咱們坐着隨便談！」

袁樺尚特別謙遜的，又笑了兩聲，不知他們胡蘆內賣什麼藥。瞧瞧關德，又瞧瞧讓椅子給他坐的那個。那個他渾頭一次見面，黃皮膚，方下頰，腳上穿着馬靴，走起路來，即各即各的。

關德閉了一下眼睛。嘴巴在菸咬嘴上使勁抽着，可是已經熄滅了。他近來，時常轉着一個奇怪的念頭，像那天從山道上市區來的一樣，腦筋內一勁盤旋着老獨的影子。盤旋着，一股別人家背後向他冷笑的面孔。自然，在大旺村的時候，他太失着了，顧不得一般人批評指摘，將老獨禁閉了起來。「哪，多麼無廉恥，」人們在笑他。人們笑他，沒有仁義和道德。要做一點給人們瞧，爲着這，他進退再三的想。鹽壘區產業，從貧富和地位上來看，不怎麼算是小事情。老實說，他也怕驚天動地的去挑釁，名聲，還不是他關德一副担子挑。所以他隊附高皇經認爲可能的話，頂好刀不見血的將這肥頭扯到自己口上來。

「他能够不賣這點帳嗎，老實說，你挽袁胖子去關說，再好也沒有。成，大家息事寧人，還不是外表面文風不動！」

「高皇經前天晚上臨時提出這個計劃來。」不成？他袁樺尙要推三阻四，那麼，那麼。」他將一隻手掌重重在桌沿一拍：「連他也給他點顏色瞧！」

關德的話可沒有老高的來得婉轉，將菸斗輕輕在桌子上敲着。他用盡耐性裝出一股文靜的派頭。

「袁紳士我向來不願多拉扯，前兒，總算咱們談過了。」他那條爽脆的嗓子咳了一下：「你看怎麼樣，我說佔據鹽墾區，本來用不着同你來商量，大家不是碗碰碗兒，到那時，定規有一個碎了！我頂後一次關照，給我到鹽墾區送給他們聽吧，兩天，哪怕四天，他答應，就答應，他不答應，別怪我正式隊伍就開進來！」

袁樺尙將嘴噴了一聲，可是他隨即覺得這聲噴得不大好，趕緊換了一個聲音表示不怎麼反對的笑着。他將身子僵前去，那肥腫的影子立刻晃呀晃落在玻璃上。

「大隊長，這點請您原諒。」他扳着手：「據我所知道，他們也是股份式的，老龐絕對做不得主，即使要我拐個彎去商量，我昨天不是也早對大隊長說鹽墾區近來不好弄，他們決不肯輕便叫人家來抓着他喉嚨嗎？」

「停着停着！」關德將他菸斗在桌上敲起來，他瞧瞧屋內，現在只有他們這四個人，忽然他向正在出勁寫着什麼的壽子良眇了一眼。

到底潘大成他靴幫在桌腿碰了一下，掃掃噪子，關照壽子良說：「到那邊屋裏去寫罷，你這個人——順便請老高他們走過來。」

潘大成跳起眼睛直送到壽子良，搵了個視台一直往陳馬奶子房間去。關德這才又回過臉來。他舉出他粗壯的被烟薰得有點發黃的指頭，指着袁樺尙。

「我可沒有那麼多功夫，跟你講什麼第一點，第二點，因為你也在鹽壑區有份兒，所以不過拉你來餅兒饅饅大家捏，免得人家又說我獨斷獨行。」關德將椅推開些，慢吞吞地往上房跑：「你袁紳士不是也够有面子嗎，你以為，你有鋼絲馬甲來撐腰，對你說罷，弄得不好，早晚兒我們也要剿滅他！」

通到上房去的門口跑出來高皇經。後面大概是賀老六，低着喉音和別人在講話。但到了門口，重又退進去了，有兩個人影在暗淡的美孚油燈光內晃了一下。

「哪，失迎失迎，」老高離開袁樺尙四尺多遠就伸出手來，袁樺尙還沒有弄清他是什麼人，疑疑惑惑的含笑瞧着他。高皇經和他捏了一下，重新拔出來，在手掌內寫着「高低的高。皇恩浩的皇，經，山海經……」這點手段，又是他頂來得：「坐着談，咱們。」他早就熟人似的拉着手坐下來：「袁紳士你不用掩蔽，咱們的事，你現在多少也明白了，不說別，你以為，鹽壑區讓老樣子保全呢，願意它放在腳底下踏碎呢？」

高皇經一腰把裏的盒子槍挪了挪，嘴唇上露出嚴重的神色，他趕緊反問袁樺尙：「他這樣一個大而無統的實業基礎，我拿個譬喻說，沒有一些保護或者自衛能力，不是處境相當的危險嗎！我這話是指一旦那些土匪軍乞丐軍之類，不三不四的來想插個腳，鹽壑區動搖了。不說別，你袁紳士假定不買一買他土匪的帳，他或者那個你，你

可能奈何他嗎，不能呀！」

賈樺尙點着頭：「錯却不錯，不過——」

「沒有什麼不過然而。」高皇經提高了一點聲音：「如果要大家都高枕而無憂，除去這路沒有了，叫他承認了我們吧！你敢說，咱們的隊伍，難道還靠不住嗎？還順便對你講起一點，到那時，鋼絲馬甲一些人馬，他想跟我們來撒野，對不起，咱們一板臉，叫他休想站穩。」

關於鋼絲馬甲的隊伍，業由賀老六調查得很明白，雖然，表面上不怎麼無法無天，一旦說，鹽壑區開始接受了關德隊伍的保護，鋼絲馬甲依然三不賣帳到附近來胡鬧，不覺得有點牽制嗎？現在還不到這時候，關德的意思，也給鋼絲馬甲開二條路：一，收編；不然，便「剿滅」他。

不過，高皇經不反對他大隊長意見。他改正他的話：「不，我們要照擔全收這鹽壑區，一勞永逸之計還是先牢籠他——不如說是拉攏，稍爲給他些甜頭，一到盡數入了我們扣，調過頭來再慢慢的收拾他。」

賈樺尙一想起他自己和鋼絲馬甲，以及鹽壑區的關係，他本來想向關德聲明他是個旁邊人，用不到將他牽進浪潮裏去。現在看來就嘴都插不下。他一向，抱定主張，接洽奔走，落得顯出自家的面面俱到，祇要自家利益不受風險。不過這一次他有點拿不住，那二條路，簡直一條都不通的。

賈樺尙有點抱起屈來，高皇經立起來和關德去咬耳朵，祇有賀老六叨着一枝香煙靠在門檻上。

「這位袁老六你就多少明白一點，老龐那腳色何等狡猾精明哩！錢就是他老命，他們那位近視眼先生正在編練起自衛團來，那不是預備對付外來的勢力嗎！鋼絲馬甲，何嘗不轉念向他借餉，我可早勸他打消這念頭！」

鋼絲馬甲的實力可的確不怎麼硬，記得他第一次被鹽壘區拒絕要求以後，在袁樺尚面前露口風給他聽道：「好，那麼他再不會讓好處叫第三人來抓了，我有言在先，譬防兒我不比他們短，動一動的話，我可仍然要插個把足的！」

袁樺尚將牙齒咬着下嘴唇，那兩撇德國式鬍子就一撇高一撇低歪着，他一疊聲呻吟道：「爲難爲難！」

袁老六看見他這副自言自語的相道，正想和他扯這幾幾行，耳朵內刺進來一句很奇怪的聲音，大家一致回過臉來，看見關德，將臉一板，凝視着高皇經：「那雜種，我這樣提拔他，他不要命了嗎！」

袁樺尚被這句話險嚇了一跳：「各位隊長，不過事情頂好讓我們再考慮一下，我哩，絕對不會推讓，我準備告退。」

和這事顯然不相干，袁老六叫他坐一坐，關德鼻頭裏哼着，冷笑了一聲，扔下袁樺尚，跑到上房來。

走廊裏，迎着關德，一條影子朝外面閃。

關德將那影子一擋，粗厲的吼道：「老關，我聽說你又在背後冷灰子裏撥火星，你到底怎麼的！」

老關的煙繻是搭在對院子裏榨酒場內的，他不知什麼時候過來到了陳馬奶子的房內，直到今天傍晚，他看

見窗外邊，停着一輛腳踏車。後來在那老貨房內，他瞥見坐着穿工裝的蒼黑面皮的小夥子。

「不要臉，到這裏來的，總不外乎想撈外快，勾搭花姑娘！」

賀老六趁他們同袁樺尙閑談的時候，便向陳馬奶子煞煞眼，拉着熊德明談講起來。

「現在你看吧，老關都親自出馬了，鹽鑿區方面，少不得你該幫個忙，該撒松香末的地方你撒松香，咱們推的推，事情就合攏了。那時你，老關不是告訴我答應你個把好位置不放在心上嗎？」

老關剛才上足癮，此刻啣了一枝煙，閉着眼睛在養神。有時也和坐在床沿上的陳馬奶子有搭沒搭扯談着瑣事。陳馬奶子沒有心緒跟他說，她聽得賀老六這樣一句句的教導熊德明，總不時想起似的，給他插入句把道：

「那過寄兒子的確我有眼力才收着他呀，老六，我不是說他簡直同雅爾兩家頭，郎才女貌。老六，所以我勸你，你有了那謹賊（風水先生）的老婆，祇要德明肯替你們幫着忙，穩穩當當，我也要將那小鳥兒拉給他了！」

老關喫驚似的搖斷了涎在嘴角上的口水，睜開眼來，他瞧瞧德明。

他搖搖頭，咕嚕道：「唉，你這小夥子，不學好，聽口氣，這串兒上又多了一個！」

賀老六撇起了嘴，多嫌他似的扭了一下頸巴。他瞧瞧屋內，覺得又不好怎麼擠他屋外去，只好自己拉着德明，開了房門，到窗外去談講。

老關後來問起潘大成來，才知道熊德明從前是幹三點水的，現在在鹽鑿區內充指導員，他們想利用他在鹽

鑿區搗亂一下子，助一點力。

熊德明坐在凳上，被老翻瞧着，瞧得很不安，不知怎樣，他避都避不開，那目光，彷彿兩點火似的，照到他心上。而且也照出了他心事，叫他穿着網球鞋的那雙腿抖又不是，住着又不是。他吹着口哨。

「唉，想不到，年紀青青也做這種賣祖宗事。在三點水內，有什麼不好。鑿區那隻飯碗正多麼光明正大呀！大路不想走，倒去鑽狗洞！」老翻又別人在場都不管，將手撐在額上，將口水，祇濕了一枝香煙。「無怪我要操你娘！」他突然轉過臉來，瞧着熊德明，帶笑不笑問道：「你就爲着想爬高一點，幾點子財，來鑽這門路，賣脫鑿區嗎？」

熊德明面孔紅了一紅，所謂紅，可等於豬肝一樣，不好意思沉着頭，將一根鉛筆屁股在腳邊地上寫着。

陳馬媽子吹掉筒內的水菸灰道：「你別作孽了吧，說起來又我們多嫌你，叫老關他們聽着少不得吵起來。」老翻看見他們都擠在門背後聽袁樺尙接頭什麼，就不管陳馬媽子吵着他，規規矩矩問熊德明說：

「老弟，照你這次的事，如果成功你可拿多少的津貼——唉，錢，總用得完，你媽叫他們扯得滴溜滴溜轉，事情一到把，還不是兜屁股一腿踢開你完蛋！老弟，我勸你……我從來不這次樣直言口快，你還是要想了一想幹你在三點水幹過事，多少還有一副好腦筋！」

熊德明瞪瞪的瞧着他。老翻那幾句話彷彿是樣什麼奇怪的東西，一發掘，將熊德明心事盡數翻抖了出來。

他從前，敵人來了，心上的血翻得熱騰的，扔開書本，跑進三點水。他性子，經不起誘惑和沉悶透了，三點水拿了幾個月槍桿，又耐不住，想做起事情來，這是緣緣，呂紫來給他介紹到鹽壘區。可是，鹽壘區津貼太少——橫豎一樣拿錢，這不算喪天害理。自從他在陳馬奶子家中混進混出後，彷彿有好處的事他不問情由都高興做。

賀老六剛才還親密地同他坐着，像背書似地一樣教着他：

「你老弟活動的力量，我相信，一定好透了，你好好地幹，爬上去的機會就在這遭裏，講到要用錢，等等哪怕我先給你——」

老喇眼睛逼視着他。他看出這小夥子，面孔雖然帶着三分的狡猾，可是也似乎有七分的老直，該不至於完全利慾熏心的。熊德明正在想着，似乎他，祕密都教這對眼睛挖掘了去。「你，多少還有一副好腦筋。」他也很明白，這不是那老槍讚許他，自己混在他們一塊原有點可左可右的。

熊德明吹起口哨來，將手插在袋內，到窗口去，向菜園內漫無目的地眺望。

當壽子良叫潘大成趕到這面來寫字的時候，老喇打了個呵欠，摸摸下巴，朝着熊德明背影冷笑一聲，預備跑出去。

他特意將聲音提得高一點的說道：「世道都像你們這樣，可真他媽完了蛋了——壽子良，那袁胖子被衆位好漢逼得有些路道了嗎？」

賀老六出去和關德咬耳朵，他又騰着在眼內。他們近來，事事都容易碰起對子來，老關肚內也覺得，可是今天，特別的忍受。關德趕過來抓着他膀子吼起來時，他站住了，回道：「怎麼樣？的確我教壞他，怎麼樣！」

關德扔下他，一直奔到熊德明面前。

「對你講吧，」那「大隊長」，似乎從袁樺尙推三阻四的事上連下來有點冒火了。老實說，也不過因為賀老六高皇經兩家頭推荐，才找了熊德明來，想利用他，照本人的意思，可爽爽快快的佔據下來，用不着那樣子牽絲爬藤的拉上許多人。他將熊德明肩膀一扳，拿他身子旋轉過來。關德的頭一擺：「你要聽那老槍的話，你可別轉念頭了，你回你的鹽絮區去吧，看它會不會撥到咱們帳上來！」

陳馬奶子恐怕熊德明太過不去了，放下了水菸壺，到當地來：「大隊長，他不會的。你們到外邊去吧！」她將那濕着的嘴巴一扭，埋怨起熊德明來：「過寄兒子，叫你別跟那煙老槍搭訓，攪火棒子總是他德明，你不是小孩子，你要替自己想，還是這樣吧。」

老關遠站在門口，「嘿」，他笑着，朝正在和高皇經細談的袁樺尙望了一眼，挽上了鞋子，到酒場內去了。

他們心內怎麼也不舒服，關德又踱出來，賀老六彎下了嘴巴對潘大成做鬼臉。他們的講話低到一點也聽不見。偶而有時高皇經噴了一聲，假意的笑着。

「哪，袁紳士，你太……客氣了！」

過了一回，又是高皇經的聲音：

「不！這點可以包在我姓高的身上，老話叫做犯着井水犯不着河水，你只消運動到能够全部叫老龐答應來，休說你自己的不動你分毫！不是又拉扯，儘管你，以後依着我們這條臂膀，什麼游擊老爺土匪軍，斜眼都不敢來瞧——瞧你！」

袁樺尙似乎在細味高皇經的道理，笑迷迷的點着頭。

高皇經推開椅子：「好吧，你說想一想，就答應你想一想看。至於鋼絲馬甲方面，我不妨代表我大隊長，若果他乖乖的——」他回過頭來看見現在關德潘大成部站在背後，故意賣弄地攙着袁樺尙臂彎，攤着一隻手說道：「肯服從我們，少不得二一添作五，明白嗎！他要是，明目張胆伸隻手，對不起，這我高隊附有言在先，不是已經第三次說了嗎！」

「當然，當然！」

袁樺尙何嘗不想得開，這正是移風轉舵的時候，即使說鹽墾區當軸答應與否，還在「未定之天」，他可落得賣人情，說強盜們手段是難於對付的。要說動壓力，即使鋼絲馬甲隊伍駐在到鹽墾區，還不是不够拿實力來和關德來違抗？他儘管可以去商量，即使不成功，他袁樺尙多少也不會得罪哪一面了。

「那麼鄙人就告退，明天中午，我準可給回信你——別忙，我自己家人還等在外面，大隊長，回頭見！」

關德想是沒會聽見，正歪了頸巴在聽，賈老六告訴他什麼，所以頭也不掉過來。賈樺尙搭袖着彎下腰來，彌勒佛似的：「好好够了，高隊附，回頭見！」

朱古律由賈樺尙介紹給鋼絲馬甲，不足半個月，他盡數曉得了他的出身履歷了。

以前，賈樺尙一還認爲他自己產業太大，當今之世，兵荒馬亂，使他夜裏都睡不着。他眼光，以爲拒絕他們，反而不好的。頂好的話還是拉攏一二個得力的隊伍，作爲心腹，依傍兒一硬，叫人家不敢來覬覦。

直到鋼絲馬甲這枝隊伍，好似草一樣探頭出來，他一打聽他出身，這才驚奇的呻吟道：「那陳芻邦是我吉昌當內的朝奉，飲水思源，我少不得托人拉攏他！」

鋼絲馬甲可說是福至心靈。他默在吉昌當的櫃台上，已經有二個多年頭。他一個妹妹，在賈樺尙府上當養女。日子過得沒聲息。在窮人身上，當舖一年整，整裏賺他，一個月只拿兩塊半錢的「月規」。

他忽然尋思道：「呸！生活費窮人頭上措，夥計身上刮！我可不自已去找生路！」

他老早有這條心思，一不~~他~~二不休，「到三點水隊部拿槍桿子去！」

他那點胆略和見識，正像他短而橫闊的身胚一樣。他有一句口頭禪：「不怕死。」但當初，他的確將槍口子對着敵人。似乎不光是上仗的時候開幾下槍。他預備做一個「大頭腦」。「老實說，別人要錢，咱鋼絲馬甲不要錢。不

過，傢伙可要充足的，傢伙不充足，腿膀兒硬不起！」

那這次呂紫來還沒有離開他的時候，盤據了鴿子屯，他擴充起勢力來了。積聚了錢，他就買槍械，而且逐漸多起來。

鋼絲馬甲一步步往上爬，袁樺尙一天比一天替自己慶幸。

「着！着！這着棋可被我料到了，借餉什麼他一變來，何樂而不爲？叫他開起口來我才送過去，不漂亮了！至少我也拉得他團團轉，有個依賴！」

他第一次，叫人送一千大洋到他隊伍去，還附着條子說「聊表微意。」叫袁樺尙猛地又想起了一件事：「他陳錫邦的妹子不是在我們身邊多年了嗎？」

朱古律因此經常在背後笑他：「祇有他，肯叫人家去喚小舅子，我都瞧得明白之，老鋼沒有地位的時候，他決不利用他。」

袁樺尙很有意思收鋼絲馬甲那妹子作爲二房。雖然鋼絲馬甲面上過不大去，可也辱沒不到他什麼地方。鋼絲馬甲咬着指甲，呻吟道：「可太便宜了他，真便宜了他！」

袁樺尙請酒那天，鋼絲馬甲由他介紹認識了一位俠客。

大鼻子，難得剃頭髮，穿着一件綠春的發着油亮的藍色袍子。他的烟蒂子從來不扔掉。取第二枝時，將牠得得

結實，便接上去了。他腳上，穿着一雙後掌磨得往兩邊歪斜的皮鞋。袴脚用帶子繫着。他們給他介紹給鋼絲馬甲的時候，他自稱是施太靈的信徒。他是一個文學家，寫過一本八萬多字的戀愛小說。不過他絕對不自私的，有一位小姐讀了他小說，害單相思寫信給他，結果她……竟然自殺了。所以他已經成爲一個不再動筆而是灰色的文人。很久以來他就想體驗一下那「抗建」的生活了。

那就是朱古律。

「對你說罷，」一到隊伍，他便發表意見：「大凡做事，總有一種目的，人家說主義，他真爲着主義嗎？謝謝，所以中國永遠弄不好的。潮流，大隊長，你也要看清楚，不光是口裏怎麼喊，手裏怎麼做的。比如說，講了主義，以前他是窮光蛋，可有錢會存銀行嗎？講到軍隊，尤其少不了法幣，傢伙，否則從什麼地方來？而且據我瞧，你必須馬上發展地盤。你手段不辣，就一輩子「沒有辭的餉餉兒，胖不起來！」

鋼絲馬甲眨眨眼珠，話却不錯。

「你瞧吧，呂紫來爲什麼離開你，馬腳來，你這邊撈飽了錢，却相幫鹽墾區經營事業了嗎？我這樣人才傻，鴨子死抱住樹子，還當魚掉下來。可是且慢，這塊肥頭，我替你想法遲早割他到手來！」

鋼絲馬甲咬起指甲來，他不上勁。

「好是好，袁胖子那賊有什兒呀！」

朱古律看出鋼絲馬甲有一個弱點，那就是耳根子軟。他知道他已經很信仰他。

「你真好意思，袁胖子假定和敵人有來往，你就也敵人都不打嗎！發展管發展，老實說，鹽壘區我們能够去先

着一鞭，抓進了手，隊伍這才根牢。」

鋼絲馬甲自己去找過公司的拿權的人。

他坐在桌邊上，將帽子往後腦托上推，滿臉正經說起來。

「論理，我們不來攪擾你們的。我們隊伍開支也不小呀，鄉村裏攪得亂七八糟，若不是我們隊伍來保護，簡直

眉頭都會皺，我們隊伍——」

國柱出來見他的。不等他說完，他立起來在屋內轉着。

他聽得他說到「我們隊伍」有十個以上了，他噗哧笑將起來。

「對不起，我請問，所謂隊伍，是什麼隊伍呀！」

說起隊伍，國柱在眼鏡片後睜着他近視眼。

「那樣容易！人家赤手空拳在這裏掙出世面來——總有他們的幌子：咱們隊伍倘若說，你老實想敲肥竹槓，

借些錢，公司方面還好想法子。」

不過他對於鋼絲馬甲却這樣說：

「我聲明，我想你們應該不會是土匪。可是我們公司是正式下了本錢撐飯喫的公司，決沒有開工夫來同你們賭攪。再會吧！」

袁樺尚爲着遺事，特地對鋼絲馬甲說：

「老弟，不是我喪你的氣，暫時你就向別處發展吧。你想他們爲什麼會辦起自衛團來？我勸你，實力充足了，別說他拒絕你——老廟不是盡力利用三點水嗎。」

隊部內，朱古律聽着，頓了一下脚，他埋怨鋼絲馬甲手段不高明。他將四分多長一個烟頭扔到窗外。

「這事情一定讓我來出馬，你簡直，現放着那一條端莊大路，你不走，人家會來走。人家一走，我們還能插得下脚去？他們利用老獨隊，關德隊，我們不能利用嗎！」

但在很早，大約倒數上去半個多月之前，在村子上，朱古律和鋼絲馬甲碰着了三位年青的人。那個二十左右的一位，在鋼絲馬甲肩上拍了一記，看那故意察得，鄉巴老式的短棉襖，就明白是「我道中人」了。

朱古律奇怪地瞧瞧他，想不到自己表示他落拓不羈，他們還落拓「毛小夥子」！他肚內嚷：面孔一致，崽，餵得焦炭樣的黑。尤其打頭那個，眼睛裏頭彷彿嵌着兩夥正直的那種熱情的火。

「同志就是鋼絲馬甲嗎？」

朱古律很有點不屑他們。看神氣，他又知道他們一定是新入夥的三點水。

他幫鋼絲馬甲回答道：「他是咱們的大隊長，有什麼事你同我接頭好了。」

「同志」那黑小夥子返過身來捏着他手說：「我們是老獨的幹部。照咱們當初扔了書本子兒跑進隊伍來的主見，咱們的幫口兒，都該對外的。想不到，隊伍到處多起來，簡直就爲着尺寸地盤，先打自家海內人同志，尤其和關德有來往的人。譬如本來祇有一幫隊伍弄壞的紀律，好，老百姓說三點水都變做了游「規」隊。」

朱古律很看輕他們的揆着嘴巴笑笑，他瞧瞧他鋼絲馬甲看有什麼意見不。

「不過這位學生子你要明白，」朱古律醒了自己鼻子：「關德什麼不是正在伸張勢力，你自己手膀兒不長，眼快看叫他們捏住了喉嚨嗎？」

黑皮小夥子又指穿他道：「別推賴了吧，據我們所知道，就完全爲着撐地盤。聽說你們大家都想插足到鹽鑿區去，我們何嘗想不到，鹽鑿區是自由的地方，咱們寧願不動它，免得有什麼利害衝突。如果說，你們一動，大家便也要對不起了！」

朱古律心內很納悶，想不到這位青年話也對。可是他，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的意見錯。他關照鋼絲馬甲說這批學生子說話可不必放在心上。「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到三進頭房子去找他。這條路，我現在想起，要是走得通可就上算起來。做生意人眼光也只有唯利是圖，你我還還打成了江山搶皇帝做不成！大隊長關德早想割鹽鑿區這塊肥頭了，到那時候，他要是脚都不肯讓我們插，我們只好歸併到老獨隊伍去。」

三進頭房子在一個燒場的村落裏。朱古律第二天帶了衛兵去見他們。又是那個黑皮小夥子出來接見他。

「那天忘記告訴你，我的名字叫蕭一之。」

到了裏面，昨天沒有開口的那一位也看見了。他們正在排戲。有些人擠在一塊唸着台詞什麼。女同志們嘻嘻哈哈笑着。有幾位娘兒們，頭髮早剪做平頂了。蕭一之自己編了一個劇本，叫做「田家的黎明」。由梅稷青在導演。那壞房子好像是人家的大廳。裏面拿凳子圍出戲台來，有幾位大概就在那裏試演，指手劃腳嚷着。下面坐的坐站的站又擠滿了二三十人。

朱古律老遠一瞧，不禁彎了一下嘴角。哼，年青人專門愛那一套！他自己因為也是「頂愛文學的」。現在這「出風頭的時期」已經過了。別說小輩的人，似乎隨便什麼年青人愛幹，或者博人家驚奇嘆賞的事，他都能比一比，都來得。

因此他要蕭一之所做戲劇的脚本看。「不看不行。老蕭，據我看，你倒很像一個青年作家的樣子。就是缺少一點風度。」他兜準蕭一之肩膀拍拍，一路朝「幹部辦公室」來。「我告訴你，文學家有文學家派頭。頭一，要生活得浪漫。你瞧，像我這樣的人，連頭髮也懶得剪。喂，你寫起稿子來喜歡喫花生米嗎？對不起，有的作家還簡直非換腳丫，但不用勺子哩！——你總算寫得不錯。有一點地方我可以指教你，就是，你應該要寫得「普羅」化一點。我們腦筋該往新處鑽，普羅文字現在不是頂算時髦了嗎哈！」

接着他說：「好，請你們給我一枝香烟，普羅一點倒不妨，什麼別脚香烟我都抽！」他告訴他們，他已經查出外國文學家裏頭有許多位都有着特別嗜好的。

於是想着，附着一隻眼。

「田山花袋歡喜光口嚼水菸末子，蕭伯納出門時常啣着雪茄來裝樣。魯迅吃花彫酒，高爾基高興收藏中國的繡花鞋子。敵人就，頂怕雉頭髮。說起高爾基，我不免又要獻醜，最近寫了一首沒有發表的詩「輓高爾基」——你拿一枝鉛筆來！」

他撩起袖子，靠着矮桌，接過筆來，在一張油印過的舊紙上寫道：

高爾何所基

普文學世奇

那面看着的一位女同志將嘴巴掩了起來。朱古律仰了面孔，壯嚴地說：「沒有可笑的地方，寫五言詩只能够這樣。普文就是普羅文學的意思。你們看過一本靠近八萬字的小說「惜花落」嗎？那就是，我寫的，可惜那時我還沒有崇拜高爾基好，寫下去——」

今我從之師

面忽失其希

道：

正在喝開水的鄧紅幾乎將茶噴了一桌子，笑得蹲下地來，連聲說：「滑稽透了！滑稽透了！」

朱古樺也立起來了，將一旁那枝大楷筆蘸飽了墨汁，一連在他的大作上劃了四枝橫子，拾起烟頭來抽着，說：

「好玩好玩，此調久已不彈了，你們管你們演戲。老蕭，我們找地方商量國家大事。」

朱古樺好似用着這種誠實的勁道，便好打動他們心似地，挽了蕭一之的膀子，在荒地上，且行且談起來。

「老蕭，我今天這次來，規規矩矩，打開天窗講亮話，咱們是預備和你們合作來的。往常哩，老鋼這支隊伍，不是叫你們夾在中間，動都動不得？手下的弟兄，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難免有。至於這次，老實講，鹽壑區那隻好菜，我們不下箸，關德可下箸了！你們學生大隊難道包刮總部人馬光睜着眼由他們放肆嗎？」

蕭一之彷彿已經瞧透到他肚內那些糟糕的計劃似的。

「我昨天不是對你說，咱們正在預備，一有機會，咱們便包圍了他。」

朱古樺晃了一下腦袋，他突然站住了，做出那種不平的神色，吐訴起鋼絲馬甲隊實力的不足來。

「這念頭，就是我們也轉了何只一天呀。當然，指望你們肯幫忙合作。關德那賊就幫助了敵人，他還野心想消滅我們，所謂唇亡而齒寒，你老蕭恐怕也明白，頂缺少的，倒還是實力！」他呻吟了二分鐘：「你看我們兩支人馬合併起來對付他可以嗎？」

朱古律這些說話雖然瞞不了蕭一之的眼睛，他自己還以為，正在逐漸使他們一深信不疑」起來，他臨走的時候，將一隻手指着自己鼻頭道：

「要是我們真會和關德這流氓有來往，我們隊伍何樂不為輩傍了那面，還派我姓朱的來和你老蕭談談嗎！」

直到袁樺向那晚從陳馬奶子家內回來找着了他們。袁樺向可又另外有他的打算。他趕緊又請關德那面人表面上，雖然說，他都願意拉攏他們。關德的隊伍可究竟不是自家人，老實說，能够抓現成的都抓現成。倘然鋼絲甲眯得不抬頭，自己多少也少一個依傍。袁樺向到了自己家內，空氣似乎叫他舒服了些，他將足一頓，喃喃道：

「你不知道，不知道，關德那面，一聽說你們去依傍老獨隊伍，事情就岔開了！老朱，這點你怎麼想不到！」

「別忙，」朱古律笑起來：「老實說我們只想賺他一批接濟呀什麼，這圈套要是上了道，關德這流氓我也不放過他的！」

高皇經這次代表關德出場到袁樺向家中，當着朱古律在旁，他劈頭就嚷：

「媽的！我代表咱們大隊長，」他顯出他隨在可以拿武力來解決事情的樣子，他呼的在當中那張檯木桌上拍了一記：「隨便什麼不三不四的隊伍，識時務的話，多少咱們還好商量，他奶奶動不動想發展，到槍口子上來領

款！」

朱古律瞧瞧袁樺，尚不錯，在市區就由他來示威。心內想：真打算給他喫一盒子槍哩！

高皇經隔桌子指着朱古律道：「你們的隊伍再這樣的不規矩，真教我們不能容忍了！」

朱古律滿不在乎的笑起來：「高隊附你照應照應吧！不過你們隊伍的紀律可究竟好到怎樣，恐怕老百姓聽着一樣會搖起頭來吧！」

袁樺尚挪着肥笨的步子轉到高皇經面前來：「我不好，我高隊附，你別動火，說起幫派，其實都是自家地方，能有各位領袖肯維持，總好算托天之兆。話拉回來說，且看鹽壑區事情接頭到怎樣，老朱同高隊附，我們不妨一起馬上動身去。」

他明知他們都決不去的。

這不是可以延挨的事。一點鐘頭後，袁樺尚趕進了鹽壑區。

袁樺尚抱着個擒賊先擒王的心思，在路上，他打定計劃先找國柱。拿利害來誘惑，他不怕龐氏父子不忍痛的答應；可是國柱那點脾氣，他早就領教過了，動不動，他負起氣來，他不合作。他那種響獸子勁道擺上來。袁樺尚到委員室，國柱在裏頭。老龐看出他面色有分量，隨手關上了門。

袁樺尚雖然面含着笑對着老龐，可斜眼瞧着國柱。

「你們知道關德正在市區計劃接收鹽壘區嗎？」

龐學潛彷彿不會聽清他，呆了一呆，那面色就害瘧疾似的慘白了下去。

「袁翁這事——雖說我也聽得過風吹草動，料來總不會真個實行的！」

袁樺尙拉着龐學潛並肩坐下來，他明用國柱也聽得到的聲音。

「據我看，逃不過這道難關了。自然，他流口水也不止從今天才開頭。你跟他講理吧，他有武力，倒楣，可知道我跟你有關係——老龐。」他做出也不勝爲難的神色，兩手攤着：「這是關德，這不是做成鋼、絲馬甲呀！我自然也處身設地想，我鹽壘區多少有份兒，可是不忍心，叫它斷送到賊手內！」

龐學潛也偷偷地瞧一眼國柱。國柱，不是不聽見，正一個子冷笑。

龐學潛重又將注意力集中在袁樺尙的說話上。

「譬如這種流氓王八蛋，我們明知他無非爲着擴張地盤和勢力，可不叫他一點魚腥都不聞着肯走嗎？他說看見你們鹽壘區沒有保護的人。」

國柱忍不住跑過來。

「袁紳士，聽你說，自然你特地爲着這事來，要鹽壘區答應什麼條件了；對不起，說到這事，有言在先，叫他們放棄了這念頭吧！」

袁樺尙將脚一縮，撐着椅子的把手，他很喫力地站起那大桶子似的身子來。他站得恰好離國柱不足一尺遠。
「國柱先生，你恕我有句把話會得罪你了，你別以爲將門戶關得緊騰騰地，石頭都敲不開。譬如隊伍，那關，雖然說投降了敵人，有地方，還不是靠山，靠水，喝水！他們的侵略，可已經成了習慣，你能够不應酬些嗎？他業經轉了這念頭，肯容易放棄嗎！」

龐學潛插嘴說：「可又不知商量的內容包括些什麼。」

國柱扔下了袁樺尙，他幾乎就將老龐當作那敵人似的，搖着頭，撩起袖子，咆哮道：

「可不是！我早知道你預備好這句話了。照你意思，你又趕緊想法談妥協哩！」

龐學潛抱屈的噴了一下嘴：「國柱，你總是——總是，我不過說內容是不是我們可接受。」

「好，這就是表示你接受談判頭一步，大旺村喫的苦頭你已經忘了嗎！他得寸進尺的無賴，可肯爲着兩條條件滿意嗎！你自己也有目共睹，鹽壑區是我們正當的經營。我們，不想干涉外邊事，他們，也休想干涉我們事。辦自衛團的事，我可不是預備對付他們的嗎！」

「他管得你正當經營！」袁樺尙面色逐漸不好看起來：「你又提到自衛團，不錯，我問你，他要是關這麼三兒五百隊伍來，你就喫得消嗎？」

國柱咬着牙齒逼問袁樺尙道：「我一定將鹽壑區送給人，不將它送進三點水手內去嗎！我們，」他捏着拳頭，

頭上青筋都綻起來：「受盡了那無賴們荼毒，難道又忍心去和他們打交道！他們笑了去，說禁不起威脅，乖乖的投降！」

連袁樺尙也彷彿是他的敵人了，國柱朝他哼着：「豈有此理！虧得你鹽鹽區區也有份！」倒在椅子裏。他重新從椅子裏皮球似的跳出來。

「誰願意和土匪光棍們打交道，我可以馬上離開他！」

他這表示即使袁樺尙說得怎麼有利無弊，也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

瞧着他，提了手杖走出去。袁樺尙真料不到，一手包辦的事情碰着了釘子。國柱的三言兩語不是也說得很分明嗎，妥協的事他做不來！「這傻子！」袁樺尙瞧瞧龐學潛，龐學潛也面面相覷的瞧瞧袁樺尙。

八

一陣雲土的苦香洋溢在羶酒的氣味裏。

聽得那頭，市房裏傳來一片嘈雜聲，夾着樓梯響，大概是賭台散場了。靠窗的橫柱上，掛着一盞風雨燈，孤零零照着靠壁一排空洞的酒罈。磚地上，濕漉漉潑着水。那剝蝕了紙頭的木窗望外去，看得見，陳馬奶子房間亮着燈火。不時聽得一條亮嗓子喳喳的講話。

廊那頭，馬鳴鳴的嘶着。

酒甕邊擱着條板，上面擺了一條蓆子，將身橫倒去，便是一張很好的烟床了。

老刺欲睡不睡的歪在烟燈邊。

劉兆奎提着一吊子開水，從馬廄隔壁小屋內出來，入到走廊，跑了一陣，再退回來立在酒坊門口。

「大老翻，不早囉，您怎樣囉，他們也喝得快差不多啦。」

老謝聽着的。可是他，將眼睛略睜了一睜，便又閉了起來。

他肚子內想：「媽媽個賊種，都是一窠兒內貨色。你看，騎喫啲的……嫌媽皮有天膽也去干涉，說老酒是犯法的東西。」

過了五分鐘，他的確聽得那陳馬奶子的相好，——他實在是個懦夫，沒種的東西。雖然和陳馬奶子餅了，還是伙計那樣做着，而且睡在店堂裏——咳了一聲嗽，提着水吊，到對房去了。

門呀的開了，一陣分明有着酒意的狂笑飄到外面來。

「嘿，這便是好漢們的行徑！」

他自己，心上推不開，閉了眼睛，猝然又閃出一個長眼毛黃臉皮的面孔。「唉，不學好，」他似乎還有一釘點希望，雖然嘴巴裏面經常罵着人，這一回，使他有了十分的感觸。他分明看出，昨天晚上那小夥子，還有些救星，後來又被陳馬奶子纏住了談講去了。「胡兒夢兒，人真是，當然我老謝也不好明勸他。」不知怎樣，自己雖然一脚跨進那染缸裏面，他可什麼人都不看起，「唉，」他罵着自己……「你可憐他們，他們還不是狗咬呂洞賓，去他媽罷，指酸罵醬，一向弄不來……」

老謝噤咕着。他瞧瞧烟盒子內，現在已經只剩得一對烟泡，便打算裝到槍上去。可是臨裝又中止起來，將一張

香烟錫紙包着，塞在衣袋裏面。他聽得圍裏面牲口叫着。他欠了欠懶腰立起來。

對面房內人正散出來。老謝立在走廊裏。

潘大成大概直到面對面碰着了老謝，他才想起似的，回過去將嘴巴靠近在窗邊和高皇經講着話的關德。但爲着酒興，他聲音講得很大：

「我們真是糊裏糊塗，你看吧，簡直將台柱兒都忘記到一邊去了。人嗎，我想起來決不少，弟兄也要帶這麼六名也够了，我老謝，或者悠大隊長都去。讓老高留在這裏——叫弟兄們，用飽着酒飯吧。呵老謝，你自己的事弄好了嗎？」

當然，後來那句問老謝的話是很勉強的。

高皇經聽完了潘大成的話，回過臉來又不知對關德獻講些什麼。他的手，一下子朝圍那面一指，一下子又朝酒房那面一指，面孔，被窗裏的燈火映出半個黑影。口裏咬着洋火桿子。

老謝跑過去。高皇經對他說：「你到屋裏略坐一坐，讓我有幾句話對大隊長都說完了和你再講。」高皇經提起椅管，將腳踏在矮牆上。

「老謝，你別要認錯，我覺得，這個辦法頂靠得住，假如說，你換一個花樣，便費力得多了，喏——」
關德口裏咬着菸斗，他一操牆似的站在那裏。微微打着飽噎。他不說話，彷彿定規所做的事都不願先參加意。

見似的。他聽得高皇經講着。

「第一，這次的談判，你看想不到決裂了。老實說，預先想不到。照現在看來，好，拿我們的身價兒迎上去和他們攪，少說你會被他瞧輕呀，談得好還好，談得不好他輕視你！不過用武力，暫時我可不贊成。」他將身子站直起來：「我們這一種事情，你何必定要大驚小怪的鬧得鷄飛狗叫？譬如他乖乖的一到了我們這裏，自然大家含含糊糊，不知你們內容有些什麼。而一用武力的話，對不起，事情可纏夾二了，爲什麼？」到此他用更低一點聲音：「鋼絲馬甲那面，那姓朱的不是給我三句話一壓，他現在已經願意和我們合作嗎？不要忙，雖然哄着他，可是祇要我們實際利益到了手，條件業已講好，隨便你什麼問題來，我們可以片面對付！」

他將腳拍的踏下地來，吐去了洋火桿子。一個勤務兵從門口出來，他吩咐他：

「聽見麼，趕快一點！將牲口預備好起來！」

勤務嘍的一聲，縮到屋內去。過了二分鐘，看見他們和劉兆奎，提着風雨燈，拐到菜園裏去。碰撞着木頭的聲音。柵門開了。又是一陣邪許之聲。馬，嘍嘍的嘶着。

牽到廊那頭，七匹馬，掃着尾巴。

高皇經罵着媽勒巴子，真慢透了，丟下了關德，就跑過去，罵起勤務來。他在一個身上踢了一腳，罵他是裝飯的桶子，裝鞍子都裝不上。

「要趕快，趕快，就像你們這樣慢，可還成什麼軍人哩！」

關德已經跑進屋裏。高皇經趕進去，嚷道：

「什麼都弄齊了，老潘我想沒有什麼別的事了嗎？」

潘大成又走開了，他找賀老六說話去了。

老蒯懶洋洋打了個哈欠，摸着自己額角，什麼也不說。調轉身來，他看見了高皇經，便不知做着一個什麼姿勢，挑起眼皮，閉緊了嘴脣。隨手在他們喫剩的菜盆裏檢了兩顆青豆，扔到口裏，額巴一欠一欠嚼着。

陳馬奶子趿着拖鞋，立在她自己房門的門簾下。捻着火引子，順手吹去筒內的水菸灰。

壽子良好似什麼都已端正好，將手靠在窗檻上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

「我想——壽子良應該派不派他去呢？」高皇經像是在問他自己。「我覺得那是……」他數起來「衛兵四個，我，潘大成，老蒯，不然是你。」

老蒯停住了咀嚼笑起來。

「我也賞光被派上一個份兒了呀？」

高皇經瞧着關德，又瞧着老蒯說：「可不是，這就是台柱，點菜點夫這幾位，不能少。」

老蒯對瞧了壽子良一眼。他點點頭。

「還是你去吧。唉，我就是這樣沒中用。老土沒會抽足，等等在路上出起岔兒來！你們可都爲着些國家大事，不能馬虎的呀！」

他的嘴巴，每嚼一下，便使那老油紙似的面皮繃緊着牽一下，牽一下，額角發着一股灰色的青光。

「我真奇怪，我一聽着你們做出那些替天行道的大事業來，我心內就喜歡起來。有時也簡直禱告着，心內說：『讓他們趕快替咱們老百姓救到天堂上來吧。』是的，誰都曉得你們做得真是光明而且正大呀。」

高皇經好似要使大家同情他自己似的，委曲的瞧瞧屋內的人道：「看他又不三不四了！」

「看來我這句話又錯了嗎？」

壽子良咳了一聲嗽。

老副不睬他。他對着關德：

「關德，規規矩矩，我自己就經常覺得沒中用，便是你們所說不成大器的東西，即使你們打成了天下，我還是不能訂着你們跑，對不起，靠在烟燈旁——那老生活是不能忘記的呀。」

關德搔着鬚髯。他聽着那老槍的話很有點好笑，總是神經病的樣子。噲嚙一大套。

高皇經可覺得那老槍的話聽進去刺耳朵。

「老副，你總說着那些叫人莫名其妙的話！」高皇經立到離老副身旁的不遠站着，指着他：「不是我，又說出

難聽的話來，聽你口氣，却像個孤高的人，是的，我們的事情，到你手裏，總是反對的。可是你到底站在什麼地位上說的呀？」

老翻嘆哈哈笑起來。他沉默了一下，拿手在臉上摸著，將背對着他們。過了半响，他慢吞吞站起來。

「免得叫我發火，你就趕快帶起人馬做你的強盜去吧。」他歪著臉，眼睛都彷彿紅了。「要說孤高，高皇經，今天我聽見你自己說的！你們這批人，看在眼內，總叫人走氣。是的，我老翻聲明，我出身得並不怎麼好，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並不怎麼好。他們問起我，總是老翻得意呀，什麼地方發財？倒上去從你阿媽娘操起，發財呀，我這幫兇犯在隨着你們這批正派強盜說是奉天誥命到處將老百姓皮都揭下來哩！」

關德笑又不像笑，仰着烟斗瞧他。

那些衛兵同壽子良都面面相覷起來。

高皇經這一來可教他說得太沒意思了。他本來有着馬上要發起火來的樣子，一張魚口似的嘴巴撇着。但直到聽着老翻說完了話，他依然動都不動站在那裏。他胸膛裏塞着氣。「大隊長，你聽他！」

「看吧，不久就便都是你們的天下。」老翻分明又拿這話來刺他們。「外國的皇帝老爺會封你們做忠臣義士，除掉我老翻，萬世千秋都留給子孫們一個好名聲呀！」

關德掃興的嘖咕着。

「不三不四，所以他們都主張槍斃你！」

老謝瘋犬也似竄起來。

「對呀，我也聽得說起了很久了！都是你娘一路裏的貨色，誰要是他媽說爲着情面，那才不是人入出來！」他們都知道，那烟老槍會越說越瘋的。你不跟他談，尙然會噲里噲噲，罵上你一陣子。簡直都懂了他脾氣了。

好漢們向來對什麼都不賣帳。而對於老謝，惟有一任他，這才便慢慢地靜下來。可是他，總好繼續嘮叨上半個鐘頭。他似乎本來預備對你出氣咆吼的。現在他，到門柱上，甚至隨便什麼都踢一脚，罵着：這才不是人入出來的！

屋子裏簡直都靜起來。祇有壽子良摸出錶來看看着。看着又塞在袋內。他彷彿爲着避去他們注意起見，拿眼隔玻璃向外瞧着。

陳馬奶子坐在自己房內方凳上，卜羅羅抽着水菸。

原來剛才那老貨也說了一句：「老謝出身好，可也亮眼的人朝爛泥糖子跑哩，都說我們是一窠兒的貨色，可不知你又何不往高處跑呀！」

老謝的說話一發泄，便好似鬆了勁，摸起袋裏的錫紙包兒來。

潘大成和賀老六一路談講着。跨進屋內，看着他們氣色都不大好，面孔紅着的也有白着的。問着：「你們在幹什麼呀！」

潘大成說：「什麼都弄齊，咱們便集合好出發吧。」

陳馬奶子爲着很久就瞧不過老蒯了。爲着自己光榮的乾兒子們，甚至那些一黨的英雄，經常都給那老槍明譏暗諷着。她跑到燈光裏來，假咳了一下，老沙凜子說：

「他自己便是說幹就幹的呀。祇有你們，頂不會爭氣，養了狗子才叫他咬着你受氣。他在你們隊伍裏，他又硬罵你們是強盜。這才好耐性啦。」

老蒯先前那樣嘆哈笑着。沉默着。懶洋洋什麼也不看。坐在窗台邊。

潘大成說道：「怎麼，老蒯不去嗎？」

老蒯又笑起來。

壽子良很識時務的插上來說：「蒯，你看快十一點了，咱們便趕快的動身。老蒯不去。由我去吧。」

「好哇，你去，你去。」老蒯特地認真地看了他一眼。但他們正在七手八脚佩帶起傢伙來。壽子良眼光略爲在老蒯臉上停了一停，便彷彿怕他看出了他心事似的閃了過去。

四個弟兄都帶短傢伙。潘大成將盒子槍拔出機子，看了一眼。喀嚓一聲，插在腰內。

壽子良去到床鋪上取傢伙，沒有取着。

高皇經就關照他：「你不必帶吧，事實上已經有了六枝。你槍法又不高明，不過裝裝樣而已。」

壽子良面色沉下去了。老謝斜眼看着他。

他對着燈光簡直一股勁發獸。眼光又無意中碰着了老關。

「壽子良你相幫好漢們出力點哪，別弄得像我那樁有了要槍斃的資格。口噪的不好，不出力的不好。替好漢們打成了天下，論功行賞，你將來就是一員大官，娘賣皮，少不得連些十七八代祖奶奶都皇封誥命做起命婦來啦，等着吧！」

他們都不睬他。到菜園，上了馬。

走廊下，祇有高皇經還拉住馬轡，一足踏在鞍上，彷彿有着很多的事情要替關德鑿劃，彷彿依依不捨的樣子。低着嗓音在講什麼。

那馬隻，看見了火光，害怕着豎起頸巴，將後蹄在一芹莧菜田裏踐踏起來。

劉兆奎將風雨燈捻小了火頭，掛在門簷下。

高皇經也摸了摸盒子槍。扳着鞍轡，翻上馬背。關德聽得他滿意的說：「真是老關，我什麼事都可替你代勞，難道那真又值得你自己去嗎，咱們不聲不響……據我瞧，那老烟槍還不知道該耐到他多少時！」回過頭，他看見呆杲的思量的壽子良，高皇經將頭一側，低聲說：「嘿，你看他！」壽子良也覺得了，趕快爬上馬去，這才，高皇經他提高了一點嗓音，喊道：「頂多二個鐘頭，等着吧，再會！」

屋內只剩着一個酒店的癩頭伙計。陳馬奶子在鼓起腮巴吹水烟灰，她似乎被老蒯譏諷了去，正在想着一句什麼話來報復他。

「我也簡直有一天算兩個半日呵，跟那些畜生們講廉恥。可不是拿粉筆去寫到白牆上——」老蒯摸着烟泡，回過頭來，老太婆正在拿眼頂他，便哼了一聲。

「冲一冲茶！老子不上進，又得到槍上去借氣力咧！」

他一拐一拐橫過走廊，到酒場去。

但二十八條蹄子，馱着好漢們，一潑風出了市區。

五十分鐘光景，到了鹽壑區。

四個小弟兄跳下馬，去打那公司的大門。潘大成拔出盒子槍來，對準着門口。

葛義照着燈出來。他們一齊往裏擠。旁邊還站着個新用的當差老盧，將門一擋，發起他海州蠻子老脾氣來。

「幹嗎幹嗎，你奶奶雄，不三不四，站在這裏就講你的話吧！」

敲門那位缺嘴的弟兄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左右開功賞了老盧一對耳光。

「媽特皮，將龐學那老鬼巨找出來吧！」

一位弟兄將槍指在老盧胸膛上，他們跟着他都往裏跑。

小馬都光着脚打帳房隔壁跑出來了。其次是周濤之，正在門縫裏張着，一面在扭長衫紐子。而且他牙齒，不爭氣的抖着。

「什麼呂紫來，麻國柱都給抓出來！」

小馬面孔都青了，說：「沒有什麼人——給，呂先生都借什麼款子去了。」

該他倒灶，被第三位弟兄走過來劈頭子一記，打得彈出去似的，滾在桌子邊。指着他，叫他領他去找麻學濤。

周濤之被他們在門背後抓起來。將房內一盞美孚燈，捻亮了，教屋內光亮添了一點。

老盧不肯引導他們裏面去，便給關到房間內去了。

老盧拉着門，掙扎着。

「奶奶你什麼路數呀，可還不是那撈毛子！」

周濤之很知道「不喫眼前虧」這句話，他毫不反抗，被反綁起手來，朝屁股踢了一腿，推進去，反扣住門。

三分鐘後，老龐被砰的一下什麼聲音驚醒，——近時他，爲着要籌劃公司的事務，睡在外書房，大約也躺下去

不久——便從床上鯽魚那樣翻起身來。

他眼睛被電棒的火照着，睜不開。

潘大成問道：「是他嗎？」

應學濟聽是小馬的聲音，抖着說：「是——的。」

潘大成對他弟兄說：「給抓着走！」

兩位弟兄七手八腳動起手來，一拿就拿住了老龐的兩條膀子。——彷彿預備扶着他，或者像老友鷹架住了小雞的樣子。

老龐揮搖着肩膀，最後他吼着說：「不攪個清楚，到底爲什麼呀？」

那缺嘴唇弟兄不關風的回道：

「去見咱們大隊長！」

老龐有那種倔強脾氣，他光起火來，他嘴巴都扭歪了。

「什麼隊長！隊長是哪個？」

弟兄還好似得意的樣子回他道：「是哪個，是關德大隊長呀！」

龐學濟疑心自己是聽差了，他重新問道：

「是哪個呀！」不錯，他彷彿踏了一個空。不久他料到了。瞧瞧那兩個小傢伙，又瞧瞧身坯高大的那個，很面熟。

可是想不起他是誰來。好似那裏碰見過。

他呻吟着說：「關德——他早已變節了的呀，到鹽壘區來，連籌備期在內，也不足一個年頭，那時候，就聽說他

投降了什麼敵人！他好似要請他們替他解決這個問題似的瞧着潘大成：「如今又不三不四來抓人！」

潘大成嘿啞笑着，朝門外跑。

「把他帶過來！」

便將他帶到了帳房裏。一位弟兄看守起他來。

潘大成押着小馬再去找人。

在走廊上，碰着了高皇經、壽子良和另外兩位弟兄。手內抓着人。雖然順順當當走着，可是口內正在唧哩哇啦罵着。

「偏說是土匪土匪……沒有這塊理的！」

國柱先生，衣服都沒扭上，但撕壞了。

他實在是很書獃子氣的，當弟兄們從圍牆角邊抓住他以後，站在亮光內，就指着高皇經罵道：

「我便知道你們不是正路貨，你們這批土匪！」

他摸出眼鏡，預備看一看這是誰。

「將他綁起來吧！」

高皇經親自勞駕，將一節繩子拉着。那小傢伙們在國柱背上拍了一記，將手倒拐過來。

國柱先生實在是很書獃子氣的，他咬緊牙齒，那條手，抵死不肯彎後去。突然，他將手抽出——照着高皇經的臉批了過去。

高皇經睜着眼珠說道：「什麼！」

「土匪！」

國柱肯定地吼道。

高皇經一向很會輕薄人家。他似乎自己做不到或不願意做的，他便下決心破壞他。他頂恨不服從他的人。但他自己願意去服從人家。因此也很瞧輕人家。隨便什麼人，都不能高於他。否則他寧願不看見了你，倒也似乎至少在世界上再沒有比他能出去的人了。

「那小傢伙不是一向反對我們保護，而辦起什麼自衛團狠天狠地的嗎？昨天他還拒絕袁耀尙！」

沒有出發前，他都這樣說。鹽壑區之乃有如此堅強的陣容，不用說，都是爲着他。

況且當着他還倔強。你看，竟敢撒起野來了！

「呸！小雜種！」

他拉起拳掌朝國柱當面門打了一掌。

國柱眼中冒着紅的綠的火花——他捏起拳掌。但小傢伙們不管他死活，翻着兩手，拿腳板朝他背上踢了四

五脚，才紮緊了繩頭。

壽子良咬着牙齒，別轉頭，裝做預備和潘大成說什麼。

國柱的眼鏡架被打斷了一個脚，掛在右面耳朵上去了。

高皇經押着他往外面跑。

在帳房內，老龐正在頓着脚。他頓一下，便叫桌上那盞燈的火頭抖一下。

「不管，理總有個理……這種手段你能叫人心服嗎！假如說有什麼問題，咱們儘管可以拿出來討論，光明正大，可你們又不倫不類來這一下子……我以為，有問題，大家正式的磋商！」

國柱恰好也抓進帳房。他聽着，就將被打腫的腮巴扭轉來。

「你還磋商哩！我又聽見你同土匪們去磋商！」

「又是土匪！」

高皇經剛才打他這一記，打得有點手痛，原來中間攔着眼鏡脚。這回他落落實實批了他兩記耳光：「又是土匪！」

龐學潛彷彿碰着了電線一樣，將眼珠楞得彈出來了。他幾乎要昏過去。

國柱左面那頰巴也紅起來。在燈光底下，好似上了幾道胭脂。

缺嘴弟兄上來將一片手巾什麼往國柱眼睛上紮了起來。

「帶着走！」高皇經將盒子槍拔出，對弟兄們吼。

老龐的手雖然被還有一位反抓着，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掙脫了跳起來直擋住高皇經：

「有什麼問題我以為你可以先提一提，你不能儘管說抓着人走來要挾！老實說你帶走個把人有什麼意思，請問！」

高皇經一想起昨天袁禪尙的話：「沒辦法，那父子倆，關門主義，餘地都沒有，」他喪氣透了！拿手一彈，老龐踉蹌着幾乎滾下地來。

老龐站正了，拿胸膛去挺到高皇經胸膛上。

「你不說明白，咱姓龐的就拿命來拼！」老龐瘋了，他連鬚鬚都抖起來。露出着牙齦，那兩只指頭彷彿要去抓住老高的鼻頭：「老實說你不說起關德，我倒不過懷疑什麼匪類，來綁架了人去，至多受了些損失，拿去贖出來，你們可說關德對不起，你就，你就自己曝露你們不正氣，我以前可還聽說你們窩着什麼××的牌子，可不是，那一來，直同鋼絲馬甲們差不多！」

高皇經笑迷迷，拿嘴撮得好似害了疔瘡似的。他哪裏有閒工夫和老龐去辯白，回過頭來，就朝壽子良吼：「給拉起他來走！老潘，帶着小雜種——」

好漢們，抓着老龐，將他的手又聯綁在椅背上。拿出盒子槍來，朝他指着。回過身，嚇得小馬一噤，喙趺在壁角裏。他瞧都不敢瞧他們，閉上着眼睛。

他們推着國柱，一窠風出了門。

老龐左右扭着拷緊的手，他咆哮道：「這就是王道！娘賣皮，這就是王道——老盧，老盧，叫他們起來……」
英雄們業已去遠了。

廊那頭一片葛菜田，又被踐踏起來，馬急燥地頓着蹄子，豎起頸巴轉着。劉兆奎將掛在門柱上風雨燈捻亮；趕過來相幫弟兄們捉住韃靼。

老謝聽着，扔下了烟槍，捏着小茶壺，從酒場內出來，望着那杏雜雜進來的人影自言自語說：

「好順手，生意已經到手了呀！」

他們不睬他。挾着國柱，刊上房來。賀老六正當着陳馬奶子和關德說長道短，便趕到門口，迎着高皇經問道：「將他先送到小房子裏去嗎？還是怎麼樣？」

高皇經大約爲着忙於先向他大隊長報一報功，不及回答賀老六，大着步子同那些所有草莽英雄一樣，摘下帽來，斃了一個頭快碰着桌邊的腰，於是，將帽子一扔，拉了凳子，塞在屁股底下，笑起來。

「很小的事情。」他說：「你瞧我就將他『請』來了。至於以後的事情，老關，咱們當然能够愈快愈好。先……」

他談一談看。」

潘大成相幫着弟兄們將國柱推到桌子邊。高皇經欠了一欠身。他自己，跌在燈光內，頤巴上也有幾條指印發着紅。戲弄國柱道：

「請坐呀，我們不久便快都是自家人哩！」

在馬上，國柱被他們顯得頭都暈了。就彷彿入到了雲端裏面，飄呀飄的。將他從馬背拖下地來，他還糊裏糊塗。那副打壞的眼鏡被他們塞在袋袋裏面。他禿着眼睛，燈光耀得他有點眼前一團模糊。

什麼人叫他坐下來，他摸着凳子坐下來。

關德瞧他，兩個面頰都有點腫着，鼻門上有些紅斑，大約淌着的血，剛才被擦去了的。紐子什麼都沒扣齊。老關閒人似的立在門檻上，呷了一口茶，意味深長地說：

「可不是你倒灶，到他們手內，變做一個落水財神了！」

壽子良斜了他一眼，好似說：你別再一步步嘲弄得他們太緊了！

高皇經現在拿嘴巴對到關德耳朵上去，低聲說道：「要不要即時同他談判？他自己也代表他老頭，甚至囉囉區區呀，我們頂好就是要速取速決，等他們一知道，我們人都派了來，什麼拿權的事都在我們手內。」

關德彷彿就是一個晃子，變得連從前的主張都沒有了，一任高皇經要怎辦就怎辦。搔搔落腮鬚，又裝筒板菸。

說得對的，他總點點頭。他只得將手一擺，對着弟兄們：

「你們都出去！」

關德摸出打火機來，點燃了烟斗。他瞧瞧賀老六。

賀老六假意笑着說：「好，老關，讓他們去談，咱們都出去吧。」

他們就拿門帶上。老關歪着嘴巴，好似喫着苦藥一樣，難看地笑了一下，出來了。

高皇經於是拉着凳子，靠近點國柱坐下。

「真對不起，譬如你乖乖的隨着我們來，自然不會有剛才那些冒犯的事情發生了。其實是沒有道理的，不過有個很小的事商量。自然你已經明白，那就是關於鹽墾區各種利害上的磋商。」

他攤着一隻手，似乎要使國柱更加明瞭起見，拿指頭在上面劃着。

「我代表我們隊長聲明，我們原不是爲着地盤問題，不過假如說，我們用武力，那可太小題大做，糟踐生靈了——我們一下子佔領鹽墾區的話，實際我們還不是早知道你們正在編練自衛團呀什麼，正因爲這樣，免得水越

臥越深起見，我們提早來同你商量。」

高皇經打了一個嗝，他聞到肚內泛上來一種酸滯澀的味道，恐怕叫國柱聞着了似的，別轉了頸巴。他壓低着嗓子，爲着要打動對方起見，用出一種哄小孩子似的婉軟的聲音，那半個被燈光照黑的面孔點着，搖着。

國柱動了一下嘴脣，但沒有說什麼。悶住着不作聲。

高皇經又給他解釋着：「自然，不妨說，辦起自衛團來，甚至去聯絡那些做土匪的老獨呀什麼，爲着抵抗外來的壓迫，我覺得，沒有比這事蠢出去了！」他拿自己面孔貼到離國柱大約一尺多遠，兩條指頭在桌板上敲着。「多蠢！一樣的聯絡，對不起，而且還要費上不知多少的心力。我們那時早已替你開出一條路來，喏，剖腹見心的說，你何不早拉攏了我們，給一保衛，省事得多，什麼土匪或者別的攪擾，由我們去應付擋着肩胛呀。實在這付出的代價還有限！你願意答應嗎，你不答應，唉，你會自討苦喫了！」

老高將側面孔晃呀晃貼近去，似乎預備和國柱香起鼻頭來。老高逼進他一點，國柱退一點。國柱站了起來。

「可還有什麼問題提出嗎？」

高皇經一個勁按着他手，叫他坐下來。

「坐着，自然我可有東西叫你看不過我們不是壓迫你，這事你儘管有自由的。」高皇經乾咽了一下，想想，覺得這樣說不大好。他趕緊改正自己的話道：「不過這所謂自由，你祇要和我們一合作起來，便就得到的，現在你還不能自由。在你們鹽壘區內，聽說拿道理來講，都是講不大通的，包括你們龐氏父子都如此！據說就一向反對着我們。這就錯誤了。恐怕到實行後你才明白，不錯呀，姓關的隊伍譬如我們的在替「他們」幹工作，事實上都很平等，

我們也很自由。說是「上頭有人」還不是一樣地喫喝在中國方面做事，難道上面沒有人嗎？要你自己來做主席嗎？我以為，墮墜區的人都錯誤的。至於你們聯絡那面老土匪反對我們，那簡直太不看風勢了。試問，他連年可弄出些成績來嗎？他一樣要在地方上徵發給養，好，鬧起火來，還不是都死了自家人，說來說去，他們都是很壞的東西。而我們，却祇有一次，很合於經濟提攜的，辦得好，我們會投資……」

國柱肚子快氣炸了，他立起來。

高皇經又壓着他坐下：「慢着，慢着，別急呀，你到了這裏，多少得等事辦妥簽了字才走呵。老關，昨天壽子良寫的那張拿出給他瞧吧！」

高皇經自己開了門，喚進來，二個弟兄，恐怕國柱一旦暴動似的，拔出了盒子槍，到他身邊站着。

關德立起來，對高皇經招招手，意思有幾句要對他講。他於是跑過去，到陳馬奶子房內，關德將手撐在門限上。

「這小傢伙，我看來，嚇也沒有用，先給他關兩天！」

高皇經和他貼得很近，嗤了一聲：「老關你又來啦，隨便他怎樣，我不是說，遲早要弄他簽了字，乖乖兒承認了才走。我這綁他來，所以還因為中間臨時變更了次序。對不起，把那小的抓來，假如他還倔強到底不答應，我們不還好拿他押在這裏，去要挾那老傢伙嗎？」

高皇經取了蔭文回出身來。接着國柱坐下。他不知算是莊嚴還是滑稽的笑着，咳了一下，慢吞吞讀道：

「爲訂立與和平××軍成立互相提攜契狀……」

國柱側着一張圓臉，拿手撐着，一回又哼出聲來，他實在是很書獃子氣的，雖然比以前老成了，可還不脫小孩氣，他真想再批他這麼幾下耳刮子。

高皇經在這面唸，他調過身來背對着他。

國柱想：條件！他得看一看。

高皇經當做他有些意思了，將紙頭平鋪在他面前，將那盞美孚燈拉近些，站在後面，指給他看。

國柱摸出那被打斷了架的眼鏡來，拿在手內，隨着高皇經的手，找着了那條文的一段。

爲着要澈底保護鹽墾區各項利益被人侵佔起見，和平××軍乃有常年留駐隊伍之必要。其人數

視相當需要之時酌量加減。

國柱淡漠的笑了一聲，又看下去。

鹽墾區既受了××軍之保衛，乃一定將他生產利益作爲互惠的條件，其條件如下。

計開：

牧畜場二所

石叡密三座

鹽灶十座

磚廠一所

東區的草紙廠

榨油廠薄荷油廠各一

將來增添任何實業，即隨時列入本條文內。在以上各純利內抽百分之五十，由軍隊派員監視，以免因故推諉……

國柱快失聲笑起來。高皇經恐怕他看得不仔細，相幫陰着：

「鹽墾區附抽人頭稅，由軍隊開始保衛之後，人民即須領良民證——先生，我以為這二點很像有着要修改的必要。可是不妨，這實際不過頂個空名兒。事情還不是人在來幹，祇要我們合乎條件，你有什么意見，咱們儘管可以商量，商量到妥當才簽字。」

國柱收了眼鏡，將條文推還給高皇經。

高皇經笑得有點糟糕，看國柱似乎不怎麼放在心上。

「什麼，你有問題嗎？」

突然，國柱和高皇經簡直同時站出來了，同時扭歪着嘴，胸膛貼得很近。

國柱可低着聲音，慢吞吞說：「你還當做這是什麼淪陷區了嗎——對不起，請你收藏起來，或者趕快擄去了吧！」

關德空口嚼着什麼，冷冷的，看在背後。

顯然，那大隊長也有些討厭起這種排場來。「老高太顯能了！」他想。

「我知道他不會簽——老高，將他帶到禁審去吧，小傢伙，不嚙一嚙苦頭是不會簽上的！」

國柱將桌子一拍，叫那盞美孚油跳着一下，燈蕊縮了下去，屋內暗起來。一個弟兄撲過手來捻亮了。他本來不預備同他們多講，可是再不說這麼幾句，他的肚子真快氣炸了。

「都由你們這批無賴好了。手段可還够不上啦！你逼住我簽字這能代表父親，代表全委員會甚至全鹽墾區嗎？老實說，即使我老頭子那權利已的人來也不答應。虧你們還幹得出。你以為那樣嚇着會叫我抖着手簽字上去嗎。爲着免得我再叫你們土匪起見，你們就不必迫着我！」

他踢開椅子，跳到高皇經面前去，咬牙切齒着。

那二位小弟兄倒被他嚇了一跳，倒拖着將他手捏住，兩個拿着一個。

「我真預備擄去你們假面具！原來一向還替老百姓們謀幸福呀，現在可碰在我自己手內，是的，要你們來保護！恐怕我們自己不會保護自己！敲剝得竟那樣官冕堂皇！瞎了眼睛的人還感激你們。老實告訴你，這只配哄哄你

們自己良心的吧！」

關德聳肩膀，說道：「唉！」

「老高，你再同他講，嘴巴不清不爽的！」

高皇經拉長聲腔，道：「帶他去，來些人呀！」

窗外，他們都拿面孔貼在玻璃上，頃刻就開着門進來。

「走，跟着咱們！」

國柱擺脫着被他們抓住的膀子，頭都不扭一扭，走在前頭。

潘大成插口說：「你這個人好倔強，喫了苦可依然要承認呀！」

國柱退回來，拿面孔關到他臉上：「隨你在我舌頭上面都打到，我可不能代表全班人馬來做你們的奴隸！」

着我簽字吧！」

通過走廊，他們帶他到酒坊。老副立都不立起來，打了一個呵欠，斜着眼道：「叫他簽準了嗎。老高這一趟功勞可不小呵！」

隨着他翻起身來。看他們，將國柱抓到矮門邊。兩個弟兄搬去地上的一排酒甕。劉兆奎提着燈，這才露出一個木頭門來。

鏽，斑剝的發了鏽。潘大成上去扭脫下來。

誰上去踢了一腳，便沉重地開了。

劉兆奎提着燈照了一照，那塔梯上，生着癩苔，一級一級沒入黑暗去。有一種霉酸什麼氣味衝上來。旁邊撒着一堆貓糞，長起了白毛。

高皇經再四恫嚇他說：

「怎麼，不反悔的嗎，老實跟你講，一下去，出來的機會可很少！」

老關站在背後給接着說：「不錯，咱們的成績都在裏面，這才恐怕你會一直倒楣到底哩！」

關德突然擠過來抓耗子似的抓住老關領口。照準他下巴劈的一拳，蹣跚踉蹌直摔到他烟榻邊去。

老關從地上爬起來，一摸就摸着腰內，可是他，摸了一個空，皮帶頭上什麼都沒有。壽子良正在同病相憐的看
着他。

潘大成埋怨他道：「你個人真不識相，打玩笑也有個時候呵。老關，讓他瘋罷。」

老關哼了一下：「娘媽皮，除非永遠叫我手內沒有傢伙呀！天都瞎了眼睛的！」

關德想起了一件事情。

「你們將他的烟床搬出去吧，另外派兩個人來，靠得住點，去年那樣……我知道那老槍做出什麼事來！」

佩服！

「我這樣手賤替你放走他哩！除非一輩子，都能够這樣治服人。」老蒯偏偏自言自語着說：「那我蒯文保才

不曉得哪個弟兄這樣說：「這有什麼難呢，簽個字，偏作孽受苦！」

國柱踉蹌地給他們推到第一步塔石上，他回過頭來，朝他們吐着口水——呸！

潘大成拿劉兆奎往旁邊一推，將靴子撥着木頭門，格支格支笨重地關上了。

「慢着！」高皇經朝賀老六抬抬臉：「將他身上什麼自殺的東西搜一搜看，我寧可防他點。」

木門重新拉開了，從劉兆奎手內奪過燈來照着。賀老六擦擦袖子，上去便劈了國柱一個耳刮子。

國柱的後腦碰在濕霧的壁上，咬着牙齒，眼睛前，飛起來數不清的金花。

「可有什麼更好一點的王道精神拿出來嗎？」

賀老六不睬他。到口袋一摸，拿出一副壞了腳的眼鏡。他借着從上面射下的亮光看了一眼，給他扔到角落裏

去了。

他摸着他裏邊的口袋，也沒有什麼，却摸着了一隻錶在袋內。

拉出來。錶鍊扣在鈕扣子眼內，擦，褪下來。黃的光晃了一下，賀老六可識貨的，放在手掌內，有分量。

他塞到自己袋裏去。

「老高，就這樣罷，」關德看得很厭煩，他心上，突然泛上一樁不高興的事情來。他踱出去：「你到對面房內來，我有事對你說。」高皇經臉上現出：「可不是，老關凡事總商量我」的神色，由他們去，跑出酒場來。

門，滯重的聲音關上了。很清澈，國柱聽得外面下起了播子。

他似乎還聽得說：

「你遲早會……」

國柱倔強的釋笑着，可是沒有人看見他。門縫上，風雨燈的弱光斜移過去。靴聲和談話聲去遠了。他簡直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九

第二天晚上。

一到晚上，總發着霧。開出窗來，就聞到發霉的蒿草氣。菜園內，那條老黑馬叫着。大概十一點光景了。

老翻到上房去，鋪了門板，拿蒲子展好，脚一擱，倒下來打他的烟泡了。他總是在第一筒烟上一口氣抽完，嘖嘖的喝了兩口滾茶，才徐徐的吐出烟來。此時他，有一搭沒一搭說道：

「賀老六，我請問你，這傢伙怎麼也會和關德這批人合得來呀，奇怪透了。譬如我，爲了自己抽大烟，這只能說是沒出息，放着地盤不自己去爭，却相幫主子發壞事。憑良心講，豬才真心替他幹。老賀我看你樣樣起勁，自然也不能指摘你不是，你却快好發財了。我儘往那小眼內（他指着煙斗）抽，你却一天厚一天，好在肚兜內。賀老六，人真是，不是我當面也說你，人一窮，就什麼不要臉的事都高興做出來。窮的時候，他口口聲聲說氣節呀，忠義呀，一有

錢，一爬得比別人高，對不起，那裏他還記得起以前的說話來！如果輪到我自己嘍，我就不客氣，都會照辦咧！」

老蒯總是這樣，一說就說出人家隱痛來。可是連他自己也笑了。他又喝了一口茶，瞧着盤子當中那盞鴨蛋燈。

「他媽你瞧，他眼睛內那裏還有人呀，一聽說老獨們晚上來包圍，他就脚底抹了油了，留下我們這老弱殘兵。賀老六，」他擲了煙槍，盤着腿坐在席子上，問天窗朋友道：「如果說，老獨他們隊伍一來，你瞧我會爽快快跑過去嗎？你老直說，我也老直着說的，不怕你是關德的人！」

賀老六今天晚上全體武裝。他唔唔的應着。心思，正不知落在什麼地方。立在門檻上，看着老蒯燒煙。

老蒯向劉兆奎要了一把熱手巾，精神煥發地站起來，立在天窗朋友面前。

「難得再跟你說句把知心的話吧，要是說偷偷摸摸陰險地幹一下子，我會叫關德死得不瞑不目。可是這，不是我老蒯想做的。哪，不是他隨時防着我和壽子良，讓現成的傢伙不帶一枝嗎。直到走，他才扔下這支老式的傢伙。這回你們綁來了老龐的兒子，老實說若然在你賀老六面前，又加關德們剛剛跑脫的時候，我要說放走他，也不難到那地。關德說，做事要光明正大，我們才光明正大，我保證龐國柱要讓關德自己的手放他出來。」老蒯咬的帶涎帶笑着，滑稽地拍了天窗朋友一下：「你還想一想看，關德現在算得到鋼絲馬甲的通知，自己跑脫了，以後你覺得兩個冤家有碰頭的日子嗎？」

「誰曉得！老蒯你趕快抽完了吧！老頭子要熄爐子哩！」

「好，抽大煙的都不識相。你去睡吧。賀老六，不過還有二件事，也是我心內早想說的，你們別將鋼絲馬甲這人當做好人，這是心腹之患呀，不相干我的事情我才這樣說，嘿。」

靜下來，聽得老貨在下房裏咳嗽。側着頭，心思似乎隨時留心有沒有動靜。羊又在後園叫着。他一家頭靠在枕頭上裝煙。老頭子被老蒯趕着去睡了。

老蒯自己再四呻吟着說：「真滑稽透了。他們說要來捉他呀，事前，一點都沒有風聲，而且老龐的兒子接頭的事情兩面又都沒個分寸！」

老蒯的爲人就是這樣，他認爲自己是一個落伍了的人。眼睛是看得很分明的。從那時一脚跨進了岔道，他就以爲彷彿入到了染缸，橫豎就永遠褪不去顏色，返到原先的潔白了。他愈就假痴假呆起來。叫他們聽着，不能斷定他譏嘲的目的是指誰，是指什麼。其實他自己知道，長久這樣子下去，是真的到底不清不白的。

「我可遲早會跑過去呵。」

他壓不住心內一種推擊。講起「跑過去」實在覺得沒什麼不便當。可是還拿不定主意。雖說十個指頭有長短，在弟兄們中間，他好算是老前輩了。但沒會去拿着放在背上的槍，倒拿了腳在口內的槍，認爲被小輩們瞧着，可恥的。「好，我這輩子算倒足榻，橫豎洗不干淨，拉倒了罷。」誰又曉得做奴才也不大容易。叫他看不上眼的，他罵起來。他不願意在人家屁股後面「抽」，他們可又正式防着他。

他羨慕起賀老六來：「賀老六你簡直是一員福將，淮帳有的，主子老爺們對你信仰又好，因為辦事出力，還才到處不喫虧。我哩，功名簡直背着我跑了！」他於是，將煙籤子指着他，眇起了一隻眼：「賀老六，這只衣鉢你們捧牢些，將來還好傳把兒子孫子哩。」

天齋朋友怎麼也不同他答嘴，知道他馬上又要發起瘋勁來。近時差不多那一淘伙裏的人都叫他罵得够了。就除去一個壽子良，他也偶然不真不假帶着他兩句。

「壽子良這個人幫老板可幫得他媽總算得法，看吧，高皇經恐怕你擠脫他生意，肚子內早「同行必妒」了，該倒楣，可一交跌到糞坑裏去唉。」

老蒯怎麼也不知道高皇經和關德對於壽子良早動了殺機。直到今天中飯時分，關德還特地喊得他「子良」長「子良」短。叫壽子良自己都含糊起來。他們出去的時候，蒯便他憂愁地瞧着老蒯道：

「他們的口風都對我忽然兩樣子呀，大老蒯，我該怎麼辦，糊裏糊塗，越爬水越深！」

老蒯點點頭，真心真意噴了一下嘴，瞧着窗外，呻吟起來。

「可不是，你一下子跑又跑不脫，那殺坯們又狼狗那樣看緊你。壽子良，慢慢地瞧機會罷。」

料，可被老蒯料着的。高皇經對於壽子良，一來，防他將來也許還會反正過去，第二樣便是眼前的事，看樣子「質」和「材」壽子良都比高皇經能着一點。老實說，英豪們也怕一旦有人強出他的頭，高於他一着的他喫酸。高

皇經在關德面前，有時總來一個反面文章，將壽子良渲染得怎樣之好！「老關，你等着罷，那位老先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反叛你，你記得他隨在和那烟老槍眉來眼去嗎？」他再竭力稱讚他道：「至於才學，他的確上品之至，比我高皇經頂少妙出去一百倍了！」

他簡直太謙遜了，直到看見關德摸着帽簷，吐開口內的牙杖立起來。

「我想馬上要槍斃他！」

「你馬上槍斃他呀？」高皇經接上去裝出奇怪的樣子：「你不怕他們評論你嗎？」

「怕他們評論我！」連關德也和盤托出了。「你知道，他一徑想謀害我哩，就是你也看見，他經常同那老槍丟眉煞眼！老高你喚兩位得力一點弟兄來，要幹就幹，讓他死在野外去。」

過了抽完一筒煙辰光，壽子良站在關德面前了，關德懶洋洋坐在椅子裏，兩腿交叉擱在椅子邊上，高皇經做出想心事的樣子望着天花板。

「子良有一件事委託你，」關德瞞瞞高皇經，高皇經不動，——他只好自己來說：「到咱們根據地去一去罷，明天下午你就原路到市區來——弟兄們，給你帶三名去，保護保護他。」

壽子良一點不含糊。若然爲着「公事」，他知道，不這麼叫他兩手空空了去。從前，好漢們跑來跑去，自己都帶一桿傢伙，而爲着保護他，卻派三名風盒子倉的弟兄？壽子良面皮變成了灰色。

到底被老關一料就着：「壽子良，你去吧，算我們白打熬，白活一輩子。你要是這回跑得掉，你就不要緊了，跑不掉咱們來世會！」

三位弟兄押着壽子良出菜園去時，老關就開宗明義這麼對壽子良說。

自然，壽子良這一去，石頭扔到水裏一樣，永遠不再回來了。

下半年，老關還半真不假的問賀老六。

「賀老六，這趟我猜壽子良那條命會保不住，你瞧，老高一一向待他待我多麼好，今次派了他什麼鬼的好差使，頭兒別在一邊，哼都不哼哩。」

賀老六含糊地應他道：「不，老關不是叫他明天就回來嗎？」

「回來你媽的魂！」老關笑起來。「你瞞我哩，不錯，他回來不回來橫豎不關我事，我自己都拿不穩，自然你們也有一天要我好看呀。賀老六，壽子良的事丟開，你瞧我老關還好在這裏歇多少辰光？」

賀老六恐怕他罵起來，摸摸鼻頭上那塊亮疤。「都是你自家疑心——疑心生……」他想了又想：「總而言之你太多心就是了。」

老關又踢開了條凳，挪挪褲子，那面皮，老油紙也似繃緊着，顫幫骨牽呀牽的，想是發作，可是不知怎麼，舌頭在那焦黑的牙齒上捲了一下，騎到烟榻上去了。

今天晚上他特別地氣悶，本來，這樣有意無意地和賀老六閒扯，他還是頭一次。他心上，彷彿壓着石頭，事情太突兀了，雖然好漢們行徑一向叫人捉摸不定。可是當他們三根台柱——關德、高皇、潘大成飯都來不及喫完，推開碗箸，弟兄們慌慌忙忙帶過牲口來時，看在老蒯眼內又似乎真的一般。「老蒯還是你和老六兩家頭留在這裏吧！」臨走之時，高皇纒算於下一根舊盒子槍給他。連賀老六都惴惴地拉長着聲腔：「該倒灶，留下我和你，可不知出些什麼花樣哩。」

據賀老六告訴他：「因為剛才鋼絲馬甲那面來密報，說是三進頭房子人馬今晚上包圍市區，捉拿老關了，事情哩，原說不十分可靠，大家不過防着一點。」

老蒯將烟籤往盤子內一扔，高興地坐起來：

「這麼着說來，我不是恰好移蓬轉舵了嗎？」他似乎，那時和壽子良都有這種打算，他們覷個機會，便都反正過去。他挨着那種不痛不癢的日子，真所謂一輩子不自在。可是儘管噲噲，他明知道，那也沒有用處的。不過他不大覺得這事靠得住。

「賀老六你拿出你槍來那只錶，看看幾點鐘？我可等得心都焦了。」

天寶朋友歪了一下嘴，那老槍的嘴總太毒辣！拿出國柱那只錶來，正指在十一點帶零上。

「管他罷，賀老六，我到那時看，如果是正式人馬，老賀說，我要和你們再會了。可喫不消你們，甯不爭氣。」他止

不住又噲哩噲嚇了起來：「弄壞了衆位好漢們聲名，我可担当不了——」

他突然停止了裝烟，對賀老六搖着手，便放下烟槍，掛下脚來換着了鞋子。賀老六早跑到菜園去。老蒯拿一只紙匣子遮住了火光，輕輕將頭探到門外。

他聽得了一陣嘈雜的槍聲。

又是一陣疏疏落落的槍聲。在市區不遠。大約在西南那一方。

「難道是真的！」老蒯側着頭。「那開的是朝天槍呀！」

賀老六大約也聽清是槍聲了，奔進來到陳馬奶子房內，不知噤咕了什麼。他又帶着盒子槍翻身到菜園去。那些酒坊內的伙計都從床上爬起來了。

那真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照一向的情形，市民們聽見槍聲，祇消往地上躺，就包不出岔子。況且在晚上呀。他們都有經驗。但說是兵變，爲着要餉，可和市民們沒有直接的相干的。側着頭聽，槍聲越來越近。接着，街上有了嘈雜的脚步聲。接着，却聽見三鄰五舍門板被打開來。

「開嗎！娘，媽皮，不——我操！」

市民們，在昏黑中被劈領口抓住，於是就將你趕到壁角去。到桌上，找起燭頭來點了。回過身來，批了他們耳光，說趕快乖乖的自己奉獻出來，否則稍一遲慢的話，他預備敲死你。

「打斷了你腿，仍然要你拿出來！」

在床墊裏翻起來了。將枕頭也隨手撕開。百忙中又抽了那預備逃走的事主十個雪茄。然後迫着他們將地板撬開來。

從市梢的牛大麻子染坊起，包括史大端的洋貨鋪，興隆地貨行，趙八貴麵坊，但凡有門有戶的人，就水似的湧進去。他們夾七夾八嚷道：

「不要慌，你奶奶……拉出來，嚶，我們借點餉！我們是莠老獨的隊伍呀！」

「是老獨的隊伍呀！特別地喊得響。」

史大端的帳房是一位出名的忠誠當家，向來他管着帳箱的鑰匙，只准替老板賺進去，不許走漏一文錢。門一打開，他就往樓梯下面躲。弟兄拉出來了。他水浪似的抖着說：

「老爺要是說有沒有！」那弟兄抽了他一個巴掌。「沒有！」那掌櫃爬在地上。「沒有！」原來人是忠心的，他預備以身作則，叫史大端不受損失。前年他自己一房媳婦，被史大端小開吊上了膀子。給他兒子撞見捉姦的時候，他一口咬定不必爭吵。人已經「睡」了去，吵都沒用。他是忠烈的。然而愛面子的。於是史大端奉送了他三百大洋，秘密了事。此後便日見其忠心起來。「我們店家窮哪，店都快關門，鹽壑區不是推行什麼開源節流的消費合作社嗎，市面一天天不好，游擊隊捐，特務隊捐，土匪又要捐，名目一天天多，你……」

弟兄們舉出腿來踹的一脚，踢在太陽穴內，瓜那樣滾倒了。

拍拍……槍聲響。

市中區後面誰家火光直閃。

貨櫃推倒了，錢箱整只擱到街上。

史大端本人還算運道，早避開了，倒灶了他的太太，從樓梯上躍下來，被他們劈領抓住，在胸膛奶兒內抄出了五百。還有紮在小腿肚上的十二兩金器，也搜進好漢們袋里去。

昏黑的街市上人影慘亂。

市民們一反抗，好漢就孝敬以老拳。苦然還想延遲或倔強，就沒頭沒腦將槍柄擡上去了。

成績相當的好。照搜刮的程度，大約已經够得上說髒一千二百。

街道上盡是些箱板、碎木、舊衣。也有受傷市民的血跡。人家屋裏取出米糧，摔碎了蠟子，就一任往來的好漢踏上去。

槍聲疏落下去。火災，在街的那頭竄着，牆磚同那着了火的梁木向街中心崩倒去。好漢們只在找尋還可帶走的東西。那時候有兩匹馬上馱着騎士往這邊來。

老副站在英國的短牆口。他望着人影憧憧的街市，呻吟道：

「可不是滑稽，他們倒有胆氣做市面呀！」

二匹馬踐踏倒那面的籬笆，衝到菜園裏面。

後面還零零落落跑着十多位弟兄。

老翻借着尖火的光逐一打量着他們。

他搔起頭皮來：「我的媽，要是說老獨，真見了你娘的鬼了！」

隨即他退後來思量道：「難道他知道我落難在這塊——來找我嗎，該不會！」

看見莧菜田邊有人站着，騎士們扯住韁，斜掠過來。

老翻的喉嚨子笑了一聲。

「請你自己先舉出手來吧！」他拍的拔出盒子槍。「真不三不四——老板有姓名嗎？滾下來！」

馬也彷彿怕夜似的，仰起頸子來，四蹄蹄子在菜田裏亂翻。那騎士，好容易勒緊了韁，灑脫地翻下燈子。

「呵！你是老翻呀，沒會同關德們一起離開市區嗎？」

老翻叫起來：「怪不得……噫，你是朱古律！我必疑心老獨會冷那把戲哩！」

朱古律可換上一身學生裝，脚插在一隻生牛皮的，起了裂紋的紅高統靴裏，他斜戴着一頂闊邊紫色的呢帽。

外面披著油大氅。於是那許起來。那氣派很同那些香烟畫片上十九世紀的德國軍官相仿。

叫着跑了三文多遠，在廊盡頭跳下來了。

賀老六突然從腰牆邊閃出來，拿槍指着他。

「放下你槍來！」

鋼絲馬甲可沒會提防，瞧着他，慢吞吞舉出手來。

賀老六大刺刺的繳了鋼絲馬甲的械。回過身來，一個人影又冷冷的站在他面前。

「都扔了你的吧！」

那弟兄，面孔好似一根絲瓜的樣子，又長又瘦。將頭側着，一股勁將像什指到天窗朋友腰檔上。

鋼絲馬甲得意的笑起來，他劈手奪了賀老六手內的二枝槍。

「將他綁起來！」

奔過來，四五个弟兄，七手八腳，將天窗朋友綁在廊下的柱上。

鋼絲馬甲將手一甩，他們都隨着往陳馬奶子上房湧。

一批人便去找禁閉國柱的所在。

劉兆奎恐怕他們將國柱一取走，便害了他。他本來，躲在門背後，看見十多條夥子往酒場閃，忍不住撲出來爬

在地上，一溜碰了二十來個響頭。

「各位……各位……別害了我，高家財，今晚他人都叫他吩咐帶走了，唉唉……」

不知誰，撲過來，踢了他一腿，抓着他的領子，拖到案牘裏去了。

酒場內，明晃晃點起燈來。

弟兄們彷彿在自己家裏，便將裝幌子的酒罈搗開來了。木頭門上，新下的鎖，誰上去扭脫了。

兩三條膀子，拉着鐵插子，往外扒，提過風雨燈，門開了。

將燈懸過來照了一照，國柱，將臉孔，埋在手內，坐在第二級梯石上。

他回過頭，無射進來——其實很弱的燈光，教他眼都睜不開了。

「可不是！公理我相信會有的！你們來放我了！」

他那有點慘綠的圓臉，血跡沒揩淨，頭髮上，纏着「蛛網網」，這面比那面大一點，他朝上面一瞧，亂閃閃都

是人影子，便高興透了，提起撕碎的袍子，衝到地上面來。

弟兄們疑心他要奪路而走，四五條臂膀一齊上來抓。

鋼絲馬甲站在燈光內指揮道：「趕快，趕快，趕快！」

國柱呆了一呆：「我到底怎麼呀！」

他真有點疑心自己這兩天來一連做不完許多夢。可不是，剛才他還料大概是好漢們迴心轉意了，想起沒什麼攪頭，來放他回去。或者又頂多想出什麼花樣來，逼着他簽字。「簽字，哼！」這且也別談。他雖然勁道硬，誠如龐學潛所說：「做人的經驗，到底還不夠。」他直到一個麻子弟兄將塊布一揚，在他眼睛上扎了起來，他還澈底不明白這是哪回事呢。

國柱倔強地吼道：「不弄明白我寧願死，到底怎麼一回事！無賴！」有人劈了他一記，他別過被榮往眼睛的臉來。「土匪！」

絲瓜面孔的傢伙撕了一塊布來塞住了國柱的口。

腳步嗒嗒的響。擁着國柱往菜園跑。鋼絲馬甲看見，在走廊裏，朱古律正跟老蒯討論似的高一聲低一聲說着話。

菜園內人夥簡直數不清。陳馬奶子房間，呼呀碰的正將箱子什麼一個個敲開來。燈光，一會在玻窗內晃一下，一會暗下去。聽得街道上，槍聲在黑暗內，呼應似的接續響。一個大概小隊長什麼，跑進菜園來，像有要緊的事要報告，口內嚷道：

「糟糕糟糕，袁紳士家也帶上了，我報告大隊——」

鋼絲馬甲口內罵着「操那個娘！」想是奔出去查個究竟，不用說，妹塔老爺家中動不得——朱古律撤下了

老謝，一把抓住他：「大隊長，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鋼絲馬甲咬緊了牙根：「我叫他們不要去動他！小鬍子背後又出閒話——」

朱古律嘔了一聲，他機謀地告訴他：「我叫他們動的，大隊長，你想想看，這下子，自然表示我們以示一律。我們放謠言說是三進頭房子方面幹着的，明天風聲所播，怎麼袁胖子家倒好好的呀，好，誰都明白你們有塔舅的關係。大隊長，我所以，都叫他們清除——（清除這名詞，是朱古律變明的，你可想出是什麼來）」

朱古律彷彿還不會聲明到他相信，現在他調過身來，趕緊又去捏住老謝的手。他像似識着了一位知己，應該暢訴一番似的。

「唉，唉，說起我姓朱的人來，我真頂愛坦白，我不會虛偽，不掩飾！老實對你說，咱們和老獨的手下，倒還多少有來往！這次真想不到留下你同賀老六。至於老廟的兒子，大老謝你看，我們隊伍公正嗎，我一聽得，那批流氓們到鹽壑區去無理由的瞎鬧，我向老謝兩家頭真光火！火光到腦門——」

朱古律說到這裏，他自己咬住了嘴唇皮。他覺得儘管這樣自讚自唱，可也突然有一股彷彿抱歉的天良發現的熱氣冒到面上來。「大老謝」他改用了一種恭維的聲音問道：「你有什麼意見批評嗎？」

他用老法子再逼問一句：「不錯，看光景就是我也要批評，你們這種行動不大好！不過你看，那謝德可會做出些什麼來呀！大老謝，我聽說你，真是一個正人君子——唉，正人君子的環境總不大好，想不到我們如出一轍……」

弄來弄去做人下人，地位不高，咱們又眼強，手拙，只好混口飯喫。」

朱古律似乎只是爲着要將老蒯的注意力分散，叫他再不要逼問他將一個國柱帶到什麼地方去。他順勢，跨了幾步，扯住了自己那匹馬。

「大老蒯，想想吧，跑得掉你就跑，」他爬到了馬背上：「哪怕加入我們的隊伍，不是我姓朱的吹牛，咱們隊伍和老獨的一合併，可叫鹽德沒路走！」

一段木頭那樣，老蒯沉着頭，他彷彿咬痛了自己的舌頭，嘶啦嘶啦呻吟着。

朱古律扔下他，將馬攏了兩腿，跑到上房的門口去，他僵了點腰來，正看見弟兄們拉着繩頭，將陳馬奶子吊起來。

她已經第三次上在樑上，尿都從袴腳內漏出來，氣厥過去了。

他們放她下來。

到水缸邊，勺了一碗水，澆在她臉上。那多福的老太，眼淚同鼻涕一起流着，訴着，哭起來了。

她說她看得錢比她命還重，再給她苦頭喫，寧可死。

「她完全假裝，我聽說她乾兒子乾女兒們孝敬得她多麼講究哩，油水又足，簡直像富貴人似的。」鋼絲馬甲

喊道：「繩頭拉緊一點吧！」

朱古律爲齊要做給老翻看。

「放了她吧，那老貨再敲也沒用！弟兄們！」朱古律高聲喊道：「走吧！大老翻，咱們後會有期，去了！」

人，頃刻就潮那樣跳過了菜園，沒入黑暗去。槍不時開着，將那些「收穫」攔上肩頭。有人將手指插進了嘴巴，尖銳的呼嘯起來。

朝燈火，鋼絲馬甲射了一槍，那邊美孚燈閃了一下，熄了。陳馬奶子嗷嗷嗷喊着。

天窗朋友雖然想掙扎，可是沒怎麼用，只是咬牙切齒的吼道：「你好你好！」

槍聲裏面，好漢們，挾了圍柱，出了市區，陸續向東南方去。

老翻好似一段木頭的樣子呆朝着黑暗裏。

一點不含糊，那槍聲和杳雜的人聲，現在去遠到聽不見了。

他搔搔頸子問自己：「我可不是碰着了什麼鬼？」

酒坊內，伙計們都從桌子底下爬出來。街市上，現在人聲唧唧喳喳都聽見。劉兆奎閃着一條腿，摸到上房去，點起了一段洋燭頭。

上下房，箱子都翻開了蓋，而成績恰是如此之好！陳馬奶子狗喫尿那樣倒仆在地上。

只剩了一副油燈蕊子，滾在席子上，那根烟槍，可竹片那樣踏做兩段了。

「可不是一個板子上印出來這世界，弄不好，梁山泊一樣！」

老劉並不去相幫劉兆奎，惹起陳馬奶子來。他低聲喃喃着，似乎有點惋惜那烟槍，但他瞧瞧屋內東一堆西一堆踏碎的東西，杲去那樣，動都不動。

「大老劉，那亂黨們和你談得很投機呀！」劉兆奎剛才看見朱古律拉着老劉的手且走來着。

老劉也不否認，也不對他發什麼火，哼了一聲。

他似乎下了什麼決心，挪挪褲子，一回頭便往外走。

賀老六在廊盡頭柱上，有氣沒力的哼着。

老劉站却站住了。可是不知怎樣，歪了一下嘴，朝他吐了一口痰，便轉過走廊，到菜園裏面。

黑暗內，他摸黑溜地進了馬廄。

「我老劉除弄一個小錢都不值，難道等他們有一天棄邪歸正嗎？」他噤咕着：「總有他們的理由，一臭兒裏！」

這却真的，他想不到，所謂好漢，都拿「正義」「二個字來做他的幌子。更怕經不起世人的輿論誅伐，將事情弄得逆滾撲湧，是非顛倒，叫你再也看不清誰是「正派」，誰是「邪路」來。拿水一攪渾，就趁勢撈起魚兒來了：「到

他們嘴裏，總好似自己理由十足呀！」

劉兆奎正在上房頓着地板罵「婊子賊娘。」

老劉將盒子槍插在腰內。他牽了一匹馬。

「唉，我劉文保下半世活得冤枉透了——」

不知隨手抓到了一根什麼條子，抽了兩下，那黑馬在鬆軟的菜畦上轉了一個圈子，出了菜園。

+

濃黑的夜色底下，草原上，到處是好漢們的世界了。

朱古律正拿腿幫下死勁夾着馬肚，使牠好接上他們隊伍去。

他忽然，得意地大笑起來，他有好半天，爲着裝出那種有考慮有思想的樣子來，他和老蒯講話的時候，許多時不會笑出來一聲。近來他，這種一會笑，一會沉默，有時又皺皺眉的樣子，成爲習慣了。

「老蒯，你看我們順利嗎！我早說，不義之財也該打發點人家呀，這批不要臉的東西，捏住了他滿想一家子受用，對不起，我所以早經說，趕快也插一脚去吧！」

似乎有人羨慕他似的，他挺起胸膛來，天可是太黑。他將英雄帽掀了一掀。他滿身體彷彿要熱得燒起來。牲口小跑着，跑過一片什麼小麥田裏去了。聞出一陣鹹溼溼的氣味。朱古律屁股被鞍轡擦得痛着。

「我看他們拿什麼歸還他！」朱古律有點喘着，吩咐前面趕快趕進自己根據地去。「這樣一來，即使說，兩方面他們妥協了，已經決定讓鹽壑區許多權利歸關德來管理了，票子呢，憑良心講，那張票子少說也好敵德爾萬把八千。不然嗎，他們有條款，咱們自然也有呀，隨你們自己挑一樣！」

「唉，朱古律越想得得意。不過雖然，這事似乎有點喪天良：「嘿，世界上人不能講天良，講了天良都餓死了，讓他去，人已經落在我們的手內，總不能，他到鹽壑區去再綁個什麼重要的委員來！」

直到他們將國柱安頓在一所矮屋子內，門把守了起來，這才鬆了他的綁，解去眼睛上的布帶。

朱古律有一個發明，他是尊重那些肚子裏面拿出貨色的人的。自然，對於國柱，爲着「免去他誤會」起見，他表示抱歉。

國柱好似變成了瘋癲，去了綁，還是不能動。面孔上，血色都沒有了。

朱古律摸着他的紅牛皮靴子，在鼻子上拂了一把，嘆囁笑起來。

「我相信你，」他說道：「對於這次從關德那面架送你到這裏，照一個知識階級的眼光看，不無可有原諒的地方吧。請你不能用一種什麼名義來講我們的行爲不正當。這叫做生意。而我們也實在不過趁此投下子機，決不有什麼野心的。比之於關德，不是吹牛，光明得多！」

他於是拉着銅絲馬甲商量關德和鹽壑委員會接頭的事去了。

第一，他認為，叫鹽墾區來贖票的事，頂好也叫袁胖子去拐彎，比較起見妥當一點。

「關德那邊人，你想他會罷休嗎？我明白的。」朱古律又想了想：「慢着，這事我們也可對他聲明一下，並且鄭重道個歉，至於爲着免得失去同情我們的人的起見，我們不是該找老獨的幹部談一談去嗎？少不得又讓我馬上去走一遭。」

他連夜趕到三進頭房子去。

守衛人盤問着他。他說：

「我是老鋼隊伍的，上次來過，請馬上要你們梅同志蕭同志出來接見吧！」

朱古律腦筋裏很有一種作怪的念頭。他以為，照他自己的立場來講，一個爲人的目的，該是「見機而作」的。一個人，頂不該硬照着「路線」去幹。譬如，見了軍人，同他談做生意什麼買賣便完了。同他談，稍息立正拿槍桿。那一次，他碰着了編戲劇的便都談文學家。他經常「由此類推」着，似乎他們的上當，都是應該的。就連他大隊長，雖然他承認他是他的「參謀」，要東要西都在他手上。

三進頭房子的幾個小夥子，早火起來了。

「什麼文學家，給扣住他，槍決了吧！這種人，在世界上，可真爲害無窮。」

那雖然，憑着火性說的，倒也對。這次他想，再調個槍花，這條線拉得長，將來說不定基樁立不牢，他們還好轉舵。

下遂往這邊奔。

蕭一之到白狼村去了。梅樾青着起衣服來見他，點亮了臘燭。

「唉，糟糕，真糟糕，你們知道關德叔綁了鹽墾區的人嗎？」

梅樾青也很直的打着呵欠：「可不是，到傍晚，才有消息傳來了——」

「這真討厭。」朱古律裝出實在不是他本意的樣子。他突然向着梅樾青說：「你知道後來又被我們隊伍包圍上去，救出了肉票來嗎？」

接着，他說明來意：「不過爲着鄉董通知一聲，暫時，他還在我們隊部內。唉，梅同志，你瞧局勢什麼時候會澄清呀。關德這條禍根不知什麼辰光來斬斷他，中國有那批人，弄不好。據我看，你們學生大隊倒還在山泉水，你們究竟年青，有一股活力——梅同志，我以前請求傢什方面補助，上頭有消息嗎？」

說到這事，他開始作了個結束：「梅同志，咱們年青人沒有偏倚，我來這鬧意思，你明白的，對老蕭說明一聲吧。——唉，真够煩，我還得回去處理那肉票的事情。」

朱古律回他鷄子屯去，東邊天上，剛發着魚肚皮的白色。

到隊部的時候，太陽升起一丈多高了。

朱古律自己笑起來，僵下頭，他看看他那種的打扮。他眼睛，發着酸溜溜的乾澀。嘴巴裏嚼着香烟，薰得他左腿

巴的皮一勁往上皺。可是不知怎樣，他一點不想睡。那大鼻子上，好似在什麼油裏頭滾過，被太陽照着，又肥又亮。到屋內，他換了便裝，一足踏出來，就嚷道：

「這回少不得教那團大隊長火燒到腦門，這回！」

他戴住了帽子，倒還不覺得。換了中裝，那頭髮，越顯得長到披在肩上了。

「跟這位小顧，讓我們討論討論去，他顯不願意早點回家去。」

朱古律自己因為也頂愛自由的。他早吩咐弟兄們要「絕對讓他自由。」待得他好一點，特地給他一間屋子。並且還給他些什麼筆呀硯，叫他耐耐心坐在裏面。

還給他床，他睡着兩邊也睡着人。國柱哪裏睡得着，坐在床上。他爬起來撒尿去，兩位弟兄拿起盒子槍來盯着他。

朱古律跑了進來，挨在桌子邊上。他瞧着自己，吐了五個囁國圖。這才突然瞧住着國柱。

「我以爲，」他很想不循着「途徑」說，可是想來想去仍然這樣說起來。「隨便什麼問題，到最後，可不免有個解決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擺出商量的餘地。」

他自己拿起筆來，蘸了水在硯台上寫着。

他看看國柱，國柱也看看他。

朱古律很希望他開口，他不開口。

「如果，」他隻吞吞瞞着國柱：「有個公正的條件，」他，一句話作三次說開來：「你預備接受嗎？」

國柱很想笑起來。

「國柱先生，你別看輕人，喫我們這行飯也相當的難！你是我輩中人，所謂識時務的話，事情辦得快，就到處便宜。爲着收入，難得我們也碰着門都敲不開的，便只好忍下子心將些「票子」撕掉。」他偷看了國柱一眼，看他動色不動色。「死固執却一點沒道理的。你想想呀，目前的隊伍，不收稅捐，不靠津貼，不從地方上着想來維持，除非那些隊長家裏有錢，難道真做君子兵不成。」

國柱這會，漸漸的笑出聲音來。

「問題，當然在條件，」朱古律肯定萬分的說：「可是你，自己不難，寫個條子把你老子，說不想法子的話末，恐怕會要，恐怕——」

朱古律正還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字眼，國柱拿手擺着，叫他不冉說下去。

國柱他橫了這條心，似乎準備什麼都不睬。可是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你怎麼這種辦法恰巧和市上那批××一樣呢，口風簡直不走板！你住了口！我不給你發火！你叫我寫信？我喫了那點子苦我終於仍然給你們寫信，我怕你撕我票，我幫你寫了信，我便類似你們這種強盜的同黨，叫臂膀往

着外邊，叫我將那鹽壘區送到賊手內，哈哈——」

他越說越笑起來，哈哈……眼睛擠成一條縫。雖然他兩片顎巴還隱隱的痛。

他笑得氣都接不上，倒到床上去。「對你們隊長說吧，龐國柱」他一個字一個字唸得很響：「準，備，撕，票！」

朱古律悻悻的犧牲了一個三分多長的香煙頭，扔在門檻邊。他喃喃道：

「這個人一點不開通，腦筋裏頭塞滿着頑固。給他自由，他不要。」

無怪鹽壘區的委員們——從羅貫山，釗成則，乾猪屎，乃至生意人史大端，袁紳士，甚至鹽壘區的一草一木都抖起來了。

隨你怎樣瞞，瞞不住，國柱被綁的消息漏了出去。

市區的人簡直着了瘋，劫後餘烟正在裊繞。

街上的殘物還不會清掃。

市民們一大早就搬家。做幸的都將劫贖的東西寄到人家裏去。

居鄰們都在咀咒。

「咄咄，看罷，一模一樣的，同那些，仁丹鬚子殺坏刨子那榜刨，刨媽的！」

早經如此，即使他們胡塗到實在透頂，對於散佈在四鄉的好漢們，那行徑，可也一目了然的。那真才有目共睹，昭然若揭！好漢們，一向說道：「打倒敵人，」可是，打倒敵人，拿出這種成績來？

拿龍蝦眼說吧，他聽得市區昨天晚上出了這樣的事情，便從自家門檻上，拍着手，面孔通紅站起來，彷彿聲辯似的嚷道：

「好的，拿手段出來，你們奪江山吧，有福的賞大紅頂子，沒福的做砲灰，祇要不狼心狗肺，就是老百姓福份了！」

區道上，都有人在交頭接耳，或者從田裏跑出來談講着這事。

有人說道：「早就聽說調部的人馬要佔據市區呀，還有什麼鋼絲馬甲，到委員會鬼鬼祟祟，誰曉得他們攪出些麼花樣！」

「據說還是恐怕老獨隊伍先下手開進東西兩區來哩！」

「都是一窠兒貨！——你等着吧，市區總算光顧了你，對不起，鹽壑區的小財神，他們又給你請了去！我請問，事情會就這樣一點點嗎，叫做不開鑼猶可，開了鑼，戲法，我叫你等着瞧！」

他們冷眼瞧着，到公司去的委員們，面色都陰沉沉。

紅鼻老頭趕了來，他彷彿恐怕人家看見了他，提了菸烟，扭轉着頸巴，朝公司左右曠地上望了望，老鼠那樣，

蹣蹣躑躅進了大門去。

誠如他們所想，龐老委員的面色特別地不好。他正在委員室內，東頭踱到西頭。

同他對面站着，立刻看出他發了灰色的嘴唇在抖。可是也不像抖，——儘管往一邊歪的樣子。歪又歪不到哪裏去。叫人想起他或許害着什麼寒癘，剛從被筒內爬起來，冷得他縮做一團。

他的神志老是集中不起來。有人咳了一下嗽，他就將眼朝他瞪着。

他前年在他故鄉，敵人的砲彈快將他家屋轟壞的辰光一樣，背着手，從這頭踱到那頭。

委員室內簡直靜透了。前屋的小馬似乎特別識趣，恐怕叫他們遷怒到他，隨便什麼舉動都是輕輕些的，小心着，偷看他們一眼，然後做不相干似的搖起鉛筆桿來。

羅貫山在搖頭，他這麼搖來搖去，彷彿也加緊了這種沉默。

老龐到那頭，不知怎樣，心內一酸，牽起肩膀將手朝你一攤，險個哭起來。

他的聲音是啞的，叫你聽着，就知道他頂少有兩個晚上失了眠。

「並非我瞎說，這世界，弄下去可越加的人心不古起來，譬如這遭吧，倒不是爲着他們綁去了國柱，我才這樣痛心疾首來下這評語。你看吧，一點沒什麼理由，什麼公道。錢和人，是兩件的事，而做起生意來，他真以爲我們發了財嗎。假定說，沒法開支，向你們借個筆把款子，何必拐那麼一個大圈子來。我頭一次親手碰到過老獩，如今却來那

些不三不四的什麼保皇救國軍，老實地講，我們真的沒有錢，發着財，難道那又從天上白白掉給我們，我們困難得「錢都買不過去」，難道我們也好纏一個什麼人來要挾一下嗎？」

老龐似乎又在做文章，但他這麼說着，可對事情是不能解決的。

委員們抽個空，偷喝着茶，面面相覷着。

他們頂怕發議論，恐怕不幸將責任弄到自己頭上來。

老龐歪着唇中，將指節，捏得格格響。

「那晚上簡直不會看見哩，真正的土匪有什麼兩樣呢，可是好，接下來，他們在市區又捲你個精光。這次，我覺得不準備撕票，除非將國柱設法弄出來，那是討厭的糟糕嗎，老呂又恰巧有事情去了。但你們可以明白，我決不居什麼心來想同他們去妥協，可是事情既經發生，必須要我個頭緒去解決才對。」

這就是老龐手腕卓特的地方。一到他手內，說話總來得婉圓，約綽。不過他，實在心內是亂極了。直接到現在，他找不到一點「線索」和「道路」。不過他另外還有個「僅此一着」打算。

他想起了袁釋尙。

他以為即使自己冒些險也沒甚道理。昨天他還不敢到市區去。因為恐怕亂黨們一抓住他也勒索起來。「可是事情的發生必須找個頭緒去解決它。」他喃喃道。等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端倪。他心內惱亂透了。

瞧瞧太陽：陽光斜落在那新粉刷的花封牆上。他撤下委員們，到太太房內去穿馬褂。

太太的眼胞紅腫得睜都睜不開了。從床上翻起來。她認做，老龐在外面逍遙，一點不拿國柱的事放在心上。

「你預備就將他一下斷送嗎，我們的翠荷，就給你氣得她聲明再不回來了，好龐家的後代就祇這一個，看呀，背着手兒哩，鹽攀區的利益哩，人却不管，發足了財我，人家罵斷子絕孫的！」

老龐通體打了一個寒噤，說道：「唉！」

他預備給她解勸或者聲明，太太的臉扭開來。一回身，她便出去批了使女小梅子兩個耳刮。但那仍然沒會替她自己和老龐找出好一點的解決方法來。

龐學濟肚內暗暗罵着潑婆娘，抓了馬褂同帽子趁勢溜了出來。

紅鼻老頭陪他到市區去。

市區，冷清清地，沒有市面。失火的屋子雖然有人收拾了，從市梢起，史大端正上緊了排門，貼了招紙，說：

「本店遭劫，暫停營業。」

老帳房業英英雄們踢穿了太陽穴，到早上，斷了氣了。他們正打掃搶贖和踏損的東西，扔到街上來。郵政局只開了一扇小窗子，玻璃都打碎了。陳泉記的鑲牙局門口洒了一堆血。一條狗來舐了一下，朝季堂裏大嚼了幾聲，實到對面菜園裏去。

陳馬奶子的酒店也暫時打了樣。

其次麵店同張缺嘴的理髮鋪關了大門。順記茶館老板被打拐了一條腿，頭上綁了兩塊布，此刻正坐在他的開水灶前，朝街上罵着。

「我爹那個媽呀，這就叫做游擊隊哩！找到我順記頭上來！哼，褲帶搜到，馬桶都掀開看一看的呀！等着吧，還有好事情瞧啦！」

風吹草動，都驚嚇起來。那些事情，經常不會去注意的，現在變得觸目了，總以為，馬上還有別樣事情要發生。現在他們看見龐學潛走在前頭，紅鼻老頭一手提着菸袋，聳着肩膀，恐怕人們注意着他似的，跳過一堆碎木頭。他們立在袁府大門外。

街上的人拿嘴巴對到別人耳朵上去，低聲說：

「一定還有路數，等着瞧新鮮花頭吧。」

大約打了有一刻鐘辰光，門先由一條縫而開了。袁胖子立在二門口鬼腦脹着。

直到看清是老龐他們，才跑上來：「呵，對不起，失敬失敬，裏邊坐。」

龐學潛上去作了一揖：「袁翁這次可受驚不小了。——怎麼，你還穿着下人的衣服嗎，想還有着些餘驚哩！」袁樺尙自己看了一看，不禁笑起來；他穿着一件又小又舊的藍布大褂，腰上還束着趕麵用的作裙，便顯得他

好似什麼菜館裏的大司務似的。

「我告訴你，我可不能不這樣來打扮一下。誰曉得我那樣宅子也遭了劫！老張，門原先樑門起來，這次損失還好——裏邊坐着談吧。」

袁樺尙就說：「老龐這次可不糟了糕，你那少爺遭了綁，輪到我，不算沒依靠，他也一陣風捲倒了，你弄得我摸不着頭腦，叫人去打聽，又說關德快會佔領市區，自然不久就對你們鹽縣區內來壓迫，媽的，這批亡命之徒都不好！」

本來，他們都有個自己的算盤。關於產業，老實說，都是不動產。沒有用，假若說，他給你一個糟躉，或者壓迫，沒收你。於是才想起保全的法子來。拿老龐說，他最初的理想，預備利用袁樺尙，來拉攏鋼絲馬甲，第二步，便是聯絡了老獨。背轉身他還預備暗通關德。說不定必要的時候，他得忍着痛，一次次將捐款按月孝敬到三方面的隊伍去。他打算上下買通，八面討好，弄得他們都隨着自己手段兒轉。

誰曉得袁樺尙尙然遭了搶。

「照市上的傳說，則是老獨的隊伍，你又安見不是關德的下屬呢，可是據說還不是他們，你那令郎被另外那一支什麼隊伍帶手綁了去。不過還是不騙你的，鋼絲馬甲那面直到現在還不會接頭過，否則該有個數兒。」

老龐彷彿又跑到失望的路上來。拉着凳子坐下，坐不住。他抓着自己領口在屋內打圈兒走。

「不過，」他說：「我指望您老能够幫個忙，這條路比較近一點，你那貴戚鋼絲馬甲，從什麼地方下手，我們想法先打聽國柱被哪支隊伍在綁着。他們無非爲了錢，我相信和鹽鑿區是不相干的，頂多又送他七兒八百。現在什麼都抓不着頭，而且我自己都瞧着，人是那關德道輩人來抓去的。」

袁樺尙條閑地捻着他小鬚鬚，分明在想什麼埋怨幾句龐學潛的話。

「我覺得事情自然不好來得十分的過分。不是早說嗎，門關得太緊，他們便什麼都做出來。相信我，爲什麼會去拉攏鋼絲馬甲。然而不幸連自己都遭了槍。你那位少爺，一向出名的剛強，對着我面白面黑，倒像七勸告得他錯了似的。這且也別管，他們偏又綁了他，自然內容便來得蹊蹺。我沒辦法。我不是看打架遭人家打了一陣橫拳嗎！」
龐學潛聽得心內很不受用。

「哪，樺老你簡直不當我自家人了！」他做出耍光火的樣子：「我難道，真還純爲着自己打算嗎，你至少也有權利，即使說，那幾方面目光都對着鹽鑿區。」

這樣一來，倒迫得袁樺尙來反問他：

「原來你自己眼光也着落在這點上，有一樣事我可以斷然的說，你相信——那些隊伍的來對鹽鑿區提出條件，你能代表全體答應他們嗎？」

老龐拿眉頭皺着，笑也不是，哭又不是，立起來，拿指節捏得格格響着。

他再立到袁樺尙面前，回過頭來，紅鼻老頭正在抽菸，他恐怕他聽了去也不好，於是將聲音壓得很低，幾乎祇有他二人才聽得的：「除非我那國柱，——那位偏激家的眼光手段，但凡提到什麼非正式的隊伍，他都一例反對。沒有辦法，他自然也有他的主張。這回據我看來却才討厭。我也分明知道，那批脚色，同他們一打攪，便會得了甜頭，得寸進尺的。可是現在已經騎到虎背上，我們也只好挺着頭皮來鑽了！」

接着，他更加祕密地翹起嘴巴，扳着指頭。

「假使說，必要時候，我方量所够，以前也如此，但凡公私的隊伍，有個要求，都可應酬他下子。這回他們綁了我國柱，並非爲我願意迎上去，一二千之數，和公司對割，勉強還好應付。隊伍內的人他們都有來往，好商量，這便是我拜托袁翁找你那貴戚去疏通一下的主要事情。」

袁樺尙咬着嘴皮，望着天井牆頭上那些青草，在呻吟。

老龐轉到他面前，似乎這麼着好將他看出去的視線遮着。叫他注意力集中起來。

「怎樣你以爲這樣不好嗎？」

老龐面上血色衰白。但凡人家提出辦法，他都聽一聽。誠實地望着你。他性急着。有時聳肩膀，拿手向你張開，表示沒辦法。他隨時都想哭起來。

袁樺尙雄鴿子那樣嘆的笑着。

「我公正的對你說，人啦，可自然不知他們抓到哪裏去了，問題不在那點。他們的眼光，你們的眼光完全兩樣，至於要人，你可找呂紫來熟道一些。我相信，再說一句，德們眼光，不落在這張肉票上。」

那自然，他肚子內明白的。高皇經那晚上來找過他呵。對於自己的地盤，可一向守得很好。犯不到他，他就立在旁邊瞧着你。他聲明他本人其實是很公正的。

「我自己，也竟然帶累遭了搶，那些損失不成也好向人去清算嗎。不相干的。我力量總幫忙！這次自己都想搬家哩。」

袁樺尙一下又撇開了自己的講。至於隊伍，他不算沒有相當的聯絡。不過，他拿一種買賣來譬喻，討價還價，有時相差太遠，還會成交嗎？他爽性開誠佈公的對龐學潛講：

「你自己睡到天亮不起身，千句拼一句說，還不是關德這批人，爲着眼紅的緣故，想謀你，鹽壑區的收入和發展，太有希望了——便預備派隊伍來。」

老龐睜着那失神的絆滿紅絲的眼睛，張開嘴巴，說不來什麼了。

他預備告辭，事情弄不出頭緒來。這好似國柱說的，困難的事情，管他呀，鑽過去！但鑽不過去。

袁樺尙說已經預備了便飯。

「急也沒有用，挺事情自然的發展下去再講吧！」

龐學潛瞥了紅鼻頭一眼，想是還有話去同袁樺尚商量，門口的老張在玻璃裏探了一探，直跑到書齋來。老張上氣不接下氣的將嘴巴筒在袁樺尚耳朵上。

袁樺尚摸着自己頭頂跳起來：「真的嗎！」

「你聽，簡直人沸馬翻呀！聽說頭抵開來二百多！他們就都往開着的門內駐紮呵！」

紅鼻頭菸桿都掉在地上。龐學潛面孔一下子從白裏更加泛做灰色了。他調轉身來，出了書房，跑到了那所幽暗的花廳上，他才想起，不是在自己的家裏。袁樺尚也一股勁朝老張吼道：「你快點，到門上去，守好，當心他們進來呵！」

「唉唉，」袁樺尚立在他院心裏，側着頭聽了一下，對龐學潛說：「這種事，真所謂目無法紀。不過，不是我又埋怨你，要是能够未雨綢繆。我敢說，斷不會有這種風波。可不是，現在你仍然想照準這路走——老龐，風聲有這樣的緊，我也越加怕了！」

老張又從花牆跟頭轉過來，立定着說：「老爺，有人打着門，聽說就是隊部來，我教他進門嗎？」

袁樺尚和龐學潛上回那樣，面面相覷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問他們有什麼事嗎？」

老張拿袖子揩着頭：「有，叫老爺馬上到他們隊部去！」

「也好，橫豎要脫襪下水。我但望事情能够有商量。」袁樺尙故意跳着龐學潛，一面將他身上趕麵裙子脫下來。「老龐，關鍵哩，就在這裏了，且讓我去了一趟來再講。咱們一同跑出去，有什麼辦法，我回來了派專差到公司。」龐學潛脫去他馬褂，寄在袁府。袁樺尙換上了行頭，這才捏起了雪茄，叫老媽子開了腰門。

出門來就分手，龐學潛和紅鼻頭沿着宅基後面荒溝走出市梢去。

大街上，突然像新年的樣子，冰清水冷靜悄悄打上了燂。也有什麼人家將頭伸出來望了望，使氣的重又碰上了。四五批弟兄，在街心裏徘徊，橋塊下，也站了兩位，這是有傢伙的。腰把子上，繫着紅洋布頭。但正在和旁邊幾個「街棍」開玩笑。衣服，可一體是灰色。有的啣着香烟，將頸巴裏紐子，白相人似的拉開。

袁樺尙來不及留心，向左首走，抄到陳馬奶子那邊門口——門口那站的三四位。看他們樣子，像是算敬禮，腳一碰，說道「讓他進去！」哈哈笑着。

高皇經在走廊下接着他就嘆：

「你那位男大老爺開得我們一手好玩笑呀！袁紳士，我從來沒像今次在大隊長面上碰了一鼻子的灰，弄得我只好當起真來。袁紳士，辦法極便當，這算是頂後一次吧——可是我也有限期的，市區就是好樣子，大隊長一到，馬上開進鹽壑區！」

高皇經將壓在桌上那封信拿了過來。

「袁紳士，全望你出一點力——我們大隊長很早就主張隊伍駐紮到你西面府上去哩。」

袁樺尙彎下腰來，十分爲難的挤出笑來，一連說了四五個「是是是是。」

袁樺尙回出身來。他想了一想，還是叫人去找刀疤老八。趕緊趕進鹽鑿區。

老盧帶了他，到委員室門口，龐學潛正彷彿，只有這樣才使他痛苦減少些似的，背着手，又在地板上轉圈子。

「消息來了嗎？」他站起頭來，看見老盧，老盧背後立着個鼻頭有點斜場的人。老盧手內，倒拿着信——不知

是高興，還是急於想明白它內容——龐學潛跑前去，搶過信來，手都抖了。

他拆開來。大約袁樺尙預先偷拆了看過，將條文的頁數倒放著。

他觸目驚心的先看到那計開的一頁。

「牧畜場二所，石炭窯三座，磚廠，鹽灶……以上各抽純利百分之五十，由軍隊派員監視，以免因故……」

龐學潛眼花撩亂，他，一目十行似的唸了過去。他手內的紙頭，彷彿要掙脫了他飛出去——突然他抖了起來，

眼睛睜得怪圓怪圓，呆得動都不動。

「媽呀！這不是等於一古腦照擔全收去嗎！」

他的腿一軟，往後倒下去了。

十一

雅爾調轉頭來，面孔紅了一紅，朝門口那兩位剛才和他搭訕「喫豆腐」的弟兄火了一個眼，罵聲殺坯，我告訴你們隊長！很重要的跑進陳馬奶子房間去了。

那老貨身體還不會復原。今天早上又害了痧氣。照着鏡子，自己將喉嚨皮提得一條紫一條青的。正挨在床沿上，搓引火棍子。

想起那晚上這頓生活，她老人家不禁抽完了這口水菸，眼睛濕汪汪地有要老淚橫流的样子。

「到貓兒手內來討耗子喫，嘿，別的倒沒什麼，我頂恨那老翻這強盜，他可就救都不救，有個日子我抓着他少不得肉都撕他下來！」

接着，她牽記起她的那些寄過兒女來。呻吟着：

「我那兩個好兒子女兒怎麼也不來望一望我呀！」

那老太，可恰像老蒯所說，預備等關德他們打成了天下，便會奉天誥命的。什麼事情，她都站在旁邊出着力。高隊附賀老六兩家頭在上房，很小的聲音講着話。

賀老六，那晚上被他們在柱頭上綁了一次之後，他認爲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每聽見高皇經口裏講一聲鋼絲馬甲，他那副，很薄的黑嘴唇就牽一下。牽一下。好似在舐他嘴巴裏面香烟層似的。

高皇經正在打聽他鹽墾區對於工人們的待遇怎樣。

「想不到，老六，」高皇經在門外跑進來。「總算我老高和大隊長有這麼點子的交情，他尙然光了火，你看鋼絲馬甲這批賊，可惡不可惡！現在只指望，袁胖子帶去那辦法，龐老頭子肯答應，咱們的大事成了一半了！」

高皇經可真比隨便什麼人都用腦筋。他瞧着賀老六笑起來。

「老弟這點我又怪你疏忽了。已經有這麼多時候，你內部的人幹嗎不多抓幾個呢。我指那些鹽墾工人，有，可是，不得力。你看，小熊那皮娘，臨到該用他了，他就軟洋洋鬆起勁道來！」

陳馬奶子正在聽着，特地到上房門口來說道：

「老高，你也不能怪他的，都是那強盜殺坯的烟老槍，閒言閒語挑撥他，弄得我那過寄兒子三心兩意了起
來！」

那倒不能怪熊德明。那晚上，教關德罵了他一頓。陳馬奶子同潘大成兩家頭勸着。最後他推了腳踏車，回鹽壘區去了。他心內，有點攪得慌。雖然說，賀老六仍然答應他先拿津貼費，耳朵內，隱約猶自響着烟老槍那句話，「不學好，年紀青青——嘿！究竟拿津貼呢，究竟——」

熊德明而且愛雅蘭。雅蘭到她寄娘家內去，他似乎也不得不應酬。可是，唉，想起自己，又不是小孩子，跑過三點水，在鹽壘區，拿指導員這三十元薪水不算不夠用。「年紀青青」他想起，那晚上煙老槍那對眼睛瞧得他頸子低下來。

他決意不到市區去。第三天，就出了這樣的事。

賀老六仍然當做熊德明會和雅蘭一起來的。他攔了一條腿在桌邊上。

「老高，你要喚那二位來不難。你想利用他們罷工呀什麼，你真怕他不答應——我就叫兆奎老頭去喚去。」雅蘭，有五六天沒會來市區了。工場內，忙得走不開。只有禮拜才放半天工。草紙廠內現在忽然都交頭接耳了。起來，自然，她們都知道，雖然照常不開工，廳委員的兒子被市區人馬綁了去。

雅蘭到曹爾生那裏告了假，來找熊德明。

「熊，」近來她，學會了只喚他的姓，似乎表示特別親熱些。「寄媽叫劉老頭子來喚我同你趕快到市區去。」熊德明似乎正也有一種新發現的告訴她。

他兩邊牽着，恰好沒有人。「我正想對你說，咱們以後可別到那壞貨身邊去了。想不到，我正式明白了，咱們快往爛泥塘子跑——有什麼意思呢，咱們到底有血性，年紀，可剛出芽做事情，到底不肯了。理性才對。我真的不去，咱們都不去，省得人人都背後指摘我！」

雅爾將手撐在腰內，用盡耐性聽他說完了這些話。

「還有什麼別的話了嗎？」

「我叫你，」熊德明熱烈的靠近她。「不要去，再下去，咱們都快洗不乾淨了！」

雅爾因爲也很愛熊德明的。她瞧着他蒼黑的面皮，黑眼瞳，長睫毛，似乎被他香個嘴巴就魂都銷蝕去似的。她笑得格格的笑。

「熊指導員你什麼辰光起頭有這種意思呢。被你說得對透了，不過我問你，在我家裏的時候，你怎樣說的呀？」

熊德明將網球鞋捻着地上一塊石子，沉下頭來。「唉，我真，真，犯了幼稚病！」

「你不要說這種什麼幼稚病，八稚病，我總看見他們，大進大出，錢，自然有錢就拚，你自己，公司內拚了三十塊——我看你能够靈活家小了？你不去，我去玩去了。」

最近這幾天，她也有些看不起熊德明了。嫌他太懦弱。做不開事情。錢賺得少。而且吹着的口哨她也討厭他起

來，老是那個調子，呀呀呀的。

「哼！幼稚病——幼稚，他自己！」雅蘭請進陳馬奶子的門。

陳馬奶子聽得她進來，便放下水菸壺，兩手一攤，往床上倒着。喉嚨裏彷彿塞着菱似的，抽噎得嗚嗚咽咽。

「我真命苦呀，被強盜們欺了去，一個都不來看我。自然，往常我不大，不大——」

那一來，她簡直頂拿手了。她鼻涕眼淚做一把抓。氣狠狠在床上海瀟。

「唉，我瞎了眼，待人家多好！你看人家待我忙，嘿，我早聽到，拿了他三角五角的工錢，就不來理我！」

高皇經早聽好了，便慢吞吞閃過來。

「趕理呢，她們爲着拿工錢，做生活，可真沒那工夫來看你。倒是你看，她們做得那樣的辛苦，可不是，聽說你們

幹個夜工也祇拿到五角錢呀。」

「真被你說得對！」雅蘭拉着陳馬奶子手，瞧瞧老高。「忙呢！譬如不上，扣工錢，寧可你給他多做點子，你少做

了，委員會講起問話來了！」

講起工錢，委員會都說，這祇是維持他們一個頂低的生活程度。五角錢，一家頭用都很不好支配呀。

那時她們發放了工錢，買些肥皂，針線，衣料，一下子就光了。簡直都只好還上一禮拜的債。肚子不是得拿飯來

裝飽嗎。

她們，他們也是如此，從這上省着。從那上省着。

前幾天，萬老爺向着雅蘭伸了手來要錢。最後她給了他一張雙角票。

「對你說就這十次呀！我可又得趕半天生活叫手上泡都生出來哩。像喝進去那樣容易嗎？公司的人說經費不₂够，恐怕減工錢哩！」

可是減工錢可決計不會的。不過她們聽着，心內總不大受用。

「加上保障吧，別談了。」賀老六也踱了過來，相幫高皇經說：「他們嘴巴講得很動聽，可是不當你們怎麼看，動不動又開除起工籍來。我都聽到。工錢少，做得又辛苦。到市區來的人都說，公司簡直賺飽了。」

陳馬奶子坐起來。在床沿上，拉着雅蘭的手。她早已不哭了。

「真的，我就一向覺得你是頂能幹的呀，看吧，可倒楣只是一向不大發跡。我不是說女孩兒家定規要幹什麼。到了鹽壘區，你可小貓那樣，我很奇怪，甘心做着工。公司待得你們那麼的不好，你們還乖乖的將一個錢一個錢替他們賺進去。」

從前他們，都稱頌過雅蘭是一個很好的姑娘。她好強。說她不好，她頂光火。在你面前，甚至她高興做得更不好一點。你說她好，或者，他們形容她等於就給你抓着了鞍韁。獎她一下，她什麼事都肯幹。不必你領導，她已經站在你們的前頭。

顯先，她實在也覺得鹽壑區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一個月之前，當公司藉口開除了二名石灰窖工人的時候，早就都喊出過口號來。

「媽的，那簡直要你來就來，去就去，不當怎麼回事呀！」

稻蘭就扔了生活，擦擦手站起來。

「真簡直，據我看就非要辦個工會不可了。早先我們在絲廠就有工會。對不起，開除得有理由嗎？你自己居心透出來的理由可叫人心服嗎。開除吧，沒有理由咱們便罷工。」

但可惜什麼人都不上勁。那些小姊妹們很怕事，嚇了一陣就靜下去了。

這麼着說，這次鹽壑區對於工人們，早經加重了他們的生活了。假如說，當剛才開工的時候，她們拿了四角五分的工錢，替他們壓了一千張的紙。到現在，工錢還是如此，許要會減下去，可是，却比從前多壓了三百或二百張。不說是，這三百或二百張多起來的草紙是從工人們頭上給賺了去嗎？

不對的。委員會的人早說要加收女工，可嘴巴喊得響，事情辦得慢。工場儘管開拓，工錢一點沒有加起來的意思。

給高皇經和陳馬奶子一提，她忽然充滿着要出場和公司辦交涉的心思了。

「以前，我們可糊塗的，即使說他們多賺了我們許多的錢去。可不是，他們嘴上說爲着替鹽壑區的人造福，誰

不知道他們都想一場括子賺個飽，都爲着錢，我明白的。可是，叫自己多賺，叫你多辛苦，多淌汗，少賺，簡直這算替人家造福呀！」雅爾就有這點性格，她的心內留不住，話便壓出來了。「從前，我們工會的頭腦說過，從工人身上揩油一點，揩油一點，積起來，讓大老闆一家頭快快樂，這叫剝削！我懂得，所以下邊的人的日子不好過！」

賀老六很會冒充內行，他其實在那幾顆骰子上邊，敢担個保，什麼人都勝不過他，別的事情，他都充個樣兒的。可是他將香烟插在口內，拉起手掌拍了幾下。

高皇經現在正拿眼請死盯着雅爾。

他認爲這小鳥兒倒還很可愛。可以利用她的時機已經熟了，便跑得近一點，拿腳踏在一條方凳上。

「小姐我真想不到你有這樣的辣爽和直氣，以前我看見你便當你是很小孩子氣的，現在真想不到。」他恭維過她這幾句之後，便接到正文上來。「不過我請你不要多心，因爲實在你是很有本領領導她們或者男工們的呀。我的隊伍，你問你乾媽就知道了，用得着這樣的人才。出起骨子來講，我們還不是來替鹽墾區的工人打抱不平。到了我們的手內，自然可真正的待得人都公平起來。你馬上幹吧。對你們小姊妹，甚至男工們說，要指望生活真正的公正，只有讓咱們隊伍來管。否則他們儘管得寸進尺來剝削你們，受得了嗎？我們替鹽墾區工人正在想法解決痛苦中的事多着哩。」

高皇經朝陳馬奶子嗷嗷嘴，陳馬奶子從床沿掛下腳來跟他往外走。隨手帶住門，他和她立在窗外。

「你去同她講，活動的款子，我們好多給她一點。那小馬兒，人倒不錯，樣子也很中我意呀。趁着手兒轉！」
陳馬奶子看得出高皇經這副色迷迷的眼睛，他對雅蘭野心點什麼。

那老貨，她雖然背上了一把歲數，手脚龍鐘了，那蜜式的面皮業已絡上了肉網，但可以推想得出，三十，也許四十多年前，她也是一個何等風流綺麗，花朵那門漂亮，夢那門有回憶的姑娘。現在已經讓歲月帶着老去，專心一致在錢息上盤剝了。可是小鎮市上，少不得她們。原來少婦時代，伊也是個了不得的脚色，難免爲了些風流事情，替人家充當皮條，拉個把馬兒，作爲收入上的小補。自己也帶便尋些野，一舉二得，落得實惠。直到老來，性子還是不改。以前她還勾引些鄉下姑娘，哄得她說外邊的世界怎樣之好，如何有趣，便暗下接手了定頭，約定日子，開碼頭去了。

伊在別處碼頭上被眼線抓住過，罰科過五百大洋，坐了四個月牢禁。隨後出了獄，不知怎樣，姘了酒店內老闆，過起享福的日子來。

自然，那老貨的線兒可一向放得很長的。她認爲，錢和勢，是世界上到處受人重看的。頭先，賀老六因爲住在她身邊，她常常覺得他頂好。後來可也看出他是沒出息的。現在搭上了秦獨眼的老婆，他住在外面去。那些乾兒子們中間，熊德明，模樣兒算不錯。可是他，也沒有個成大事的樣子。至於收入，你想罷，鹽鑿區除去自己下本錢的人，得人家薪俸的，有幾位有着大收入的呀。竊小子，工人，囉戶，酒鬼，便完了。

轉移目光，高皇經在那老貨眼睛裏面頂有「希望」了。做事，能幹，幫着關德，趕着她，時常一聲申喊乾寄娘。

他們的「國家大事」本來沒有她涉預的份兒，可是她旁邊瞧着，總覺得老高有個成大事的希望。

「那小燕也不好，沒出息。老關提拔他，不上前。」所以她對雅慶說：「水呀，往低處淌，人哩，向上的。你的眼光自己挑準吧。小姑娘在姊妹淘裏出挑，檢個老公也精明強幹才對呀。」

以前早就如此。不真不假說着，抽起水菸來。

那叫她們聽着，惱都惱不起來。只好拿臉蛋子紅着。或者提起別樣的事，也許裝沒聽見。

「阿媽你總是瞎說，規規矩矩呀！」

「我瞎說嗎？」陳馬奶子一頓子正經，將抽了半口的水菸放下來：「你們別在老覆面前裝正經。若然我不是女人，你倒還可以做得怕羞似的。我就替你們留心。終身大事呀，可總得檢個稱心的。慢着。」她又鬧起玩笑來：「或者等你們要老公的時候來托我，可也來得及哩。」

老貨不知怎樣一種打算，她下了決心。

在高皇經面前，她答應了下來。

她叫賀老六都出去。接着說：「不要緊，你可以喫了飯去。你那老酒鬼又不能真的禁止你。講起剛才老高的話，你以為都能做到嗎？」

「寄媽，」她說：「不是因為你們提起我才存心的去反對他們。自然，第一件事得到公司去要去起來。」

奶子糾正她的話道：「不是，你回去應該趕緊的罷起工來。公司辦得不好，這是你們大家都看見的，你對她們說。」

「真簡直，我們的事情都弄得他依着我們辦算數！」

她也再四的這樣答應着。

陳馬奶子換到了雅蘭的脾氣。那就是所謂抓住了韁繩，馬兒就任你牽着跑的。你不必同她再多說或者多「獎」，叫她討厭了起來，勁道就鬆了。

她便飯都不喫，預備回鹽壘區去。

「飯都不喫嗎？」陳馬奶子說：「我想這到底還不十分要緊的呀！」

「不！」雅蘭站起來，她簡直已經開始興奮了。「想到了不做我可不傻子嗎！」

老貨假意勸着，勸不住。她於是，走到那隻上次不會被好漢們打壞的檯鐘上，開了鐘門，摸了一摸，取出一根鑰匙來，拐着兩條小腳到床背後開了牆上一扇木頭門。在那裏，她摸索了約有一刻鐘辰光。

她捏了一隻鑲金的翠石戒指。

「說到推辭，你就存心不當我寄媽了。那是老高給你的。他不好意思當面給你。過寄女兒，我不瞞你說。」她又泡眼淚直冒起來。「雖然這是我的，可是我也賽如給強盜們搶了去。你明白，我隨便那個乾兒子都好，尤其老高。」

雅爾的臂膀被陳馬奶子抓攏，簡直到頸子紅起來。「不，我不收的。寄孀，我不收。」

「你不收嗎，你才真正的鄉下人氣呀，我老太婆不能代表，真叫他自己戴到你指頭上，藏著，同輩小姑娘的手以後敢比你伸得出嗎！」

在鹽鹽區，所以批評雅爾的人，總說她主張和眼力是落實很穩氣的。而且也被老輩的人說到了。她頭先，迷上阿榮，至於說關係，那是沒有的，不過阿榮自己太自私，當做她真的愛他了，不料撲個空。輪到熊德明，恐怕還一半的淘成都沒有。

他們都是很窮的，很沒有什麼了不得。要是說比起高皇經、高隊附來。

不過關於「富」和「貴」的事，那實在很滑稽的，譬如道路，早就知道那一條是曲折，歪斜的，他們仍然走了上去。他們結做一堆，彷彿染缸似的，一掉下去，撈起來，再休想洗乾淨。

以前，有眼力的人也明指着他們罵過。

「好吧，天下事難說，叫他先紮完了腳，什麼豆腐黨，滿德高皇經，都是折白黨呀，就同梁山泊上的黑店一樣，跟那些馬奶子老貨結做一夥，我看出她是一個人販子，白螞蟻，小娘皮呀，鹽蛆呀，起勁來，一股風沾上去，當心上當呀！」

倒也批評得恰如其份。可是照着高皇經的身份說，他是不願意弄上那個草紙廠的罐頭的。不知怎樣，他按捺

不住。依稀的想起，那時在客棧裏，跟那寡婦發生了關係，也不知怎麼一來，兩家頭就鑽在一個被窩子裏面了。

而且那時還沒有像陳馬奶子這樣一位人來給他「拉」。

高皇經表現出十分溫柔氣概的推進門去。

他本來，到對面屋內喝了幾口酒來，很奇怪，那也許是他大名一向被雅爾所崇拜，或者那隻翠石的戒指渡生了效力，可一點沒有那天似同周海之娶喫她「豆腐」而先火起來的樣子，高皇經哈哈大笑，沉下頭來，甜蜜的瞧着她。

雅爾怕羞地立起來，搭訕說：「寄媽，我不喫飯，我回去了。」

「可不是你又催我好！」陳馬奶子看見老高的眼朝她煞着：「讓我叫老劉那殺坯弄飯去罷。」

他捏了水菸壺，回過頭來對高皇經笑了笑，碎的帶上門出來。

阿榮已經下了幾年的決心，直到現在，他還是將她作爲一種在生活中的期望，將來還是如此，而失敗了。熊德明曾經博得過雅爾的好眼相看，現在也失敗了。

而老高在半個都不到的鐘頭之內到了手。

可是我們暫時替那位駱附保個證，我們相信高皇經他現在決不像從前對待寡婦一般對待雅爾。雖然講起來不怎樣名正言順，況乎祇有陳馬奶子一家頭肚內明白。照着當時情景，很同那些古傳記裏才子佳人的幽會，

或者什麼鄉下佬做露水夫妻一樣，熱哄哄好似做了一個夢，其他就以後再講了。

雅蘭坐起來理好了衣裳。現在她決意回去了。

老高順手又攔住她頸子。按着。搓着。嗅着。他還彷彿不夠那一點玩弄，在奶子上面捏了她一把，得意的笑着，坐起來。

「記好，」他說，「我可決不忘記你的。」於是，他從那不會脫去的襖筒子裏，左腳找了一找，沒有，右腳找，才找着了，貼肉綁着，他分開來，取出一卷紙頭法幣來。

他不會數，因為想起來的地方是很容易的。他嫖客給娼婦那樣塞在雅蘭手內道：

「我的小娃子，給我好好的幹，將來有希望哩，拿去吧！」

但筆者不再將當時的光景寫下去，因為恐怕你們會要皺起眉頭來。他們實在是很「純潔」的，老高也是一位掌握大權的人物，縱然這點地方有着一些缺德，可和大局是沒甚關係的呀。

雅蘭可不知從哪裏來這麼一種力量。

這在她心內不知是喜是愁的時候，回到工場，就給她們（他們也在內）鼓動起來。

實際她，主張和出發點都弄錯了。譬如：

這是頭一回她的演說。她不免不老到，心上有點礙呀礙的缺。

「真滑稽！」她說：「你們看，我們一天到晚現在簡直幹了多少的生活呀，背都馱了，在鹽壘區，公司裏頭，以前是四角五分工錢。老板們賺炸了肚兜，這怪他們不得，原是下了本錢的。可是對於我們，不是我一家頭，你們都聽見，說開銷太大，還打算將咱們的工錢減低一點嗎！」

在第三工場上，小姊妹們聽着，可都將生活扔了，站起來。

「可不是，爽性不發工錢都替他們賺進去好哩！」

「這一點，倒都還小事，他們實在太拿我們做畜生看了。管理得不好，自私，自利。他們是和游擊隊聯絡的。將賺來的錢和游擊隊的人分着。我們多麼辛苦，可是由他們來享着福，你說天底下這事公平嗎！」

她，拿雙手一揚，口沫都飛起來。她似乎覺得自己對透了。

聽着的人，不會仔細想，似乎總覺得這也不錯。

「有公理嗎，一天辛苦到晚，拿了這麼一點點錢，還預備減少它，良心都沒有好叻吧。這一次，那四眼犬叫人家綁了去，少不得萬兒八千贖出來，到我們頭上來剝削。」

「你這樣一說，叫人家看來可完全為着私心了。」男工們有着這樣的意思，「譬如生活幹得辛苦，咱們不妨到公司或委員會去要求。總不好讓上自家心思，說公司不好，委員會不好，有更好的來嗎！你瞧吧，老龐的兒子為什麼會綁了去的，市區為什麼會遭了劫數，內中定規有道理！叫強盜們來管嗎，黃鼠狼看雞，叫你想起一天比一天的

不上道！

熊德明正到第三工場來，面色在黑裏頭透一點發霉似的白來，嘴巴還沒動，雅蘭抓住他。

「你知道公司方面待工人苛刻，明天我們通通預備罷工了嗎？」

剛才得罪他的話，熊德明倒還不放在心上，他知道，娘兒們的事情是沒淘成的。他看出，雅蘭這個人，一受人利用，就什麼都做出來。

熊德明沉着地叫她聽他說幾句。

「你預備罷工嗎，我還不是，正特地來關照你，馬上沉靜一點。」熊德明這响完全失去了一向所有的笑容。「有不好的事快要來了，國柱叫他們綁去的事，自然你們早知道了，老龐忽然接到了條件，喚我去……原來薛德借着這事的藉口，他要接收鹽壘區，來謀估什麼利益呵！」

雅蘭好似本來期望他說出這事來，她也叫他不要響，她反問他：「那不是？」她說：「很好嗎，換一換新鮮花樣，我覺得鹽壘委員會一樣都不中人意，讓他們來接收吧！」

熊德明奇怪起來，「思想幼稚」他說：「唉，已經說過，你不要自作聰明，好強也有好強的時候，我相信你明白這句話。現在我也懊悔以前了。」

「你再橫個思想幼稚暨個思想幼稚叫我對你叛變了。我以前倒覺得你人很好，現在可越看越滑稽！」她，

彎下嘴角，瞧不起他的冷笑一聲：「剛才還說，你拿三十塊薪水能過一輩子嗎。照你說你是幫老板體面的，對不起，過幾時他們加你薪水，放大胆子，加個對倍，給了六十塊。你叫他們也如此嗎。老實說，這個時候還不起來，公司爲着什麼？爲着賺錢，我們不要賺錢，我就對你說了吧，馬上我們通通去打倒委員會了！」

她立在人叢裏面，兩隻奶子在胸膛上面抖着。轉過身來，她簡直理都不理熊德明。

「咱們唯有這法，罷起工來，拿顏色給公司瞧！大家去呀！」

熊德明委曲地蒼白着臉立起來。

「我可以禁止你，阿蘭，這不是開玩笑的事。鹽壑區的人聽着會笑你的。」

她車轉身來，因爲太用勁了，幾乎面對面碰着熊德明。

「笑我嗎！鹽壑區不是他們的。等到接收的時候他們才來笑我，請你自己等着委員會老爺們來一手捉拔你吧！」

好像玩弄小孩子似的，她在熊德明鼻尖上彈了一下，叫旁邊的人一齊笑了起來：「哈哈，小熊！」

一半都爲着着熱鬧，第三工場頃刻就跑光了。她們都聚到雅爾家裏去。

但仍然有人說：娘兒們的事情，是沒有耐性的。是一股風的。而且主張不正確。祇不過，好趕個熱鬧。

都認爲，在鹽壑區，祇有一個古道可風直言不諱的人，便是萬廣德。但也爲着一點偶然的好處，業已不比從前。

將錢往他手內一塞，自然會不作聲的了。天下所以不好，萬廣德被同輩裏的人笑，說他自從認了陳馬奶子爲乾家以後，一隻襪子至少也在染缸內染過了。

聽說雅園鼓動罷工，他在家內搓草鞋，他扔了草鞋，趕向工業區來，路上碰見了她，就先抖起來。

「好，翅膀長了嗎！翅膀嘿。」

小姊妹們往他屋裏擠，他當門拿胸擋着。

「鬧得誰都曉得，你發了瘋嗎！女兒家名聲！」

她強出他的頭。

「我難道爲着名聲嗎！——你自己胡兒夢兒不罷，罷工簡直永遠當你傻子了！」

可是想着，她拉了那位爺叔一直到裏邊，換着換着，摸出一張鈔票來。

塞在萬老爺手內：「別打攔我們的事，喝你的黃湯去吧！」

萬老爺摸着頭髮，眼睛被那新鈔票的彩色照亮了。

「你哪裏來這許多呵——哎喲！」

他老人家從此就一任她們去，裝作沒看見，沒聽見。他跑得遠點，人們指桑罵槐譏笑他，他塞住了自己耳朵門。

鹽鹽區所有的人所有的眼光都各有自己的主張，也是如此。國柱被綁的消息從小馬他們嘴巴傳出來，頭先

也認爲做生意的好漢們幹下的。直到市區被搶，又突然叫關德道輩人佔領了起來以後他們可真連生活也沒有心思來做了。

當日班同夜班工交替的時候，他們三三兩兩談論着。

老麻爲着關德提出的條件，到克輝尙家去疏通的事，他們早又聽到了。

他們認爲很奇怪，人既經解了去，頂多拿着好聽一點的話去辦交涉，該怎麼討價或該怎麼還價，難道還有什麼「條件」嗎！幾個月來都如此，委員會說凡事他們都願意公開，到結果他們都一樣不會公開。甚至你再囚的去鑽，他們也不給你有一點線索來知道。

有些人就說：「管他吧，橫豎咱們總是工人，要你一定知道些什麼。你知道了也沒有用，隨便他爛個巴子的條件呀！」

「我相信，那是不會的。譬如說，有這鹽壑區，這自然我們盡着氣力，他們拿出資本，關德，委員會去答應起什麼條件來。委員會答應條件，不是將我們一起連在裏頭嗎！」

他們也認爲那是不會的。

這晚上，從小馬——也許是離爾生嘴裏，傳得再確實也沒有，那條款的内容。而且說明當老麻看完了條文所開的事項以後，他的腦充血發起來了，直到他們將他在面上噴了第三次涼水這才醒來。

在田裏拔草的龍蝦眼聽着都以爲奇怪了。

「對不住，那老先生（指關德）將屁股洗干淨了奉承他晚爺去了的呀。」他吐着口水，解去了短衣，他往區道上跑。「論理，他們會拒絕他什麼條件！說到條件，大旺村的時候，我自己都上過當，可還不如乖乖兒將鹽墾區產業造一本清冊奉送他！」

他都耐不住。想起從前，和那些羅木匠爭論得沒意思。過了兩個年頭，他才一樣樣經驗到了。

他一路嚷過來。

「我想要是老麻真的會做不下主意。看光景他決不拿膀子往外拐。他自己，多少精明透頂，就是說他兒子遭了綁，也一定找人到處關說，稍爲塞幾個錢弄他出來呀！」

那些江北耶穌飯勺子一羣人，在工場裏邊，就向來有「大好老」之稱。上工上得遲，退得早。就是小熊瞧着，也只好由你，大模大樣着。他們正在陳篤子鏟子上用完了早飯，有的還將米飯糊捏在手內，朝工場走外。

工場上每逢一個人走來，就好像那人會要帶着新鮮消息來的樣子，都住了他們的聲音。

飯勺子一看見他們面色就覺得奇怪，他們也不上工，也不做什麼，竊竊私議着。

在早飯攤上，他們也聽到的。他一向，不管你委員呀什麼，看不上眼，他照例紅起臉來罵了你。他停住了咀嚼，可踢開凳子立起來。

「什麼！他說：『歐柱那野種叫土匪了，去老龐會接受起關德的條件來嗎！』」

他們其實也一致的眼睛看得很透澈。那還在以前，聽說好漢們逍遙在他們自己的法律上，是那樣的得意而且逍遙，飯勺子——甚至別的燒器人都這樣說：

「操那沒本錢生意誰不會做呀，遠迢迢扔了槍桿，跑這裏來又幹那老生活，還當咱們真的不會享樂，可不傻！要是，我也去插個脚，豬鬃，命就苦定了，省得煩後輩裏人罵裏好！」

「要是老龐這樣，飯勺子將鴨舌帽推到腦後去。『我拿痰吐到他臉上去，你就是那話，漢好！』」

「到委員會去吧。」有人嚷道：「事情總得弄明白——我請問，否則爲什麼鬼鬼祟祟的談條件！」

在工場門口望着那批人就都鬆了口氣。

「老飯，這件事情可怪，風聲來得不輕呀！聽說小娘皮們都借着由頭罷起工來哩。」

飯勺子面孔簡直紅透到腮門。

「是的，操那阿媽，咱們都不會動，她們已經罷起工來。壞貨們一逕都和陳馬奶子天蜜朋友他們有來往，不知得了些什麼甜頭！去吧，咱們到公司，問問該有咱們的自由！」

從石灰窯到磚廠，到燒鹽場，他們都放下在手的的生活。他們都奇怪，而且猜不透到底將發生些什麼事情。到處聚着人。有的可都在區道上往羅貫山住宅來了。

龍蝦眼在半途碰着他們。老長輩心內悶住了一腔熱火，他曾經看在眼內許多事，現在再不來發洩一下，肚子可馬上炸開了。

他將手一攔，調轉身來，插在他們洶裏：「按理哩，發背還不會到身上生起來，叫我們先來喊啊？先生，理可得弄個清兒爽。我仍然相信，老龍不會這樣糊塗的。現在你聽見吧，條件上說，只錯褲帶，什麼都給他。是的，到那時，我要是也說，讓我們居於你的地位，你去種，你去上工，拿你們利息由我來拿，我來樂吧！各位都聽見，不是我們存心叫委員們過不去！」

他們以前從戰爭裏過來，渴望着滿意的生活，舒服一點過日子。他們說，他這一輩恐怕已等不及了，可是不能因為等不及，就攔起手來。隨便什麼事，都決不是攔着手來讓你瞧的。

他們有一個信念，這塊新經開墾還不會成熟的土地，流着汗，血，來灌溉，自己還不會將收穫來到口，以前一樣，他們又從旁邊等着你預備搶去了。

一跑到公司門口，他們就雷那樣迸出聲音來。

「咱們反對條件！」

公司的走廊上，委員室門口，以及那些帳房間的窗洞邊，都三三兩兩立着人。在花台對面正見罐頭們蒼蠅似的散做一堆。

委員室的門正在關緊着，分明裏面沒有一個人。可是有些老頭子，也有一兩位小紳士小馬之類，在帳房間。神氣不大好，聽不出他們在談什麼，都愁眉不展着。

龍蝦眼拿臂膀一擋，叫他們別跑前去。他們看見雅蘭正在捏着拳頭，對大眾講着。

「慢着，且聽那小壞貨，在講些什麼！」

她們一堆裏，有四十多個。有幾個男工也在那面聽。也是幾個覺得雅蘭的話不差，鹽鑿區得調整一下。或者激些來個改革。或者換一批好一點的腳色來經管。

「不錯，鹽鑿區在你們手內，仍然決計弄不好的。將工錢，扣壓得只好去喝口茶，將生活加多到不管你死活。他們又一樣樣興起花樣來鼓勵你們，叫你們做呀，趕緊做呀，對不起，現在讓他做吧，咱們飯都喫不飽！」

雅蘭就老老練練將袖子掙到膀彎裏面，站在一塊石條上說的。

「叫委員老爺們識趣一點，將權限交出來吧，迫得我們太苛了！我們歡迎新條件，新辦法！」她瘋起來似的，剛才已經喊過一陣了，可是委員們決計拒絕談判。「將委員會打倒吧，打倒龜老頭子，歡迎新隊伍來管理！」

她嘴巴白沫都堆上了。

龍蝦眼捏捏頸巴，咬着牙根：

「那賤人她說的什麼呀！」

另外幾個密工拉住他手，「聽她聽她！」那小娘子一徑到市區去，可比從前學壞了！」

「我覺得，」她與高采烈轉着身，「委員會接到的條件是很合情理的，再合適都沒有。公司方面不給我們接頭可有理嗎！咱們罷工咱們打倒了委員，接受條件，會教人人的生活都過得寫起來！」

龍蝦眼滿胸膛的火又燒到腦門，往前擠着，不知怎樣，被什麼人帶手一牽，他可看見飯勺子跑上去，立在雅蘭旁邊。

「騷貨倒看不出你很像一個女演說家呵！騷貨我請問你放的屁哩，還是你仗着什麼浪勁在拆你的白呀滾下來吧。」

本來，自從飯勺子這輩人在萬老爺家內開過一次熊德明的玩笑之後，熊德明將憤怒積在肚內。周濤之在背後暗暗稱快，祇有阿榮說不出心內到底是快樂還是失望。老輩的人，說鹽鹽語風紀的不好，都是第三工場那批壞貨引起來的。簡直把人們的心都引邪了。而況女人們行動，都是不大作準的。他們頭先都撈起袖子來瞧瞧。

當雅蘭剛帶領了小姊妹們到公司來的時候，恰好碰在周濤之手內。也許是她忘記了，或者就是她根本沒拿上次調戲她的事記在心上。所以碰着就問：「老顧委員沒出去嗎，咱們有事來要求！」

周濤之先生一看見她，便彷彿那天一樣，顯巴上猶似熱辣辣剛被她批過的样子。

他臉孔尷尬地上下打量她：「問他幹什麼？」

「問他幹什麼呀，沒有事我們會來找他嗎！」
後來她想起是他來了，扔下他，便往委員室跑。

可是熊聰明隨就騎了腳踏車趕來了，將車子往走廊一扔，趕上去擋住雅蘭。

「阿蘭，我仍然說我可以禁止你。你別以為你理由充分，恐怕識事的人一聽就會笑說了牙巴骨！委員會沒那麼容易一來就答應人，而且送到老早被他們認為敵人的手內去管理。」

雅蘭早從頭到腳看不起他來了。

「那麼，指導員，我可以說，你替我們做一個代表。你儘管照我的意思，不要修改一句——你要拿什麼指導員的聲名來壓住我，那是你太不識抬了！」

熊聰明給她說得面色紅了起來又青着。他很奇怪這番她對他的舉動。他敲進羅貫山的房間去。

老龐，還有些什麼委員在裏面。老龐可埋怨了熊聰明。

「熊指導員，想想看，有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譬如拿你的地位來說，你也有壓制和領導她們的權利，你就一任她們縱然隨便什麼公司方面對外的舉動，用得到工人們來暴動參加要挾嗎！先生，隨便你跟我怎樣解釋吧！」

熊聰明彷彿觸了電一樣抖起來。龐學潛搶來到他面前：

「開宗明義對你講吧，我就是各位委員，可都不願做那鹽墾區的罪人的，假如說我們也忘記了本位，去附逆

作佞，丟開以前那一片心血，將大眾的福利扔到腦後去！我相信，雖然國柱被綁了夫，我龍學濟可決不輕易來妥協，而且你們也不會的。不妨就勞駕對王友們傳言一下。」

因為大家都在場，這樣一說，似乎將自己洗得干干淨淨了。還彷彿別人倒有了什麼嫌疑似的。他撇了熊德明，滿腹心事的垂倒着頭，坐在舊靠椅裏。

「唉！熊德明面上又飛來了一陣慘白，帶上門，往外邊來。

庭心裏，飯勺子正拉開嗓子喊：

「下來呵！你真笑脫人家牙巴骨了！」他回過身，拿臂一揚：「你們大家聽着，我們儘管可以說，公司的事，用到我們來干涉嗎！不於理可講不通！咱們曾經都拿過槍桿子兒，放下了手，規規矩矩，在爛泥裏而我起生活來！誰要喪了良心的話，頂少像我飯勺子就要打算，不是投降到敵人那面去，日子還好過些嗎，對不起，人們看來窮，可不知道這就是咱們的骨氣！」他跨到石條上。「咱們反對什麼條件！公司若然答應什麼條件咱們才真的罷工！打倒勾通賊人強盜的漢奸！」

他眼都紅了。下面的人雷那樣拍着手。

龍蝦眼解着領子上的紐頭，往前擠着。他不由得也有幾句話，喊出來：

「隨便什麼人，通敵賣國，抓下來！以前有教會裏小子朱雪齊做榜樣，預備葬送我們，我們先將他送進坑裏去。」

吧！從祖宗手內到現在為止，沒有你們女人的份，可一出場就現足了你們世報敗類，抓她下來呵！

龍蝦眼擠到廊下，煞着一對溼濕的眼睛，揮着手：「下來！」

飯勺子笨手笨腳將她推下去。

雅蘭看不起那些身上發出汗臭的人，正像她曾經看不起阿榮，甚至熊德明一樣，她又跳上去。拿很快的手法批了飯勺子兩下耳光。

飯勺子彷彿狗熊那樣一把抓着雅蘭的衣口。過了二分鐘，他氣餒地慢慢放她下來。

他摸着額頰：「男不跟女鬥，我等着你這賤貨下場吧！」

回過身，他看見熊德明氣沖沖地跳上來。

熊德明，原來預備代表老龍說幾句。飯勺子當他和雅蘭合成了一氣，也許爲着報上次尋他開心的仇，就先下手起來，提起拳頭來，劈頸子一下將他打到地上去了。

熊德明在地上爬着，嚷道：

「亂黨暴動了呀！」

下邊的人，看見指導員女工什麼早惱恨。有人認爲對，也有人認爲不對。後邊的人擁起來，擠前去，喊道：「敲他一個稀爛，他們是，一隻腳踏在岸上，一隻腳跨在水上的，誰不曉得他！」

「老飯請歇歇火，且聽他說些什麼呀！」

人頭動着。

有一個倒嵌額的老頭子立在剛才他們相打的石頭上。

「我以爲，不必跟他說的！他們，嘴巴上面講得好聽，誰曉得，肚內已經轉些什麼呵！我可以證明，他們是，陳馬奶子的乾兒子乾女兒，不問可知在搗什麼鬼。打吧！」

「而且，咱們就將公司的人抓出弄個究竟！什麼條件咱們可也看着內容，到底有可以答應的地方沒有呀！」熊德明被人從地上抓起，批哩拍啦打起耳光來了。

雅蘭拿手插在腰裏，還想立上去演說。被幾位密工一推，坐在地上。鞋子都踏脫了。

他們衝過走廊，去打羅貴山書房的門。

正像在他們故鄉時一樣，他們一聽說敵人踏到他生身的土地上來了，他們比誰都關切而憤怒，拿那些手膀往外邊撈的腳色當做賊人看待了。

他們的要求很低，很公正。他們明白，所謂「條件」到委員們手內去一簽上字，他們就等於在賊人手內討生活做了。

這樣不是將他們又送到火坑來嗎！

他們亂嘈嘈地嚷

「答應我們的要求，將和市區商量的事情讓大家知道吧！」

有人在門上碎呀碰的踢着。將窗上的玻璃震碎，跌下來了。

老龐在靠背椅內直蹦出來，他同上次老獨他們要挾他那次一樣，幾乎又想發腳的逃奔。他一瞧，這裏後面可沒像他自己家內有廚房可以躲避。其他幾位紳士，連那些乾豬屎，紅鼻老頭都在裏頭，面面相覷地立起來。

「可惡，這批泥腿子竟至敢於到公司來搗亂嗎！真是目無法紀了！」

老龐他，到底有過經驗，他有他會促開應付的手段。立刻那因為失眠引起的衰白的面孔，慢慢地堆上一種笑容來。

他搖着手叫委員們別響。

飯勺子正立在窗外，粗暴地聲音喊道：

「那老龐不是在裏面嗎，咱們來吧！」

老龐趕快自己過去開了門，立在門檻上。廊下的人靜靜的瞧着他。

「有什麼意見嗎？」他從容地笑起來，向左向右都彎了彎腰。面孔不免仍有點蒼白。而且看出那笑容，分明裝得一點不自然。「列位，你們的行徑可快開始叫委員會不了解起來了，老實說，你們不是爲着聽到了什麼關於市

區方面提出的條件才來嗎？」

龍蝦眼在二三月的時候，可會一度和老龐有過很好的關係。那時候，他以為老龐，不拿架子，肯幫人家忙，自從家鄉燬滅以後，從戰爭中跋涉過來，老龐比前和善了。可是，這日子保存得不久，瞧着在龍蝦眼眼內，也有些「不比老樣子」了。

「看吧，他早就又和慾薰心到透頂了，好處哩，誰人不愛，他可一把勁道管你們死活打到自己帳上去。世界就是這輩人弄壞的。」

他拿老輩的資格站在頭一層人裏。

「老龐委員，您允許我們說一點話嗎？」

在龐學潛肚子裏面，有一種對人難說的委曲。那委曲，當然不是現在才如此。那就是，他正在戰戰兢兢的保持他地盤的免得動搖。即使說他在面子上樣樣都粉飾得很光挺，很巧妙。他能够將事情周旋到別人一點看不出破綻為止。同時他日益提心吊胆，夜頭都難於入睡了。爲的什麼？他頂怕武力。

這一次，國柱的被綁，他分明知道，頂低限度，他得掏一掏腰包了。目的還不就那麼一點點。他於是接到了好漢們計開條款。不過，隨便什麼事情必得有個商量，有個後果，他也認爲，不能挺他去。這事不能像國柱所說可以「鑽過去」的。條款已經開出來了。他不接受，也得接受。他接受，他等於將自春天到現在凡墮墾區的投資一古腦送給

人家。假定說還想去「拒絕」——老龍抓着自己頭髮，絕望的叫起來，那不是存心想叫自己事業的前途碰個粉碎，直到永遠沒有法子恢復爲止嗎？

他早聲明過，自己是不自私的。現在看來，他還不會將正式的條件接受，風聲所播，鹽壑區的人已經到處起來反對了，那不是又快變像他故鄉大旺村一樣了嗎！

不過，他看出那局勢不是怎麼難收拾。因爲他懂得鹽壑區許多人們的心理。老話叫做「抓住蛇兒七寸頭」，他認爲，他們實在是很一股風似地。譬如，恐怕沒有那些龍蝦，飯勺子喊着「反對」，恐怕他們還一勁糊裏糊塗着，一點也不會知道條件所開的風波險惡的。

老龍想，拒絕他們是不對的。立刻他想出一個辦法。

「不過，列位，」他於是像上次國柱對鹽壑區內的人演講一樣，拿手張開，做出姿勢喊道：「我想這樣毫無秩序的鬧着多沒意思。你們推舉代表到委員會室來談吧，我想這樣會叫你們容易了解些。」

似乎有了效力，隨即，他們人頭開始蠕動起來。有人喊道：「對呀，咱們推代表吧，咱們不能通通擠進去！」

「咱們推老飯吧，黃正明，咱們推舉你，這是大家的事呀！」

飯勺子回過身來，推開了一個人，他，跳在一塊大牆磚的上頭，指着龍蝦眼：

「哪，咱們老前輩，可不會將我出賣的吧，舉他做代表！」

他們七零八落喊道：

「好好！舉龍伯伯做代表，龍伯伯就是你吧！」

龍蝦眼看着大家，幾乎同他自己的事一樣起勁，他將挽在手內的外衣穿起來。「只好我來了，」他說，大家讓開來，由他往委員室的門口走。

「好，我要是推托也沒意思，不是倚老賣老。我不是爲着我一家頭。對不起，你們聽着我回頭將情形報告吧！」

龍蝦眼跑進去了。那面人叢裏雅蘭也一個勁兒推開衆人擠過來。

老龐恐怕他們在一起了，又會衝突起來，他趕緊回過身來，陪笑着說：

「女同事，咱們分開着談話吧，請等一等！」

龍蝦眼特地探出頭來對外面的審工們煞煞眼，分明罵着雅蘭。他說：

「世道不好，女將們都出了場，倘然有什麼爭論起來，還望你們來救一救我這老骨頭呵。」

老龐破例的客氣，等在裏面，關上門，下起了鎖。

十二

有一種人，他沒有錢，而且他也從來不會有過勢力，在前他，到處受人奚落，白眼，或則明虧暗損過，他便一心一意指望趕快發跡起來，給那些以前卑視他的人一個報復。沒有所謂什麼「意志」碰到機緣，攀藤引葛的上去了。對着人家還說他自己實在窮得沒有法子，才做出那種違心的「不得已」的事。他說他「爲貧而仕」。其實出於無法。若然不信，他還預備當場掏最近的當票你看。

還有一種人「爲富而仕」。錢太多了。在權勢的時候，他敲剝過人家。自今有二條理由，一，恐怕一失勢，那批喫過他苦的人會向他清算舊帳。第二，即使換了天下，現在一下場，產業便動搖了。至少他不高興遺棄，便做了那「不得已事」。

那最後剩下沒有錢，可是也沒有錢多的，因爲想起人是挺着脊骨跑路的，不甘心拿牛馬走狗或則含淚的笑

容去交換那「功名」同「富貴」，便掩着鼻子走開了。那也實在很懦怯的。

被第一第二種人聽了，還說他「不够資格」。

這之外又有一種，隱約得很，叫你從外表看他，一點不會疑心他爲非作歹，或有什麼不要臉的舉動。實際他們正坐在牆頭上面，攔起袖子來瞧着。等到有一面佔着些優勢，他便趕緊爬下來投降了。

你若還不信他，他便預備對你賭咒，落眼淚，甚至說再沒有人信任他，他從此可真要對什麼事都灰心了。這自然正足以表明他「忠貞」而且「義烈」，用不到懷疑的。

他們站在世上的方法，都是鉤心而鬥角，叫你們這些老實人看着還說自己目光的確遜於他們一籌。但不得不拿老成的話引證一下，因爲，他向來自命是一位忠於道義的人物。否則由於上而這些話，恐怕你們會疑心起他來了。

「世界上做壞事的人他總會自圓其說。他說出人們的壞處，以表明他自己之靠得住。在這裏他這樣說。在那裏他又那樣說。先生，所以人心難測哩。以前，你可想起關德那樣看來直爽的人，會背轉身來「另就他業」嗎？（他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他的令媛翠荷，不禁皺了一下眉頭）你又想起看來好似壞鬼的老獨，會在各鄉落讓隊伍支持到現在嗎？並且他們在別些人看來似乎都有一個目的，主義。可是照我想，却不外乎名譽和錢。那之外，倘他們還要說我不是爲着這，那是他掩飾了你，特意加上去的。除此之外，便是其中總有一個錢，或則名聲。但我，可站在外面

來講，並非又自圓其說，左右辯護，拿來弄亂你們的視聽。」

他自己，單是這一點訣竅，也足夠應付他們了。面面俱到，說得自己好似決不如此，叫聽着的人要攻擊他也一時沒法下手來。

那又正和他所有的願望着聯貫和一般的人有着大同小異之處的。

譬如，對着人，他說出的話來，多半和心上所想着的兩樣。他當時在面上表現得再誠實，再嚴肅都沒有。

「人難道，除掉運道派給他將來各就本分去操業，各憑天命分出貧和富，真就一出娘胎便分界限嗎？墾荒人，木工，女人，司機，乃至帳席，董事，誰不一樣拿出氣力來做事，誰不靠兩條臂膀來養活嘴巴。且墾墾區，能有這個樣子，還不是靠大家的氣力因此。」他接下來說：「我以為，事情是替大家着想的，不是替一個人着想的。」

雖然他直到現在還是堅決主張，這樣嚷着，好讓人家知道一旦有了實在縱或什麼「不得已的地方」。

就是一禮拜以前他還將他的事業在肚內安排得停停當當。頂多二年，他指望墾墾區越快，越速的興旺起來。墾墾區一興旺，他私人的園藝，牧畜啦，養蜂啦，甚至密場鹽場，不用說，都隨着興旺了。不過他也並不妒美人家會比他幹得好。假如說，還能將那些泥腿子都加上軍裝，給他武器，不怕外來的侵犯，而且還好將墾墾區推展到自己的範圍以外去。世界大起來了，財產豐富起來了。他一個人瞧着那些，左顧右盼的樂着。

那「願望」正可說他在頭腦裏面「與日俱進」。他惟恐它動搖，要是還腳都沒曾立牢，沒有堅硬的泥人那

樣，經不起敲錘，便會粉碎了。

但那又不能怪他。冷眼瞧着的人，可說每個人都這樣的。

關德正想日後被封個省長或別的什麼。那胃口原來也不十分大。高皇經打算在肚兜內裝飽了錢下野去。而李三斗在想他阿榮，因為分了家，生活可的確不比從前了。龍蝦眼在追念他故鄉的田園草舍。就是周潯之也有一種願望：他希望他面孔上面的酒斑，日漸少下去。

他們都用盡氣力往他的「願望」裏鑽。甚至他們都只是爲着自己，不管那事情做出來對於他本人，對於許多人，有好有壞，都這樣做了。

「他們會原諒我的。」他們騙着自己說：

阿榮也有願望。第一，他期望他田裏的出產。那些燒窖的生活不過貼補他的。他戀愛，他撲了個空。小娘皮無非愛錢，愛勢，將來預備掙氣給她看。可是連鄰居們也這樣說：「你要女人，直同田裏的騷婆子一樣，隨手會撲到你身上，就怕沒有錢！」

對呀，爲着沒有錢。錢！錢！於是他腦筋裏隨時隨刻想着錢。

那一次，阿榮在天窗朋友寶檯上輸脫了七塊多錢。手頭不夠，他於是，向淘伴舉了債。不知怎樣心內胡兒夢兒。在回家的路上，那時天已經黑了，他劈了自己幾下嘴巴。

「他媽媽下次再來！」

過了四天，他覺得自己「手運」又極其靠得住起來，以為若是他認定了一門去押，連着三番對本對利的追押，不怕它袋袋裏面都賠出來。他挽人向陳馬奶子商量，聯保作中，才借到三分取息皮球印子錢的十元老洋。一箇烟辰光，掃數送進賀老六的肚兜裏去了。

他的面色仍像第一次輸錢似的鐵青，有時嘴唇發抖，呆呆的立在人叢裏笑着。一下子又抓抓頭髮，轉着圈子。他越想錢，錢離開他越遠。他心中有點着慌。似乎雅爾也連帶模糊起來，叫他存一種希望都不敢了。

而且又沒有別的外快。工錢也不能掙什麼例來預借。有一次，他的確立在賭檯邊，出神的望賀老六面前逐漸高起來的洋錢。忽然他漸漸的伸出手去，到半途，他才驚惶地四下看着，趕緊縮回來——人們都奇怪，似乎發現他那隻手快要做出什麼來了。他搔着頭髮，終於他擠出人叢去了。他一直有十天上下沒有以前那樣有說有笑。有時鼻眼都懶得掏。

「我怎麼這樣傻，他們都說賀老六至少已煞進了萬把哩！」

李三斗聽得了此事，從田裏拔出腳來，故意嚷出很大的聲音：「不叫他甜酸苦辣都嚐，不曉得世道艱難哩！前頭聽說買了什麼洋機香粉送把萬家那個妖怪，撲了一鼻子灰，如今又到流氓手內去想發財，嘿！」

那也怪不得他，阿榮的希望可實在是很大的。

可是他近時沈靜。

不知怎樣，當他一擠進那酒店樓上小房間的時候，他眼光給那些點着，數着，翻着的鈔洋吸引去了。他很奇怪那些錢會如此之多流轉在他們手內。那中間，甚至有幾位是他同工場的人。你瞧罷，有的簡直都新撐了行頭，忘記自己是一個泥腿子似的，偶然被頭家喫了錢去，總一點不擺在心上的樣子。

但後來據工場上幾位脚色露出消息來說：這是他們拿的「津貼」。

關德頭一次將運動費交到賀老六手內的時候，就說不多不少要在鹽墾區內收買些人。等有用到他們的時

候，叫他們出來做做傀儡。

賀老六又在裏面措油了一半。那一半名之曰豆腐黨的黨貼，他四下留心，看有機會，便收買他們。

當他看出那些輸急了的賭徒，走頭無路的時候，便拍了他一記肩膀，有意無意挑撥起他來。

「生活很好呵。多了錢，聽說公司方面到底還好分些花紅給你。今天贏得很多吧！」

要引他們上那道兒，便第一件事先談到錢。

賀老六打聽他在審場有幾塊工錢。他們告訴他：

「錢嗎，早上到晚上，回家喫飯的工夫是自己的，四角五分一點不打折扣了！」

無怪天窗朋友笑起來，又開一隻右手說道：「那真是，連肚子都裝不飽！如果你肯隨時替我們出些力，那不過

說偶然出出力，便好按月來到我手支錢，大約這樣。」他舉着三個指頭。「那不過還是津貼哩！」

審工不敢接他的錢，却呻吟起來。

「收着罷。老實說，和尚道士喫十方，衙門軍政喫百方。將來咱們隊伍正式一來，也許都還比這待遇好些。我不過仍然聲明一句，有起事情來，可不能儘管往後邊躲呀！」

同審場工錢一比，可多出了倍把。照目下情形，連燒鹽場都包括在內，他們的工錢，沒會有超出到十五塊以上的。這點又不能真的歸罪於鹽壘區當局，就連國柱都聲明過：現在還不過初創，凡事祇好存一個「勉力爲之」的概念。將來等情形轉好，生活待遇自然提高了。更不消叫在鹽壘區工作的人們就心的。

可是，肚子喫不飽。不够用。沒有消遣的東西。沒有誰管理。誰領導。他們不知道。

那就是從前也跟阿榮同過學的周旺興，因爲有人嘲笑他拿「津貼」，他於是替自己辯護道：

「事情哩，誰不知道我不要臉呀，可是餓我那輩窮光蛋比起正式做漢奸的人來，多少還有些理由吧！——很有些人就跑了過去。」

賀老六直到江北耶穌也接受了他錢後，他叫人先帶三十隻老洋給黃正明。說是送給他的。

飯勺子抹着鬍子奇怪起來。

「我自己，論親戚，也比削光的還干淨。什麼人真還瞧得起我將錢送上門，可不是自己瞎了眼睛。耶穌，莫非你

在市區又押準了喜神方了吧！」

於是耶穌從頭至腳一樣樣告訴他。說他不妨收着。因為拿的人實在是很多的。

飯勺子這人就是這點不好。

「江北耶穌，我不怕得罪你，所以我要說幾聲了。我看你還是漂亮一點做那不喪天良的路劫漢去吧，譬如窮骨頭，一出娘胎就長定了。就是怕那不三不四到手的錢。用出去的辰光，人家問起「那什麼錢？」面孔可發燒。夜頭睡不着。你看我，賭場上可去過嗎。三十塊老洋可發不起財。咱們要不是規規矩矩，扔了傢伙才來幹生活，江北耶穌像婊子賣身那樣一手接錢一手交貨嗎！」

人們是看不出他來的。

錢實在是很迷人眼睛的東西。可是沒會碰着在阿榮身上。也許那真像人家說的「運道不在身邊。」他們不會想起收買他。

自從人們都知道那天萬廣德家內出了一場笑話，雅蘭丟開了阿榮，和熊德明要好起來了以後，人們偶然拿一種可憐的眼光來看阿榮，覺得他跌盡了身份，似乎被一個女人尙然看輕，什麼人都有理由看輕他了。

別人如此。他自己，可近來也發覺到比隨便那個密工或則墾荒人來得萎縮，怕人家注意他的樣子。那或者由於他倒了楣。有人說他多輸了錢，恐怕人家向他逼着要的緣故。

他就本來做夜班。自從燒鹽場開工以後，熟手和年青的人太少，老廳主張將一大批人調了過去。他總得到天亮足之後，日班的人來接手了，這才從早飯攤上，買了大餅，一路啃着，走向家去。

但他肚內，並不怎麼的愚惑，好比雅爾自從轉變目光去愛上了熊德明，他固然覺得自己也渺小得多了，接下去想從賭檯上來撈它十萬八千的念頭也已經碰個粉碎。他想到，人的念頭可不能預先安排得這樣大。原來自家眼力也差人一着，他還一向以為雅爾是柔情的，能幹的，貞堅的，然而，呸，他吐起口水來。

那恐怕在倒算上去好多日子了，有人告訴他道：

「你那還不會過門來的管家婆近來可在陳馬奶子家內活落呀，認了乾媽，連瘋子都靠着了福，從早上喝到晚上哈哈。」

阿榮一勁冷眼瞧着。他以為，雅爾不至於這樣壞。倘然如此，直頭跟自家一樣的沒出息，甚至人家所說「墮落了」了。

在賭場上面，直到他輸得做了許多債以後，他一看見賀老六這批人，心內就討厭起來。他看見那「小開」鼻門上刀疤發着采光，風水先生眇起了一隻眼睛，也是他討厭之一。其次便是白天老是坐在酒堂裏的陳馬奶子。

「呸！萬廣德什麼眼力不會的！」

他掏着鼻眼。相信，他心底眼內有她的雅爾，決計不會和他們一淘的。

況且賀老六呀什麼就都是看見女人家影子便流口水來的脚色。他早就由他寄媽替他拉了一匹馬兒，便是那風水先生的老婆，明來暗去，過着日子。

那天——他直到現在才到市區去。他特意到公司裏，在周濤之手內，再四商量着，借半個月的工錢。別的用處是沒有的。他去付還上次在市區借來做賭本的債款。

周濤之能不賣面情嗎？對於工人們有好感，那次他總算叫雅爾難過了一下，便是泥腿子們幫的忙。

「不過對你講，」周濤之說：「這下子我只好給你開個例。公司的地位近來很吃緊呀！」隨你什麼吃緊也不，和阿榮沒干係。捺了指印，接過錢，他到市區去了。

我們敢替他保一個證，若還不是這幾天，賀老六正爲着關德高皇經駐在市區商量接受鹽業區的事情，因此臨時將賭攤打樣起來，阿榮定然將這筆款子再試一下看呢！

跑到扶梯頭上，瞧瞧場子內，只有兩三個大約也是等賭的人，懶洋洋抽着香烟。他問了一聲：「怎麼，沒有市面嗎？」

他們也不回他，儘管各自談着。

這一筆錢，將本月的都又支光了。這也不管，人還在着，那一點數目，即使再多一點，他也有法子還清它。可是拿眼前事說吧，花花綠綠的鈔洋還進人家手內去了。

人家告訴他：「你總得再另外找些外快，即使說不爲着要押寶，可不够用呀。」那就是拿過「津貼」的那批人。「照目前看，叫他們來拉攏你，可決不會。想個道路都不會嗎？飯桶！」

他糊塗起來，一想不差，拿一點什麼工錢，還得還債，還得過日子，雖然巴望着田內就好出產，總不能聽任自己過那種一鬮還債而且被人家看不起的生活呀！他掬着鼻子，假意的問道：

「我都懂，可是不容易鑽到他呀！」

「不難的。你趕緊去找天窗朋友。要是你還和萬家那個罐頭有點相干，挽她去說，包你就上手。」

「呸，我又找那個罐頭去哩！我自己不生嘴巴嗎，做漢奸也用到人家薦頭嗎！自己去。」

他阿榮因爲人雖然到處學着乖巧，到底還太老實了，做不來那種裝着笑，或則裝作「我們是知己」之類。講起話來，面孔先紅着。圈子都不套。碰巧碰着了賀老六。

他們都說他，想錢想得發昏了的緣故。不然決計不會當着許多人笑迷迷絆住賀老六說道：

「天窗朋友，聽說你正在收買漢奸，自己也是，無怪手頭那樣的活落呀！」

賀老六扭了一下頸巴，那鼻門上的刀印都黯淡了。還當做他打什麼糊來。

「小羅三攪七捻三，你在撒人家爛污啦！」

阿榮急起來了，以爲他不要他做那個話兒，就滿臉通紅，扯着賀老六對他理論似的。

「他們能做，我便也能做。你按月也給我多少錢，規規矩矩，我也很高興做那話兒。我不能開銷了。」
賀老六問酒坊裏人這個傢伙有神經病沒有。他們對他說：他就是李三斗的兒子，在前和雅蘭要好過一場，現在正是滿身做著債的。

幾個白相人眈眈眼來圍着他。賀老六似乎有意思了，低聲說：「好，到咱們屋內來商量吧！」
阿榮看出他們都對他有一種特別的目光，並且看閒事的人又立刻圍上了好些。他想起自己該不會說錯什麼呀。

被十多條膀子推進衙子，到酒場的走廊上。

天窗朋友回轉身來，恰巧手內提着馬鞭，舉起來道道地地在阿榮當面門抽了兩記。

「給我好好的收拾他一下吧。他當咱們什麼呀！拿來取笑吧，根本沒理由。你自己倒棍輸了錢，到咱姓賀的頭上來發氣。弟兄們打他！」

他交給他們馬鞭，跑開去。

黨羽們，但凡得了他錢，受他嗾使的脚色，是那樣接過了馬鞭，將阿榮重新從頭上再抽到他脚上的。有看見了的人說，所被打到之處，除去他舌頭，簡直沒有一塊皮膚不從紅裏透出青來了。

論罪行，即使說阿榮侮辱了他們，可也不消將那麼大一種報復去施行在他身上。那就是好漢們的法律。他說

不，打你就簡直不算爲看得起你呢。

就是不相干的人也來在阿榮身上踢他兩脚，以表示他對於好漢們的忠心。

在家裏，李三斗老爺聽得了此事，他是那樣咀咒了他們。

「阿哈，青石頭上碰出火來，自己惹出來的。記着吧，這才叫做天公地道！財都好橫發嗎！豬鬃，叫天底下人都去拿津貼哩！」

彷彿命運所派定他，叫他不曾從這條路爬上去，倒一步步退下來，挨了一場滿身的傷疼。而還惹得隨便哪個鄰居都朝他括面皮。

這晚他沒有上工。

他躺在床上。直到現在他還似乎覺得他真的在做夢，同那輪掉錢的時候一樣，胡兒夢兒，一徑不知道自己在剛才做了些什麼。

他依稀地想起——是的，他摸着臉孔，那打得指頭那樣綻起來的地方，是天窗朋友賞給他的。他們似同捉住了一個賊樣子，反綁他手，左右開弓，拳脚齊下，有些娘兒們擠在裏面笑着。因爲阿榮是很不懂那些白相人的方式的，碰到越是打得兇，偏要喊「好，儘管打你奶奶才不」的。而阿榮一陣子面孔發青，據他自己覺得，有幾肥很重的生活打在腰擋子裏，叫他尿溺也險險漏出來了。

早上，他爬起來，皮膚裏面好似鑽着刺一般，又痛又酸。幸而他，身子是結實的。他相信不至於馬上睡倒去。有一點傷不要緊，他打算頂多將息這麼三五天。

太陽出得很高了。鄰家的鷄照例各帶各帶在叫噪。從他們矮門內，看出小坡上，花牛懶洋洋掉着尾巴。白雲堆得很高，女人們在新淘的井內汲着水。將濕柴燬在灶內，弄得屋內滿是嗆烟。

阿榮想起，他應該到熊德明那雜種手內，或則公司去請個假了。他那一煞時忽然在他衣袋裏面摸了起來。他不摸猶可，他急忙抽出手來到另外那一隻袋去找。那面色簡直比昨天他們打了他都難看了！

「我的媽呀，七塊五角錢生了翅膀了！」

他到處都打着圈子。憑良心說，假如爽性輸掉或則還去了債倒也無話可說。而業已被批打他的那幾位好漢，就一老一直從他袋內取出放在自己皮夾內去了。

「我可不放過他們的！」

他再沒心思去理那抓壞的紐子，彎下身子鑽過鄰居們晒在場上的衣服，他跑在區道上。

他看出在路上的人們面色不好。他們都往公司跑。

那可不能怪他的。他簡直還好似胡兒夢兒一般，正打算怎樣去贏到那些錢，還那些債，怎樣要不被娘兒們瞧着恥笑，同報那昨天打得遍體鱗傷的仇恨。他看見從賽場出來的人，從燒鹽場，也有在田內做生活的人，好似去

救火那樣都朝公司跑。

「罷工了！罷工！」

阿榮不禁奇怪起來。他沒會聽清楚。脚步也加快着，一邊問道：「怎樣！到底爲了什麼呵？」

「爲了什麼，自己去看吧！」那個人好似誰在追趕他似的：「操那，誰都是鹽墾區的人呀！」

阿榮不知不覺隨着那脚步，他想，去看個究竟吧！

直到他跑到公司的門口，可已經料着了一半。

老龐叫那代表龍蝦眼坐定之後，清清嗓子，還不會開口，捻着他鬚梢，狡猾的笑了起來。

照着從前，他就有他自己的作風，他能夠剛柔並用，文武兼施。兩天來雖在紛亂的心情中過着日子，他將怎樣對付他們的排場，肚內早擬定了一個計劃。

他先反問他們在這塊荒土上開墾起來的目的，到底爲了什麼？「是的，」他說：「不是我們爲了故鄉給人家糟踐了去，才千辛萬苦，好容易找着這塊地方，同心協力動起手來嗎？」

龍蝦眼不禁瞧瞧在屋裏那些委員。他縮起脚尖，不住點着頭。

「我們所以，在先認爲相幫那些無賴，甚至同情那些無賴一鼻孔出氣的人，他自家，也馬上要被我們認爲無

賴一棒了。現在，你們聽說我的國柱被綁了去，馬上他們又對鹽壑區提出條款來，不用說，就是我龐某站在你們的地位，也定規光起火來，並且想看看委員會的人來些什麼排場的。各位，我有一句話可以說在前面，隨便怎樣，請你放下心來。即使預備撕票，國柱的脚和手已經叫人送來了，我保證仍然說，隨便你好到天上壞到地下的條件，我們一樣也不睬他！」

老紅眼鬆了一股勁，可喜得淚水都出來了。

「老委員，真是你這樣公正極了。我原覺得你不會的。以前可喫過他們的苦來呀。」

龐學潛一疊連乾咳着。他面孔對着其他那些委員。

「想不到凡屬鹽壑區的人都那麼熱心的督促我們，真難得之至了。不過，我這裏聲明，自己並非淺見之流，儘管知道人云亦云，隨牛逐馬的。我胸有成竹，大旺村時候給了我經驗。軟化哩，固然這是懦弱的表示，我們對於無理由的野蠻舉動，也是在所深惡而痛疾……」

「不但深惡而痛疾！」喀喀一聲，大概菸斗子碰在桌邊上，那位像細竹竿一般瘦長的紳士湯十千，立了起來，嘴巴裏面吱吱吱了一陣，才這樣說：「照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寧可玉碎，勿可瓦全。（他怔怔的想了一想，大約覺得不會說錯）照你說，不過深惡而痛疾，他儘管逼着你，你還有那接受他的意思呀！鹽壑區附近有這樣一批壞貨在橫行無道，恐怕隨便什麼人都夜頭睡不着。先生，遷就一下吧，我就是榜樣，以前兒子被綁了去，頭先也硬主張，不睬

他，到結局還不是仍然叫他喫了甜頭去，對勿住，他可也永遠認得了你這位老主顧，明天又來啦。」

湯十千除去在一把算盤上精明透頂之外，經常沒有一件是特出的。尤其因為講話略帶口吃的緣故，條理却不見怎樣清白。有時爲着說明一樣事情，你聽到最後，還不知他到底講了些什麼。說不定拿別人的事接錯上去了。也許還順手牢上一泡柴米油鹽的瑣事。他那副缺了半面架脚因此用線拉着的老光眼鏡，十足顯出他有着吝嗇家風度。據說他經常「節食」的緣故，面孔橘子似的黃着。

他在公司方面也加入過資本。想到這點，因此他加倍的着急起來。

「先生，如果你這樣，我有聲明在先。我便退股！你這個人是很難弄的。你分明說，弄到沒有法子，便要將計就計答應了。這樣一來我們可受累了。我明白你，老龐，你比我還精明，你到那時，橫豎上在大家的帳上。你保全了自己的利益，別人就一概不管了！」

老龐被他完全說對了。不過有一層，他說他總將別人的利益看得比他自己重一點的。

「連湯紳士也來居心歪曲我了！」老龐叫起屈來，他拿指頭捏得格格格的響着。他做得那樣逼真，伸出手來又朝你張着，表示仍然竟沒有一人來諒解他。「譬如你自己，兒子綁了去，他向你勒索起來，借個千兒八百，你能不給嗎。你說不給哩，他就當場跑了。有個好看給你後面瞧。給了吧，他自然又得步進尺起來。可是我正爲着這，我得想出一個折衷辦法，譬如，工場的代表都聽着的，我自然不叫鹽鑿區喫虧。你們可一概要鎮靜，什麼罷起工來，向公司來

要挾對着我，一概沒用。因爲這是頂笨透的法子。老實說，若然兩方面都一點沒有退縮的餘地，這事就等於存心叫他粉碎了。」

在他故鄉做村長時也用這套子論調。他一面說，一面顯出「實不相瞞」的樣子。他先給三分蹤跡給你，免得到後來事情一經證明了，會使你太失望或則太驚惶的樣子。

屋裏那幾位紳士，賀慶夾夾，陳又田，紅鼻老頭等等，只知道搖頭嘆着息。他們向來就如此，人家說好，他們相幫你讚嘆起來。人家說不好，他們自己却沉默或則交頭接耳起來。

龍蝦眼再耐不住了。

老龐在繼續說他的：「自然我也決不爲着存意的投降，當事人的苦心你們總不諒解不以爲然，那麼大家看吧，如果堅持下去，試試看，成了什麼樣子。」

龍蝦眼仍然慢吞吞立在他面前。再四忍耐着，聽他說到了這裏。

「老委員，」龍蝦眼似乎覺得身份到底不夠，因此退後了些。「我誠心誠意請您老人家聽我講幾句話了。推究起來，泥腿子配不上來問國家大事。可是二年的前頭，我同你，」他指着他：「幾乎是一樣主張，一樣時候逃出大旺村來的。人家恭維你是上等人，鄉紳老爺，自然不錯，老委員縱然你有什麼主張，我們能怎樣你嗎？況且，即使你們上等人以爲對了，自然也決計再沒有誰來公然反對你，那是照大旺村的說法。那麼，仍然拿你從前的手段去壓住

他們吧，隨你什麼條件，從地皮到了口，到許多出產，通通送到人家手內去，你祇要能夠叫全鹽鑿區的老少男女願意我龍蝦眼自出娘胎從來不多管閒事，只有這一趟却要例外了。委員，我簡直要說一句開玩笑的話：我們隔天碰頭了，我便是第一個人，我們和你要站在不是委員和農戶，或則紳士和窮人那樣地位來講了。我要出去！」

龍蝦眼經常都是假痴假呆的。這一回，他頭先還帶點兒笑意，他越說可越板起來。板裏面稍爲顯着一點俏皮的笑。回過身來，他自己去開門。

老龍簡直忘記了自家的身份，搶到他面前，拿身體擋在門上。他歪起嘴巴，又連鬚鬚都抖了。

「我對你說，倘若你們去鼓動什麼人來暴動，我可有辦法我——！」

龍蝦眼巧妙地冷笑起來：「嘻哈，照你有身價的人可不能對我這樣呀。你有什麼辦法來對付暴動，你還是先拿這辦法來對付了關德吧！照我那樣的老沒中用，自然不配來做他們什麼代表。叫你自己去對他們說吧！」

龍蝦眼瘋一樣推開老龍，跳到走廊上。

「好，現在大家都聽着吧，就是你自己去也一樣，不過我聲明，委員們面孔上面對你們說是不接受什麼條件的，過一天他就要親手將鹽鑿區牽送把人家了！」

飯勺子本來和幾個人一起在走廊的矮牆上坐着。熊德明剛才遭了一頓橫拳，只好擠在娘兒們陣子裏面，聽

雅爾啣哩哇啦講她應該改革，應該罷工，應該辦移交給別人的各種理由。從公司大門到委員室，附近都三三兩兩站著人。就是那批拿過「津貼」的腳色，也攏起手兒跑來跑去聽着。

飯勺子在屁股上拍了一下，立起來。

「我操他媽，這才我們真的要罷他媽工了，讓他交給他去吧！這就是叫全鹽鑿區的人，工人農人通通在內，過不去，咱們倒一向體念着公司的困難哩！罷他媽的工吧！罷工！」

「沒理性的事大家會做的！」龍蝦眼直着喉嚨喊道：「這是上等人做出來的呀！誰要說爲着生活不好才鬧出事來，天曉得，咱們也拿他做那話兒看待撥碎了他吧！」

哪些沒有拿過津貼的密工就雷一樣喊起來。

「他媽！那就是不清不白，——也難怪，爲着一個四眼犬，就拿地皮財產你娘送到賊手內去！」

「不是的！」有一位和尚頭麻皮在人叢裏轉了個身，彷彿儘有他理由似的，對那圈子裏的人演說道：「鹽鑿區不早好想個法兒對付嗎——要是說關德找出道理來接管它，我的意思，到也很好，管他媽到那時成了什麼樣子，你瞧公司不一樣做得不合適！」

龍蝦眼正抬出臉來找這個說話的什麼人，他身旁，那塊石頭上，雅爾又站了起來。熊德明紅腫着腮巴，什麼也不是，祇好搓着手。委員室內走出來一個騎差，到他耳朵邊講了幾句，兩家頭回進屋去關上門。走廊上的人互相噓

着嘴。

「聽吧，那賤貨，大家聽呀！」當雅蘭一站上來以後，其實他們已經什麼都聽不清楚。雅蘭拿手揚着搖扇，表示叫在場的人靜下些，有些漢子吼道：「賤貨可真不要臉！同那起人一個胎子裏出來！諷趣一點吧！」還有人老遠就朝她吐着口水，罵道：「拉她出去！和四眼犬那阿姐沒甚差別的！叫那萬廣德都丟了醜，是現了什麼世報迷得那模樣兒啦！」

雅蘭想起她的成功快要在這一無眼功夫了，馬上便罷起工來，馬上老龐被逼得沒有法子簽了字，馬上市區的大人物來接收了公司，她也便馬上轟轟烈烈站在人們頭頂上，成了一位女豪傑了。她拚命吊起嗓子喊道：

「大家來罷工呀罷了工換了上邊人，咱們才好好過日子哪……」
噓，一塊石子打她耳朵邊飛過，敲碎了玻璃窗，落進委員室去了。那窗口裏，立刻探出熊德明，和老龐還有些面色張皇的委員的臉來。

他們找這扔石頭的人，是的，看見阿榮正在地上拾着，對準走廊上又扔了起來。但不知爲着準頭不好，還是他並非故意去扔雅蘭的，他的小石頭擲出去，飛過雅蘭的身旁，又落進委員室去了。

老龐臉孔發白，通體抖着，拿胸膛貼着熊德明，正在捏着拳頭吼道：

「我仍然承認你一點沒有壓制他們的威力！我甚至不得不請求你了！對他們去說吧，隨便男工女工，有一個

罷工的話，給他們開除！弄得不好吧，咱寧可犧牲全部，叫工場永遠打起癩來！那時你們罷工吧！對他們去說！」

石頭這便恰好打進來，屋內老頭子們都踉蹌着立起，老廳急急忙忙朝打碎的窗外看了一眼，對熊德明揮着手說！

「快點，快點！出去對他們說：你幹嗎呀！」

熊德明真是再委曲不過的。他簡直和阿榮所倒的楣一樣了。

他，勸過雅蘭，勸不聽。跟老廳去說，便得着了一番咆吼。「唉，他們也和我一樣的犯了幼稚病！」他將倒下來的前頭髮梳了一下。現在不管雅蘭在講什麼，站上去喊道：

「靜靜吧，工友們！委員會室內就這樣講，誰要是還罷工搗亂，對不起，便要開除了！對不起，委員會已經有了辦法！……」

暗！這回一塊小石頭扔在他額巴子上。

阿榮挺着身子擠前來，他不知打哪裏來這麼一種勁道，並且喊道：

「大家聽着，揍他吧！他們都是到亂黨那面拿着津貼的賊坯呀！熊德明，你不要賴，我親眼作證的賊坯！抓他下來。」

不過有人說，阿榮可一半爲着私心。那還是從上一次積下來的怨恨，一向耐壓在肚內，碰着發洩的機會，他就

半點不留的噴吐出來。在人背後，他就靜靜地看了好些辰光了。

假如說，他被賀老六他們賞他那頓生活白打，實在他再沒有碰運道去報復爲止，他就決計放棄臨時想起的各樣打算，不去奈何他們了。他心地實在是很狹窄的，總拿各樣事情都聯到一塊起來。賀老六打他這頓，實際決不會和雅蘭或則熊德明有甚干係。「不是她也過寄給那個老貨嗎？」現在可聽見她說出來的道理也一樣的。並且就是熊德明和雅蘭，兩個之間，瞞到阿榮眼內，彷彿他們不在意地笑一笑都刺到他心頭來。

這真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他跑到離開熊德明三尺遠地方，回過臉來，預備向大家宣佈一下他的罪惡。

「呸！隨便你什麼大轎兒戴上來！娘媽皮才不開除！你經常到市區去幹得好事呀！」

他們都有那種感慨，飯勺子，阿榮甚至龍蝦眼，從熊德明開始所謂擔任了指導員一徑到現在，都在一種明挑暗戰尋事的狀態之下過來的。他們都不願意自己正式挺起身來給他警告或則教訓，所以那位一腳踏在兩塊地上的指導員，倒是一面也不會討着些什麼的好，而苦頭却連二接三喫起來了。

走廊外面工人聽說會要開除工籍，雖不敢斷定說一定會開除了自己，他們暫時都寧靜了片刻。

突然，看見阿榮上去跟熊德明動起手來。少不得搖旗吶喊助一下威。他們想起阿榮和雅蘭熊德明有過那次戲法，他們早將他三個圍起來了。

有人喊道：「打那雜種！我們早說，不要讓他和朱雲齊一樣！」

龍蝦眼撐起臂膀在腰裏，看着他們，「是的好果子都是從核內蛀起的，先將那蛀蟲弄乾淨！」

阿榮靠着這麼許多人給他壯胆，他一抓就抓住了熊德明藍布工裝的領子。

天窺朋友給他與那頓生活，事實上叫他的氣力還沒十分恢復過來。他不是來公司告假嗎。也許他實在是個外邊好看的不充實的緣故，幾乎同他壽發那次相打，如出一轍，他的手劈過去就劈了個空，倒叫脚步一陣踉蹌，他的布衫被一隻手提住了。

雅蘭走上去便道道地地劈了他兩個耳刮。

龍蝦眼實在看不過，橫過臉來捺前去朝雅蘭吐了一口濃痰。

「小娘子他可也是你從前的姘頭呀！不念情份了嗎！他雖是這般沒中用，也比你這破貨兒小流氓強得多！你就賣了你從萬廣德以上十八代祖宗滾你的吧！」

他們又將她推到旁邊去了，後邊的人抓着石子屑扔起來。有人罵道：「操那！你給他們拉開呀！打來打去，可關關德的條件什麼事！」有些人笑着：「趕快來澆一澆水呀！」有人拉大嗓子在紛亂的人叢間喊道：「你娘再下去可先叫人家笑歪了你的嘴了，自家淘內，關着門相打，這大約就叫做看着貨兒還價錢打吧，再隨下去，咱們可要抱不平了！」

那個說話的人隨即自己也加入了這場紛擾。

小姊妹早嚇得四散逃跑了，有的可不管害羞不害羞，推開門來往委員室躲。

趙爾生什麼儘管躲，在窗口裏伸出頭來喊道：

「拉呀！你們不要飯喫了嗎！」

周薄之爬在左面窗台上，看見那面的人打做一團。有些人仍然扔着石頭。朝跌倒的人屁股上踢着。雅爾的頭髮散在肩胛上。她的鞋子只賸了一隻在腳上。

她看着阿榮和熊德明兩家頭在那割出的一塊大麗花圍邊上揉來撲去的滾着。

那兩家頭似乎正打個對台，一點不分勝負。但已經不能算打，只是那個搭住了他的膀子，他又拘住那個的大腿，彷彿泥鰍打滾那樣預備翻過來。於是他抽出手來，扼住他喉嚨，可是反教他乘勢在腰檔上面打了十來拳去。一下子，忽然彷彿什麼筆桿放在斜側的桌面上滾着一樣，接二連三的你困住我，我抱住你，朝一邊翻了起來。該倒灶了，那些嫩花苗，還是老麻一手吩咐種着的「平地一聲雷」，經不起他們滾撲，壓得一齊七歪八倒了。

但那場騷擾，連老紅眼都認爲沒有意思的。

論到仇敵，到阿榮手內，他可只是臨時將他自己一向記着他們的怨恨，偶然可碰着他一點從什麼亂黨上聯繫起來的事情，叫他對那熊德明發洩一下吧了。阿榮和那可憐的熊德明打起來的理由，似乎祇是這幾點。一來，他和陳馬奶子有關係，他便也是反動份子，亂黨。他們都是拿津貼的。他自己可不會拿着些兒什麼津貼的。幾乎只好

算他被打了一頓，現在他從這點立足，他也有恨起他們來的理由。最近便是，他拿指導員的資格破壞了他和雅蘭的要好。

「通通不對的，」有人說：「這就是中國人，你看你就將那蛀虫踏爛都沒用呀！咱們本來對公司要求點什麼？你們來救火，可撒起松香來啦！」

龍蝦眼也說的：「不錯，你也想過舒服的日子嗎，我請你隔幾天等他們來接收了享你的吧。這就是你們這批人的寫照哪！」

可是到老龐眼內，却都聽得明明白白。「好，由他們鬧吧，看得委員會一點都沒有威信，」他說：「你們以為公司連百十個泥腿子都不能奈何了嗎！」

老龐正在想，晚上還是要去找袁舜。現在他，不忍看見走廊外那場蠢到沒有半點意思的紛擾，將手蒙了眼睛。

直等到兩家頭中間不知誰人使了個什麼解數，竟然分開着手，阿榮熊德明都一溜煙從地上爬了起來。實際上他們兩方面都再經不起一個回合了。

阿榮的下巴和後腦上都滾滿了泥。他頰巴本來原有點紅腫，現在彷彿一個爛梨兒落在乾灘裏的樣子，簡直換了一副相貌了。

熊德明也受了傷。他勉強裝出還不會鬥敗的笑來，躍躍欲試彈起眼珠瞧着阿榮。

雅蘭立在旁邊，大約預備向熊德明說幾句話，可是她終於將手在頭髮裏梳了一下，跑進委員室去。

熊德明罵道：「你這下流的泥腿子瞧着吧！」

「瞧着嗎！來呵，咱們再決雌雄吧！」阿榮將胸挺出着。其實他明知熊德明再沒那勁道來反攻，他落得嘲笑他道：「雜種，你乖乖的檢個好日子來領教吧！不打嗎！不打我可要有別樣事情去了！」

他跑了一步。可是發現脚上一隻鞋子還遺落在那橫倒的花苗邊。他的那排脚指頭都露在破襪外面。扭了一下，他於是慢吞吞去拾來穿上。

他又敵意的吊了熊德明一眼，威武異常的朝大門走去。

十三

公司自己透露了消息，從農曆的五月初一開始，便按照丁戶計數，着手捐征了。農戶按所種的畝數計算，每畝附加「警務費」三角。工場什麼倒一點聽不見風聲，據說就是業已如條款上所說，答應鹽墾區決不派人估據，但就由市區分發來二十名「警務班人員」，這之後便將所謂純利十分之五給以對割瓜分。關於捐征這一層，據周溥之所說，原來就是委員會主張，藉以彌補那被分潤了去的十分之五的純利。工人們反對罷，橫豎四角五分到五角的工錢也原是頂低的限度，委員會於是決議，體恤和優待他們的緣故，五月初一起照工資普加三成。但這三成，委員會聲明，可以隨手扣下來，另外才由公司再湊上一個數目，便是交割那筆「警務費」和條款上訂定交付市區的權益。

公司大門口一大早就插滿了人，但都立得離開老遠，看那光景，就分明有人因為打算入到裏面去而喫着生

活的緣故。他們都交頭接耳着。有的望了一下，吐吐口水便走開了。望到裏面去，那就是所謂「特別警務班」了，門口立着二位。在那以前發工錢的地方也立着兩三位。樣子正開散非凡，開玩笑也有，抽煙也有。除此之外，似乎特別都靜悄悄地。本來有十數匹在牆頭上啣墜的麻雀，現在也給那明晃晃的刺刀嚇得噤的一聲，四面八方飛散了。有幾位愛惜時間每天按時來應卯的委員，當提着菸桿走過大門的當口，總卑歎和氣連連的彎下腰來，然後嚇昏了似的，一溜烟轉過走廊跑進委員室去。

雖然好漢們從來頭部不點一點。

灰色衣服，綁腿，平頂帽，上裝大小不一，脚上也有穿着網球鞋，也有就是那種自家老婆給他擦的黑布鞋，形狀同市區那些一般無二。說他們像兵也不像兵，也不像警察。但那氣派，却似乎已經受盡了薰陶，隨在顯出一副驕窮人不起和服從主子的面容來。

娘兒們見識實在是有限的。有一次，她們站得和大門離開還很遠，可聽見他們正在不知打了什麼棚來又笑又罵起來。女人問她們丈夫道：

「你聽誰說他們是外國人，說話和我們一般沒有兩樣呵！」

不差，那真是百分之百的本色。門徒們應該像他上級一樣，都是道地的土產，一經拿着好處來號召，便河水上的臭萍蒿似的，向準着一個角落的領域積聚起來，繁育起來了。榮耀的了不得，就是看見以前和他一樣的什麼鄉

巴佬，他也有時侮辱他，從背後踢他這麼幾腳，以顯出他自己的身份難能可貴。

有一個老頭看了一刻鐘辰光，等等沒有什麼動靜，便回過身來預備走了。他特地將頭歪了一下，對剛才女人那個丈夫說：

「先生，你不必問起是自家人外國人了，就拿醬內的蛆來說吧，他們的出身，原來就在鹽裏面。唔，不差，他替你拿好了槍，乖乖的守在門上，這就叫做保護。」他煞着一隻眼，嘴都扭歪了。「保護你，看見吧，拿了羊肉去喂狼，由你替他到我們頭上來熬吧！聽說因此那四眼犬就好放出來了呵。」

自然那就是說四眼犬是不會放出來的。

這種日子倒不光祇爲着推陳出新的換着花樣，叫鹽墾區的上下各式人物弄得生活一樣不安定，彷彿事情千變萬化，一個節目還不會做完，後邊接二連三的變換都隨着上場了。

老輩的人冷眼都瞧得明明白白，雖然一般人看着都不過說目前派下了幾十個警察丘八，老廝那樣精明的人，一定不怎麼會叫他自己喫虧。而況目下也仍然太平無事。男女工人的在公司爭吵因而發生的那場混打，業已烟消雲散了。委員會發出過聲明，他們正在澈查到底這是哪一位煽動而且指使其事。廝學潛那天不也正這樣說着嗎：

「罷工吧，我就認爲不論男工女工有理沒理，都是反動份子，我認爲，都不能讓他們能够在鹽墾區存在，老實

說，必要的時候，我們不惜全部開除，甚至將工場停辦起來。」他彷彿就同那些「工友們」在論理似的：「你罷吧！你罷！工人們主張能够移轉整個委員會嗎？我何嘗不知道條件內容的惡辣，然而事情也出於不得已。沒有誰來原諒我，所以我也只好再不原諒人家了！」

旁邊的人都覺得老龐這人真奇怪。自從流浪到鹽鑿區來後，也整整的快二年了，經常他總提出「不分階級」、「和藹待人」、「做事光明」等等口號來表明自己，現在他彷彿突然將那些口號一腳拋開，爽快假面具都戴一副，處處在在爲着人家不諒於他而他也不顧一切了。

那晚上，機鹽場和第一工場沒上工，第二工場也沒上工，草紙廠本來祇做日班，而且娘兒們勢力實在也有限，老龐可敢斷定，不出三日，包會乖乖的自家來報到上工的。

他斷定娘兒們識見都是膚淺的。

當走廊外面男工們那場相打剛剛結束，看見雅蘭走進委員室來，老龐就在肚內先行划算定當，決計籠絡她一下。「小姑娘，不錯，」老龐先發制人迎頭趕上去。「你不必有什麼要求，我都明白意思了。還是請你回去吧，公司方面一二月以內一定有個答覆的。我相信你們都比起他們來明白得多，不錯，咱們坐着談。」

老龐似乎完全摸着了雅蘭的性格。這麼着他們才難得平平靜靜談了半個把鐘頭。

兩家頭談點什麼，正用不着給大家發表。那幾位湯十千，賀慶夾夾，當老龐丟眼色給他，叫他們暫時出去一下，

就分明知道他和她正在談得十分投機了。

「我自己就簡直沒有接頭的地方呵！」老關搔着鬍鬚，自言自語說：「袁胖子就爲着固執成見，他堅定不肯代表我從中調處。現在只有照着這條路辦罷。」

他接着呂紫來的信，說日內快趕回公司來了。

雅蘭因此調轉身來到市區去的。

這幾天的隱匿區正是七七八八的日子。雖然說，日子是依然一樣過着的。中午的時候，高原上尙還到處岑寂着。白雲垂掛在山背後。密場上烟霧升到天際。花牛懶洋洋在啃草，時或不知爲了什麼歡樂，搖着尾巴，將一頭母牛追到紅紫遍野的罌粟田內去了。隨即嚇得躲在薄荷田邊休息的一對鴉鶻撲撲的飛了出來。

四五天來，每晚，甚至白天也如此。這帶草原上，多少馬蹄將蕪雜的草野踏出一條路徑來，到處留下着馬糞。使人想起那些英傑們坐在馬背上，怎樣的自由自在作那豪放的奔逐。

星光下，時或馬蹄在碎嘈的響，手電筒白光在翻來刮去。也有風雨燈，照出歷亂的人腿，馬腿。青草葉子擺來擺去。約綽地，沒入山背後去了。小隊人馬落在後邊，數不清。有幾張嘴已上亮着菸火。

那日子直同老話所說「跟以前一模一樣。」彷彿天下就豆腐干那樣小了。所到之處，連鷄犬草木都會嚇得驚抖起來。好漢們吹着口哨。也有喫得醉醺醺——槍聲響處，總有什麼新鮮的事體發生了。

而公司總是守住着秘密。連委員們有時去探訪，也往往弄得個茫無頭緒。老龐的行蹤漸漸詭祕，隨便什麼親信的人都找他不到。事實上分明在門上已經由那批「特別警務班」保護得端端正正，不愁再有什麼壞事情弄到他的頭上來。

嘴巴總是守不住，連周濤之都信以為真，國柱明天晚上總好釋放出來了。

那正是一點不假，否則爲什麼一大早公司的門上添了崗位。推其用意，總不外乎在條件上已經訂定了什麼。否則就是國柱便好出來的預兆，他們相信，自衛團的人可沒有那麼威武的。

所防患者，不過是一部份的男工們了。老龐得想法消滅他們的意志。他在他太太房內，現在再四的將呂紫來給他的信唸着。那信上，也說得明明白白，他是知道那怎樣將國柱抓去了的內容的，然而不難，無非喪失些錢，他可以盡他的能力去設法呵。

計算時間呂紫來應該到了，或則有個信來了。

是的，信來了，但不是呂紫來的手跡。老龐趕不及待拆開來。

「噯！下流下流，這不是卑鄙醜態到萬分了嗎！反來覆去的事情祇有他們才幹得出了！」

老龐面孔轉做紙灰似的白了。

老龐將來信撕做一條一條，還不放心，拿火點着，投在痰盂內。

拿國柱的身份和地位來講，鋼絲馬甲那面給他開價五萬塊錢也不算多。照朱古律估計，單是羅德將鹽墾區的工業區一估下來，每年的剝削也好有個七兒八萬了。況且，目前也通行這種辦法，「票子」橫豎已經捏緊在手內，不怕你飛到天上去，不高抬價格，已經算便宜了他，所以即使爲着情面，「要討一點還價的話，三萬大洋少一個角子寧願不脫手！」

朱古律笑起來說：「我給你穩抓，他們談條件，咱們談現款。不怕他不乖乖的湊成數目來交換他這張票子。」就是老龐燒去這封信，裏邊說五天內，不派人來接頭，這張「票子」他們要撕給他看了。

龐學潛仍然眼巴巴等着呂紫來。

呂紫來怎麼不來呢。呂紫來，老龐喫準他，手頭的現款，可不是一點。知道他，什麼錢莊銀行都是假的。近來鹽墾區又等款子用。老龐托他去張羅。呂紫來脚不點地的跑，似乎只是爲了老龐，爲了已經下過批本錢，事業還在中段上，他不得不一次次忍痛將款子提到公司來。那點子煩悶，也祇有除去周濤之以外，他兩家頭明白。

「唉，這老龐」背後經常搖着頭：「撐個空幌子，空頭交易——全依傍別人！」

很少到鹽墾區來，閒了也坐不穩。他雖說在三點水內撈飽了油水，雖然歇手了。有人也注意他起來。守着錢，不穩當，世亂年荒。想起怎麼到手來，又怕怎麼遭報應。他總打扮做灰塵撲撲的樣子。藍長衫上重疊地打補釘。

龐學潛有意無意對他講：

「老呂，現在藏錢也沒有用，我瞧還是投資好，現款，即使你打穩了拿二分三分利，投資這交易七分八分沒一定，——鹽壑區不是你老呂一加入，開始朝生氣蓬勃路上跑嗎，頂好唉，你能够想法，想法！」

這一次，龐學潛也托他，同二個隊部去關說，要他想法救出國柱來。

呂紫來不是不賣力，錢的事，他還好張羅。他自己料得很透澈，到鋼絲馬甲隊部去商量，他是馬上會叫他們扣起來的。

還是想法錢，他給老龐備上說。呂紫來有一種打算；龐學潛的話似乎也不錯，投資比放款好，他有周濤之在裏頭，將來自己還不是抓機會做大股東！

這次他答應龐學潛——並不是作為贖票用的，該算老龐挪了他三萬塊錢。

怎樣被天窗朋友打聽到黃昏時分呂紫來到西區——只有天曉得了。高皇經跳起來抓住他問道：

「老六你這消息不假嗎？如果不假，我給你現現成成撈這票外快了。橫豎鹽壑區已經落進了圈套，老龐這款項去贖他兒子，我們也叫那鋼絲馬甲撲個空！」

高隊附和賀老六佩好盒子槍，轉進菜園，牽了馬到野外去。

太陽，快挨近地面了。西區天上抹着一縷紅光，靜悄悄地迎面吹來，一陣艾蒿和馬糞的臭味。

高地下面，蒼荒的野路上，現出了一個黑點。

呂紫來本打算，黃昏趕進鹽壑區。老樣子，他穿了土布的長衫，灰呢帽拉得很低，將兩餐盤擱在車盤上，吩咐那推車的人趕快些。帽簷低下，兩隻機警的眼睛向四下望着。

他有點呻吟，看見斜坡上，兩個騎馬的人從他後面來。

高皇紹稍爲帶住些韁，輕咳了一下。

「老六，是他不是，那傢伙很像出診的郎中呵！」

賀老六的牲口，趕到手推車的前面去了。回過身來，扯住了韁繩。

面孔上，現在呂紫來現出驚惶失措來。他自己，從前也幹那一套，拿着三點水名義，就叫那些過路的客商留下買路錢。來了，不，身邊沒有「貨」，他不會驚惶的。回過頭來，他看見那塊頭很高的騎士，腰裏去摸盒子槍。

呂紫來——車子一歪，跳下來，聽得耳朵邊，咱的響了聲。

兩條馬圈攏來。

車夫「我的媽」喊著，扔了車子往山坡下面跑。

賀老六够得上了他，將馬來了一腿，追上去，咱咱的響，車夫一路滾下去，頭埋在草內了。

高皇經瞧瞧賀老六。「得賊先滅口。」「老六，你下馬來盤問盤問他！」

呂紫來一點不含糊，他知道，動一動的話，他博個跟車夫同樣的下場。他不動。

「命，你們可放了我！」

賀老六看老高的臉，意思怎麼樣？高皇經擡着嘴。

那想頭倒對的，放他命，還不是叫他到處去宣傳，說關部的人馬幹出這樣的事來？

高皇經抬抬臉，叫賀老六下馬來。

賀老六四下裏看着，沒有人指着地上，「你跪在這裏吧！」

呂紫來嘴皮轉得香灰色。「老鄉，咱們自家人，我請你，我……」

「我叫你跪下來！」賀老六說時遲那時快，將呂紫來一推，恰好背對他，拍的一槍開在他腦瓜上。

高皇經看見那帶呢帽的天靈蓋隨着響聲飛出四五尺高，他哈的笑了聲，翻下馬背來。

據後來周濤之知道的數目，呂紫來身上帶着三萬六千的現鈔。老龐聽得說他在高地上被人家「放翻」了，他馬上又目瞪口呆，連鬚鬚都抖了起來。

「完了完了！鹽壑區！唉，這帳怎麼算！」

至於實數，可祇有高皇經和天雷朋友肚內明白。扯去衣裳，在呂紫來屍首身上一搜，就將兜裏密密排札好的鈔洋取出來了。

「你看，鹽壑區的調度很可以呀！老六，嘴巴要守得牢，就兩家頭咱們回去對割了吧！」

老龐可還眼巴巴的等呂紫來回來。

農曆的五月初一就在眼前呢。

誠如國柱所說：「別的事情是可以挨過去的，錢的事情是挨不過去的。」條款既經承認，也就決不能有什麼推諉了。

誰都一目了然，那贖票的事是另外一回事，已經和市區的條款不相干。

工人們怎樣無日無夜淌着汗，做起生活來，爲着四角五分到五角的工錢。縱然委員會以前有過聲明，現在不過是草創時期，工錢的「不豐富」在所不免。分明他們也只能將就饑飽一張肚子，若要再從裏面抽出什麼附帶捐征來，除非就爽性盡個義務好了！

那「普加三成」因爲「隨手扣去」的緣故，和他們根本不相干。

工人們仍然到處三三兩兩談起這事來。到公司門外望一望，光景沒什麼變化，可是大約因爲站着張望的人太多的緣故，拿槍守門的那兩位好漢，時常惱氣冲天的，橫過槍來，朝着你，趕得你鞋子都教擠脫的一閃而散。

「好，你娘的瞧吧，這就叫做合作和全鹽壑區接過頭來嗎！又和以前一模一樣，爲着自己，輕而易舉去報效了別人，操那娘，倒楣了！下邊的人，正老牛那樣來做着！你就再放到擰床上去擰一下吧！」

正因爲值得搜刮的地方包括到無微不至，拿工夫推算起來，恐怕到兒子孫子十七八代以下都教那些擰床

壓緊着不得翻身了。

天時沉悶，鬱勃而恍惚，並且變幻無定。刈去的小麥，田蒼黃的攤在高地下，區道上洋槐給太陽晒得垂下着葉子。常青豆從地裏冒起芽來了。但收成分明不好，有的就拔去穗子，讓麥桿爛做肥料了。娘兒們從那矮而蕪雜的楷桿上摘下蠶豆來，並且就將那些人一樣長的金花菜子運到榨油廠去。

老年的人們記得很清楚。鹽墾區不過才一年來時間，已經有這樣多的收穫，可謂難得的了。他們在大旺村的時候，從原土培到成熟，經過了六個年頭，才從地裏出起青頭。又過了三年，才第一次從地裏取得了麥子。

自然，鹽墾區現在也不過說將就收得了春初所播的種子。公司委員們也「有目共睹」，要說開始征捐，真滑溜之至了。

龍蝦眼就站在區道上，對着那三三兩兩到公司去的人說的。

「前天那場爭吵嗎，大家都看見的，真沒意思，好，他們都以爲假的等着吧，做起桶兒來，木頭劈做片子，金籠銀籠少不得一道又一道往你頭上加！你娘以後可够你們有個受！」

很像那太平時節，當地主老爺們來取租息的時候，爭斤論兩的樣子。他們在手內吐了口沫，到褲幫上擦着。碰着誰，就牙關咬緊，將拳頭在你面上幌，就差一點打起來。

有些祇寫了地皮而到工場找生活被擠出了額子的「泥腿子」，對於委員會什麼的信仰早就動搖了，巴不

得找個理由發泄一下，他們將鑷刀交把他的家小，拾起衣服走到區道上。

「對的，以前沒有清算，現在隨手咱們弄清了帳吧！將咱們又送到渾水裏來！倒不如，」他們喊道：「爽性讓他自己來吧！爲什麼我們在這裏受苦，不回到生身的家鄉去！」

「咱們退了地吧，橫豎又要過起倒楣的日子來了！」

「呸！什麼委員會，抓起來都踏個爛吧！」

工場裏頭雖然有些都拿「津貼」的，但有人就將手內生活往地一扔，跑出工場去了。

「弟兄們，狗入出來才乖乖的讓烏龜王八去宰割！到公司去弄個究竟操那，日子哪個不想活得舒服，橫豎剝削在別人頭上，我可不也省力一點去幹他夥兒裏生活嗎！」

飯勺子那批人，本來今天早存好了心不上工，亂鬧鬧立在窰場外面，指手劃腳，並且看着誰就先服從命令，誰先拿起生活來做，他們拿口水吐到他的面上去。

「你娘就分明一個子兒都不值，去抵委員老爺的卵毛吧！委員會加雙俸給你漢奸，咱們罷了工，你倒想乖乖替他們巴結，想叫他們抬舉你嗎！」

那一派的人就吵着吵着，動手動腳，繼之以打起架來。

「有誰動一動生活，到咱們手上先來領教拳頭吧！」

「打倒委員會！」有人喊著。

「是的，一場刮子要打倒他，讓他加捐加征吧！你眼睛瞎的嗎，他可管你日子好過不好過哩！」

要壓也壓不住的。已經不是風平浪靜的世界了。他們問，爲什麼委員會早有過聲明，第一顧全公衆的福利，現在這點不會做到，先拿他們送到烤床上去？是的，你們爲着只許自己乖乖的享受，爲着骨肉，爲着私人的投資，而叫鹽墾區人們乖乖的幹生活，乖乖的練習熬餓，又乖乖的一聲不響做奴才嗎？

「一定打倒他，弟兄們，來吧！」

早有人捏着拳頭搖着，在區道上，向公司走去。

龍蝦眼再四聲明，他們要還像上次那樣自家淘內吵將起來，他，他說：「我操你奶奶，瘟畜生再擠在你們裏面了，爲我自己嗎！工場裏面，我半個腳指爪都沒插入過。飯勺子你可關照他們對不起，委員會現在才真是委員老爺們的會了！不是剛到鹽墾區來有什麼事都同咱們商量的委員會了！」

「對的！」有一個厚嘴唇尖額角的泥腿子啞哩哇啦喊道：「大家看見的，這不是咱們居心搗亂，人該有個人性呀！」

連李三斗老爺都跑到田埂上，看他們潮似的往公司去。他的心曠的跳起來。

「你看那逆種！又在裏面嘔，苦頭還不會喫足呵！」

阿榮擦起袖子，站在頭排裏面。「他媽，我才知道委員會都不是人，抓出來一個個過刀吧！」他的面孔猶自腫着。上面有些什麼被指甲抓出了好幾道紋絡。那自然是雅爾蘭抓的。當他的手舉出來時，便覺得有點發疼，沉緬地。左眼角上腫了一塊，發着茄皮似的紫色，一睜開來，就叫眼皮發酸，淚水直淌。他看起人來只好在右眼上用點勁道。他那時一腔越壓越胃的火燒到天門了。是的，第一次打他，不也就是這批灰色衣裳的土丘八嗎！分明流氓似的，一派的下流相道！吓！」

那兩位平頂帽子朝他們看着。總有四五丈遠模樣，一字兒排列。暫時他們也不退走，也不上前來。委員室和帳房間都跑出人來瞧。

看模樣，那不光是爲着好奇而來的。

飯勺子嘴巴牽了一下，面孔通紅，打圈兒在人叢內轉。

「打倒委員會！」

一大半人七零八落的喊着。

也有人喊：「打倒龐老頭子！龐學潛！」

「縮在裏頭沒有用，出來對咱們說出理由來呀！」

那幾位「特別警」對於他們真是不放一個在心上。看見他們一窩蜂似的擾攘。明知他們是衝不進公司來

的頭，手內沒有傢伙，儘靠着兩條拳膀伸在空間搖着。有些人雖然隨手帶了棍扒，也有工場上的鐵錘，但老是不敢上前來。

他們中間醞釀着，喊着：「衝上去搶脫那兩個平頂帽子的傢伙呀！」

「是的，」有人像立在講堂上似的回轉身來：「隨便怎樣喊破喉嚨，你也不能叫那老雜種聽到的，他躲得很深，咱們衝進去吧！」

「對對衝進去吧！」

「先搶脫門口上那兩條傢伙呀！」

大家都以為，經不起他們聲勢浩蕩的掩上去，少不得會扔了傢伙溜之大吉的。

阿榮的拳頭在頭上伸了伸，發神經哪樣扭轉頭來，將左眼睛轉得圓溜溜的，站在他們前頭，喊道：

「上去呀！搶下來吧！」

後邊的人都隨着他走前了兩步。

門口兩位平頂帽子倒並不跑走，裏面又跑出一模一樣的七八位，立刻將上了刺刀的槍橫過來，對着他們，彷彿一動，他們就預備開火的樣子。

頂出勁的那幾位站在前頭含糊糊吼道：

「上去呀！他們裝幌兒的，不會開的！」

可惜那光景不大好，因為這場的變化實在毫無秩序而且迅速之至了，兩邊的人馬不過站得離開二三丈遠了，阿榮飯勺子他們吼着，後邊的人步履艱難的又跑上了一步。

周潯之這輩人，頭高興着鬧事，他希望能夠將事情鬧得有趣一點，大一點，祇要不糟糕到自己頭上，鬼裏鬼祟的從大門裏頭張出去。後面小馬什麼亂嘈嘈探頭來。也有幾位委員，惟恐他們又上次似的到公司裏面打將起來，所以竊竊私議的在討論該怎麼去對付。

他們都明白，老廬的一聽說大批工人朝公司來，他就止住議論往太太房內躲，是有他道理的。那便是，他避去責任。設或有什麼事故發生，那是他管不了的，他有言在先，隨便什麼「不幸的事件」，担子都由他們自己挑。

「到帳房將名單抄給我，但凡鑿事的人都開除！不在工籍的搗亂份子那便沒收種地權！」他面色蒼白，彷彿要發癱似的。他又有些精神錯亂起來：「讓我到外面給他們演說一下吧！」隨即又覺得這樣也不妥當：「不由他們去，各位可以對市區派來的人說，千萬不能開槍呀，將他們趕散就是了！是的，就是了。」他扔下他們往裏邊去。

委員們的主張也只是在趕散他們。

周潯之立在一條凳上，從平頂帽子上望出去，吐着舌頭。

「乖乖！何止三五百人呀！」

平頂帽子祇拿着槍對着他們阻攔，可攔不住。

門外的人只爲他們不敢開，他們躍躍欲試的上去包圍起來。

但其實阿榮是很懦怯的。他看見他們還不動手，他也不動手。他儘管喊道：「上去呀！」

那個瘋子傢伙將槍直指到你肚腹上。還有一個拍的一聲將槍托子沒頭沒腦向人叢裏亂打進去了。

那另外一大半人立刻倒退着。一小部份人擾攘起來。有些人喊着「搶脫他呀！搶脫他！」可是槍托子飛着。所到之處立刻崩散開去。那面也是如此。混打進行着。但因爲相傳自家淘內人打架都非用起勁道拚命相搏的緣故，當場就將跌交的人用刺刀挑進他肩窠去了。平頂帽子們所向披靡，接二連三挑着打着。有些人從地上趕緊爬起來了，套到背後去抓住槍桿子爭奪起來了。密工們號喊着。飯勺子將一位好漢抱住了腰，有人拿他的脚一絆，兩家頭都倒下去了，這才有入搶到了一枝槍。他們在地上滾來滾去。飯勺子推開他，比他先爬起來，到那位好漢腦門上踢了兩脚。那面阿榮這幾個人也圍住了兩個平頂帽子做一堆打着爭着。

老紅眼脚步踉蹌拿手揮着，竹陀螺似的在人叢內轉。

「一點不錯！一個一個搶他下來搶！」

他們就快推進到大門口。

至於說，那開槍的人也實在很卑怯的。有一位就拍的一聲開起槍來了。裏邊又撲出五六位平頂帽子來朝着天空，開了一排槍。

地上早有人躺着。

砰呀碰又開了一排。

有些人目瞪口呆，腳跟彷彿教地皮吸住了。

劈，拍，剛才喫着生活的那兩位好漢，就一老一直橫起槍來朝他們瞄着。

又有兩個滾到地上去。

憲工們吶了一個喊，攻勢動搖了。

原來，倘如決計沒有一個向後邊退走，那三五百的人也決計不受到影響而動搖起來的。有些人本來很胆小，看見有幾個已經倒了，槍聲又劈哩拍啦響着，總以爲真的開火了。這便又像退落的潮一樣，返過身來，他們四散朝野田裏跑。

剩下那十多個一瞧形勢單薄，也只好落在他們後面奔跑起來了。

據周壽之看見，那被射倒的五六個人，除去一個，打中在胸膛，當場就動都不動之外，他們有的打壞了肩膀，有的腿肚上受了槍傷，尙還能够走動，爬起來的，都面無人色的自己蹣跚了。那些站在最近和平頂帽子爭槍的人，一

看衆人扔下他們，不覺慌了手脚。龍蝦眼一拐一拐跑着，跌了一交，又爬起來，嘴巴裏面正在罵：「好哇！我老早料到你娘也就叫閻王老子來抓你們這些天殺的吧！」阿榮到底還躊躇，他老早跑到遠地方立着，摸着新被槍柄打痛的肩膀。

委員會的人說這場事變和五月初開始征捐這事衝突的。可是，請看吧，這模樣，工場會開工嗎？

工人們雖然失敗了，爲着受傷和死亡，幾乎下不起勁來。可是飯勺子也被那些特別警在額角挑開了一塊，在區道上，就捏緊拳頭對着他們吼道：

「雜種！誰叫你們一聽見槍聲就尾巴夾到屁股裏呀！現在只有罷他媽工吧，誰要想替公司巴結的話，大家聽着，就拿他當那話兒看！」

「不錯，」老紅眼雙手捧着踢脫了齡的下巴，含含糊糊吼道：「對的對的，鹽墾區的人都瞧着……想不到，操那，咱們永遠反對下去吧！」

日子一點不尋常，就拿今天說，有許多人回到工場去。公司到工場上去貼了告示，除去馬上上工之外，有誰怠工的話，便給以開除。自然，動手的人有，馬上打起來了。門口立着人監視，並且將那些告示從揭板上撕了下來。平頂帽子趕去鎮壓。少不得又驅着打着，不准反對復工的人站在附近。

「那實在，並不是久長之計！」委員會內那位史成釗先生本來聽見開槍就嚇得爬到桌子底下去，可將眼鏡

都打碎了一片了。等那陣風暴過去之後，他才滿面塵埃的站起來。他的心依然撲通撲通跳着。過了半個鐘頭，看模樣暫時不會再有暴動了，才又重新將老龐請到外面來，討論善後的辦法。「據我瞧，爲首那幾個暴徒，——就是那鼓勵工潮的這批人，事不宜遲，必須正式開除，甚而至於，就好逐出他們鹽壑區。還了得嗎，否則潘翁假如說，他們聚在一起，還是繼續做出他們不利於委員會和公司的行爲？」

老龐的腦子現在正亂紛紛一樣也轉不出什麼念頭來。

「對的！」他應聲虫似的嘆道：「鼓勵風潮的人通通給開除吧！」

慢着，要是說拿委員會的權威，開除幾名工人，彷彿從你袋裏取去什麼東西一樣，頂頂輕而易舉了。老龐對於這種事情，從來一點不馬虎。他澈底明白，雖然說比較好一點辦法是開除那爲首的幾個，那難道是妥當的辦法，能壓制他們人心嗎。

他不覺失聲笑起來：「同樣一個方法，我何不也用軟功夫——軟化他們，不便當得多嗎！」

他翻照熊德明，他不妨讓他們知道那爲首的幾個快要給公司開除了。再派人分頭去發飯勾子，阿榮，老紅眼，睛等等，說公司有意見要和他們「個別談話。」

龍蝦眼倒不怎麼在乎。在鹽壑區，他仍佔有着種田人內前輩的身份，在以前，有什麼事情，都有資格直接去見委員們。「我怕什麼！」他捏着下巴艱難的說道：「除非他們自己，有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做出來，我紅眼睛不

成耳朵一軟聽他們使得的溜溜轉嗎，去吧。」

老龐又特地約他到他的私人書齋裏。

「譬如你，老哥！老龐一臉孔堆上笑，親手拉過一張椅子來：「在大旺村，我們就是老鄉鄰了。什麼見識你都比他們高，因為在咱們委員中間也頂都瞧得起你。」他連連誇獎着他。「因此呢，鹽墾區作事的人誰還不是將你們老前輩的做爲模範嗎。我相信你懂得我這意思。你在鹽墾區是一位好公民，你不能失去你老前輩的身份，而且你也不應該和一般下作的泥腿子混在一淘的。」

龍蝦眼險個給他弄得笑起來。他生平就從來沒會聽見老龐誇獎過別人那許多好話。他立起來，被老龐推着坐下。

龐學濟斜眼看他是不是心內已經有了意思。「況且，老哥，我親自瞧見你打頭領導他們來鬧出這場事體來呵。老實說，你的罪名是可以提消你的種地權的，委員會就主動提出你們。試問，你們鬧出這場事來現在能够解決鹽墾區的困難嗎。只有你，我才關照你，下次再如此，就沒有法子了，委員會鬧出名單有你份，還不是我，請他們不將你開除！」

老紅眼到底忍不住，腮骨痛都不管，將頭扭着，立起來。

「老委員你別往下說，我通通明白了。不過我仍然有一句話，你要咱們不鬧事，不罷工，請他們自己來。我說得

不好聽一點，開除農籍嗎？這是你們的權利，我可不能找別處地方去種嗎？他們也不是都好到別處去種嗎？先生，要是說仍然在強盜們手內討生活做的話，做出來的事情，自己便是聖人，人家都是赤佬。指東說西，露了馬脚還不會覺得，這就是你們這輩大人先生的寫照吧！」

他頭都不回，搶了他自己的菸桿，走了。

老龐決心開除他農籍。

「至於你，」過了半個多鐘頭，他坐在椅子裏，面前站着阿榮，他的聲氣，不像剛才對龍蝦眼那種樣子了。「你叫李夢榮嗎？你就是那個叫做李潤春的第二個兒子嗎？」

阿榮存好心腸硬硬的回他道：「是的。」他沒有掏鼻孔。手伸到半路裏便縮回來，於是撐在桌子角上，東瞧瞧，西瞧瞧，對着屋內那些陳設。

「你懂得鼓動風潮到公司來搗亂有罪名的嗎？」

這點是他不好的地方。一家頭的時候，他的嘴巴好似給人家堵住了一樣，說不出來了。頭先他分明存好了隨便什麼來都不怕的念頭。現在他，一瞧老龐的臉容顯得加意的溫和，雖然他說搗亂公司是有罪名的，可是聽來也似乎很有寬容的餘地。

老龐看他懶洋洋地，便加倍柔和地笑起來。

他看出他不比龍蝦眼那樣固執。

「好比說，我們委員會開除你工籍，取消你的種地權，自然，你仍然可以到處去找飯喫。事情可不是又難了一步嗎？公司和市區訂什麼條約的事就根本用不到鹽墾區——委員會以外的人來參加，而你們，却鬧起事來了。他們將你送到火線上，到風聲不好，自己先逃了，可不是那些黃大明龍蝦眼等都來要求復工，我輕易給他們答應嗎？老龐做出「咱們都是自家人」似的，壓低了聲音，一樣樣問他生活得好不好，有沒有討老婆，工場拿一點錢够用不夠用。

「說起工錢，可不是，我就知道你們真是苦來細，將來我們一定正式加你們。」他立在阿榮面前。「兄弟，其實，有什麼困難，就是你也何嘗不可直接到我這裏來拿些呵。不過，我遲早會替你想法的。你燒鹽場願意去嗎？我想將你調到那面，老實說，工錢可以多一點。這是我私人的產業，而且你還可以向我先拿工錢啦。」

他馬上替他開起帳子來。名分上，乃是已經被公司開除，明天打起條示可以明明白白寫着。而要他到燒鹽場去，却是老龐特地開恩給他一隻飯碗，要阿榮死心塌地不參加他們暴動了。

可是也正因為這樣，有人說，阿榮出賣了大家，出賣了朋友，是他頂不該的地方。還有人當場指明他，是個三心兩意的人，居然指摘雅蘭的忘恩負義，怎麼給老龐三兩句話一哄，就移篷轉舵調起方向來呢。

也有人說，他可完全爲了錢。同老龐一樣，經不起誘惑和威脅，就舉出手來，聲稱投降了。

飯勺子可面孔通紅吐口水來。

「我操你十七八代才去見什麼老委員吧，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來見我，要我去見他媽！開除便開除好了，聽着，沒有飯喫，咱也決不幹那話兒去的，我要你等着鹽壘區能够太平罷！真他媽。」

爲着維持威信起見，公司貼出告示來，正式開除了七名工人。但老紅眼什麼都沒有提起。阿榮自然也在裏頭。可是當晚他就到撈鹽場去上了工。

十四

憑良心講，阿榮可還覺得滿心的委曲。雖然人家已經在背後朝他吐了口水，他只好做沒聽見。他真的，有那決心敢不接受老龐的勸告嗎。人總是應該規規矩矩。假定說，他將心一橫，決意站在鹽壑區的人們前頭，雖然他馬上被他們抬舉到做一個英雄似的脚色去，可是離他們一向幻想着的美滿生活越加遙遠了。工也便就再不能做，沒收了種地，那時他，連保存到最後的一點人性也沒有了。

他變得沉默寡言起來。

老實說，身體上受一點小傷害，在他是不足介懷的。當晚，他一到燒鹽場，不就一口氣挑了二十多担鹹水嗎。燒場上的人對他笑着，他也心虛地笑着。他的脚往風箱蓋子上一擱，沉思起來。第一第二工場繼續在罷工，飯勺子那一羣在門外笑他，簡直人人都這樣。他們彷彿都拿指頭指着面皮說：「哪，就投降了嗎。也是沒心肝的東西！」

從前，他爲着沒有錢，教他對雅蘭的追逐失敗了。但還不相干，就是天賓朋友那輩人都癩狗那樣躡過他一腳。繼之以他反對公司，給老龐三言兩語，弄到了燒鹽場來，無非爲着想多撈幾個錢。可是他竟然聯想起雅蘭給他的那幾下巴掌來。

「是的，那壞貨心腸多狠毒呵！」

也爲着「貪」，眼睛裏面祇有金子銀子和洋錢的影子。對不起，在她面上，一向裝得那麼何等的貞嚴呀。當着人，彷彿將洋錢堆滿在她脚下，她都不睬一睬哩。

這事暫時且丟開，他本人就爲了缺少錢。

第一晚，那真所謂不是冤家不碰頭，他正看見他老兄壽發，滿腮油汗的挑着一担鹹水到濾槽上去。呵哈，面孔上筋都著那樣漲起咧。他好似一枝柴棒，爬在跳橋上，兩只大木桶子壓得他似乎溶化下來。左面一晃，右面一晃。快到濾槽的時候，他運足功夫將桶担提着放在大鍋的邊上。

鹽灶內柴火熊熊的燒着。鍋內的滴沸了。滲出來的鹽水一滴到柴枝上，火苗就綠綠慘慘閃跳起來。抽大風箱的漢子上足勁道拉着風箱柄，吭唷吭唷道：

我入你娘燒鹽燒鹽又燒鹽呀

流汗辛苦賺洋錢呀

早起到晚不停休呀

家內老婆心牽連呀

廠棚外，新開的通水河有二丈多寬，一啓了閘門，鹽水從海口灌進引溝內來了。河邊擠滿了水桶。他們將柴渣堆散在河邊。他們將乾柴堆積在朝太陽的地方。一到夜裏，平原上望見紅噴噴的蒸氣和火光。

阿榮試試担子，到河邊，一來一回就挑了十五担。

肩膀上疼着。尤其停下生活來。他自己就有他老子那樣剛硬，做事豪爽。人們看他身上雖然還有傷痕，可是挑那一百來斤一擔的鹹水倒滿不在乎的樣子。

規規矩矩，他真願意幫他壽慶的忙的。兄弟間本來有什麼過不去哩。過去的事不管。老兄不是劈過他一記巴掌嗎。至今他一看見阿榮就調過臉去。

阿榮却招呼他：「喂，忙罷，我聽說你也才調來不多天呵？」

那癆病鬼，鐵青着臉，一連咳了十來下，想說什麼，將頭一調，理起擔繩來走了。

阿榮將手一揚，可着實笑了起來。

有一個老火工蹣跚着立起說：「阿榮哥，你那老兄有癆病呀，肝火旺來。前兩天還好，現在可風都吹得倒了，也難怪他，種田之外還想撈這倒楣的外快。田裏生活呢，今天不是到處都說要受什麼統制了……他老婆倒快生靈

了呵。」

真是從去年到現在，不過年把吧。他們形容壽發說以前是匹小牛，討了老婆可變做綿羊，現在漸漸瘦成柴棒了。

「你瞧，他經常一碰就吐血，有一次就簡直差一點倒在鹽鍋內溶做人粥哩，聽說他老婆每晚都不放鬆他咧。」

這是真話。阿榮也明白他老兄害癆害得很深了。爲着什麼，爲着錢。生活像籠一樣，緊到你鬆不過氣來。壽發有了家小，阿榮爲着家小，兩家不一樣爲着錢嗎。

阿榮拿脚擱在風箱蓋上。他想起，他自己真沒意思，只是漠不關心的說道：

「唔，他替他家小做死了爲止呀！」

頭鷄啼起來了。下半夜拉風箱的小啞子打起瞌睡來。阿榮踢了他一脚，將快煮熟的鹽連鍋子吊起推到涼架邊。他看見壽發晃呀晃挑了最後一擔桶水到那邊鹽灶上去。

「哈，看他，奶力都沒有了呀！」

壽發的眼翻着金花，脚，篩子似的抖着。他彷彿怕人看出他弱點，一路都使足勁道，挺出胸脯。但實在還不濟事，抖着抖着，突然彷彿肩上什麼都沒有了。胡里胡塗將脚一盤，身子輕飄飄的飛了出去。

翻得還算運道，在那塊軟地上。可是担桶往他胸膛上壓住了。

他大字兒仰着，想是預備翻過來。祇覺得口中盡是甜洋洋的苦味。他矇矓間看出被倦熄的火光所照得紅閃閃的鉛皮屋頂。

阿榮趕緊丟了鏟子，從木架上跳下來。

不知怎樣，他也難過起來，立在壽發身邊，彷彿聽見了雷一般。那灶門內火正照着攤開雙手的壽發。他從絕望中抖伸着手指，血脂泊泊的沿了嘴角流到地上。

阿榮彎下腰來，抓着他右手，一隻手插到他背後去，然後換出手來托了他的腿彎：「起來吧。」人通通跑來了。

以燒鹽場而論，簡直十有八九知道那兄弟倆是不睦的。可是瞧他們表面，阿榮對壽發不錯呀。老頭們又說這是「手足之情。」不過，到阿榮肚內，他可明白，老實說，也真可憐他哥哥。講起生活，他們仍然以前一樣，正在不分彼此地受苦。壽發況且還有家小。有家小也得有肩膀呀。鹽壑區的人，名分上說為公衆，為壑荒人們着想，其實何嘗放鬆過他們一點。講得雖然這樣好聽，還不是拿來的工錢肚子都塞不飽！自然沒有法子，說一切還在「草創。」而且縱然接受了什麼條約，還請大家「原諒。」

就是說阿榮兄弟倆，也一向不會怨恨誰，只是將頸巴一扭，好似說：「他媽，做死了算唸吧！」到田內或工場去

了。直到他們一直瘦下去，依然像逃亡時的樣子。你說這是爲着誰？

「對不起，他們還正在吵着說加工錢，人真是爲着錢，媽的，老命都送上！」

也難怪，直到看見血，阿榮通體打着鷄癩子叫起來：壽發的壽命不長了。那時候，壽發何嘗不像現在的阿榮，小馬似的，隨便什麼，做來都興頭頭地。一點不以「世道艱難」爲意。想不到壽發早落得了這副的光景。

這正似他李三斗老爺接着兒子跌損的消息，哭喪着臉咒罵鹽墾區工作制度不好一樣：「個媽，鐵打的也扎不住呀，日裏拿粗耙，晚上挑担子，好，現在可有什麼話！」他同那天對小兒子相鬧那一場一樣，貼好了腿上給鋤頭碰碎那塊傷疤上膏藥，瘋子似的跳到場上，對媳婦吼道：「去！趁天沒亮，到市梢喚那個祝由科的謝小辦子來吧！我不相信，操那，你們祖奶奶三十歲上害了癆病，吐血吐到七十四才歸老家。」調轉身來，他抖着兩條膀子，將拳頭擡在一位鄰居面上：「哼，聽說前天不知犯了什麼條法，趙爾生那殺胚又扣他薪水，這就叫做做人，我何嘗不曉得，自然要替他想法子呀！」

鹽墾區早說要將一切辦得科學化了，可是還差得太遠。鄰居們一生了病，到市上請郎中去了。市區新開了一家賣「傷風藥」的藥店。並且自從天寅朋友得勢以來，「老篤眼藥」「中將湯」的招牌連區道上的洋槐都貼遍了。那什麼的叫做科學化。一到中上，賣膏藥的江湖郎中在曠野上要起拳棒來。國柱先生以前主張辦火葬場，他們一死了人，便包在布袋內，抬到野外去。家內請了燒主，唸起往生咒來了。

工人不許預借工錢，那又早經告示在先，隨便哪位來，都不許打破先例。燒鹽場，牧場，薄荷廠，一例的。老廳委員說：「正同你今天借用了明天工錢一樣，後天又可借明後天的，不知道將在何年還清了。況且那不能讓你們成爲習慣。也許在私人友誼上，那麼大家還可相商相商。實際誰都如此，資本家方面可不爲難煞了嗎！」

擾攘到晌午，祝由科的小攤子不會來。壽發吐血稍爲止了一點。壽發嫂將手捧着臉孔坐在門檻上嚶嚶的哭着。老頭子面孔發着赤色，扭歪着嘴巴，踏進門，將頭髮搖得一把扇子似的。

「好，借錢借錢，碰了他媽一頓子灰。不肯就不肯了，處處提出條款。有錢人真是，到帳上一查，還說那小雜種支過十五天工錢，也關我們事嗎！——他又有理由，說癆病的人本來還開除。」

猪窠那樣一間屋子內插滿了人。煨起安息香來了。鄰居的奶嬰在蓆草桶內啼哭。三斗老爺一拐一拐到灶下去泡紅棗子，自己從水鍋內撈起，嚼了一枚，遠遠瞧着閉了眼睛在喘息的壽發說：

「倒也不錯，人人說那啄木鳥是個出色的小狼種，他做給人家看呀，那天我居然看見他打頭領着人到公司去鬧場哩，心思呢，嘿！」

壽發微微轉動着頸巴，他撐起頸來，在草紙缸內吐了一大口痰血，哼了一聲。他老婆立起來給他倒了嗽口水，壽發嫂的腮脰簡直將眼珠包沒了，又紅又腫，頭髮同夜叉似的。懷孕的緣故，面色同桑皮紙一樣了。他們都說她到七月就分挽哪。

「不要緊的。」鄰居鴨六媽從蓆草窠內抱起嬰孩來，坐到門檻上去換濕布。「你們阿榮也好呵，他們說他，到什麼委員會去，就是爲了大家的事。壽發哥的病哩，將息着吧，也不難……」

老頭子正像誰撕了他耳朵一樣，將勺子往桶內一扔，讓水直濺了一身；跑過來，手插在腰內。「你又處處明白他的好，他在面上，心肝五臟就同夏天菜乾一樣，霉起哪！」

他找了烟桿，急急忙忙出去了。

晚上，三斗老爺一回家就吵嘴。拿棗子湯灌了壽發兩回。蚊虫上市了，在屋簷下佈列着陣勢。到壁上點了油燈。鄰居的奶嬰又開始哭着。黃昏的曠野上有人抬了桌子去乘涼喫飯了。

牛羊正在欄柵內吵叫。從窗台上，望見水汪汪的天狼星，斜落在草坡外天上。瓜架上的紡織娘叫起來了。

三斗老爺又去到水河邊焚化了白紙錠。

他經過正在曠野用晚餐的那張桌子，不知怎樣，一陣感傷，就抖着聲音哭起來，對他們講道：「說起壽命，真是有什麼講頭，我還不知道他，一口氣到喉，頂多不過挨些日子，可不知道以後……你去想吧，咱們一家，現在就等於登在三處。好，他老婆又要分娩了，那小的一出世，可……」

頸巴生着癩子痘的老頭，赤着脚，從屋角邊提了粥桶來；小孩們隨即包圍着將勺子來搶取了。他倒退一步，拿口水吐在手內。

「你看小一代的多門得勁哪，——三斗爺，你們又要說我講風涼話，聽說壽發哥吐血，你急起來了，自然假如說他會三長兩短，哦，這這這叫做天……可是不要緊，你還有阿榮呀。」

三斗爺面孔在蒼茫的暮色內發了古銅色了，他頓了一下脚：「嘿，還說起哩，我要馴得住他還不是早好馴住他嗎，野馬似的！他總有理由，眼內連老子都不會瞧起過一回。最近吧，聽說到市區拿什麼津貼，倒喫着一頓生活，對不起，鹽壘區什麼人不知道他去搗公司的蛋，這樣一來，不差，那廂老頭子目前可調他到燒鹽場去的，可有有嗎，籠絡你呀！他腦筋裏面做不完那麼多的夢，以前對別人說預備不種田了，做什麼呀？想去加入「三點水」，嘿，等着罷！」

癡子擦老頭拉着他手相面似的，拿指頭教訓他：「年紀青的時候難道你還不荒唐嗎？他自然也想爬一爬呀。老話叫做「老婆一討，腳鐐便敲」！他還不會……你讓他去，人是向上的，壽發哥哩，啞，」老頭向漸漸暈進昏黑去的，晚餐的居鄰們瞧着，哆嚟了幾聲：「你看，總是造反樣，女娘們世界呀！拆翻了天——你不會弄點子午車給他燉湯喫嗎？」

「那裏來得及，吐得這樣，况且就近沒有人生產呀——好比命中註定了的，到這裏，總算找到一塊地，大家種種，還算運氣，可是人不爭氣起來了。應該說什麼都和和氣氣，就是一家子也和和氣氣——我們那阿壽，可太懦了，他女人呢將就不錯，就是大正月裏生了病吧，高郎中給開了些什麼當歸一吃，也就沒事了，可是」老頭子突然住

了口，出神的望着原野。調轉身來，他祕密地說：「據說伊命中早註定做寡婦，應該嫁三個男人，犯了七煞，看來——」他簡直不知該怎麼才是，似乎和人家多講一陣也好，叫他心事多輕鬆一點。他出神地望齊山崗後面亮晶晶的繁星。

「假如說，壽發哥有甚不好，你應該趕快替阿榮想法成個家，小鬼雖然淘氣，你老頭子還好享幾年福呵！」

三斗老爺蹣跚地走了，重新立定着。他似乎被他說得又有希望起來：「你不知道多難，我們又都是知道底細的，不妨說替阿壽討那一個已經難了，現在可什麼都沒有呵，哈，你又開玩笑！——我們不成，真像老廬那樣偷偷搶好憑空發個財嗎，或則關德和天衡朋友那批人拚死硬敲着一筆來撐實自家肚皮嗎，你命中註定是窮人，可就一世跳不出這窮人兩個字，喏——」

平原那面颯來一陣尖銳的呼人聲。黃昏下，人家屋內的燈火閃亮起來了。老頭話還不及說完，調轉身來，一陣踉蹌，閃入暮靄裏去。

他跳過一塊小泥沼，轉到草坡的小路上。順手在人家的瓜架上摘了四枝嫩黃瓜，一下子闖到家門口。他經過那黑色的窗台，三鄰五舍女人包刮奶嬰等都擠在壽發床邊。

三斗老爺一進門，將嚼在口內的瓜吐開，聲口惡劣的罵道：「謝癩子你簡直是畜生哩，架子也看搭在什麼地方哪，左請不來，右請不來，你娘等人家抽氣你來送終嗎，嘖嘖，畜生，我……」

壽發正在抽短氣。他老婆，拿嘴張在他耳朵邊吵架似的喊：「壽發。」鄰居們有的都相幫喊起來了。還有一位就拿指甲到他人中上押着。老頭子還擠不到床邊去。照老樣拿手去一張，表示沒有辦法，到黑影裏坐着，臉朝手內一埋，哭起來了。

謝小辮子戴着方框厚邊的玳瑁眼鏡。鼻頭出奇地瘦峭，刀背似的。接下一張魚口似的嘴巴，笑起來總好馬上看見他一排熟象牙色的牙齒。他到三斗爺家裏，將針包一攔，就和壽發老婆討論診金了。

「不行的，」他挑剔着一寸多長的小指甲，煞着死魚似的鬪鷄眼。「不行，沒有現款，自然也只有拿黃豆來抵，一斗豆，折合一塊大洋都不到呀！毛病，包在我身上，一針下去，明天好叫他下床來。唔，不行的。」

直到三斗和他談判。談判得還是這樣，他堅持着要一斗。

那位癩子癩老頭在屋外聽得光火起來了，他敲着掌心走來：「世道人心，那裏是郎中，簡直是賊好，鄰居們，咱們合起來，一斗好啦！」

素擾了一個多鐘頭，鄰居們接足了一斗黃豆。三斗老爺又打躬作揖約退了擠到床邊去的女娘們。直到謝小辮子在床沿坐下，打開他針包的時候，他高低着一對眼睛，對三斗說：

「病哩，這一針下去靈就靈，不靈可沒有辦法了。你們可又不曾早些來請我——有艾草嗎？」

三斗老爺的嘴巴包緊着。他幾次想和那郎中大罵一頓：「這樣的話可還等於不會說哩！」他相幫壽發老婆

將他衣服剝下來。在菜子油燈下，露出壽發那乾而向前俯彎的胸盤。

壽發翻着大而呆白的眼珠。那頸巴彷彿支撐不住他的頭顱，隨時往左往右傾倒下來。

「這種症候，我們碰得多了，不要緊的，第一，房事……火旺，缺水，肺者……他嫂嫂長得太好了，哩。」

李三斗別亮了燈。他到門口去咆哮道：「又是吱吱笑笑，給我滾進你們自己家裏去！」

謝辯子取出針來，叫壽發躺下去。他重新揀了八寸長的一枝細鐵針。

他吐了口沫，在鞋底上，磨了二十幾下。

他叫三斗爺也走得遠些。壽發躺在他老婆懷內，蒼蠅似的，聽不清他有什麼意見。他的面孔簡直發了黑色了。

謝小辯子連聲說：「不要怕不要怕。」

他提起燈來，相了一相胸膛上位置，將一個指頭按在那骨頭間低下去的肉上。三斗老爺汗都沁出來，嘴巴

疊連往那邊歪着。

他將針子一捻，鑽進他肘骨的縫內去了。

壽發抖着手，上身直彈起來。

「痛痛痛！」他蒼蠅似的聲音叫着。

「不會痛的！」

據說還有那面肺上也應該扎一針，壽發老婆要求這一針都趕快拔出來。壽發掙扎着。他輕咳了兩下。他額角上汗開始淌着。

三斗老爺顧不得和媳婦擠在一道，倒了一杯水去灌壽發，他彷彿壽發這條命——不如說他自己老命都在內，寄托在插在胸膛上的這枝針上。針尾巴露出在外面一寸多。謝辦子慢吞吞從針包內取了一顆艾草球捻放在透出的針上。

他瞟了壽發老婆一眼：「對你說，小漢子們都犯一個例子的毛病，姑娘們太好了，體格就不正道，日漸弄得軟了！這叫做……陰盛陽衰！」

三斗老爺搖着他臂膀叫道：「你看他面色不對呵！」

「不要緊的，我燒完了這艾球。明天他可以下床——大凡男人害這種病，都因為女人到晚上不肯放過他們呀！火那樣，一碰到乾柴上面，就——」

壽發的胸膛又彈動了一下，頭沉重的倒在三斗爺手上。

壽發嫂又吵架似的拿嘴對到他耳朵上，喊道：「壽發！壽發！醒醒喇！」

她一撒手，撲在床沿上哭起來。

謝辦子抓着壽發眼皮看了一下，面色驚惶起來。他笑道：「不要緊的，他太斷了。受不了這枝針，讓我收起。」他

托着頭，一般名醫對於沉痾感到束手似的，噴了一下嘴。彈去艾灰，將針拔起。

壽發的血打嘴角溢出來淌在三斗爺手背上。

「應該讓我給他一味好一些藥來，不過今天，」他將針包收拾起來：「大概是不要緊的。」

三斗爺帶着哭音喊道：「壽發壽發——」可是連蒼蠅的聲音都沒有。

血在嘴角上不淌，開始凝固了。

三斗老爺看見謝辦子說再會，往門外走，他直頭瘋了，轉過床來，一拐一拐追去，口中罵道：「簡直是畜生，人家的命當兒戲！你弄好了他吧！」

謝辦子碰在門上，袖子給一枝釘拉碎了一大塊。一頂氈帽都及拿走，打人家薄荷田內一溜烟逃了。

「好好，這畜生，人命兒戲，明天同他算帳！」他一點沒有主張了。回過身來，重重地在門上踢了一腳：「你還忘記將一斗黃豆拿走哪！」兩三個鄰居早又站在那裏。他老婆哭着。壽發彷彿睡去似的，很平靜，很香甜，把以前每天掙扎受苦的日子都忘記了的樣子。菜油燈替他黯黯的照着。

三斗爺揚了一下手。他一段木頭似的瞧着撲在壽發身上啼哭的媳婦。又瞧着鄰居們。

「這就是命，他們沒有在槍彈和瘟疫裏死去，死到這塊來！」

替廬學濟牧場種香蔥的夏六斤八，站在門檻上，捏着鼻頭說：「三斗爺規規矩矩，人已經沒用，給想法後事。」

呀！

老頭子咆哮起來，不知什麼理由：「想法後事呀，什麼路上來，什麼路上去，讓他當肥料吧！」

姑娘們說，不是的，活口也要早想法子呀！

不錯，老頭子彷彿在恨他自己，將腦袋一連打了十來下。他心上好似有螞蟻爬着。坐在床邊凳上，乾哭起來。又咒罵了阿榮。

「都是這畜生，都是——現在看他，雅爾哩！做夢！」

他們都笑起來。他氣昏了哪！

恰巧那個癱子瘋老頭走來。

「法子哩，大家應該想。可含糊不去的。死的固然已經死，活的可還要活着的呀！我說一句很不中聽的話，三斗爺那時你十分看不起阿榮，是錯的。應該趕快找他來，保不住壽發嫂肚子內的是個少爺，是小姐，阿榮你當然替他成個家，這樣一來，你們不是仍然什麼都好好的？」

一位給邪風吹歪了嘴巴的老太，接上去說：「真是，大哥死了，多了一個寡婦嫂，小叔子還不會討家小，不是可以填補上去嗎？」拿大蒲扇一搖一搖地：「大旺村頂早就有這規矩，哼，叔婆嫂！」

「有這規矩，我們找他來，叫他也好趕快收心。若然說，三斗爺你自己反對，這真是，你自己存心叫你和媳婦

兒子過不去。以後那日子沒有一個負擔的人，可真苦惱呀！

三斗老爺想着，覺得這個辦法還不錯。在前壽發的喜事還下了很大的本錢。現在剩下一個寡婦，可多一口喫糧，小兒子還不會弄進家小。他哭起來。

「這話是對的，可不知那雜種心思多——石頭似的！」

渾號叫做加三放的路工在窗台外面說：「老爺若果你真心，我們到天一明，碰見阿榮哥，對他先來軟話，軟的沒用來硬的，拿他一做好親事，對不起，推到房裏頭門上一鎖，你到天都飛不去。又明天他不是會乖乖的蹲在中，什麼工會游擊隊都丟到腦後嗎？」

屋裏頭壽發嫂嚶嚶的哭着，有時間雜着三斗爺一陣咒罵。鄰居們相幫着，將壽發的屍身停放在屋中央。有人取來了蠟燭，抖閃閃點起來了。

老頭子昏沉沉坐在門檻上，籌算怎樣殯殮壽發。活着的時候，現款都張羅不到。可是現在，人死了。到公司去，請你們安排吧，否則就讓他光赤條條埋到土內去，燒主先生都不用請。至於阿榮，他相信他決計不肯的。或許會肯——假如說肯，做人不又有了希望嗎？兩個戶頭現在合併有六十畝田，少說到秋來也好……

壽發嫂祇知道嬌聲柔氣的啼哭，但想起新婚時幾個月的快樂，她那老貓似的哭聲越加溢出戶外去了。

水星昇到天空。野原上蚊虫又做起早集來。

他們找着阿榮的時候，他正由燒鹽場回來。

還不知由於害羞，他怕碰着熟人笑他，所以抄着小路。他心裏含着悶，還是沉默而寡言，這三天來雖然拋棄了飯勺子這輩人去上了工，可是他有羞難於說明的痛處。好，趕快回到家內去睡覺吧！到那孤女似的家內將那發疼的身子扔到床上算數吧。他打着呵欠。

對面來了一排人，在當路排開，即刻包圍了阿榮。

「阿榮哥早。」六斤八包着嘴，嚴肅的拍了他一下肩膀，道：「有句話要同你講。」他放低了聲音：「你阿哥在昨天半夜裏已經完了，你知道嗎？」

阿榮吃了一驚：「這真——我以為他輪兩天，就可以好了——」

「阿榮哥，你老哥一死，三斗老爺說連燒主先生都不請，今天下午就給他土葬。可是，有一樣事，他老人家現在只有一個寡媳婦了呀，你又沒有討家小……」

他們這一羣面孔都要笑不笑地，加三放擠過來招呼他們道：「在路上有什麼講頭哇，到家去商量吧。」他於是專門對着阿榮：「阿榮哥，你今天有喜事呀！」

「如果騙，你真太不給人家面子了——阿榮哥，事情可多呢，請吧！」

阿榮摸着頸巴：「什麼事呀！」

「到家就明白了。」被他們七手八脚朝三斗爺屋子推去了。

他們將壽發的屍首停放到旁邊去。用布幔子遮起來了。殺了一對公雞。有人到山上相幫掘洋山薯去。到桌上。大紅燭亮閃閃點了起來。三斗爺換了一身衣服，到公司去，通報都不用，闖到委員室，拿手一揚，發出哭聲來。

「好的，你們去看吧，他的確做苦力做出來的，死掉的又是下一代……小的還是一個光牙兒，不會成家，現在可又多了一個寡婦！——鄉鄰們說：小叔子討了寡婦吧，可是什麼都沒有，就是說，活着的再讓受些苦，死去的可總不能光着身來光着身去呀。所以我說，他爲着你們公司，老板才死的。你們老板一天一天賺錢，他們一天一天替你們做，於是做死了，請便罷，委員老爺！」

委員們不知他發什麼瘋。經過四五個人的解釋，才算懂了他的意思。

委員們正爲着「國家大事」都還不會解決，納悶的納悶，嘆息的嘆息。他們對着他：「這裏，不是善堂！到帳房問去吧。」

是的，三斗爺又撲進帳房間。

過了半個鐘頭，周薄之替他查起工數來。有沒有被借了去。又過了半個鐘頭，他抖着手接受了周薄之交給他
的借款憑單。

三斗爺着了一看，推還他：「隨便吧，都可以，劃上押算了，你扣去請假的吧。」

他哭起來，涕淚流到那赤焦的鬚鬚上，劃了一個押，他朝家內奔。

在瓜田邊，看見家門口一羣人正在擾攘，阿榮原來已經料到他們包圍上來爲了什麼。他掙扎着，他央求他們道：

「規規矩矩，你們到底要我怎樣呵！」

「穿起褂子來吧！」他們將他推擁到三斗爺寢間內，不知從哪借來了馬褂。也許不是借來，以前壽發完婚時就穿起馬褂哩。阿榮倔強着從凳上立起，可是門口上已被他們攔住。

「你們將我打扮做戲子呀！」

鄰居嫂嬪們格格笑着，可是壽發嫂在哭哩。三斗爺忙得喉嚨都喊啞了。跳到這頭，跳到那頭。他一回笑着，一回又咒罵了公司。

她們將壽發嫂穿戴起來。在面上塗着香粉。將剪短的頭髮捲起。塗了好幾次香油。替她在髮角上插了四朵金錢花。

「第二次做新娘哇。人家一次都難哩，我們做姑娘時候，」奶奶們說：「哭也是哭的，可是嘻哈，一半也沒有做得你這樣的厲害呀！」壽發嫂不，以後該改稱你阿榮嫂了……穿上鞋子吧，太陽豎直的時候就是吉時！」

歪嘴巴老太到壽發嫂耳朵上不知低低的講着什麼。壽發嫂扭過身來倒在桌子上笑了起來。

笑着笑着，她又拍着桌子號淘起來。

老頭子們正在那面嘰咕：「看吧，女人家……嫁一百次都願意呀！」

他們的結婚，真是再快再乾脆簡爽都沒有了。阿榮的膀子被人抓着，彷彿一撒手，就怕他飛去似的。居鄰們都爬到桌子上去看了。小孩子哭着，他們將還有一個喪事都忘掉了。

將新娘也請出來了。歪嘴婆一路替她敷着粉。一敷上去，那臉腮上簡直就叫眼淚流了一個小水槽哩。娘兒們嘆讚着她：「到底也思量男人呀！」門外又頃刻塞進來一大批人。有一張桌子踏碎了。他們爬在窗台上去看。

阿榮立在桌子前，嘴都翹了起來，他苦笑着。他看都不敢看一眼嫂子。他逃不掉。一位鄰居立在凳子上唱起禮節來了。但這實在是很新式的，只聽得他們喊道：

「快鞠下躬去呀快！」

「三斗爺也鞠一個躬呀頂新式的哩！」

「新娘面孔紅起來啦！」

「壽發嫂該想起頭一次……候呀！」

「對不起，別提起人家心事吧——你瞧阿榮哥也好似小姑娘那樣哉——再來一個！」

「向三斗爺行個禮吧！」

有一位燒鹽人在後面擦了一下三斗爺的頭髮：「可記得吧，兒子到底還是你兒子呀！」

「天下決計沒有廢料的，阿哥，他們究竟是自家人，比陌生夫婦有趣得多啦，規規矩矩，阿榮哥不馬上好做一個現成爹爹了嗎？」

「這叫做利權不外溢，仍舊自家人受用，省事多啦！哈哈。」

阿榮的面孔白着，漸漸的紅起來。他被人家捉着頸巴鞠了三次躬。鞠好了躬，他面孔又白了起來。他笑着，咬着牙齒，他兩隻手發抖。

想起命運，這不知究竟好算運氣還是晦氣。可是阿榮不能算想不開。同那次賭錢一樣，一開手，他便永遠輸下去了，雖然他也巴望着贏返了屢次所輸掉的。到現在也死心塌地起來。一個人隨便對於什麼事，總不好不先存個「希望」。況且年紀青呀。好似一件件不順利的事都要在他身上試試，看他真不真的對着「命運」馬上投降。

那時他，第一，預備將田地弄好。第二，雅蘭的事情，他以為，「除非她，兩家頭下到田裏去。」雖然錢的事情不能待她怎麼好，他相信，不久便會「豐」起來。可是錢也不上他的手。最後公司開除他前頭，他預備投奔鋼絲馬甲去。眼前的事情不是教訓嗎。還沒有立定根腳，先拿「家」的斤兩放在自己肩膀上，這就是壽發，至於好處，真好似大旺村的周老公說：一對家小，巴望的，就是多養兒子，多做債，多找煩惱，叫自己趕快老下去。以外還有什麼呢！

不，阿榮不能想到這點。他有了老婆——假如真的老婆還好哩，他哥哥的呀！——一切便離開他遠了。他彷彿

再不能往前走了，拖男帶女。他只好停住在一塊，或者倒退回來。他一動，他的妻兒哀哀的哭着。他怎麼還能加入繡絲馬甲，或者老獨的隊伍呢。是的，到那時，「家」就好像鑲嵌一樣，他圍禁着你，使你動都不能動一動。

真是天曉得，他們就同配髡子是一樣，不同的木料，尺寸都完全兩樣，就馬馬虎虎湊在一淘，他們配上了！

三斗老爺又在哭又在笑。他一直看着鄰居們，將那對新夫婦推進房內。開了鑿缶，他們飲起甜酒來了。一位審工在門檻上吹竹笛子。娘兒們一起塞住在屋內。在阿榮和壽發嫂肩上，他們替他們纏上了紅洋布。半點鐘之後，他們才將壽發的屍體移放到正中來。

太陽靜靜的滾到西方去了。小風笛吹着。煨了安息香。現在是最末一次聽到壽發嫂的哭聲。三斗老爺一路招呼着將洋松棺材抬進來。仍然先前一樣的喧嚷。木匠在棺材蓋上敲起釘子來了。

扛到小山上的油菜田裏去了。

他們又將壽發嫂送到關着阿榮的房內。

「你們就熄了燈開始談心吧，夜短來細呀！」

「談心哩談心哩！」阿榮從床上彈跳起來。到門上踢着，可是門早被反鎖起來。有人在門外細着嗓音說：「不要叫人家笑你呀，乖乖的去窠心吧！」他回過身來，面前立着他嫂子。她面上閃着希望和付托。悠騰，眼淚同泉水那樣滾落哩。

這真是假定說，或則阿榮對於壽發嫂有些意思，他早落得順水推舟，做起他的現成丈夫來。經常的阿榮對於他嫂子，就存好一個「什麼東西！牛換來的麻雀蛋，」心腸輕佻，壽發嫂有一點，可是那不足以代表她。自然也不完全說爲了這才叫壽發害癆病短壽呀。自頭到脚，她總還算有個樣兒。雖然身上懷孕，可是到底她什麼都能做。雅爾能做的她都能。從田內生活到針線，到洗衣，到上灶，居鄰們誰不說她是位賢慧的媳婦。

以前，壽發也有時爲了不稱心的事，敲打起她來。動不動，他咬着牙齒。洩氣的方法她只是躲在房內哭。有一次，抓着她頭髮拖了十多丈路，衣服都撕破了。三斗老爺總還是埋怨兒子。壽發嫂坐在門檻上傷心的哭起來……從這幾點上看來，阿榮似乎覺得這樣的女人還算溫存，將就他可以同她做夫妻。

可是，照目下情形講，他自己都覺得挑不起這副担子來。

一直到現在，他才發現當三斗爺和壽發合寫了區地之後，也東挪西借的多了一身債。三斗爺似乎並不急。一到約定日期，那些債主在催迫的時候，便苦笑着說：

「好，請再過十天，不，或者六天，包有，我答應你有就有呵！」

第二天，他向別一個人去商量了。打上三分的利子。他還清第一人的債務。

他又向第二個人借了債還清第一個。第三次他向第三人商量。

債，不能做多。阿榮自己也有老話說：「留得人在，不怕債不清。」說開源節流哩，工錢老是多不起來。田地也還

不會成熟，單是債務上的利子，却越滾越多了。照着眼下收入，到償清的時候，說得短促一點也許四年，也許六年，中間還加上生養兒子……債期便延長了。

那是指，中間再不能舉一次債了。

這些事情，在阿榮都不覺得十分嚴重。因為倘如說：工錢，或者田產，旺收一點，什麼事都解決了。一到月終，他得到公司去，取了工錢，繳付利息了。也許他們早就跑來催取了。怎麼辦法，於是開始緩債，說道：「等旺收吧。」或者：「等下月發放工錢吧！」

工錢也收不起。將下月先借來了，可是更下一月又發生恐慌了。什麼別的收入，更不消說了。

他算着工錢，照那天老龐親口答應他，說是調到燒鹽場，有特別優待，算他每工六角，以後決計不請假，飯食也除外，一個月好有整整十八元大洋好拿。一年後，他可以還清本人名下的債務。

田產看樣還好，但那不能列入預算的。而且頃刻間他又得同別的泥腿子一樣，他得按期到委員會繳捐稅了。即便說，許多事情仍然很順當，第二年上半年便輪到清償三斗爺和壽發的債務了。

中間沒有經常的和意外的開支嗎？

他叫起來：「除非永遠不喫飯，弄到這樣，骨髓都不會剩下了！」

給他一個老婆，是多叫他加重一層負擔。甚至說，老婆和一點溫存一點人情的希望是接近的。他以前常拿

雅蘭做假想中的老婆。而和錢款和永遠的安適，簡直背道而馳了。

「沒有法子的，怕人家老婆都討不到？讓她去！」

這在他躺在床上，被居鄰們捉着灌了幾杯之後。不知怎樣，他被一種嘶哩嘶哩的聲音弄醒。他翻了一個身。立刻聞到一種頭油和香粉的氣味。外面三斗爺正在和人咿哩哇啦講着什麼。他坐起來。

洋蘇木的梳頭台上點着蠟燭。最後樣樣都看清楚了。他的確在壽發嫂房內。

壽發嫂好似第一次做新娘的樣子，氣息壓得很低，坐在床沿上，不時醒着鼻子。大約被涕水塞住了，很吃力的吸着長氣。一對花枕頭上真是濕了一大塊呀！

壽發嫂似乎正在好心思察看，他會不會動手動腳。阿榮咬着嘴唇皮。不知怎樣，燭光下壽發嫂羞慚起來。阿榮呆頭呆腦瞪着她。

女人家就是，眼淚還不會乾哩，咬的笑起來。

阿榮實在是很油滑的。他總認為女人十有九個不正經。在大旺村內，叔嫂倆下到田裏，壽發嫂腮巴被太陽晒紅着，好似塗了胭脂。因為只有兩家頭，壽發嫂瞧起阿榮來，瞧得他舉動都不自然，只好找法子避開她目光。就在這時，他立刻起了一種不正當的怕羞似的邪念。

十分鐘後，他在壽發嫂腮巴上接了一個吻。

那就同他以前無意中被他嫂子滑滑的臂膀碰着一樣，過後，總神往着想親近女人的好處來。現在他，將壽發嫂那件水蜜色的布衫解開了，便拿一隻手壓在她奶上。壽發嫂似乎害羞地動彈了一下，拿手阻遮。但仍然取着寬縱的態度，由他揉搓着。

做丈夫的權利，由你去動手動腳名正言順的。可是阿榮對於壽發嫂存着慳惡。不過到一看見身邊現現成成的女人，他熱騰騰心跳起來了。

他在奶頭上捻了一下。壽發嫂似乎恐怕過分表示得拒絕了，會傷了阿榮的心，拿頭側到一面嘆息着。

阿榮攬着她又香了香。他似乎希望能夠摸到一個更好的東西，這樣還不够一點，於是他順着手從奶子上滑下去。

這麼着，摸到了肚子。

肚子同害了水賊一樣，繃硬，好似剖開了半個大氣袋貼在肚皮上。

阿榮幾乎叫起來：「她快生產了呀！」

這樣一來，連剛才摸着的奶子都覺得不好。奶子又平又扁，好似豬肚袋。而且拿什麼緊身馬甲纏着。

阿榮坐了起來。彷彿誰將他當腦門敲了一記。是的，他又有了新發現，他如果一和壽發嫂真的做了夫婦，他將不會有希望或者快樂滿意的日子過了。她是壽發的老婆。但講起貞操來可不行的。他不為着這個。假如說，他

再嫁了阿榮，說不定真會和生人們去做眉眼，偷漢子，他可以叫她回娘家去，頂壞的便是他從來不會看上過壽發嫂身上隨便什麼部份，眼睛，或者嘴。他總說她：「那副眼睛是騷相！」至少和雅蘭去一比，就打一個對折了。

「簡直本錢都不化，老婆現成地到手了。」居鄰們說。可是帶來了債負，那快要踏出娘肚的嬰孩，正是他哥哥的遺物。從嬰孩到成人，又安見不是一樁頂大的債務哩！

「這不是也叫我走着和壽發一樣的路嗎？」

同那些人一樣，自己還不會將根基立定，就爲着要幻想得到妻子溫存，兒女繞膝的幸福，做起當家人來了。當初原指望一如他預想的做去，不料後來日子益發艱難起來，所得到的，一身的窮困以外，加上還不清的債，還有額角頭逐漸粗深的皺紋。最後他只好將希望交付給下一代去了。

如果說阿榮馬馬糊糊一和壽發嫂成了那種喜事，連他自己也覺得，他也不將一直爲着養家活小，還債務，付捐稅……那種苦日子裏掙扎到老死爲止嗎？

他挖了一下鼻子，睜着那隻酸痛的眼睛，對了蠟燭出起神來。

壽發嫂翻了一個身，露出還算豐腴的臂膀，不知預備叫阿榮躺到上面去，還是想舒展一下，手伸在涼蓆上。

阿榮沒有那意思去鑒賞，拉了單被替她蓋起來。

五分鐘後，他摸索着在地上，找得了鞋子。

十五

嘴都不能張開。一張開，蚊蟲就撲進你嘴巴，噙起來，噙到喉嚨內去了。草原上，打麥場那面，到欄棚去的牛羊叫着。風脚下，撒播着腥躁，和鹹溼的臭味。

黃昏在罩落。炎熱停留在最後的雲彩上。在鑲着金邊似的紫沉沉的暮雲背後，早閃電一陣一陣近來了。野地上，聚坐着晚餐的人。洋溢著碗箸同奶嬰的哭聲。總是娘兒們最響，咕咕呱呱的。爲着小孩傾倒了菜湯，正在尖聲叫罵——拍拍的打起來。在下風裏，聞到醬和醋黃瓜的酸味。正在指手劃腳講話的人，那菸火在菜田邊滾來滾去。現在他沒入那房子的簷廊下去了。

引溝邊，水蛤蟆一致的叫。小孩們拿起艾草和蕪柴到風脚上面燬燃去了。火，杏雜雜亮着。有人打着噴嚏。那面閃電正在疲乏地迅速地，一團火似的，滾轉着，撕裂，馬上被那紫色的雲又縫合起來。

小孩們吶着喊，小熱昏早又擺好了麵盤，將風雨燈掛在板桌上，拿起響片子，一邊交代，一邊的篤的篤敲起來。

「一更一點月正東

殺人滿地紅——伊呀呀得……

東洋烏……」

「總是這幾聲！」那到審場上去的鄰居，從小屋內走出來，怪聲怪氣吼道：「鹽墾區出這種東西——同三家請來的祝由科郎中一樣，拉到哪塊，就是家呀！」

山坡外，煙火的光紅紅的亮着。換着菸斗，點燃了，發出臭的生菸葉味，遠遠的從草路上到東區去了。

那面小屋內點着燈，黑漆漆的簷廊邊，坐着吹晚涼的人。

聽灘簧的人春雷似的笑着。不久，似同截斷似的，聲音突然靜下去——女人們吱吱吱在偷笑。

老紅眼家一位遠房堂弟，叫做乾鰻鱧，和他女人，拖了一車小麥，咯吱咯吱走來。在黑暗內不知咀罵着誰。到家尾門口，他女人相幫着將車扶着停下來。

「老乾弟你這時還有生活呀，人家一喫飽飯又嘻嘻哈哈找開心事體哩！」

乾鰻鱧身上發出被日頭晒着的乾香的氣息。他吐着口水。到車後去，在麥捆上撼了兩下，弄整齊些。他憂愁地

「着吧，那裏會有好日子過哩，淨光一車小麥，倒是一大半空槽桿和燕麥，還有不會摘去的蠶豆呀！打好了，你看收到了四斗多，算還造化，撈到了種子。人工不是白丟掉……委員會的人說，五月初一收捐稅了，不錯，橫豎長着一張嘴巴可比動手的人容易點，可是明天，就得到公司去報賬呀……你自家就吃屁！——比了強盜還兇，一輩子出不完，動起手來，只差搶得你只剩褲帶呀……」

他那女人剛從車上將打麥床取下，突然想起她的兩條小豬和兩匹生蛋的鷄來，就嚙嚙嚙呼着，踏進菜園，到柵欄裏去了。

正在這時，老遠聽到一陣哭聲，似乎和鄰居們在講話，正是三斗爺從瓜棚邊轉出來，讓屋內火光照着，他的褲腳塞在機筒內，面孔發着漆紅一團。

他發出破嗓子的哭聲：

「……你儘管說得出哩！我對他說，不錯，好，隨便你吧，橫豎你討她又不會化上半個小錢，人家倒相幫費上了氣力，哼，你做起現成的新官人來啦——你要離婚！」他說得好似當場和阿榮吵架似的大嚷着：「決不叫你破費什麼，你就你就由你吧！」他哭起來：「分明豬都不是，一家子從此就水那樣……他又說，他決意到老獨那邊去，可是——那小貨也就後足走了呀！」

他已經認為難於挽救阿榮的心，也只好由他去。上算一點說：假使壽發嫂真的能够再醮了別人，或者爽快的

放她到市場上，碰上一個好主顧，到手他三百二百大洋，後半世生活省得自己操心了。

他真的那樣打算着。可是當阿榮將門踢塌走出來之後，他同他講了半個多鐘頭的道理，直到阿榮撤下他走了，老頭子兩手一揚，表示沒有辦法，回到屋裏，他馬上奇怪起來。

「壽發奶奶——壽發奶奶」

他還似同壽發在日似的喊他的媳婦喊壽發奶奶。可是那啼哭早沒有了。他從灶下找到床帳頂，跳起來，他到簷下走着。簡直發了瘋：

「帶着一個沒出世的都逃走呀！」

鄰居們都被他鬧得睡不着。天亮了，他往公司跑。可是沒跑了一半，他回頭一直到市區去了。

「好的，管她去吧，鬼影都沒找着！這就叫做命，我明白的，她守不住，她她……人真是，安好了心腸，叫牛來拉都拉不轉。她往常，背後我就聽說：壽發有什麼三長兩短，她就替他守，自然我同他兩家頭，等肚內的一出世，仍然好下
到田裏——哼！」

三斗老爺越說越動惱。那面曠野上聽灘簧的人轟的笑起來。老頭子咆哮地在老地方轉着。

「他們真是一對，譬如說，現在那啄木鳥走了，我明知道他口內說找老獨，實際找鋼絲馬甲去呵，哼，豆腐黨，正心會，也都不是東西，當心懊悔呀。他走的時候，我規規矩矩說什麼地方去，他又是「你管得」好，我不能管。你長了

翅膀。世道不好呀，自己寫的地還不會種好，又要上工去了，田裏出了青草看罷，眼睛不知生了沒有，到公司去關事了，喫着了多少生活！——別一脚撲進爛泥塘子去罷！現在又妄想什麼發橫財！」

抱着奶嬰喂菜粥的男人，將奶嬰送到女人手裏，一連在腿上拍了十來記，半嘲半罵的說：

「三斗爺，好吧，你那少爺一發跡，我們也好托福呀，管他三點水也罷，那話兒也罷，比種些硬鹽田有出息了！」

「發跡哩！我不是說他，等來世吧。就同那小貨一樣，以後日子可够苦哩，我明白的，肚內還有小孩呀——說不定落在陳馬奶子手內，到那時，對不起，那老貨是什麼人，她是白螞蟻人販子呀，一到她的手——」

乾蛟鬚搶着說：「在老早哩，公司開汽車的說，女人不能到陳馬奶子手內，一到她手內，運到小鬍子那面去了，上年下雪的時候，在城內，有人自己看見，叫小鬍子去享樂的什麼慰安所內都是中國花姑娘！」

三斗老爺好似受到了他們侮辱，突然一句話都說不出，喀喀的抖起來。

他覺得自己益發空虛了，彷彿到家去都害怕。以前，縱然兒子媳婦有時和他自己冷落一下，他嘍叨起來，還是講不完這樣那樣。現在都還能依稀想起爺兒三位吵架那天情景來。他唏呼唏呼哭着。最後他倒在乾鱧鱔的麥楷車上。

他斷續地說：「不錯，我們都老了，彷彿棺材就已擺在我們旁邊，讓小鬼們在這世界上混，路可得要走正呀。我不服氣的，就是阿榮那雜種，他總以為自己能幹來細，去吧，好的，他們能够立定脚跟，他們對得起祖宗，他們不忘記

他出身地……」

風脚內蚊虫叫着。平原上聽灘簧的人屏息靜氣的聽着。乾鰻鱧太太找着母猪回來了，到燈光內，頭上弄了一頭蕪草。現在將麥楷卸下來，推到簷下去了。他們回過頭來，看見燒鹽場火光紅紅的亮着。

三斗老爺的面頰上都叫鼻涕水糊滿了。他小孩似的從柴草上立起來。

「我李閩春雖然種田出身，可也是黃帝老爺的子孫，別作了孽，去做那種壞事——相信他們哩，什麼關德高皇經，朱古律都是流氓呀！」

乾鰻鱧也不平起來：「何嘗不到處這樣，四個四是十六，同二乘八也是十六一樣，你瞧龐甲魚這種人，不同袁鬍子鋼絲馬甲這輩人打通在一起，你想牧場開得成嗎，磚廠，燒鹽場開得成嗎！話縮回來，他們都又露出牙齒自家淘內打咬了！——動手加捐了，營業稅，畝捐……三點水加，無賴們又加——那真是不化本錢的好買賣呀！」

乾鰻鱧太太提着吊桶，到井邊汲水去了，將燈掛在簷下。她喊着：「又嚼一陣蛆，忘記肚子餓哪——手都刺痛！」

乾鰻鱧收拾了麥車，提了水壺到屋內。回過身來：「那不錯，再會，你阿榮哥到了哪裏，他應該有信給你吧！」

吸粥的人同燒鹽人也走開了。曠野上繼續鬧熱着。女人們在嘻笑。那面燒鹽場上火光正紅，幢幢亮起來，橫落去，投射在低沉鬱熱的雲腳上。

閃電依然在滾轉，走瀉，崩裂着。照出曠野上人影子，倒掉的凳子，木料，草堆，炭渣，牛欄……

三斗爺孤單地回到小屋去了。

坡頂上，到處長着艾草。輪着發荒的青石頭。坡的那面斜傾下去，一長排欄干內種着罌粟，繁盛的開着耀眼的紅花，接到一塊薄荷田上，綠油油一片。橫貫東北的路基新挑了黃泥，坡角才又接到高地去了。

乾鬆的蒿草葉下飛着麻蛉子，彷彿釘住在那兒，頃刻就飛開了。在罌粟花上採蜜的蜂向牧場飛去。

阿榮摘去沾在屁股上的騷婆刺，自己笑起來。那臉腔比二天之前瘦了一點。但想起被他們將他關在他嫂子房內的確這時還好受一點，他自由自在的在一塊薄荷田角上睡了這麼一大早。現在他摸着了褲子帶，打緊一點，頂糟糕的就是口內發乾，舌頭都掉不轉來了。

太陽彷彿動都不動停在中天。四下裏雲彩全無。一口火鉢那樣當頭罩着。艾草同那些罌粟沉睡去了。

從這裏看出曾經被許多馬蹄踏出一條道來。到處撒着馬糞。平遠的區道上，被草葉遮着了，到公司去，一輛卡車慢吞吞開着。車上坐着藍工服的車夫。田野都入了睡。偶然有一批人在窰場附近出現一下，便分散了。紅房子，泥屋，燒鹽場的煙裊都入了睡。飄來打紙槳同呼吸的聲音，但隨又被草虫的低吟蓋住。

十來步遠，草路的旁邊，火漆似的支離紅着。一批紅頭蒼蠅正包圍着在吮舐，忽然牠們都庸人自擾的吃了一

驚，四面八方飛散去。牠們到底不放鬆這頓大嚼，頃刻又招呼着停了下來。

「看那樣不會自己來找短見，——被人家槍斃的……」

二十來步遠，他又發現了一個車子，倒在一條淺溝內。

瞧着幾乎嘔起來。但阿榮頭先還以為一個什麼被人家砍死的工人。生意人打扮，穿着藍長衫，已經撕做幾片了。脚上倒還穿着一雙有了些皺紋的皮鞋。大約掙扎痛楚的緣故，和那堆血離開了一丈多遠，將面埋倒在草裏。面孔，左面右面都瞧不清。只是看出那屍首身上是被人家搜刮過的。

蒼蠅們又飛了起來——被野犬們光顧過，左面額巴給撕去了一塊。那鼻頭骨同牙齦頰然好似石榴似的一齊露在血跡中間。而且早經被蒼蠅卸好了子卵。

有一點悶人的臭，尤其那批蒼蠅飛起來的時候。

「這到底是什麼人呢！」

四下裏依然寂無人聲。這條路上難得有人到，他不過一起早漫無目的的跑到這裏，在草叢裏躺了起來。聞到了臭味，他才找着那二個人屍。

不過他現在活定，那一定和鹽壑區有些干係的。

阿榮對於自己，也真有點憤憤然了。一向他不相信命運，可是奇怪起來，許多事情都安排得他自己都拿不住。

主意。他滿希望一帆風順的往上爬，運道這個東西一把抓住了他往那低處拖。你改變方向吧，運道還是不肯放鬆。你拿他和他嫂子結婚的事來講，簡直做了一個壞夢，然而他決心逃走了。不錯，居鄰們——那輩刻毒小子，專門拿別人開心叫自己快樂的人們正在背後笑他了。自從他，接受了麻委員的勸告，頃刻間他移蓬轉舵上燒鹽場工作去，好朋友們都在咒罵他。也難怪，老輩裏人都說他有點三心兩意，同那些忠誠的正式大旺村人是比不上的。

「找老獨去吧！」

從前他片面想過，自己字雖然識的不多，因為出娘胎來就承襲了粗耙泥鍬，做了莊稼人了。但聽老輩的人講，他祖先出身很好——事實上他祖先的出身好已經和他沒有關係。因為他自己根本不好——不過爲着想發一個財才去做那賣掉祖宗的把戲，他老早認爲不上算。譬如臂膀，自然往內彎着，頂多你叫他直就是了，難道人叫你往外彎，爲着好處，你就痛都不管嗎？阿榮這點肚子內可明白。

他懊悔他那次去找賀老六。

那已經在市區被洗劫以後了，在市場上，他看見那批好漢們，指頭上，戴着粗壯的金戒，身上衣服也氣派起來，向那些娘兒們誇耀着。簡直叫人眼紅。

他從家裏走出來的時候這樣想：若要自己升發，除非走這二條路：去做一個壞人，或則好人。老是捧着一只粗挑幾担桶水，在那塊鹽田上，就是碰着十年好收成，能够和袁胖子或者龐老頭子甚至賀老六他們比一比不成！

「可是我不高興學朱雪齋，那東西太沒有心腸了……」

只有這一點，他似乎已經根深蒂固的記在心上，便是恩怨仇報，什麼人待他恩，什麼人給他仇，教他已經像拿捐頭去掏鼻眼那樣不會忘記。那樣一想，身上到處便疼起來了。但不相干，有人說這是他自己招惹的冤枉生活，不能拿來懷恨人家的。

「那加捐增稅叫人家活不下去也有理由嗎！」

他閉着那隻猶自發腫的眼睛，悻悻的笑起來，恰巧對面風將那屍身的臭味吹過來，叫他吐了一口，掩着鼻子。

「好，去吧，趕早……」

他望着到東區去的草路。他咬咬牙就這樣決定了。他覺得至少能够鑽到裏面去，能够去奸除暴，能够替自己爭回一點子氣，也強如死守着幾畝鹽田出息多。

他頭腦裏面不免有點纏夾，他又想起，不知他那位跑掉丈夫的新娘怎樣了。老頭子一定哭着。飯勺子顯然面孔通紅的在那些香煙攤前罵着。老紅眼哩，大約在搖着頭說：「嘿，人心不好，年紀青青，也不老實起來，無怪乎小眼睛的人，經不起風浪就移風轉舵了，哪他媽！」

呵哈，誰知道他正抱了不知多少委屈，還下決心去幹他自己的事去呢！

偏下頭來，他摘了一枝狗尾草，在草路上，現在他向東區走。

十六

」。
當國柱被從市區劫去後的大約第十天，三進頭房子的人准許和鋼絲馬甲隊伍在荒村的郊外，草原上相見

攻擊也不是直到現在才預備起來的。從冬天到春天，從春天到現在，他們就早精力充溢的等待好時機了。
好漢們，攪擾着鄉村。火似的，壓都壓不住，到處是他們的世界了。這火勢也一直就燎紙了市區，燎盡了聲稱願和平受人提攜的人物。

有眼力的人說，那火頭是壓不住它的。等着吧，從冬天到春天。從春天到現在。枝脈多起來了。石頭縫的草一樣，光是斬去那些枝葉並沒有用的。

他們都有過這樣的謠言——就是政訓班也這樣講着：

「正式拿刀砍殺我們的，我們有理由認他爲敵人，那些相幫敵人的人可自然也是敵人了。不該一樣看待嗎，好，這就是關德。三進頭房子就來了幾次報告了，他們佔領了市區，威脅鹽壑區訂約，可不奇怪，咱們獨老頭子裝作不聞不問儘管讓他去啊！」

那也難怪他們。眼巴巴已經過了五月初一。市區的黨羽們就正式派人武力佔據公司，貼了告示，征捐起來了。從恫嚇而綁架，而誘惑，而妥協，派員佔領，開始捐征了，那種由好漢們一手包辦下，高明的手段，倒像是真的人人正眼也不敢瞧一瞧似的。

三進頭房子內有人到市區去，知道現在鹽壑區正式向好漢們討那塊去的國柱，因爲，鹽壑區照着他們所要挾，業已吞聲忍氣實行條件所開的辦法了。

鹽壑區派人去見關德。

在鑲牙局的小樓上，高皇經和雅蘭，正式夫婦那樣，「同居」起來了。他精神不振的坐起來，歪了一下嘴巴，用了一種勁道，反問那個人道：

「怎樣，龐老頭子兒子他們還沒放還嗎？」

好似和他根本不相干似的。

龐學濟委員自然叫起屈來。據委員會最後商談的結果，認爲呂紫來沒有回來，鹽壑區可不必向鋼絲馬甲去

討人。既然業已將鹽壘區利潤作爲條件，那麼儘管好直接到市區辦交涉。

高皇經含含糊糊回他：「他們已經『不過問』這事了。」

朱古律爲着這事，也等得心都焦了。

「他媽的，市區那批狗入竟然沒有對我們有一點什麼表示呵，好肉落在地上，他一家頭搶着啣了，明知我們奈何不得他們！」

朱古律派手下的頭目到高皇經那邊。

高皇經笑起來：「看見我們成功了眼紅嗎？他也想起他怎麼將我們到手的票子隔手搶了去！老實說等老關下次到市區來，我們給他一個抹布陳呢！」

三進頭房子內的結論所以是這樣的：

「咱們慢慢兒動吧，且看一看，決計不會像你所想那樣平靜的，我告訴你，他們四面火藥線兒業已點上啦！不錯，朱古律覺得忍無可忍，鋼絲馬甲青筋綻到腦門頂上。」

「我操他娘，兒子才再跟他們談什麼判吧，鹽壘區這張票子，我們寧可不要了，讓他自由回去，也顯得我們不是居心爲難他們，市區那批賊種咱們有機會給好看賺！」

朱古律很掃興的瞧瞧鋼絲馬甲，不過他仍然勸他不要性急。

頭一，朱古律想得很周到，在市區，一些裝幌子的警務班之外，實力可說是沒有。上次撒個謠言說老獨隊伍來包圍市區了，尙然他們都退出市區去，那麼這次出其不意來一下攻襲，說不定會繳得些什麼械，也至少出一出這口子氣了。

「老實說，勢力一大，不怕鹽壑區不落到我們手內來。隊長，我們有後盾呀，也許力量還不夠，打起歸順反正的旗子，不是可以併到老獨隊伍去嗎？」

鋼絲馬甲摸摸他和尙頭。那對臥蠶似的濃眉毛牽了一下。心內總覺得一萬個不愜意。

「我向來都順從你的意思，向來想不到。」他嘴內緩緩逼出這幾個字道：「心就都對到錢上去了。我這兩個月忙了些什麼呀，一個市區的隊伍都沒會對付掉。」

朱古律在他火頭上對嘴，恐怕鬧僵了起來。

早上，鋼絲馬甲閉着眼睛。突然他將桌子呼的拍了一下，提着馬鞭，奔出屋外來，恰好碰着朱古律，站在禁閉着國柱的門口。

「再要說什麼耐了性子不動手，他媽我可丟了傢伙回咱的當舖去什麼人興出來的，慢一點慢一點，叫我們一天天瞧他們勢頭根牢蒂固長着呀！」

朱古律給他解釋。

「大隊長你幹嗎又發火，我不是說用不着性急。我正跟那張票子有個商量呢！」

朱古律一徑對鋼絲馬甲講，要說馬上下攻擊，這勝敗的事情他拿不穩。朱古律拿他參謀的資格，負不起這個責任來。他認為，能够叫鹽舉區將國柱贖去，那是頂上的上策。拚，還不是在這時候，傢伙的相差太遠了。

「唉，有什麼關係呢！」他經常想，「我用文功，用了文功，我叫他們知道姓朱，這文人有路救！」

幾天來，朱古律讚口不極稱道國柱是一位「可造之材」。可惜脾氣不好。那就是他太固執，拿性命來冒險。朱古律對他說：愛他的「材」起見，才不給他撕票。不過，以後的事可難說了。

鋼絲馬甲裂開那生起鬚子來的上唇，挑戰似的笑起來。

「他可肯答應出信給他老頭嗎？」鋼絲馬甲現在已經下決心要同市區馬上拚一拚了。「你還等他們來贖他呵——對不起，有誰反對我，除非我不做你們大隊長關德，不在市區，潘大成，不在市區，鷄零狗碎一些隊伍，怕我們全班人馬拚上去，不能一網打盡他！」

鋼絲馬甲像從當舖內跳出來一樣，說幹就幹，說了幹不幹，心內可熬不住。他「不怕死。」所到之處，總是順利異常，便教他扶搖直上了。

「朱古律，你不怕我得罪你，你再要說阻撓我，你不寫意了！」

「哪？」朱古律趕緊嘆笑着，想，不願過蓬兒來，自己可要沒意思了。「看上去不依你大隊長意見，我們自家

淘內要拚一拚了。——進屋內去談吧。」

在隊伍，連那新辦的「來路」傢伙都在內，有一百多條。如果都武裝了起來，還有小一半人拿不到槍。不過將就還可以敷衍。鋼絲馬甲不是經常拿這樣話來鼓勵他弟兄嗎？

「上去吧，你們要走活路！傢伙好采頭都在那面，都奪到我們這面來吧！」

有人說他們原也是垃圾似的，夾七纏八聚在一堆。有些好處，便都上去了。有運道的，便爬上去了。鋼絲馬甲就是好例子。是「平步昇天」，從草堆裏長出來的。

「市區壓得我們太苛刻！弟兄們，這點都不爭，我們沒得生路了。」

出發的前頭，鋼絲馬甲對弟兄們「訓話」

滿以為市區一點沒有防備，就好長驅直入，出一出這口積鬱的氣了。

直到將隊伍開到離市區不足半里路地方，一看糟糕。

市區早有了準備。

這正是那批首領們見地獨到的地方。也難怪，凡有了身份和地位的人，總得顧慮周詳的，替自己防範起來。高隊附來說：「我馬倥偬」之餘，在過街樓上度着他蜜月似的日子，總隨時隨刻將他的盒子槍，裝好子彈，保險了機子，藏在袋內。有時還放在枕頭底下。當他想起他生平曾經結怨的人，覺得非如此不足以解除自己恐怖哩。

「斬草不除根，打痛了狗仔將來他還是會咬你的。」在陳馬奶子家內，高皇經有幾點表示：「老潘，明天好來了，咱們再多派隊伍到鹽壑區去。這一面我們要弄得他動都不動，一勞永逸的在我們手內。你看。」他不禁對潘天窗朋友眇了一眼，心上明白的笑起來：「鋼絲馬甲那面少不得對我們冤家越結越深了。這一下子，可叫他們到了山窮水盡！對你說罷。」他在腰內摸了摸他的盒子槍，轉過身來。「他再沒有地方可以發展了。那面，是那些三點水的世界，之外便是咱們的地盤，市區，他插不下了。鹽壑區吧，叫他搶了一個肉票去以外，還想撈摸些什麼呢。所以，我斷定他，瘋狗那樣，會咬我們一下了。前天他不是派什麼頭目來接頭嗎，我看出他們那樣的着急，對咱們先下手，算他有一百五十枝步槍，那麼我們調二百枝新傢伙去。老賀，這着棋你看我包教你番轉他局面來！」

正是第二天黃昏，潘大成帶來二百多隊伍。

市區的人們又照例來一個大喫一驚。雖然說，風浪一次兩次經慣了，他們到底也識事不喫眼前虧，從市槍打起，燦來了。從排門縫內，眼睛貼到上面去張着。那些有見識的娘兒們躲到床底下去。似乎早有過聲明，對於市民們是不相干的。不錯，門被踢開，掌了男人們嘴巴，便駐紮到他們家內去了。陳馬奶子那酒場的出入地，和菜園的門口，本早有那批雄糾糾的平頂帽子站着，此刻就忙了起來。看聞事的人也被他們舉出槍來趕散了。

那些老輩的市民從自己門縫內望着，調轉頭來，翹着鬚鬚說：「看呀，葉棒兒攪粥，換得出什麼花樣呢！他們的世界，不是你也聽見嗎，葉始皇併吞六國，先從自家人淘內着手，娘嫗皮不成又出了真命天子哩！」

名之曰加強市區的實力，於是在市區的出口道上重新架好了槍位。鹽壑區來的人立刻加以盤詰。袁紳士家門口，現在也多了四位好漢把門了。

有人看見，袁樺尙又穿了馬褂到陳馬奶子菜園去。

「哪，不相干的，」居鄰們說：「爲了自家產業，他叫人家親爹都高興呀！小舅子有那麼多勢力，惟恐還照應不到，背轉身來又另外打招呼去了！」

袁樺尙雖然笑得一點不自然，可是他像迷勒佛似的，將手捧在他胸口心房附近，連連朝他們謝着：

「真是，那再好沒有了，那小抖亂的能有今日，可還不是我一手提拔了他。嗨，不爭起氣來了，興妖作怪，和那個姓朱的人勾搭在一起。各位隊長，幫幫忙罷，有機會你們儘管教訓教訓他，替地方上除一大害，也好叫我——至少我本人見起人來，也光榮得多。」

分明他，急來抱佛脚，恐怕又有什麼變故發生，包涵他免得捲進裏面。

「那一點點是，」袁樺尙插到馬褂袋內摸了一下，拿出一個塞得厚厚的信封來。他認了一認上面自己寫上的暗碼，雙手捧到他們面前：「聊表微意，代表地方上的，作爲勞軍罷。收了哪，老實說，我也受累得他們够了。惟有你們各位，才能解人倒懸，拯民於水火……哈哈，」他拱起手來：「等大功告成，我們再行慰勞罷！」

高皇經示意給潘大成，不再推托，權且收下。

鋼絲馬甲隊伍在十點鐘開到了市外。

鋼絲馬甲氣得聽說市梢口業已佈好着機關槍位都不管了，他揮着臂膀，瘋了似的吼道：

「管他娘什麼機關槍！弟兄們上去，就是機關槍也奪他下來！大炮都要奪，跟着我吧！」

人可勇敢的，同他爭到手那個「大隊長」的地盤一樣，怕死的不算好漢，手下的人都有這句口號。

劈呀拍的一批槍朝市屋開起來了。

朱古律抄右翼。

他們本來就操準好一條通到直達市街的道路，預備一衝就衝到駐紮的地方，以及陳馬奶子的酒坊，管你什麼，先繳下械來再講。

朱古律，心內很有點惱呀惱，雖說第一次見場面，可是想起他受了鋼絲馬甲的重傷，他一馬當先的指揮着他們。他還路右翼，進展了大約一里的四分之一路程。夾七夾八，在田野裏，在殘牆和莊稼背後，躲着，爬着。看見市房邊探出人影子來，就一排槍開過去了。

市區只是靜悄悄。

左翼的鋼絲馬甲彷彿在響應朱古律這邊的人馬，拍拍……一陣爆豆響似的，每人還發開了七八發子彈。市區仍然靜悄悄。

鋼絲馬甲和朱古律，這點沒料到，在市區，新添了人馬。況且有準備。雖說也出其不意受着了襲擊，到底他們拚命地給以招架了。

高隊附面孔發青地跳起來。

「可不是那批流氓，我們不會去找，自己到門來挑戰！老潘趕快你，趕快——將機關槍都拖起來！別教他們逃回一個吧！」

五分鐘後，潘大成帶來，連同在市區的弟兄，亂嘈嘈挾了槍，迎着市街出口跑。

高皇經手內捏着盒子槍，一股勁道喊：

「掃光了他吧！老潘你擋着西市梢！」

西市梢的鋼絲馬甲，一百帶零的人，一衝就衝近了市區。

街市上，爬在人家屋背的弟兄早望得見了。

鋼絲馬甲總以為，市區的實力不足，不敢來還擊。他也聽得，右翼的槍聲，落續的在響。響了一陣，靜下去了。咬着牙齒，這該死傢伙說大話，頂怕死自己這面，且不管，看來沒動靜，他爽性直搗他黃龍！

「殺上去！」

他立起來，拍的關了一槍，揮着臂膀吼。

那一驚間，雖然弟兄們七零八落上去了，突然地，市區的屋背上，以及那街市口，百十條火影射下來。鋼絲馬甲這面的喊聲，都教這皇鞭似的槍聲壓倒了。

軋軋軋——拍拍——軋軋……

上去的人彷彿洗牌那樣接二連三的摔了。

軋軋軋……

鋼絲馬甲屈了一條腿，坐在牆根下，張大嘴巴，呆了過去。

「媽呀！想不到他哪來這麼多火力，實力比我們足得多呵！」

右翼的弟兄，不消說，還不會和市區當面接觸着，迎面碰着一陣雹雨也似的槍彈，隊伍就崩散了。斜刺裏亂竄起來。

拍拍……拍——

市區的平頂帽子仗着火力，倚住了屋頂和牆角，描準着跑上來的人射擊起來。

朱古律搖着盒子槍喊道：

「呸！上去呀，不然咱們會給消滅哩！」

有誰聽他呀！

不錯，命總該要。弟兄們有的跑了上去，重新逃下來。來不及找什麼地方躲，就兩手一伸，幌呀幌摔到田裏去了。也有一股勁兒背着大家往後跑。那頃刻，一排裏人倒下了十來個。市區的槍聲儘管響，他這面只聽見一種亂嘈嘈喧嘩的「不好」「乖乖」的聲音了。

朱古律心內着了慌，他忘記了指揮他們，看見弟兄們往後跑，他也彷彿被潮浪湧着一樣，隨着大家向田野澗開去。

他，跑得太快了，跌了一交，爬起來再跑。來不及換去面孔上泥屑。有兩顆子彈射在他身旁，爛泥飛得一丈多高。「這怎麼可以！」百忙中，他仍然想止住他們的後退。「唉，下級士兵沒見識！」他站起來——陡然覺得臂膀上面彷彿有人戳了他一下，半分鐘後，疼得他一邊跑，一邊冷汗都沁了出來。

「啊，嚇你媽呀！我喫着流彈了！」

左面袖子上，沁出鮮紅的血來。

朱古律鼻頭上滿浴了汗，昏昏沉沉隨着他們，大約跑了有十多分鐘，的確已經跑在火力以外了。他好似，做了一場惡夢一樣，面色蒼白，猶有餘驚的坐在草堆上。

他咬緊了牙關，捧着左臂，立起來。他咀咒他們。

「我都要辦你們——一個個都槍斃！瞎你們，你們……臨陣脫逃！」

他們將「大隊長」尚在火線上都忘記了。

有一位販私鹽出身的，朱古律一手「提拔」起來的「分隊長」退下來時候，將傢伙都摔在河裏了。正在那面，直着喉嚨嚷道：

「他媽的，就同鷄蛋到石頭上去碰！等於一個人拚五個槍彈雨那樣——送死嗎！」

朱古律自己覺得不大好意思。加上聽得光起火來了。他脚步踉蹌立起來。

「這傢伙我一定親手槍斃他，一定槍斃他！」

朱古律想道：不這麼做他大隊長將來一定會埋怨他。直到他拿起盒子槍來描着又描着，皺了眉頭，忽然重新扔下了槍，面色蒼白的說：

「啊——喫不消！你們趕快，先扶我到隊部去罷。」

鋼絲馬甲幸道逃得了生命，也將隊伍只差一點全部都送上，過了三個鐘頭，才七零八落繞道別地方回來了。朱古律顯出他自己眼力不差來，於是藉口埋怨他隊長。

「是的嗎，我總覺得，時機還沒成熟，急急乎下起手來，想不到市區那輩惡賊早有了準備，我們可大傷了元氣了！現在，大隊長，天保佑你還算安全回來。我帶出的人馬傷得不多。你那隊可趕快點一點名罷。——啊，我的媽，疼死了！」

鋼絲馬甲人都變呆了。他咬着牙齒，和尙頭上滲出汗來。他那身新製的草黃色軍服被什麼挑破了兩塊。他一點沒有平日一般的溫柔了。

他呼的在桌上打了一拳，一股熱淚從眼皮裏面溢出來。

「媽的！想不到，想不到……高皇經這輩壞良心的賊，弄得人家路都不許走！我親自看見他站在街道上面指揮哩。」

朱古律查看了他的臂膀，他啊啊呀呀喊着，叫隊部裏一個外科醫生脫下衣服，子彈業已通過了皮膚出去了。外科醫生替他洗了一洗瘡口，打了一針嗎啡針，用帶子到肩胛上面三角式綁了起來。

「不報他媽的仇簡直便宜他了！」朱古律疲廢透了，叫他們倒了一點甜酒給他喝。他右手拈着香烟，不脫詩人本色的站在鋼絲馬甲面前。「現在，大隊長，教訓總算得到了，問題不在馬上去復仇。只好把叫鹽墾區來贖票的事暫時攔起吧。大隊長，你看怎麼樣——」

他老習慣揍過嘴巴來。

「除此之外，要恢復我們元氣可就難了，你應該想起昨天我所提出的意見，便是，目前唯有歸附到老獨那面去。這一個機會現在不能讓他錯過了。倘若說，你有這意思，仍然由我到三進頭房子去，接個頭。咱們不難東山再起，來翻這一次冤仇。大隊長，這次你可信任我了，說不定那批殺坯趁我們立足不牢來一個總包圍呢！」

朱古律很有一個超人的想頭，本來他指望，相幫了鋼絲馬甲，慢慢地替他擴展起地盤來。「別說文人沒有用，要拿識見來同我姓朱的比，這次收仗，就是好幌子。」自然，這一遭挫敗，分明削薄了力量。在編子屯四周，誠如高隊附所說，再沒有一點可以伸拳展腿的地方。靠那些很少的敵，再不能重振隊伍了。

朱古律做出不得不也佩服鋼絲馬甲有一種見地的樣子，稱贊起他來。

「大隊長，你想頭也不錯。就是鹽壑區來贖了人，那三五萬款子，可不能永遠支撐那些隊伍的。更何況看來他們沒有那意思來取贖。」

他表示他忠心，痛都不管，帶四位武裝弟兄，連夜趕進三進頭房子去。

頭一，他聲明他們決計不是「苦肉計」，誠心的歸附到這邊來。這次喫敗仗事情，「不消說，給了我們的教訓。現在唯一指望，學生大隊同意我們來合併！」

朱古律拉着蕭一之，將滲出血來的左臂給他瞧。他一半爲着痛，鼻頭裏唏呼唏呼了一陣，險險落下淚來。

「想不到，這批奴顏卑膝的坯子，這批賣國賊！」他有點抖不成聲起來。「咱們都恨不得馬上報仇雪恥去呵！」

蕭一之可捏着他手，叫他穩靜點。

「沒這麼性急呀。頭一，收編呀什麼，上級要答應。所謂收編，到底還不知道你們還保持着多少實力？意識，可真

準確了沒有同志，這好像不是馬馬虎虎的事。」

從前，他們的行徑傳聞到三進頭房子來時，同志們早這麼談着了。

「可不是，什麼思想，思想就爲了地盤，想發財，同關德這批人大同而小異！不可教訓！」

朱古律的意思要他趕快辦，似乎便好拉住了他們馬上同市區拚一下似的。

不過一說起槍械和改編開闢，朱古律嘶啦嘶啦呻吟着。

「你別要以爲一股風似的，」蕭一之可誠實實望着他：「我們這羣人都不是輕易爲了什麼發橫財，佔地盤才跑進隊伍來的。拿我說，我大學的課還沒讀完，來喫這點苦，你不要笑，非惟沒甚麼好處，——思想，你要認準，因爲我知道你也愛新文學的，所以我假定相信你也有思想！可是，你記着即使收了編，你們也該長時間反省一下，你們這種黨陶，日子太長了，同志總以爲，但凡拿槍桿的人，不過是個名兒該向老百姓敲剝，我姓蕭代表全體有言在先，存着這個心，犯不着來要我們收編！」

「噯——你拿我，拿我太太……老蕭，你叫他們都出去，咱們詳細談罷。」朱古律，很有點益發瞧不起蕭一之來。但爲着接頭，也只好嘶呀嘶歪起了嘴巴，同他直講到且看老獨意思怎樣，三天裏頭給他回音爲止。

蕭一之特地給他到鹽湖去。

這一天，不知怎樣，朱古律心內，特別地悶塞。沒理由，他對蕭一之，有點不對勁。這小輩，非惟，假定，黨陶，反省……

那派術語，在他面上？且不管意思說，姓朱的腦筋落伍，不如說不正確。還不明明罵他嗎？拿槍桿的人，該不要掛個名。我們掛名，你不掛名，你不過，依傍了一個老獨！上一次批評他戲劇，又被他們笑。唉，不過總還小孩子。他推開還層想。

「現在且由你們！」

朱古律彷彿要忘掉臂膀上創痛，忘掉剛才受到的煩悶，抽了一枝烟，又抽一枝烟。

蕭一之着人闕照鋼絲馬甲，在三進頭附近草原上，明天準備繳械編收。

「着，大隊長！朱古律開心透了，跑到鋼絲馬甲面前，幾天來，他到現在才露出了一點笑容：「以前，咱們做人領袖，現在到他們手下討生做了！記着吧，不是我瞎說，機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不做人上人，便是人下人，沒有關係呀！你看我同你相貌是做得人下人的嗎？大隊長，去點名罷，我們那張鹽壘區的票子現在也不妨帶他一起去，好移交把他們了！」

十七

在他們腦筋，種入一個根深蒂固的念頭。隨你怎樣，他們似乎必須「這樣做。」自己是沒有好處的。在眼前，有着人們所說的一點理想，牢不可破的日益堅強起來。爲了什麼？爲了，原是風塵勞碌，出入在鎗彈之下，日晒風吹，已經在他們面上加添了皺紋。看上去，似乎誰也逐漸衰老，顛疲，彷彿一霎眼工夫都沒有耐性幹下去了。

爲了什麼？

他們自己也要問。爲了升官，發財，封妻，蔭子嗎？要是說，打定主意去趕個前程，他們早好同一起出道的同志一樣，半途上移蓬轉舵起來，舒舒服服過他的享福的日子去了。眼看着，天下彷彿就入到了那批自命爲「正人君子」們手內。他笑你們，不識時務，調轉頭，到處去敲剝了。奉獻到主子腳下去，以博得一官半職，那原也頂實惠的「爲人之道。」他們不會因此面孔紅起來。

他們又做不來那點。

爲着戰爭，那原也是不得已的事。當初他們誰也沒會指望戰爭。戰爭，和沒有理性的糟塌，正叫他們爽快的拿生活一扔，出來清算一下了。將不除去這些戰爭，日子不是永遠不得安寧嗎！那腦筋裏，根深蒂固的打入這種信念。他們指望，假使炮火一停，便馬上扔去傢伙，正式再操起那舊時的生活來。

他們都停滯在一種沉默寡言裏頭。凡事總容易引起他們的傷感，多少歡樂的事情擺在眼前，也覺得和他們不相干了。

有幾位女同志，面色晒得黑起來。黑暗帶着油亮。將那些女兒家常用的斌嫵掩蓋着了。正當太陽沉入大地，西邊天上，捲着紫色的火焰。照着遙迤西來的那一羣。風塵憔悴的臉上，彷彿措了一層金粉。斜過臉，眼珠頃刻被泛出糜花色來。

四下裏寂無人烟。荒村上豎着烟突。斜橫裏撲來的晚風裏裹着鹹腥。草蟲到處納悶地無休無止的叫着。

他們誰都各自有着心事，除去偶然向遙遠的田野間無心的瞥一眼以外，就惟有踢着馬刺，催促牲口快走一點。

那烟老槍，本來理好繩繩，將牲口帶進去一點，掃掃嗓子，早想說話了，乾咳了一下，看着那老騎士彷彿一徑覺都沒有覺得，望着前面——顯然插不上口來，將到了喉嚨的話又縮回去了。

他自己面孔上漲滿着紅光。肚內開始搖曳着不平和羞惱。論情份和地位，他老獨，關德，出淘的辰光可還不是鼎足而三。不差呀，人的性情是變的，就這麼剛才過了十年，他們換了三副面色，走着三條的路了。

隨便你怎樣解釋，賭誓——雖然用不到賭誓，那頭腦石頭似的，再不能叫他來相信你。他話都不說，灰黃的眼珠望着前面。

倒數上去十天左右，他，單身匹馬去鹽湖找着老獨時，他可那樣歡樂的叫着的。

「呵！我的老天爺，叫我出了頭年了！老獨哥！你叫我找死了！——你想不到我還會打爛泥裏拔出腳來到你身邊嗎！」

他的個子本來瘦小，來到他面前，翻下鞍來。想是鞍轡將屁股擦痛了的緣故，跑起路來，拐呀拐的。

這就是，那香老土皮，爲着和姘婦兩家頭開銷太大，而跑進了關德隊伍的老喇。自從他們將國柱綁來，又被銅絲馬甲擄去以後，他便打定主意離開他們了。

當然，中間因爲有七八個年頭不見，他驚奇的瞧着老喇。

自己的事要博人家原諒，本來就難了，正像你也不了解他們的一樣。和他相處了十多年，他們還看見他出神地瞪着灰黃的眼睛。他不必同你說明他預備要做什麼。他也決不因爲你已經誤會了他，他再四聲明他立場。

「是呵，咱們有七八年不見面了，聽說你，就鑽到了關德那邊，很得意呵！」

老關不禁呆了一呆。他說個頭先不得已而投身關德的事給他聽。

「老獨哥，你也說這話！這真叫做天才曉得我。沒生着眼珠，一摸就摸進爛泥塘子去了。講起是不是情感罷，老獨哥，你一定將我認做甘心鑽進那裏面去也難怪，背後都這樣講罷。那老槍到底鑽了節啦，不瞞你，就好像一隻什麼顏色都有的染缸，紅的，白的，黑的，作威作福是他們，昇官發財是他們，我老關，威也沒有發，財又發不來，他媽這副窮骨頭還是咱自家的，滾咱的蛋吧……」

那才是一百裏頭一百回難得。比起「指日高昇」的鹽戶出身的關德來，他實遜色了。

爲着窮極無聊，同那時在大樹坡烟窟裏面，生活將他迫得呻吟起來一樣：「誰曉得我的開銷也不小，我遲早得我條路兒走呵！他們都比我好，有的爲國家，有的爲腰包，他媽，獨我不爭氣，貪迷着那兩件扔不掉的法寶」

有人說他被烟和女色糊迷了頭腦。但指摘到他按好心腸才鑽到裏面去，他可叫起冤來。

「我當初跑差了路原該萬死，你打我一百棍都可以。老獨哥你記得八年前頭在大樹坡下雪的一夜嗎，那時我還興頭頭剛搭上那個老板娘的女兒。你原說：「咱們是風塵中人，搭上以後可累贅了。帶了走，不方便，扔了可不忍心……」想不到應了這句話。你看吧，一總兩個眼，我使一向都消磨在這兩個眼裏——老獨，我正式歸附過來了，隨便派個什麼吧，多少我還能出點子力。」

他自己也說得笑了起來。誰說八九年以來，本來要好的弟兄，變得情份和身價一天遠於一天了。他們兩家頭，

本來從沒有所謂半點蒂芥，就是性格除去老謝一張口噴的嘴巴以外，什麼都沒甚差別的。

不拒絕他站到這面來原也是意中的事。

「不過我真想不到你會跑過這面來。好的，咱們在一起玩玩吧。」

他們都上上下下打量着老謝。那却無足怪異，一向他們久違了，後來聽得人說，他們騎在馬上，和高皇經關德並鞍馳驅，縱橫談笑。沒有知道他們內容的，都覺得他們打得那癡火熱。

他們有人看見他在陳馬奶子酒坊裏面，懶洋洋靠在烟榻上面抽他的雲土呢。

部隊裏聽着都朝地上吐口水。

「忘記了本來面目，教那些金子銀子迷住了眼！抓到手內請他吃衛生丸吧！」

有些人還替他惋惜哩。

「這該死的傢伙，心腸可不錯的哪，就是這張嘴巴，肚內瞞不住，是他喫虧的地方。」

叫他走到這條路上，原一百個無可奈何。他頭先相信，老謝那面，祇消三言兩語的解釋，包教他明白他過去的不得困了。在那「染缸」的時候，受盡他們多少奚落呵。可是他們這樣見過面之後，老謝爬到馬背上，理理繩繩，徑自走了。

老謝仰着頰子，發出勉强的聲音，空洞地大笑起來。

「你老獨的脾氣好剛硬呵！我分明懂得，我老翻的爲人已經叫你抓出破綻來了。想不到就一交跌倒在田岸上，頭兒脚兒都吊個空。」他茫無所睹的四下瞧着。「呵哈，回大樹坡去吧！」

他感到真正的孤獨了。這面嘲弄，那面遺棄，彷彿一匹老狗一般，主人嫌他口噪，疲老和醜惡，踢打了他。他跑了。第二個人又嫌他，業已到那些糞齋裏面去嘗過，說他不干不淨，挨不起餓，守不住節，也決心不睬他。

暮色下，他翻上馬背，接連抽了十來鞭，彷彿也好借此出出氣。牲口馱着他，箭一般奔出野原去了。約莫有兩里多路，他夢中醒來那樣，四下望着，驚奇的叫道：

「我怎麼這樣傻呵，我到哪裏去？事情沒會弄個明白，恐怕一輩子叫人家笑我真犯了富貴病，有那話兒哩。老獨不是這樣的人，教他遲早會明白我。要是不合作，也等洗干淨了我自己再說。」

那才無名的英雄似地，他一聲不響的默在隊伍裏。

他不抽煙，沈悶的過着日子，以示堅決。

隊伍裏，雖然有些人簡直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着，有些人肚內裝着心事，正像老獨一樣，戰爭的磨鍊，已叫他們都抱着一種痛苦和委曲了。

出發的前頭，他們都扔下老翻，不說話，似乎在提防他。

「唉，就同棋子那樣不能下錯一着呵！」

老蒯幾次納悶的吐出氣來。他彷彿和他們隔絕了。那原也無足怪，拿說話來向他去解釋，聲明都滅不了他們的懷疑。「同以前一樣的剛硬！」老蒯都這樣說他。一點看不出，在他外表，他們形容他很像一個販香葷的鄉下老頭。

披着灰大敞，鼻烟色的羊毛絨帽子。在那匹黑斑的蒙古種馬上，顯得他渺小，蒼老，樞偻，灰黃的眼珠一煞不煞，望着草坡上小路，落入沉思去了。

老蒯剛跑進關德隊伍的時候，就聽得說，他兒子斷送在人家手裏，而且一百八十多人也害得叫敵人的機槍幾乎盡數掃淨了。

「我想不完全爲着這吧。——仇是得報的，他當然心內不開心！」老蒯望着他背影。他也有點可憐起他來，八九年不見，老了好許多。

他們似乎都還能够想起：雪已經停了，戰爭屠殺的風暴已經過去了，有人在銅鏡湖邊，找着那個斷送在朱雲齊先生手內的金桃。兩孔埋在雪裏，血上也蓋了一寸多厚冷雪了。他們將牠攪到後方去。

他們告訴了老蒯。

埋葬的一天，一匹黑斑的馬來了。人頭動着。他們帶着沉默，怨恨，和悲愴，正像那一百八十幾人斷送在朱雲齊手內一樣。地上放着凍硬的死屍，雖然眼睛閉着，業已白蠟似的，但仍好在面上找出他是那樣的狡猾。身胚小牛也

似；元氣十足。

「可是嗎，敵人固然可恨，幫着敵人行兇的人也一樣的可恨！不止朱雪齊一家頭，咱們檢舉吧，操那，陶德哩，龐家那小餃子哩，一模一樣，他會賣脫你！」

正像惦念他的故鄉一樣，上一代和小輩的情份，從永訣了開始，無時無地不教他掛上一種痛心，惆悵，和情切的報復了。

有人說他，落在報應內，或者命中該教他斷子絕孫，十七年前頭，老婆生下金桃的時候就歸了西。父子倆就一向在風塵僕僕的日子內過生活。這也爲着什麼。那幼一輩的嫩芽，剛才打泥裏探出頭來，就教那些面孔上寫着「忠義」的脚色一脚踢了個對斷。

這天以後，他便頓然好似老了十年。眼睛被風刮得落下淚來。誰曉得他正懷念着他長眠地下的兒子呵。他們那一輩也正像他一樣。雖然不一定如此，那經年勞頓的戎馬生活，使他們都口渴那樣生起懷鄉病來。

「論同輩的人，差不多死的死，害病的害病，有的就失節投降，賸得沒怎麼幾位了，該輪到小一輩出場。他們的志節，都比我們剛硬，想起來該教那批失節朋友不好意思了！」

在鹽墾委員會開始叫農戶們寫地的時候，就自始至終沒有看見胡大耳朵來寫過地皮。頭先也不過害着腳氣病，接下來他生了拐腿瘡，下半身動彈不得起來了，只能架着棒，從一個門檻挨過一個門檻。在他頭上長起白髮

來。

胡菊最後離開那一晚，他那樣說着的。

春天，部隊將殘敵趕滅了之後，他們開進大旺村去了，那些沒有跑走，在侮辱和難堪之下討生活的居鄰們，都淌着眼淚來歡迎他們了。你看，世界原還是那個世界，人事已經變遷到什麼樣兒了呵。

很奇怪的，即刻誰都先跳進自己的家園。從圮傾的籬笆跳入去，一眼望到盡頭：屋子塌斜了，炮彈打壞了兩節椽子。葡萄園長滿了綠葉。紫蘇田業已出了青草。一匹瘦得露出骨頭的花貓，坐在窗台上打瞌睡。除此之外，就只有——一片沉寂的哀愁而已。

是的，日日夜夜念着家園，當春天融雪的時候，眺望荒原野，何等迫切的期待那日子來臨呵。可是那不幸的水賊帶着她阿娘永遠安息了。

「雖然她自己有了病，可是教她離開她家鄉，到那種苦够的地方討生活去，不是敵人給我們的嗎！媽媽在日，就這樣說：『女兒家成年在外，到底可不大好。咱們有家，有田，有葡萄園……況且你那大耳朵爸爸也不放你去，等亂事平了，原回到大旺村種田去吧……』」她說到這裏，可不快樂起來：「哪裏知道，爸爸曾放我去的——不過我阿媽的骨頭葬在鹽墾區鹽田裏面，我們不是仍然要將她搬到我們生身土地上去嗎！」

她回過身來，於是假痴假呆嘲弄老劇說道：

「他們都不像你，臂膀兒往裏彎着，指望趕退了那批壞蛋敵人，回到家鄉的。你這位老叔，聽說出身倒也很好，可一心想着發橫財，那樣出客的幫着關德呵。」

那天他跑了又退回來的時候，那些好開玩笑的同志，拿嘴巴對在胡菊耳朵上，說道：

「可不是嗎，我們又碰着了一個朱雲齊，這回不知輪到他倒楣還是輪到我們，真正一模一樣，人不可貌相他可換錯了道兒。」

她向來有那種靈勁，吐了口沫液：「呸，讓我來盤問他一下去吧。爺叔，」她們圍在老蒯面前：「聽說你爲着開銷太大，就闖進渾水內去了，又路遠迢迢跑進我們這過苦日子的軍隊來，難道有什麼好處想嗎？」

憑良心講，她決不拿他當做朱雲齊一般看法的。直到最後分手的時候，那明快果決的眼睛看出那瘦而煙容滿面的老頭，決不會像那白面書生的奸詐，特意來咬你一口的。

老蒯真叫起屈來。

「那石頭似的心腸不明瞭我，你們也不明瞭我嗎！你們都挖苦我算了，跑到賊寨內去，好處沒會抓到，身上的泡瘡兒從此就洗不淨，那也怪不得你們，人在這個時候才看出骨氣來，算了吧！」

他那乾涸的黃眼睛叫淚水糊起來了。

「算了吧！」他高聲喊了起來，似乎還有一種新下起的決心，面孔上從那黑裏透着紅光。「我蒯又保活到了

四十七歲，想不到前二十年關龍熱鬧，下半世就狗都不值，調着尾巴，仍然沒人招攬，活到邊沿上來。」

那老槍行將被這種洗不清白的枉認困頓死了。「先前我嘲笑人家的，現在人家嘲笑我！」原說英雄志氣早在女色和蛋罩燈上消磨短了。瞧着從前的好弟兄們，雖然有的爲着正義而拿出槍來，也有賣脫祖宗做那不要臉的勾當，不過關龍熱鬧趕個前程總賽如他腥臊着眼靠在煙榻上。「想不到一出道就差掉了一出道！」他沒無目的的怨恨起他們來：「關德那皮娘，可不是他害了那一大羣呵！」

他咬着牙齒，殘膈口恰好一條狗在上面撒了一泡尿，嗅了嗅走來，被他拔出槍，上次那樣，碰碰的打得牠來不及似的滾倒在地。

「關你什麼事嗎？」

「我高興！」他嘿訥笑着，擲擲褲子。「也省得叫他來向我們申理，都要這樣對付着才行！」

這一次他隨着他們往三進頭房子來。有意無意間，聽得說，真的一開始聯絡佈置就緒，便預備對關德部隊下總攻了。老槍加意納悶起來，最初他聽得說這話時，他跑開了去。

「省得他們疑心我。這一輩子拿嘴巴來表明我立場，總萬萬辦不到了！」

直到出發之後，他故意將韁帶緊，迫得牲口跑近老獨一點，存心存意問他道：

「聽說，日內要包圍關德了罷！」

這才的確感到恥辱似的無趣，真彷彿石頭的心腸一樣，也似乎猝不及防他會罵這麼一句，回過面孔，灰黃色的眼睛朝他瞥着，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將腿一擡，牲口衝到前面去了。

「哈哈，真正和十年以前的老獨一樣！」那老槍索性將馬帶住，等後面的騎士上來。他仰天大笑。接着可自語自語：「沒有法子了，咱們再會吧。」

天着實黑起來了，到三進頭房子還有四十多里，草坡上到此分爲二條小路。

他有點孤零零，彷彿自己再不能够插足在那正氣的一羣人裏面了，冷嘲熱諷以外，繼之以睬都不睬。昨天晚上，他還打他的主意，好的，什麼人都看輕他，回到大樹坡去吧。他又想，呸，更不值錢了，更被他們瞧到了！

「再會！」他右手將韁帶過來，往那岔路上去。

「怎麼，老叔你往那去幹嗎呀？」

他們都奇怪他怎麼又改變了方向。

馬蹄將塵埃掃得飛起來，也許被那些嘈聲蓋住了，老劉簡直沒聽見。

他着實悻悻然，頭也不回，將馬擰着。

酒酣耳熱的時候，市區的英雄們總自稱和衷共濟，「一條頭心腸」預備以至於老死，都打做一片。那天他們

還被袁樺尙邀去，大大的暢飲了一場。席間「歡洽」得無話不說，彷彿天地間業已從他們爲始，到處一團和氣，歡欣萬狀了。

高皇經先生近來很有一種像是要「下野」的意思。和賀老六兩家頭肚內明白，將呂紫來一手做開，直到練馬甲突然的到市區來火拼以後，他到處揚言他不久便要「下野」起來。足見他見地有濟獨到之處。他分明覺得，仇恨是會逐漸多起來的。越積越深的。

「等考關下次到市區來，咱便開始上辭呈，可喫不消那種日以繼夜的提心吊担生活哩。」

潘大成面孔通紅，打着飽嗝。他笑他「沒有種」，經不住風浪。

潘人成也還直。老實，他自己一向只是幫着關德忙。有得還算清，自己除去上陣的當口不肯落後以外的，他差於老高一着。不過他，時常笑老高有一種「娘娘氣」。老高的事情是很鬼鬼祟祟的。

「配別說吧，我老潘又不要同他比什麼！他，比咱們出道得晏啦，手頭上抓得着不少，現在樣樣都有了，老婆，水嫩嫩鮮花兒一樣，送到手上來，可不是福氣，洋錢嗎？比咱們會拿，他自己說因爲開銷比我們大，娘！潘大成舌頭在牙巴上捲抵了一下。「無怪他要辭職下野，他不幹那種事也可以坐着享受了。」

他們因爲粗胚子，墮戶出身，又加喝了老酒，不然該不至於拉人家台，將那些事一樣樣說穿着來。

高皇經聽在耳朵有點恨他。

「不該在外邊講我壞話，他媽，況且我和他喫一個鍋子裏飯！我不生嘴巴嗎？以前，老謝沒會走時，主張槍斃的是他，面子上說，是他的恩人，萬萬不可以好，我倒楣。在他面前，他又賣人情。」

高皇經被他們一說就說準了，他懂得「急流勇退」這個祕訣，因為恰好現在關德正也十分的信任他，差不多他一手的功勞，將鹽壘以及市區寫寫意割了下來。

「不趁這個時候名利雙收的下了野，還有什麼別的巴望不成！」
命運安排好叫他一交跌進了溫柔鄉，日子總算活得那樣舒服，便越加惋惜起自家來。

高皇經想起他不會「走運」的時候，落拓在鄉市上，真地險險就「埋沒了一輩子」，因此他，越覺得自己有在手頭抓些現款的必要。設或一旦他隊長准他「辭職」的話，不是好舒服的過半輩子去嗎？

近時他，每天有兩個鐘頭周旋在陳馬奶子家內。名分上雅爾原在第三工場上工，換了漿洗的衣裳，約定好時候，早往市區來了。

高皇經送過賀老六五百大洋，要他經手轉送給他寄媽。市區的人都知道老高和雅爾。天齋朋友倒並不對着高皇經有怎麼眼紅。也難怪他們，好漢們有的是「鐵骨柔腸」，他和秦獨眼老婆也在外面借起了小房子了。

天齋朋友日子也過得不錯，早上從堪輿先生老婆被窠內爬出來，新收了一個養女，將煨好的羊肉粥吸了一口，然後全身武裝辦他的「公」去。

他們簡直都忘記已往的日子了。

市區的人們都不能交頭接耳講一句閒話，好漢們看着，都疑心他們說了什麼去。但那些嘴臭的老頭子經常借題發揮對着街上罵道：

「我以為狗人們一出場，天下就好太平得多——果然太平得多！就簡直開了堂子，那醜貨好將你們漂到天堂去了！看吧，掛羊頭賣狗肉，就差沒起忠義堂，也好同梁山泊比一比！操那！」

居鄰們將規矩的姑娘藏起來，不許到街上去。好漢們都找臨時的家小。上面下面裝做沒有聽見。

雅蘭經常打扮得花花俏俏同小姊妹們到陳馬奶子家中來。也許等着，也許就不等，帶了鑰匙，到鑲牙局樓上去。

陳馬奶子看見她性急地在屋內轉着，總挨在窗檻上捏着引火子，眇起眼睛來：

「過寄女兒，你忘記了我了，好的，去吧，老高在等着你。給你們一綴合好，那些老太婆便扔到腦門後去了。」

雅蘭叫起屈來。穿着薄的衣裳，站起來，兩隻奶子挺在胸膛上面水浪那樣抖。

「規規矩矩，寄娘你又瞎三話四呀。」她面孔紅起來。「做乾娘的你，就不該那麼說，我和老高那個時候可忘記你哩！」

兩個月前頭，雅蘭面都不大會紅的。「真滑稽，神經細細，老盯着我看什麼呀。」車轉身來，她會跑了。她包括着

一個你什麼都不配談。就是貞操，彷彿也惟有她才談得上。你再說她要冒火了，她愛錢嗎！

而且業已將「主義」什麼忘得一干二淨。

她在她的小房子裏，入到晚上，將香粉塗到腮幫上塗着，紅噴噴地，她等着高皇經。她溶化在那種精力的滿暢快的日子裏。她似乎一點不害羞。當着人家，她無緣無故面孔紅在屋子內，她可一點也不。她彷彿真的將一身完全交托給那位當世的英豪了。過了半個鐘頭，她倒在高皇經懷內。

高皇經從她的鑲着花邊的褲腳裏面伸手到她小腹上去，雅爾啊呀呀笑着，將腿直舉起來。她咬着牙齒輕輕在高皇經頭上射了一個毛栗，含笑對他說：「殺胚，我要發火了，你又動手動腳哪！」

高皇經抓得她更緊一點，抱着她。到面孔上香着。稱讚她身上很白。比她面孔還白。他突然想起他未發跡時那個客棧裏的寡婦來。他不禁意興索然，於是憐惜地拔出手來，到抹布上揩了揩。在身邊摸出皮夾，抽了幾張，到門背後塞在她掛在鈎子上的衣袋裏。

「拿去吧，小妖怪——給我再香一香。」他坐在她旁邊，先前一樣，拘着她。「阿蘭，你不要對人說，我們現在有四萬隻現洋，不愁他什麼，有了機會，咱們兩家頭帶着你那酒鬼老叔，檢個太平的地方享福去了。」

雅爾從枕頭上特意仰出頭來：「你將我那爺叔也帶走嗎？」

「當然，我可從來不失信，說一是一。你聽我說，我將來不做軍官了，有好日子過，你也決計不要再做什麼短命

的工好，暫時你再做幾時罷，人家不然會笑你的。」

一禮拜前頭，高皇經發現雅蘭一個短處，就是她也頂愛錢的。隨便你光火到怎樣程度，拿票子往她面上一晃，她就笑起來。高皇經說她面孔太黑。可是「革命精神」滿有。人是能幹的，脾氣不大那個。

要說她們相「愛」的程度，似乎只在這點了。那一個繼續出着錢，那一個繼續得着錢。雅蘭回到家裏去，萬瘋子拍着手立起來，他肚子內明白，姪女近時搭上了市區的頭挑人物，手面活着了。雖然想起那些洋錢來源的醜態，他禁止不了她。

「你看吧，叫祖宗丟醜，罷什麼工，同男人家去打架，毫沒體統，我招架不住人家閒話呀！」

「你又聽着什麼了嗎？」

雅蘭將手插在腰內，咬着牙齒。

「我聽着什麼，自己去想罷。」萬瘋子將手一揚，裝作出起勁來，坐到凳上，打着草鞋。

雅蘭格格的笑，她發現，老頭子今天沒喝過酒。

「去吧，少喝一點，」將一張票子捲做一個紙條塞在他手內：「別又換到別家屋內去囉！」

不是刻薄他，市區的人遠遠看見萬廣德踉蹌着走來，簡直都掩上鼻子。

「呸，裝如就喝那醜態水，出來嗎，姪女婿是當世豪傑，姪女兒是搖錢樹，好貨出在他一家！」

無恥的萬廣德心內有點痛苦，但爲着酒，他只好什麼都不計較。他咽着，將布衫披在肩膊上。

「老子駕到，生來的福氣，你有嗎，喝得像醉八仙，讓路呀！」

看着的人簡直不忍心說他們。譬如雅蘭，那樣地與頭頭也着實有人可憐。

在鋼絲馬甲隊伍沒有和市區火拚以前，熊德明碰到雅蘭一次。——所說碰到了一次，原來他不大碰着她，自然因此連說話的時候都沒有了。——但工場照常開工了，又開除了二十多個工人。熊德明到底還是一個有腦筋的人，自從老龐呵斥了他一頓以後，爽性不去市區了。陳馬奶子還看輕他，說他小滑頭。熊德明跑到鹽壑區隨便什麼地方，人家對他吐口水。他心內漸漸的明白起來，他再胡兒馬兒鬼混下去，他可真跨進渾水內去了。

「不相干的，由他們去指摘罷，趕快伸出腳來還來得及。」他向自己說。

雅蘭在許多人面前都講他。他自己稱讚他有一個新腦筋呀，據說受過訓練來，老實說，我可以一窩打到他水底下去，他所講的什麼，樣樣都賣野人頭，他熱絡我的時候，他說他到過游擊隊，那又有什麼了得呢，鬼曉得他！」

熊德明誠心等在她家裏，等得心都焦了，她才來了。面孔上，她正露出一種喜氣洋洋。

「阿蘭，我頂後一次對你說了，別再到市區去。那批脚色我才看出他們都是壞鬼。我夜裏都睡不着。我胡裏胡塗食了些什麼，才跟他們打了這些時交道呢！你不是聽見，自從那批工人到公司搗亂了一場，誰也都講着你和我不嗎？」

雅蘭就有點討厭這個。彷彿她剛和熊德明要好起來時討厭阿榮一樣，愛理不理着。心不在焉地跟他扯到那兒就是那兒。

「是呀，讓他們嚼蛆吧。這樣一來，委員會要重用你了。鹽墾區被一接收，工到底仍然開起來的。」

熊德明隨手在窗台上摘了一枝草葉在手內搓着。他很久以來就想對她說一說衷腸了。

「你再聽我說，市區那批脚色不好你明白嗎？不久他們會打起來，他們貪得太多了。他們到底是幫敵人做事的。陳馬奶子那老貨也不是好人。我要是再到一到那裏去，人家真要將我當做那話兒啦。——」

「你倒真從此不到寄媽那裏去了嗎？」

雅蘭覺得奇怪。

「和那些壞蛋勾結在一起，就人格都倒完了。阿蘭，譬如那次你鼓勵罷工吧，我就覺得人家會笑你的。你不管你被高皇經關德這輩人利用了去了。我也帶累弄餓了自己。我請你，以後目光看得遠些，阿蘭，愛她的人她不要他，她愛那些白相她玩弄她的人，鈔票銀洋用得完！」

雅蘭漸漸聽出他說着什麼來了。她安好心腸來挑一挑他。

「用不到鈔票銀洋你又在鹽墾區爲着些什麼來，我早說，沒有錢你能養家活小嗎，沒有錢你能站在人面前去嗎？咱們年青的風頭有幾年，總不能像你年初一到大年夜穿着那藍布的工裝！我索性對你講吧，再過幾日我就

不做工了，人到享福的時候總得享的。你們這輩人入到我眼內我總覺得嘔氣！」

熊德明搖着頭，搥碎了一片草葉。他另外摘了一枝。他漸漸證實，他希望於她的業已逐漸遠了。

他看着她，對着小圓鏡，連連拿香粉撲到腮幫去。那眉毛，因為她體格結實的緣故，本來長得有男人的眉毛一般粗，但還算好看，現在扯得極細了。在城內工場就學會的，劃了自來火，到一半便吹熄了，到眉梢上畫得又長又彎，險險和鬢腳碰在一滴，最後可塗了口紅。

記得熊德明最初和她香面孔的時候，她是怕羞的。雖然熱烈地拿嘴巴翹起，面孔貼上來，眼睛閉着。她推着他，似乎耐不住那種緊緊抱住的壓力。叫她又甜蜜，又氣悶。直到下一次在工場上見面都面紅呢。

「你沒有什麼別的事嗎？對不起，我要換衣裳出去了。」

到毛巾上搽了手，回過身來，兩隻奶子在胸膛上面抖着。

熊德明到底失敗了。他可憐她。風聲也會吹進到他耳朵內，在過街樓上，她和那老高過着蜜月似的日子。自己也不好，會看上她。熊德明懶洋洋離開她屋子。

到市區去，她就總都帶着一個小姊妹，叫做月貞。陳馬奶子還預備替乾兒子潘大成拉一位馬兒，看見潘大成常雅爾和高皇經一起的時候，撇着嘴出去，便認做他喫乾醋。一定要替他拉一個。那鹽戶在家內，本得有個小脚的黃面孔老婆，潘大成還不將她接出來，按月將錢帶回去養着她。

陳馬奶子打定主意想將她們綴合起來了。有一搭沒一搭，問潘大成到底有沒有這意思。

「老潘，（她喊她的乾兒子都喊老什麼的）我不是瞎說，經年在外，冷冷清清的，你該見機會收一房小呀，老高不是弄了一個嗎，出挑兒好，寄媽給他挑，也要替你挑一個。」

月貞面紅起來，不好意思地咬着下嘴唇，老太婆朝她扔着眼風。

月貞比着雅蘭白一點，面上長着四五顆大而平的天花疤兒。跑起路來跳呀跳，身段還好。在替陳馬奶子擦枕頭。

潘大成對於這點倒不馬虎。「我兒子也這般大了。她配做我媳婦！不作興害了她，我們的生活是朝晨不知晚上上的呵。」

高皇經在背後笑了他。「他配有這福份哩，什麼時候也講起道德來啦。娘兒們配這樣，玩玩她，不玩她還說你儒種！」想到這裏，他便捏造些理由挨在陳馬奶子房內。

他用搭上雅蘭的法子去勾搭月貞。

「你要死哩，老潘已經有些意思哪，」陳馬奶子正式罵着他。「一個還不夠，等等那小貨聽着又哭得眼睛都會腫。老高你不要太作孽了。」

看他意思，他打算都搭上她們，然後下了野，帶着現洋，到別處去，一家子，左顧右盼樂着。

陳馬奶子指出潘大成的，「已經有些意思，」原不過，旁邊人看他，橫豎隊部內沒事情，就坐在陳馬奶子房內，攔起腿來，當着她們，閒聊一陣。他家裏有小脚老婆，不想再搭上她們。

不過發現了高皇經也不三不四在勾搭她，他自己覺得要愛起月貞來了。

「他媽，他要是喫了魚汁還不够，又要喫起魚肉來，我潘大成雖然旁邊人，可也有干涉的權利，不要太不識相，關照他。」

就當着面要笑不笑扳了面孔說。

高皇經肚內罵着他豬鬻，他推着說叫他不要誤會。

「老潘你纏差了，那小姑娘有主顧嗎，是你老潘的嗎，況且我和她不相干，喫喫豆腐而已，老潘，下邊弟兄們聽着可不大好。」

潘大成從袋內拈出一枝烟來，放在嘴唇滾了一滾，蘸濕了唾沫，擦了自來火點着。

到最近，他着實有點瞞不過高皇經。不知怎麼，他到處覺得他惹眼，彷彿樣樣事都是他頂兒尖兒，挺到人面前去，驕橫起來了，不可一世的樣子。論起入到關德手下，還是潘大成最先，高皇經那裏有他們在眼裏。

他們從前喝過一盞酒，自然，講得投機，便換了貼子。醉醺醺之下，連誓都約定，要賽過那些一娘肚皮出世的弟兄，便碰了杯子，即刻實行這種權約和義務。

「這叫做拜把子兄弟嗎？好處哩，塞進自家腰包。藥渣嗎，輪到人家嚼。別人可該倒灶替他幫着忙。」

潘大成也聽好在耳朵內，鹽壘區呂紫來的一筆款子落在他們手內，數目不算小。連天齋朋友都裝作沒有這事的樣子。

「不，即是不拿來分，也該給我們知道。」

潘大成面上泛出紫光來，濃黑的眉毛彈着，心頭的火越燃越旺。

「那小貨倒不相干的，你有了一個，你又毛手毛腳自己要，可一點沒將我潘大成放在眼內。背後說我們是粗人，燒鹽人出身他媽，他自己是什麼呀？」

如果你分一點給他，也許不，就將以前他壞事都翻出來。他懷恨他這位拜把子的結義兄弟太卑劣，太爛，小人心腸了。

「撈飽了錢，倒舒舒服服想下起野來了。沒這麼容易吧？」

天齋朋友一向頂乖覺，可是也頂胆小。看見他們堅持着站在一塊，總抹了一下鼻子，給他們拉攏。

「算拉罷，自家人掏內，虧你們鬧得出意見！規規矩矩，大家不是存心的，給老闆聽着可又罵我們不替他盡職

哩。」

潘大成反手靠在窗上，回頭過來，仰起頸巴，吹了一個煙圈。

「但願如此」

他淡淡的說着，挪挪盒子槍，誰都不聽他們，到外面去。

高皇經朝天窗朋友煞了一下眼睛，等他去遠了，他笑起來：「什麼，他嚇我們嗎，我倒得也防着點哪。」

陳馬奶子好意的勸過他：「老高，杯子碰出了縫來就永遠有縫了。你們拜過把子，他是粗人。你明白些，何苦頂着他。面紅面白，大家難爲情。」

高皇經在以前，也自命爲竊玉偷香的能手，一向如此，他以爲，女人應該給男人玩。除非不入到他眼內。或者不中他意。對陳馬奶子說「曉得了。」他就一運轉那月貞的念頭。

雅蘭業已哭過。她抽噎得彷彿再用力一點便會斷氣了。肩膀聳着。她面朝地橫在床上。

「那殺坯，心腸多壞呵，但願他有一天槍子生了眼睛。他哄着我說：一生一世不再勾搭別一個了，殺千刀一轉眼就沾花惹草去！」

潘大成冷眼瞧着，高皇經等月貞一家頭在陳馬奶子房內，一躍躍了過去。

高皇經上次那樣賣弄地將一雙新牛皮靴子的腿踏在她凳梢上，一眼不瞬看着月貞。

「啊呀，」他故意做出奇怪的聲音，瞧着月貞的頸巴。「你好長得白呀——月貞你幾歲？」過了一分鐘，他偏下頭來，輕輕說：「不要動，讓我香一香吧。」

潘大成坐在新闢那間「辦公室」內，一個小弟兄進來有報告，他將手一揚，也不知聽着什麼沒有，眼睛直盯着高皇經後影。他推開桌子，大着步子，跟着來到陳馬奶子房外。

高皇經將房門上了門。

潘大成從那貼了桑皮紙的玻璃窗上，找着洞洞，拿眼睛對上去朝內張——老高正彷彿怕她逃脫似的，抓住月貞，左面腮幫上吻了一下，右面也吻了一下，又到左面去再吻一下。

潘大成眼珠快要突到眶外來了。

不，他申明，絕對不是爲着女色，那樣一個麻子姑娘他不希罕。按理他，高皇經不該再去調戲她，陳馬奶子分明對他說老潘有這意思。這麼着，一來還不是居心侮辱他潘大成。

潘大成回過身來到門上打着。碰碰的踢了兩腳。門上着門，踢不開。

高皇經以爲什麼弟兄給他開玩笑，也許是賀老六，他放開了月貞，隔着門罵道：

「你娘開什麼玩笑，老高在裏頭呀，聽得出我嗎？」

潘大成又碰的用足勁踢了一腳。

高皇經到桑皮紙眼內往外一張，就面孔漲上紅暈來。他一跳就跳到門背上，背脊挺着，朝月貞歪嘴巴，叫她

找什麼地方躲一躲。

月貞唬呆了。往裏跑着。跑不通。跑着跑着可站在當地。高皇經彷彿生恐那門倒下似的，全力替他撐住着。

潘大成實在忍無可忍。「他媽！他吼着：『我給你揭穿了吧，不要臉的事都是你幹，老關！』手提拔刺你天上。你就一脚通通將咱們踏在地下。雜種，再不閉門，咱盒子槍不認識人了！」

不等裏面有沒有動靜，潘大成拔出槍來。

呼。

隔着門，他射進去。

擦過高皇經腰襠的衣服，子彈射進了牆壁。

高皇經連月貞都不管，一面拔槍，猴子那樣朝桌子那首跳去，他蹲在地上。

他描準着門外。

碰——抬高了半尺，潘大成又開了一槍。

高皇經發現了是潘大成以後，也積好心腸，扯破了面皮對付他了。他將月貞推倒在地上。

他候準在門上射穿了的洞洞的地方，向左去一點也一連給了他二槍。

潘大成好似知道他會來這麼一着，早避到門旁邊去。

潘大成想想簡直無可奈何他。

他將手插在腰內。「媽的，不要臉的事都是你幹！真搗了他皮都壓不住我這口氣。」他不射擊，屋內也不射擊。

弟兄們不知以為發生了什麼，從菜園那面三三兩兩跑過來，帶了槍械。

「媽的，第二支隊的人聽着，咱們快集合！」潘大成粗筋直漲到腦門，他擺着手喊道：「咱們讓他，開出市區去！」他點他自己轄管的隊伍。

天寶朋友聽到風聲，從他姘頭家內趕來，一把抓住潘大成。

「老潘，你息熄火，你你太那個了，對不起老關，你看，一點小事，咱們都一個鍋內喫飯啊！」

潘大成不給他說猶可，給他說，他回過頭來，拿夫天寶朋友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你和他平分了好處，可以乖乖的不哼一聲，我也得了什麼好處，哼都不許哼嗎！」

賀老六面孔紅起來，他拿指頭梳了一下自己頭髮，說道：「唉唉，老潘你什麼話！」

潘大成吼道：「是咱的隊伍，趕快點名，開出市區去。」

賀老六搶一步到他面前：「老潘不可以市區那就危險，咱們前幾天不是還險險吃了鋼絲馬甲的虧隊伍？」

少，市區保不牢。」

「你也知道保不牢嗎？」潘大成冷笑起來：「有那高隊附撐台呵！我不走，就叫他走吧！」

「老潘你簡直打攔了，他走你走不是一樣嗎，咱們到屋內去商量，有誰不是，咱們儘管叫他出來賠不是。」

潘大成嘿啞笑着，認認賀老六鼻頭上面那塊亮疤，他着實想賞他，那麼十來槍才顯得心內暢快。

他肚內罵道：你也來調我槍花，這才是一窠兒貨色。

潘大成明知道口氣是難出的。照他們看來，那聰敏、狡猾、奸詐、和貪婪，連關德都遜於高皇經一籌。潘大成在肚內只有一個梗直，拐彎都沒名。動不動只是硬手硬腳用武力，被高皇經看在眼內，覺得好對付，他瞞住他。

下面幾位小隊長也都圍住了來勸。

潘大成那對熟蛋似的發青的大眼，死死的釘住了陳馬奶子的窗內。他漫無目的又開了一槍，打在玻璃上，嘩哩嘩啦掉下來。

「除非他沒有錯處落進我手！」

菜園的門口，突然派起了雙崗。還不止雙崗，七八個灰衣的平頂帽子虎兒馬兒挺起胸脯踱來踱去。

今天，關德要從雙禾村到市區來了。

下午七點多鐘，夏天的太陽剛才挨近西邊的地線。

離市區十七八里地的草徑上。

老蘭自己也的確認為抱憾太深了。活到了快五十歲頭上。前十多年尙還何等開龍熱鬧。雖然說，生活幹得不正當，那是不化本錢的買賣。每次自由由跑進那些吝嗇刻薄，以敲剝爲生的財主們家內，叫他謙遜一點奉獻出來，稍爲遲慢的話，鎗把子潑頭潑腦打上去。正人君子們說還和土匪沒甚區別。可是他們，感到那生活的痛快。按良心說，他們也拿得了錢來去接濟窮人。更何況那錢財也就是不義之財。財主們是那樣無恥地從那些農戶，窩戶，墮戶手中搶劫着，他們再到他手內搶回來。

換了「天下」，正該說，他也一樣有種恨。看吧，否則這十多年來游手好閒在鄉市上打旋轉，也爲了什麼？到家鄉去盤纏老田總強如到處空閑。那時候，一起出淘的夥伴，似乎都有這樣的志願，肚子可以餓，丟臉的事可不幹的，站在正義的那面，扶弱鋤強，打抱不平，守志節才是他們的行業，更談不到去幫着敵人來踐踏自家人。

足以證明，關德可完全爲了錢的。

他老蘭，十年前頭，小輩的人——就是受過他恩惠的大小鹽戶也何嘗不感激他，稱讚他。人爽快極了，錢呀什麼，沒放在眼內。義氣，他頂要。朋友他也要。潘大成還不是他搭救他。直到自己也來不得了，那份家口的開銷他才算停止接濟。他愛名譽，老實說，他在以前，都這樣講，好名聲不是可以換到飯喫的，可是人要站得端正。人到底是一個人，做那不名不譽的事情，永遠讓人家抓住了話柄，他不願幹。你也是人，爲着錢，要我屈起腿來跪到你腳下去嗎？太

辱沒了自己。

可是那一條烟槍，和姊頭兩家頭嘴巴害了他，粗心是有一點。當時他聽得那樣說：「關德也帶了隊伍了，聲勢喧赫哪，老關，找路走去吧。」

「不錯，那是咱們並肩出道的兄弟，那條路近一點，咱就走那條，橫豎關德也好，老獨也好。」

呸，他在馬上，撩過手來，劈了自己一下耳光，向四下裏茫然看着，一天一晚的路程，他又來到了此地。他空盪盪，彷彿做了什麼夢一般。腦筋裏想着：再回到他們手下嗎？他啞着聲音笑起來：哈哈，被那批奴才們都看低，老獨到底也不肯收留他是的，那時候，他明白，並非在十年的前頭，他也有他號召的力量，能够自己打起旗幟來，至少可以編一個隊伍的，在眼前，他鑄鐵一般，隨便攔到那面，都用不着他了。

這一遭出山，博得了什麼，自己問。躲在大樹坡烟攤子上，倒還有人可憐他，關德是朋友，老獨也仍然是朋友，自己就清清白白的，守着他的窮，不過難於開銷一點，何至於再在那同輩中間到處受他們白眼。

不，他不願再回大樹坡去，那一去，加多他一種羞辱，居隣們一定指摘他說：「哪，這一騎發了橫財回來了，可配得出去的時候他向趙駝子借那隻黑馬哩。」

他啞着聲又笑起來。

現在他一點也不懷恨別人，即便說，他一向躲在大樹坡不會出山，而眼瞧着以前的同夥，在當地那樣橫行無

道，他該有干涉的義務。隨便關德也好，潘大成也好，他的事情算做到了。

黑馬也許不會喫飽草，馱着他懶洋洋橫過草原，蹄影被夕陽斜斜的照落在坡外。天狼星從南天角上亮閃閃掛出來。

披那面，現在他看見一羣黑點子，插過來，大約走着他同一的方向，向市區去。

對不起，無巧不巧，正是關德，帶着十多名武裝騎士，足以顯出他們得意非凡，馬蹄踏得草原上塵埃滾滾，一陣風一樣，着地捲將過來。

老關帶過馬抄近路斜插上去。

關德穿了草綠呢馬褲裝，帽子壓得很低，帽簷底下煞着黑沉沉的眼珠，比起第一次到市區那晚還酒脫一點，高筒的紅皮靴子在馬韉上得意的擺着。

六七十丈遠，他們都將牲口帶住小走起來了。

「老關，又是他！」

那一批從騎有些都奇怪，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他，回過頭招呼他們同伴。拿短傢伙的那幾位似乎恐怕那老槍有什麼陰謀，下意識的去換着盒子槍，碰出喀啦啦的響音來。

那裏面就又有新經關德「提拔」新「高昇」的脚色，塌鼻趙邦，周阿嘉，王老虎，從前都在老關手下，扔了

鹽鏢子，或是紹耙，來幹那種生活。原是沒有了生路，想起功名和富貴，不走那道，那裏會唾手可得，便入到裏面去。

老蒯將手一揚，表示和他們打招呼，那匹黑馬彷彿一向太孤零零了，看見了那許多袍伴，掃着尾巴，徑自蹣跚地跑到那羣馬中間去。

按理，他還不至於一碰就又冒上了火來。老蒯將馬靠著關德帶，關德將自己的馬扯着韁往一邊讓。他，摸了一下帽簷，眇起眼睛，那青油油的腮巴新刮過，闊寬的肩膀聳起來，仰天大笑。

老蒯給他弄得莫名其妙。

「怎樣，他們也不要你了嗎？」那英雄從來沒有這副俏皮神氣，拿舌頭翳着嘴角，突然又做出漫不經心的樣子，打了半個呵欠：「近來在幹着什麼呵？」

王老虎可一向是個刻薄家，他那匹馬，頸巴豎起來，掃着尾巴，在老地方打着圈子，最後跑過來。

「呵，老蒯，你眼力高，居然就摸準道兒呀，前天在小子集羣人說老獨又重用了你，預備聯絡了什隊伍來攻擊我們，這趟想是來挑戰哪。」

關德拿手背拭了一下他鬍子：「別響別響，」他說：「大老蒯規規矩矩有什麼事嗎？」

他們將他的馬圍在核心裏。

老蒯有一種優勁道，火冒到腦門。可不是，被他們也來笑着，分明侮辱他，以為不好，才跑掉的，又來了：「那樣容

易嗎，狗窩哩，由你們鑽出去鑽進來！」不知那一位騎士在後面挑撥他一句。

老蒯發瘧疾那樣，牙齒格格的打抖。

他不禁沈靜的望着關德，一個字一個字咬着音：「事情嗎，不過算一算帳，大家的帳，老實的說，壞了我老蒯，還不過仍然是一家頭，對他們是不要緊的，你也够了，相幫着對頭人，臂膀兒往外拐，打叫化子欺自家人，倒底說不過去……」

背後那些英雄們噙着他。

「我請你，關德，一句話，趁早收場罷，博一個千秋萬世的臭名，墜倒底可沒意思。」他搖着頭，「秦檜曹操到眼前還有人罵，自家雖然聽不見，孫兒子兒一勁都帶累着受醜！」

老蒯抬舉得他太高，他存心的將手一擺，表示他不過那麼點意思了。

聳起肩膀來，關德又哈哈大笑。

「怎麼，你以為不對嗎？」

關德也存心刻薄他。

「真被你說得對極，請你自家去做吧。」他得意的坐在馬背上搖呀搖：「我也可以對你說一句了，老話叫做人人頭上一片天，我不幹，自有別人肯幹，要我下台，不是要老蒯下台一樣嗎。要鄉村裏太平，自然，祇要他不跟我們

來對敵。拿鹽鑿區說吧，何嘗苛待他們，到老獨手內還不是一樣！你說博一個千秋萬世的名聲，真地，好名聲我聽得到嗎，壞名聲我又奈何他們嗎。本來我們就好極，沒有什麼不好，要解決他們苦惱，都打我們做起的，你曉得我會博個臭名聲，安見到結局不是你們自己博了個臭名聲去呢！

那倒不錯，將黑的說做白，將反面硬辯說是正面，這就是英豪們超等的口才。

「咱們公事在身，對不起，再會呀！」

一個高個子黃面孔的燒鹽人在馬背上拾拾臉說。

老劉歪着嘴吧，眺着關德：「這樣可連我都不放過你了！」

關德拿出一副看輕他的相來，將馬夾了一下，跑去了十來步，特地帶住韁，轉側了小半個身體。

「你打算怎樣我。」

老劉悲愉地從鼻頭裏哼了一聲。

他漸漸覺得自己才識加對起來，是的，當然不必叫人家去知道他幹了什麼功業。人家難於諒解他，他只有出這最後的一着。到他眼內，現在才真正看出關德那闊肩膀大腦袋裏面裝着的是怎樣的庸俗，醜陋，卑劣了。

老劉突然的到腰上去摸。

「咱們兩家頭不用幫手，對掉了吧！」

關德都不動，隱着他手內的盒子槍。

「我的身份會同你攪一手嗎！」他的手又摸了一下帽簷，將帽子從額角上挪後點。「弟兄們……」

老劉撥開保險機，砰的開了一下，火影直射。

關德將額頸一偏，彷彿滾下地來那樣，翻掛在馬肚那面。

騎士們吼着。

老劉開第二槍，關德的馬掃起尾巴，吃驚地蹣跳起來。

拍——

關德彎下身來，露出半個臉，從馬肚下面，對着老劉還擊。

子彈掠過面前，落到草地上去。

憤怒，叫老劉眼都紅了，手也抖了。瞥見有人將槍描準他。百忙中，他胡亂地還開了二槍，踢了二下馬肚，他找着關德，那匹赤色馬，砰，他又射過去，撥着機子，跳脫了彈壳。有一位好漢，將馬槍柄向他肩膀橫掃了過來。

從背後，從馬前，圍轉馬來，遠遠的，都將他包圍住，都拔出傢伙。

有人將馬帶出圈外，正正確確描準他，射中了腿肚。

十年前老劉，打過他耳光的王老虎，一直懷恨到現在，因為靠得老劉頂近，冷不防用足勁，連拿槍柄劈到他胸

隱去。

還有一位也拿短傢伙的胡亂地朝他開了一下，打中了肩窠。烟影撩亂之下，他倒下馬來了。

「別讓他跑脫！」有人喊道：「聽見嗎，別讓他跑脫！」

不用慌，他是跑不脫的，好漢們立刻在馬上包圍攏來。

想報他兩下耳光的仇的王老虎，跳下馬背，正式恐怕他會逃跑那樣，猛勇的撲上去，拿腿跪壓在老謝胸膛上。他們喊道：「抓他回部隊去吧！」

跑得老遠的關德重新翻上馬來，站在他們圈外，瞧着地上的老謝，得意洋洋。

「你也想做刺客！」他說「刺客」二字，彷彿足以抬高了自已身份。「看你還罵人不罵人！」

老謝面朝着天，從額角，淌下黃豆大汗來，流過那牛皮紙也似癯瘦的面龐。傷創是痛苦的，從那皮，那肉，那血和骨都彷彿撕着他一樣。十多年前他腿上受過傷，那時痛苦倒還不覺得。現在這痛苦，似同他和老獨分手，被他們槍白着訕笑了一場之後，一樣的重量，痛楚地搓着他，搖撼他。使他想起若然能够脫去這些苦痛，他便多麼安樂。

他咬着牙，被王老虎那條腿壓得氣都透不過。

他不能抽氣。血，泊泊從肩膀瀉到那皂褐色的短掛上。那瀉進的腮巴成了兩個黑洞。

「問你自己，倒底什麼人是對的！」關德看了他槍筒子，槍筒子裏上一星些烟，朝上一甩，喀啦將機子扳上。
老蒯慢吞吞睜開眼來，他看見他們都比他高了，彷彿自己爬在井內，他們在朝下望他的樣子，但含含糊糊地，認不清他們面孔。

老蒯有點懊悔他自己。到此他明白，這生將永遠完了，在他們手內，他們不會放過他了。
他記得倒下來時候，盒子槍就掉在右邊的不遠，他伸出手來去摸。

被那黃面孔的燒鹽人過來一脚撥開了。

「記着，讓老蒯來收拾你們罷！」

他含含糊糊，血從嘴巴溢出來。

「還說老蒯來收拾我們！」關德將槍頭指下些，砰的一聲，老蒯的腦蓋碎了開來，飛在一邊，連眼珠也像鷄腸那樣突出來了。

血和腦漿濺在王老虎臉上：「啊呀，我的媽呀！」却叫他好似也掛了一個彩。

「那老槍早聽潘大成說槍斃他，老是反對我，現在你可沒有什麼好講了罷！」

關德的眼瞳子被夕照映成紅銅色，只是面孔也蒼老了點，青油油的鬍子蔓延到腮巴上，摸着帽簷，得意地，可是也卑劣地仰天大笑。

「讓狗喫了他吧，牲口帶着，趕進市區去！」他橫着，一隻手，喊着。
黃昏，四面八方向草原上垂罩。

十八

那一天晚上，阿榮突然回到鹽墾區來了。

委員會直到現在還沒有判定到底怎麼處置龍蝦眼那一批戶籍，雖然開除了二十多名密工，下文可大家含糊起來。而龍蝦眼也拿拳抹掌這樣說的：

「你爽快也將咱開除罷，不要緊的，隨便什麼罪名，高興辦辦就是了！我老紅眼出娘胎來就帶了一副賤骨頭，二年前頭倒還沒有什麼異議的，管你出了什麼，哪怕攪翻天。到現在，可不能不管了，不是賣老，大家看着鹽墾區乃有這點規模不是靠着大家嗎，你娘，大旺村斷送在強盜們手內，換了一個地方，強盜又來了，你還乖乖的由他來操你屁股嗎！我們辛苦，淌汗血，自己都不會到口，他們動手喫白食了！龐老頭子會答應他，請問他居的什麼心！」

一點不假，鹽墾區真的照着條約上實行起來，正在清查戶口，調查工籍。市區那些英豪們下鄉來了。

委員會到底沒有什麼掩飾，都知道虛叫人牽抓了好處去，國柱至今可還不知下落。

仍然搗亂公司那天一樣，區道上，三三兩兩站着人，但凡有關公司和征捐的事情，他們都擠在一起探聽去了。有人面孔通紅罵委員會，等於將強盜放進到屋內裏。昨天他們又正式聽見籌備聯歡，請市區那批好漢們酒呢！

「不相干的，他們橫豎拿別人的汗血脂膏來用。戶籍們去和他們商量一分洋錢都休想，這叫做小民百姓該倒灶，大人先生還嫌少！看呀，委員會是一世也不喫虧的，花樣還不會翻出來哩！」

「那四眼犬到底不會放出來，對不起，鹽壘區鑰匙却交把他們啦，可不是白白將嘴巴送人去打！」

對於開除了二十多名審工的事，委員會原指明說是藉口暴動，搗亂公司，不得不如此，「以做效尤！」工場門口站着平頂帽子，惟恐還有什麼陰謀，他們監視着。不知怎麼，忽然又來了一個謠言，說公司方面很高興工人們了解委員會，接受委員會的好意，那是可以給他們復工了。

似乎說，給他們開一條方便之門，不教兩方面都沒有了拐彎的餘地。

「呵哈，對極，將一些糖末來甜甜你們的嘴巴，以便到處太平無事呀。」

工場門口告示牌上貼了開除工人的名單，好些人圍上去，不知誰伸出手來撕掉了。

平頂帽子走來干涉，將槍指在他們胸膛上。

飯勺子排開衆人，一動不動立在他面前，嘴裏緩緩逼出幾個字道：

「不錯，你奉了上頭的命令，牢牢的守住着吧，可一輩子不能鬆勁呀！」他伸出手來平舉着，自己將工人們壓後去：「回去吧，乾鬧事是沒用的。」

他們想起，從五月初一到現在，被開除的工人們堅持着，委員會也堅持着，雙方面勢頭都各不相讓。他們各執一辭。但漸漸越出範圍去，公司方面就是爽性依靠武力，隨便你們什麼理由，抱住主張，不睬他們了。

飯勺子立在人叢裏轉着，現在他勸大家靜着，不要爲着壓不住眼前的火頭，動不動反對公司，提要求。

「我是粗人出身，我可看得很明白，動不動你娘一下，一下去反對他們，叫他們看得太平淡太兒戲了。加着咱們又不同心，腿膀兒彎七彎八，——咱們還赤手空拳呀！」

龍蝦眼的主張是這樣的：

「咱們一顆心都先要擺正，隨他怎麼對付來，你都不哼了，他們還當你畜生！瞧牛吧，那樣喫力，我們可曾對他放鬆一點嗎？還不會到這時候，他會叫你皮兒肉兒盡數喫進他肚去。老飯，你要看準確些，我們不是爲着開除了我們才懷恨，我們爲着那批賊，鑽在你家裏，倒說要你供養他。他不動手，將你好的喫去，好的用去，最後你同他講理，他說這家是他的，對不起，世界那還有理。大事情不講，我們是泥腿子，血和肉總和他們一樣。咱們得想法子，老龍可教壞迷上了，他爲着什麼？他保全自家私產和一個綁走的兒子呀！斷送了千千萬萬人，他那裏管！」

龍蝦眼本來很肥胖的，因為從窮困戰爭，砲火，跋涉下過來，他頓然瘦下去了，彷彿一個脹足了氣的袋子，走去氣一般，尤其那眼鬚，鬆弛地往下垂着，佈滿皺紋。那臂膀上，蠅蝠那樣的掛了一層薄皮。他淌着汗，到處奔走，有時將那件老舊的從家裏帶來的湖縐背心捏在手內。他說到得勁的當口，總將頭頸扭來扭去，好似有着一股力量。

「大家聽着，」他對區道上的人揚着手道：「不要灰心的！從人旺村我們尙然能够跋涉到這塊來，鳥都沒有一隻的地上尙然能够種出莊稼來，怕什麼，不會白白的辛辛苦苦一場的，輕易就伸出手來。加捐，邀命加捐；開除，邀命開除嗎，你除非就鎗斃我們，嘴巴可要說的，手可要動的，心可要反的！大家聽着，有什麼商量，都到我家去吧。」

他們附從着他道：「龍蝦老伯說得對的，咱們總不會死心塌地，商量商量去！」

小桃拊着一個香烟頭，抖亂那樣，跳起來說：「去去，快點，龍老太又煮豆豉找我們喫哪！」

飯勺子伸過手抓住他領子，小鴨子那樣提過來，他吼道：「規規矩矩，正經事管正經事，打什麼擺，當心我不放過你！」

晚上，龍蝦眼在家內點了菜子油燈，亂七八糟就都自己找了凳子坐下來。

飯勺子一徑將手插進嘴巴去掏着。打飽嗝的時候，肚內衝出酒氣來，叫他繃緊着眉頭，他一言不發靠在窗台上。

老紅眼闔好了羊欄，蹣跚地從門外跳進來，將手一揚，說道：「隨便坐吧，和你們家裏一樣，你看，這都到了新地

方弄出來的，椅子，凳，方桌，都從木坯子做起。大旺村我們樣樣有呀，那批強盜們早替你送了終。」

黃昏將黑暗壓進屋子。剷油燈上，蕊子挑出點，那火頭，搖曳出一條老鼠那樣的尾巴。

龍老太從灶下提出一壺茶來，老頭子接着，搗到桌上。篩到杯裏，那炒焦的大麥一顆顆浮在水上。

他不知想起什麼，眇着他們笑道：

「我真覺得很滑稽，有一句老話，叫做一輩子不拜山門，一輩子不認識和尚，他們上等的人，從來沒有體恤這念頭的，貓兒哭老鼠，無非假慈悲，以前還不是口口聲聲要和我們同舟共濟嗎？算盤可還是他們兜，自家的事要緊。我老紅眼在大旺村，敵人沒有來以前，也認為，反對他們是不好的，倒跟羅木匠相罵了一場，看見嗎？」他立在當地，拿手向你一舉道：「現在嘗出味道來了，打桃皮到桃肉，又到了桃核，蛙得你一點也不贖了。」

他自己也參合着一種理想，隨便什麼事情，儘管讓着人，儘管不能叫他們滿足的。到那時，養飽了他們，就同樹長牢了根枝一樣，休想再能够拔除他。至於自己，原有什麼閒心去管他們呢，拿他的耜耜，是泥腿子的本分，這世界，你管也好，他管也好，到泥腿子，可還不是一樣要落他一個辛苦。「輪到你來做大好老嗎？」不錯，照此看，天字第一號傻瓜仍然輪到他們，綿羊一般，到剪的時候，到宰的時候，真永遠這樣不成！

他老太看見他與頭頭出場領導他們，前天，還同他絆口角。

「——有薪水給你嗎？委員會一開除，可好，拿竹棒子討飯去罷！」

龍蝦眼本來有點怕老婆，現在他當着許多人，將頭一擺，硬生生頂到她面前。

「我的太太，怪也難怪你，你以為媳婦兒子已經炸做肉醬，咱們這斷子絕孫的老兩個該安安份份過日子了？什麼人炸死你兒子的請問，安份有用嗎，瞧他們的黨徒又來了！不是自掃門前雪的時候哩！」

因為這樣，他又說：「我想到了，攪來攪去都在低三下四人頭上，現在看出來，再耐受下去是不好的，生生世世不得翻身了！」

一位唇中長得很長，白頭髮的燒窖人，他欠起身來，說道：

「那老龍頂不是東西，他三個指頭兒掩着面孔，當做自家不會露出馬腳來，口口聲聲是替大家造福的，背轉身去，他怎麼也不理你了。」

有人吼道：「這真和漢奸一樣，背賣了人家。他只管替自家打算，你看工場吧，早有人去討好上工了，怎麼弄得好哪。」

「是的，咱們在出勁，有一批人在瞧着，他媽，總不齊心。你看，單是咱們盼望老游們來攻擊一下，也文風兒不動呀。」

飯勺子特地給他們辯正道：「那請放心，我明白有那日子，不是輕易談談就可以的呀，等着吧。」

老紅眼又磨拳擦掌起來：「不說猶可，說了我就想起世界上沒有良心的人。大家都記得罷，我們正在給委員

會開除工籍，李三斗那兒子他去偷偷的上了工，居鄰們給他和他阿嫂併了一頭親事，他竟自逃跑了。到鹽壑區來寫地我還保了他，替他一樣想法子，背轉身，他忘恩負義——有人說他投奔到鋼絲馬甲手下。」

誠如老紅眼所說，他們就向來看不起那種背信負義的人。老實說，鹽壑區鬧事那天，所加入的人都是一向情惡的，不是拉他們加入的。剛才他們還警覺着警兒站在一邊，現在調轉頭來咬你一口，還成了什麼人。

老紅眼聽到說阿榮給老龐三言兩語說得去上了工時，他紅脹着臉，跑在區道上罵道：

「好好，讓他發財去吧，老龐會一手提拔他。」他加重了齒音，一個字一個字吼道：「除非不見我們面，呸——」他洩氣那樣朝面前吐了一口濃痰。

他們簡直忘記了他。直到有人說和他嫂子合併了那頭親事，他們笑起來。

飯勾子懶洋洋說：「以前同小熊熊德明爭風的時候，咱們倒還和他一條心腸，存心幫着他忙。總覺他倒足了楣，上了雅蘭那騷貨的當。他媽這雜種棉絮娘生他下來，一釘點沒有骨氣，管他吧！」

那倒不能怪他們眼界小。阿榮那晚上回來了，聽他們在罵着他。他肚內在偷笑。

他立在門外邊，便從開着的窗內看得見他們。

飯勾子不知又在嚼什麼，腮巴一扭一扭的，面孔被燈光斜斜地照着。總看見他停住了咀嚼，將指頭揩進牙齒裏去。他搖着手，人家一說到阿榮，他便表示「阿榮這他媽不是人，該都不必談到他。」

老紅眼仍然立在當地，他彷彿清算那樣撥着手指：「世道不好，所以隨在出敗類，老鬼們頭腦胡塗，他們頭腦也胡塗嗎？女的，以前出了龐家那妖精，現在嗎，草紙廠招用了女工，風紀果然通通壞掉了，一天不如一天，人心該往好的呀……」

有一個還留了點鴨尾巴的老頭，插嘴說：「那個翠荷嗎，我聽說也出了事了呀，龐家寧可裝作不知那回事哩。」
阿榮暗暗說道：「那小貨到底惡貫滿盈了！」

老紅眼在指手劃腳慨然地講道：

「想不到阿榮會鑽了那條路，我老紅眼光也打折扣了。去年這時我們罵他洋鬼子的國柱，可冤枉了他，祇有一個朱雪齊，雖然是外路人，可是年紀那麼輕，硬心幹出那種事來，大家想罷，年青人都沒有咱們的老實！」

阿榮無意間掏了一下鼻眼：「老紅眼弄錯了，將我去比朱雪齊，那脚色是什麼人！」
屋內靜了這麼二三分鐘。

有一位靠窗台立着的燒客人好似不要再聽他們談論這些事，他預備打出呵欠來，可是沒有打成，他拿大姆指在鼻頭上擰了一把，特意將頭伸出些，那低鼻樑和濃重的眉毛顯在燈光裏。

「去了一個阿榮，倒不要緊，我們該想法子怎麼叫鹽壑區不落在強盜們手內——把他們趕出去。」
有人啜着茶，從門內飄出來一陣煨艾草的香味，蚊子到臂膀和腿上咬着，喫得紅紅的，擺擺搖搖飛到壁上去。

阿榮提起脚來想跨進去，有人說起話來。

「唉，說什麼老游，你看，應着了這句話，要錢的時候，他們會找到你，市區什麼都教佔領了，何嘗有老游的影兒。」

「是的，」另外一個啞嗓子：「照這看，我們還有鳥個力量呀，雙拳不敵四手，委員會臂膀又向外彎着，饒你同心一力總一窩打不到他底去。」

麻子的三十多歲漢子唱歌那樣哼道：「看橫兒啦，又得等冬天才發動哩。」

「老獨什麼，祇聽到樓梯響，永遠不見人下來。」

「三進頭房子人真熱鬧呀，按理他們早該到鹽壑區先下手為強哩，彷彿不相干，他媽。」

阿榮聽着有點好笑。他推進門去，立在他們面前。

大家疑心自己眼花了。不約而同的說道：「阿榮哥你怎麼回來啦？」

他們再看看他。是他的。確是阿榮。

「阿榮，你這小滑頭聽說入到了鋼絲馬甲那面了呀！」

「聽說你得意了，咱們怎麼都不及你，尾巴巴調得快，叫咱們追都追不着。」

有一位老憲工，跳到他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他。

阿榮的確又比從前晒得黑了點，而且將那一頭自從爲了討雅蘭的好才留起的對分的西裝頭，一巋齊剪平了。面孔頗然覺得方整而清雅起來，就差一點，好似小了一圈。衣裳還是先前的那套，多了一雙新的網球鞋，但上面濺了許多泥漬。

他仍然笑嘻嘻地，曾經拿腳來整整齊齊八字式的碰了一碰。他們看見鼻眼，也仍然那麼大，黑洞洞地，不消說，老習慣還不會改掉。

「阿榮哥，你和以前一點沒甚兩樣呀！」

推算一下，他的離開鹽鑿區到現在，不過二十來天左右，哪裏會看見阿榮就有多少改變來。一個粗手粗腳的人竟到他袋袋上摸了一下，他更加不相信的說道：

「我相信，他的鈔票是綁在腿肚上，說不定便繫在袴襠裏。委員會那個呂紫來到銅絲馬甲手下，刮了這麼不到半年，就到手幾萬——爲什麼去哩！」

阿榮止不住笑起來。

飯勺子倒抽一下氣，拉張凳子塞在屁股下坐了，慢吞吞說：「阿榮，你老實說罷，從哪裏來，以前到什麼地方去，現在又有什麼事情，你這個人碰着了你是很倒楣的，動不動賣掉人家，已經沒有信用的了！」

阿榮，實在是講不來話的。原來他，頭先抱定主張想嚇他們一下，似同他向雅蘭求愛的時候，本來想好了一大

串句句都有意思的說話，以博他們對他奇怪。不料到他該說的時候，他可木頭那樣呆了起來。

龍蝦眼也很不屑地看低他，站在那裏，只將嘴巴撻了撻，環視了衆人一下，說道：

「阿榮哥，不嫌醜，就賞光隨便坐罷。」

阿榮有點委曲。但他心裏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

他結結巴巴了半晌，半笑着說：「對你們講罷，我們都正式到了老獨隊伍裏——」

剛才罵他的那老頭給他們說明道：「唔唔，不錯，鋼絲馬甲和市區火拚，喫了敗仗，聽說就盡數歸依到三進頭房子去了。」

阿榮瞧着他：「灰兒子才騙你們，我直接投奔到三進頭房子的，什麼鋼絲馬甲，有是有的，我沒有到他手下。」他跑前去，坐在燈光最亮的地方：「財也沒有發，發不着，和你們想的通通兩樣。」

按着從前的例子，他們不會給阿榮什麼懷疑，他們也許對他生出一種尊敬，不知他從外面做了些什麼新鮮的事情回來。似同維爾，那時還在大旺村，到什麼工廠去了一轉，回到家鄉，他們都對她側目相看了。例如飯勺子加入過三點水，至今仍然認爲他有着超特的地方。他們追查他，探問他，關於離開了家鄉這些日子裏，外面幹些什麼。他們一口斷定：你看罷，還不是，在外面幹那不忠，不孝，不要臉的事情。

一個生了兩撇不清不爽的剪刀鬚子的老頭，竟至不管阿榮說他的經歷，他站起來，彷彿儘有他理的講道：

「你這個人來路不明，老實說我們可以敲打你！你一輩子休想瞞得過我們，當賊骨頭辦你不嫌過分，大家看他，面孔很有些賊相呵。」

規規矩矩，在平日，對不起，阿榮對你光起火來。他們眼界太小了。他今天跑了一整天路程，在路上的時候，他設想他們聽到他正式投奔了老獨的隊伍，現在因為快總包圍關德，而分派他們到各處去聯絡，鹽壑區的他們該對着阿榮多麼歡迎，多麼奇異呵！雖然這麼短短的二十多天，他自己都覺得，眼力和以前不同了。

那剪刀鬍子老頭將指頭直指在他臉上，教訓他道：「真枉爲你一個小夥子了，你上祖好背叛嗎？李三斗隨便他理不通到怎樣，你不能背叛他，你不孝！咱們正在反對委員會，你明兒裏合着咱們，背兒裏舐了委員會，叫雷來打死你，不忠不義，替你併了親，你害了她跑了。」他越說越冒火，順手批了他一記耳光，叫阿榮招架也不好，呆着又不是，他喊道：「九斤公，你不要弄錯，我是疏通消息，叫你們大家出來反對關德的呀！」「反對關德的呀！」老頭子撈起了半隻袖口：「年紀青青，誰曉得你，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可見你調頭得好快，老獨會派你這樣一個小牙兒來疏通消息嗎，現了你媽的世報，你總不成一去就爬得怎麼高呀！」

阿榮被劈了一記那面腮幫紅起來。他可真叫屈了：「要是我瞎三話四，就叫我不是媽養出來吧，想想看，我嘆你們有個鳥的呀，大夥兒裏現在正忙着聯絡，鹽壑區也該有人疏通他，到時候，通通起來。我說鹽壑區的事讓我去，頭一次反對我也加入呀，他們就——」

一個老鼠似的尖面孔，自說：「那雜種該打，再囉囉可要自己吃虧了。」

九斤公公變無理性的朝他惡笑。

「他謊都撒得不像，老獨手下的隊伍，我也看見過，不成這樣的馬虎先生。」他彷彿重新要在阿榮臉上發現什麼祕密：「你得了多少錢，你打算哄得我們信了，舒舒服服過日子，是不是，呵哈，阿榮哥，從前我們埋掉過一個朱雪齊，現在快輪到你來了！」

他們真想起，出賣朋友，背轉身來認賊叫爹爹的那種人，都有將他活生生埋掉的權利。但對於阿榮，他們落落實實看錯了。也許他自己，一時眼花撩亂會跳進那混水裏去。自己相信，他有那點高傲氣。不錯，那時他，輸得走投沒路的時候，他預備加入他們，可是賀老六請他喫耳光。他眼看著雅雅撲進渾水去，連熊德明都不瞧在眼內，不成真的丟了祖宗臉都不管，挨上門去嗎。

至於以前的事，他以為滿有理由的。和三斗老爺分家，無非爲了爭自己的氣，頂不該自然太馬馬糊糊聽了老龐的話到鹽場上了工，朋友們唾棄他，看光景他們怎麼也不會相信他了。

屋內二三十對眼睛都做出各樣神色，把他看得卑劣，低微，恨不得有的再揍他幾下耳刮子。

阿榮現出一副頂糟糕的面相來，到鼻眼上擱了一下，他看見老紅眼正在隔着燈光看他，阿榮想，還是同他說個明白吧，否則恐怕他們一世都不懂得他的來意了。

他跑過去，一條手突然被什麼人抓住，回過身來，他和飯勺子對碰。

飯勺子捏着他恐怕他逃跑似的。「多說也沒用了，阿榮，開你吧，你說包圍市區，什麼時候包圍？」

阿榮肯定的回道：「隊伍裏大約定在六月初一，不，也許初二。」

飯勺子咕的一聲笑起來。

「軍隊的事情，下攻擊令的日子自然沒有誰先曉得呵，大約在六月初一，不，也許初二，你說得好有意思！你精明透了。」

「那個日子，我說你們也看得出光景了，市區一經隊伍包圍下，鹽壑區不是搭個熱鬧一下子通通反正過來嗎。我今天晚上仍然馬上動身回三進頭房子去了。相信不相信，只好隨你們。」阿榮繃緊着晒黑的臉，他最後慢吞吞說：「對不起，我不記你們仇，譬如九斤公公他打了我，當然他打得不對，過了攻擊市區的時候他才明白我了。我仍然要回到鹽壑區來的，去了，再會吧。」

屋裏的人都亂七八糟笑着，尤其老紅眼，拿他比做一個好出風頭的傢伙，縱然他真的在老獨隊伍裏，也只是見好學好，博得好聽的名聲而已，對於大家，決沒有半點好處。他舉個例子，就是他自從和三平老爺分了家後，興頭自己種了一塊地皮，何會種好着來，無非拿來做幌子，以為可以成家立業，賺得娘兒們上他的手呀。

阿榮不再跟他們多辯，橫豎他們頂多不諒解他就是了。

他搭訕着笑起來：「好好，龍老伯，我仍然不會忘記你的，由你們背後罵我吧，到那時——」

背後有人攙着他，他自己本來也預備走了，一個勁兒笑着，摔在門檻上。他被他們推在門外。

阿榮反正抱着「事實證明」的念頭，他們侮辱了他，他不過笑笑。本來他還想回到他三斗老黎家看一看去，現在他一起打消那意思了。

老紅眼將門碰上以後，拍拍手，聳聳肩膀說：

「那張油嘴到了鹽壘區才學得這樣的。不過，事情「不可相信，不能不信」也許阿榮會說得是，到六月初頭，老獨隊伍包圍市區了。那時候，鹽壘區不是恰好趁此來一下嗎？」

好幾人都應道「是」。阿榮摸着被九斤公公打痛的腮巴回過頭來，看見他們窗內，火光下，飯勺子正立起來，到龍蝦眼耳朵上說着什麼。

朱古律輕輕地拿他綁着三角帶子的臂膀捏了捏，將香烟插進口內，抽了一口，在地上踏熄，然後掃掃嗓子，搖頭擺腦唸出來。

剝削地盤本屬都豈有此理

大言不慚尤叫人咬牙切齒

狼狽爲好像煞有介事

還居然稱起兄來道着弟

據說替天行道而縱橫不可一世

那裏有誰人在他眼裏

更何嘗爲國家報仇雪恥

小民百姓到他們手便十該九死

剛才還說得怎樣花言巧語如此投機

結果沒會拿到手的贓物來平均分肥

三弟四弟儘管將好處來塞進了袋底

氣得那二哥連說不勝之滑稽

頃刻就眼淚與夫那鼻涕

唏噓呼呼流來到了一地

宣稱這就等於太看他不起

便認真拔出槍來賞了他兩記

一下子險險叫那三弟狗命送了西

想起當時的宣誓都何等昭彰大義

到眼前豈非全部都等於放了屁

阿毛阿狗也比他們多少有義氣

照此看亂臣賊子大家都好得而誅之

他吟到最末兩句，彷彿他一氣呵成那首詩一樣，越吟越響，直到「得而誅之」以後，才哈的笑出聲來：「好極好極，我不是自己說，還算可以——給他們傳神到恰如其份，拿去給大家瞧瞧罷，唉，那批亂臣賊子想不到，爲了一條雌頭，自家淘內火拚了起來！想不到！」

前幾天，高皇經同潘大成吃醋開槍的事情，傳到三進頭房子來。隊伍內，馬上謠傳着，照光景看，開始下總攻大概就在不遠了。

都明白，市區的內部有了這裂痕，正教人家抓住了弱點了。

「他們已經同床而異夢！」那一天，蕭一之站在人叢裏，很高興的說：「不管別的，他們大家都喫得太飽了！——足見我們有盧可乘。好，大家等老獨來，咱們商議進攻吧！」

鋼絲馬甲隊伍繳械的時候，一共交出了一百三十四支步槍。裏頭有四十多支發鏽的，準頭不準的，和缺了零

件的。本來，還有三支輕機槍，一支壞了，和市區火拚那次扔下了一支。也一併，辦移交過去。

那一百多徒手的弟兄，暫時駐紮在三進頭房子的附近。

鋼絲馬甲每聽到包圍市區，他總摸了一下自己和尚頭，咬牙切齒說：

「再好沒有了！咱們寧願衝頭陣，管他媽有多少新式傢伙！不抓着那批賊種一個個請他喫衛生丸，我不叫鋼絲馬甲！」

朱古律總抽了一口烟，叫他慢點，別性急。

他有他，一種好打算。上一次，收編的前頭，蕭一之一徑對他講：鋼絲馬甲的隊伍，思想不正確，不健全，不拿國家利益放前頭。這種隊伍是，不能馬上用的。該受訓練，該挑剔！胡兒馬兒心裏只盤算錢，地盤，報私仇。蕭一之再四對他說：「恐怕一輩子弄不好了！」

「你看罷，叫他們一收編，咱們爽性變做了赤手空拳，手無寸鐵！這得想法，大隊長，我們不是人下人，我們現在正受磨難！」

朱古律也有點悶，他總認為，他們「傾軋」。他，看不起蕭一之這個人，那原因，蕭一之有意無間，說他有點落伍。雖然朱古律口口聲聲不離一個「新」，什麼「普羅」，什麼「低級趣味」。

譬如，這一天，朱古律踏熄了地上香烟頭，就趕緊去找蕭一之。要請他，賞識賞識這首極盡浪漫能事的新體詩。

蕭一之忙著計劃怎樣下手去攻擊市區。

「老蕭，」朱古律踏進屋內去，便嚷出來：「一首拙作，老蕭你瞧瞧，寫得怎麼樣，我將那市區這批狐羣狗黨都描摹在這裏！」

蕭一之擦着嘴。雖然他拋棄了書本到隊部來，可爲着，一股壓不住的熱情。他究竟還說不了那種正直的性格。說不定爲着一釘釘磨折，他也喚起頭痛來。甚至就當着一羣人，哭哭笑笑着。

他從前，聽得過鋼絲馬甲們，在鄉村裏，不怎麼穩當，纏頓着他，將那晒黑的面皮繃緊着。

「唉唉，怎麼弄得，想不到，掛着三點水的幌子，背面那樣的黑暗！」

他很想將那些隊伍，都聯絡做一條線。「不好不要緊，慢慢地，我們來感化他！」

到鹽湖去，那次老獨對他說：

「我現在也眼光看得遠些了。不三不四的人到底是不三不四的。那一次，羅三的隊伍，可不是上了朱雪齊的當！」

老獨眼瞞內，寫着那種不信任，彷彿定規如此，他什麼都瞧明白的樣子。

那時，蕭一之還經老獨說得心內突然泛上一種不舒服。

「老獨，我報告你——我雖然，不敢担保那隊伍，到後來有沒有變卦，我們不是拿一種正直的行爲去感化他

們嗎——實在地，鋼絲馬甲這隊人，我看來，如果肯要我們收編他，倒是真心的！」

蕭一之雖然這樣說着，在朱古律面前，他還得正正板板告訴他。

「你不要以為我在拿幌子。咱們拿槍桿同志，不是爲自己，明白嗎，一點不好爲着私。我肥得頭一次同你打纏呼的時候，就有這意思——槍桿子對外，雖然說，你們也對外的，你們可目的爲着爭搶市區和鹽鹽區利益這一次呢，也爲了利益，一仗就失敗了，依舊到這面來！」

朱古律好似誰劈了他耳刮子一般，雖然露出笑，奇怪地問道：

「有什麼意見了嗎？」

這點，朱古律又像心上落下了石頭。蕭一之不，他們都傾軋他！

「有什麼意見，老蕭你儘管說，我們難道還用到掩掩飾飾嗎！」

朱古律有一層，曾經對鋼絲馬甲說：「祇怕這次總攻裏頭沒有份。有份，他們槍派給我們呀！沒份好，拉倒，眼放溜機會往手縫裏漏！」

「所以我必須要想法子。」朱古律滿腹心事的聽着鋼絲馬甲：「老實說，再給了咱們好軍火，把市區扯下來，咱們才有生路。到那時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管你的吧！」

眼望着，總攻的日子決定了。收編反光派收的槍械老是不說罷。

「不寫意了！」朱古律抓着他長頭髮，喃喃道：「不寫意了！」

「你有什麼提防我們嗎？」朱古律想扣住了蕭一之，叫他沒得什麼來藉口。

蕭一之也懂得這意思。

「朱同志你該明白，咱們的獨老頭子就犯定那性格，多疑惑，他不相信人，隨便你給他說，還是不相信！我也很希望你們這次能加入呀！」

「那麼看樣就不要我們參加嗎？」

蕭一之也替他咬起嘴唇來。

雖然他討厭這種人口裏老是說坦白，還拿詩來表現他思想，蕭一之突地有點憤憤然，是的，老獨雖然說，頂怕也碰到像朱雪齊這樣一位人，那難道，世間上，出不完那許多敗類嗎！他當然也怕這一點，可是朱古律代表鋼絲馬甲，總表示「忠心耿耿」，從此赴湯蹈火都願意的樣子。

「本來我們的反正可情願的槍，一枝不漏，繳上來了。還有什麼呢，還不是，大家都指望掃滅了市面這輩人，現在看，還一徑懷疑和傾軋——你老蕭有頭腦，難道也不幫我們個忙嗎！」

他爽性露口風給他聽，反挑蕭一之道：「要是什麼思想歪曲，橫豎收編了槍都不發，我們早不依傍到關德那面去嗎！」

不，不想這樣說不對的，他們還小孩子！他趕緊聲明，他不過假定這樣說，絕對不會去投降那批亂臣賊子噢。
蕭一之給他說得呻吟起來。他說出被朱古律捏得很緊的手來。

「今晚上，老頭子來的時候，」蕭一之終於瞥了朱古律一眼，呻吟着：「我們給他商量商量看！」

「哪！這才幫忙幫到底！」朱古律在蕭一之的肩上拍了一掌，自家人似的笑起來。「咱們究竟是新青年，你不記得一句話叫做同心協力嗎，少不得，大家出起勁來，將他們收拾一下子！」

這天晚上。

蕭一之也搖曳着一種不定的心思。「我能够替他挑一定挑！」看樣子，他們恨市區的人恨透了，且別說圍攻的時候，多一支人馬，也多一種力量和威勢。

「咱們是年青人，有的是坦白！老頭子不肯，我給他保吧！」

庭院裏，衝進七匹馬來，人亂闖闖，一起往「辦事處」跑。同志們的面孔上，都飄出喜悅和興奮。都彷彿有了一種希望抓到在手內。

從窗內望進去，桌子上點了蠟燭。幽暗的光，亂闖闖照着一屋子人。

老獨，背朝了裏面，同一個什麼人在談話。

很奇怪，似乎破了例，不卽就蕭一之到裏面去。在那荒殘的庭院裏。黃昏的光，照着他，現出悻然的顏色。擰緊了

眉毛，不時抓抓頭。不時噴噴嘴。

和他對面立着便是鋼絲馬甲和朱古律。

朱古律一頓子嚴肅，斜眼向「辦事處」瞧了一眼，重又到蕭一之肩膀上拍着。

「老弟，好吧，」朱古律一瞞不煞看着蕭一之：「我們最後一次說，隨便他答應不答應，你老弟也看潛着眼裏，什麼不信任，什麼思想歪曲，且別談，咱們力總想出，難道一樣去包圍市區，這就算思想歪曲嗎？好，繳了械，權限在你們手內，我恐怕以後誰都聽着要掃興罷！」

接下來，朱古律又反逼他一句。

「如果不，咱們就跑散了吧！咱們老鋼，」他回過身來。「是不是另外找出路去！」

蕭一之的像早就想幫他忙，不算幫忙，這是他份內的事。「該不至於有變卦！」呸，咱們青年人愛正直，當初反正收編的時候，不是看他們一本誠心的交出槍枝來嗎！」

蕭一之突然下決心的回過身來：「進去我給你說，他還不信任的時候，我蕭一之放肩膀保！」

初五晚上。

白天留下的餘熱，還沒有散去，呼吸都不暢快。背上冷，彷彿比着穿了一件棉襖還重，還熱。汗滴立塔啦在身上。

滴。

他們七零八落跑在村道上，有些吃吃笑，天太黑了，沒照着前邊的人摸路，一腿跨進路邊的泥窟窿裏，曠野死沉沉睡着。文風兒不動。蚊蟲在草葉子上伏住了翅膀。蒿草裏氣息飄到人身上，陡然熱烘烘地彷彿大熱天，正頭昏腦脹的當口，再跑到灶下燒火甕上去坐着。人簡直到了火裏一樣了。

「你看星也不見一顆呀。」

大概上面正罩着一陣薄薄的雲，鬱熱就從那薄雲上，回下來。汗氣發散不開，只是濕沾沾地裹在身上，怪不舒服地。

可是那還不大有人覺得。

南邊天線上，有很小的一點閃電，亮着，紫白色的光滾來滾去，火球那樣，許久不會消滅。

隊伍曲曲彎彎，有些人罵着，叫後邊的人跑快些。中間隔着四五匹馬兒。即各即各的。大概又撒了一泡糞，馬的汗腥和糞臊洋溢在空氣內。

「操那，不是叫你們上任，是叫你們上陣去呀，趕得賽跑似的。」

有人就賤咕地罵着，擲着背上的槍。聲音澀了。似乎被那文風不動的暑氣吸去了那樣。

到了廣闊的草坡上。人雜亂地走近路走。斜斜的橫過草坡，青草葉子被踏得沙沙的響。

有人毫不連貫的插入一句：「呵哈，大六月裏，好似打燈籠到溝水裏撈魚蝦去呵。」

「呸，」後面的人接連不斷笑起來：「你想起摸魚蝦呵，你想起拿鼻門子去嗅天氣，要下雨哩！」

那講話頂響的該是一位扔了船槳兒來拿檣桿的泥腿子。

馬背上的人假咳着，傳到後面來，大家說道：「小聲點，別咿哩嘩啦！」

「有數，——草鞋裏頭嵌進石子了！」

「先生，誰怪你皮肉兒長得嫩，還沒擦破哩，要磨得鞋底那樣厚——你看，我嵌進了石片都沒介事。」

沉默着，有人僵下地來。後面的人跑不前去，操那娘罵着：「嵌一兩粒石子算什麼數哩！」

「你看，他到底是個文弱書生呵，沒經過仗，當做便當來細——硬挨一脚！」朱古律將馬韁扯緊，恐怕再聞

前去會踏到弟兄們身上去，往橫邊走，他又和鋼絲馬甲並排起來。「這種事情可配你這輩人幹的嗎，約乎，他們

都說他壽頭壽腦，真是壽頭壽腦。」

鋼絲馬甲倒不怎麼譏笑國柱。

「他有那試一試的志願，讓他自己吃苦去吧。」

「他什麼？」朱古律說：「聽說這次只重繳械，不打算糟踐生命，他以為說什麼都不怕起來，他老先生那裏够

得上有拿槍桿犧牲的資格呵！」

本來，梅樨青什麼同時和國柱自動加入的。今天出發前頭，朱古律做出好心的神氣勸告國柱不要去時，梅樨青跑過來很滑稽的稱了他一聲朱古律先生。

「你能够斷定文弱書生一定沒用嗎。聽說你是一位正式的詩人，請問你胆識真比他大了幾倍？先生，你的論調不大高妙。你看輕得人家太沒理由。虧你還讚許自己是一位「武裝起來的文人」呀！」

朱古律納悶地脫去他那件走油的長衫，穿上學生裝來。梅樨青時，他聽到那個名字，他不禁嘴巴朝下彎着。不知怎樣，十有九人對那位武裝詩人沒有好感。

國柱很固執，當出發的前頭，他們對他說，教他留在部隊裏面，和幾位女同志們隨便談談，或者下盤棋，等待捷報到來。

國柱從凳子上直立起來，他那副發腫的近視眼睜着。

「怎麼，你們竟當我也一點沒有用場嗎，欺人太甚！」

有一個高個子的燒鹽人將一排彈帶提在手內，看他不起似的笑道：

「他屁用哩，拿什麼來瞞準呢，你看吧，沒有了眼鏡，跑路都差一點要人扶。」

朱古律正監着他們在廂房裏頭分發槍彈，他特地跑出插一句說：

「要他去助威啊個賊！」

他們並非對於國柱有惡意。不過覺得朱古律這句話太刻薄，太挖苦人，便開的笑起來。

「哈哈，要他去吶個喊，哈哈！」

「上仗很危險，雖然現在剿除那些敗類，子彈可不認識什麼文弱書生，一樣不講情面會鑽進皮膚來哪！」

國柱一百個不管，他們阻擋不了他。

分到最後，還多留些舊槍。蕭一之說讓國柱去吧。他推己及人的着想，年青人都有那麼一種勁道，即使說，分明那事情有危險，不因為你告訴他危險，他便嚇得屁都灑了出來。你越加叫他不必去，他偏要去，偏不賣帳。

「對不起，我明白我用不到人家來獎，」國柱將一雙布鞋子脫下來，換上草鞋。「以前我會經獎着我們那位朱雪齊先生上了戰場，謝謝他謀害了整百的隊伍。輪到我自己來啦，大家看吧，能夠耐不耐得住苦！」

他正式對他們說：「你以為我槍都拿不來嗎，給你講，準頭不怎麼好，不敢，受過半年多軍訓，」他將槍拿過來：「稍息，這樣的，立正，這樣，向左轉，向右轉——我還沒十分忘記，當然，比起你們來，有人再勸我不要去，我當面可以拔臉給他瞧！」

國柱在被鋼絲馬甲帶過三進頭房子來時候，朱古律俏皮對他講：

「唉老弟，你這張支票現在成了空頭支票了。而我們也恰好碰着患難的時候，叫你空喫了許多天苦呀！」

國柱只有這點可還改不來他性子。他有點看不起朱古律。這人批評人，指摘人，都是他拿手。他自己就

不說起，彷彿都有着超人的眼光，見識，手段，你們要同他比，可別談了。

國柱也看好在眼內。

「唉，這個人思想靠不住。這個人同關德他們沒什麼兩樣。不是我說得他太過分一點，他也只想擴張了自己地盤，向老百姓敲剝的虧他弄得沒路走的時候，想出了反正這條路來。」

到了三進頭房子內，他第一個碰着熟人，便是阿榮。那還是阿榮招呼他的。

「小委員，認識我嗎？」

國柱睜着近視眼，困難地認認他，不認識。

「我便是，到你家老委員手內寫地的阿榮呵。我進來了有半個月多了！」

好似「他鄉遇故知」一樣，國柱馬上給他問長問短，高興得笑起來。

「那好極了，唉，想不到你們也跑進來。你們都轉變了腦筋這現象，有希望透了！」

接下來他自己沉悶地想：

「我難道也不能腳踏實地來過過那種生活嗎，鑽到裏面去，而且恰好也就是機會——老實說，我那條命還是多謝那批惡棍留給我的。」

他自己沒打算，寫信哀求他老子，叫鹽壘區拿現款來贖他肉身。他早咬咬牙打算拿性命來拚了。朱古律往常

對着他，也隨在有撕掉他這張票子的意思。生殺之權只消朱古律那麼一句話。

國柱和潘大成那批人抓出鹽運區來的時候，還披了身襖絨的袍子。天氣暖了，朱古律自己借了一通竹布的短衣給他。他面紅，也晒上了一層黑色，而且還憔悴了一點。

那時他，就是從外國回來了，也一徑如此，捧着「哲學大綱」，「政治研究」，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弄得眼鏡的度數加深了。這一點事情，他什麼都不管。彷彿「研究」完了這些書，他就懂得了世間一切的事情。

他後來也逐漸明白起來：「我死讀那些書本子有什麼用呵！」

直到他輾轉的到了三進頭房子，才真正地明白了起來。和他一樣，也有被世界上人認為「百無一用」的書生。他們都忙忙碌碌：寫鋼板，做情報員，做宣傳工作，做演員。女學生子也有。甚至就拿槍桿。燒鹽人，泥腿子，什麼都有。

「我明白了，這不是口號式的，這是咱們都有的義務！」

朱古律聽着，嘴角彎下來：「你明白了，不是口號式，嘿，這書生！」

朱古律近來頂看不起那幾個人：蕭一之，龐國柱，梅樺青。逐漸他，又看不起老獺他們來。

「這批他媽都是爛小人心腸！繳去了械，就由你去奈何他了！」

朱古律倒不怎麼埋怨蕭一之。不，蕭一之這人，將來他也給他顏色看。這種年青人，剛跑到社會上，就滿口的思想，反正，唯其也！許！好！似！祇！有！他！們！的！行！徑！才！對！的！不過朱古律有一點也感謝他，蕭一之給他放了個肩胛，在老獺，

担保了他這次參加攻擊市區。

「難道我們思想落伍！你們沒落伍嗎！你們傾軋我們地位，哼！」

直到蕭一之跑出屋子來，告訴他叫他們担任右翼側擊，朱古律才露出笑容，捏緊了蕭一之的手道：

「這才公平——公平，蕭蕭，難為你，唉，不這麼一來，咱們大家都灰心了。」

朱古律自己也承認，他很有有一種神經過敏的地方。他這灰色的女人，現在也武裝了起來了。他認為，中國橫豎弄不好，橫豎弄不好，便索性自己爭了個地位再講。本來他很「愛國」的。這沒有什麼地方不愛國呀！你看，老獨他們不是也地位盛據得很牢，而且還正逐漸擴張了開來。

「咱們算頂倒足搨，」他對鋼絲馬甲說：「做這種人下人——還說思想不健全！」

在三進頭房子內，國柱也有心嘲弄過他。

「朱古律先生，您瞧他們不會像你們隊伍爲着開銷不來，到處將票子綁呀！」

不說起猶可，說起了，他朱古律心內真懊惱。要是說那時龐國柱答應了寫封信，不怕老顧不來贖。想不到款子已經在籌備了，在呂紫來手內，叫高皇經搶了去。不然，他們也儘管不會想出反正這條的路來。

「唉，總之，」他偷偷對鋼絲馬甲說道：「總之且看有沒有機會——咱們再另樹一幟吧。」

他一半爲着要顯出自己這個「書生」和別人不同，存心喊得響一點：「怎麼，你又跌了一交嗎，當心墮落呀。」

呀——雖然口口聲聲說耐得起苦，可也不是心中想着那樣容易哩！」

鋼絲馬甲幾乎反落在後面去。

「老朱，唉——別跟他們囉囉罷。」

朱古律帶着韁繩，讓馬小走着，不要跑得太快了，和弟兄們分做段落。

國柱脚上被什麼絆着，跌了一交。草鞋，早將他脚跟擦破了。他忍着痛，恐怕後面的人又積塞起來，許會踏到他身上，爬起來，挪好了槍，趕上去。

有幾個油嘴滑舌的小弟兄，給他開玩笑道：

「老先生，都像你這樣的出勁，那些忘八羔子一看見我們影兒就嚇得跑哩！」

國柱氣吁吁地跑。他百忙中，解嘲似的毫不遲疑的問道：

「當然！」

在他前後幾位小弟兄都失聲笑起來。

「行軍的規矩都不懂嗎！小隊長長你們耳朵呢！」

弟兄們都笑他，喳喳的講着話。

偶然，南邊天線上，翻滾着閃電，隱約照出前前後後二百多人黑影，帶子櫛，橫在草坡上，曲曲彎彎逼近市區去。

十九

拍拍拍……

爆豆那樣，離市區還有二里多路，突然一陣繁密的槍聲響起來。

一陣緊着陣，隔雜着人的號喊。

朱古律和那些小隊長，鋼絲馬甲等，都帶住馬。有人拿出夜明錶來看，指在十一點三十分上，和離開約定同時攻擊的時候還早四十分鐘。

「還好似市區的槍聲呀，那面隊伍沒這麼快攻進市區的。」
人都站住在草原上，將信將疑。不知怎麼會來那一陣槍聲。

「當然不是老獨的，你聽，在這面，方向也不對！」

風勢，仍然一點都沒有。天和地好像屏息住了。沉悶的罩着。大家雜亂地猜想。槍聲疏一陣，密一陣。中間還好似雜着朝天槍，空盞盞，捉摸不定亂響。

鋼絲馬甲特地攔着牲口，跑近一點朱古律，小着聲音問道：

「恐怕是——」

「這倒，這倒換不清是什麼路數了。叫弟兄們探聽一下去……其實，咱們一不做二不休，橫豎要衝進去的，咱們衝！」

弟兄們亂嘈嘈的圍住那幾位騎士。他們有的主張，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衝進去。也有人講，不知這槍聲是哪一面的。胡蘆裏賣什麼藥呢。

朱古律也堅決主張將隊伍衝進市區去。

但在市區。

發生那事情的因素，雖然已好多天了，可真正爆發，還在今天市區到處上燈的時候。

關德向來有點祖護高皇經。從他擴展勢力以來就如此，他認為，在他手下的人，高皇經那樣的大才，可算得頂兒尖兒了。拜弟兄的時候，輪着他第二，有起事來他總先找他二弟。

前天關德的隊伍開來了二百名，早由高皇經替他安排好，一半駐紮在袁樺尙西宅的舊宅子裏，一半駐紮到

人家屋內去了。

關德自然又拍着他肩膀，稱讚他能幹。「老二，」他乾了一口他們酌給他的酒，噙了那樣直起喉嚨來哈哈大笑：「沒有你，我怎樣能夠將那些事情穩抓哩，你差不多真幫了我不少的忙呀。」

潘大成看在眼內不受用。

人總高興人家來誇獎，他潘大成，兄弟三位背後經常喚他「大傻瓜。」他們指揮他，他便一聲不響的去幹。用不到他，暫時將他扔在一邊。他是捏定他們一個跑小步，走穩路的脚色。關德都說：

「老潘的隊伍幹了這麼久，我們還不會犒賞過他，可難爲他奔來跑去。」

高皇經看見潘大成到外面去，嘆笑起來，將嘴巴一扁：「他呀，老關，你又那裏曉得底細來，對你說吧，隊伍的人，哪個不找一點野食喫。自然我不定規要打聽他，抓住他在外面幹撈了什麼。可是他手下弟兄，還不是有幾遭換錯門徑，將鄉下人抓到我辦事處來，說他窠藏了游擊隊！」高皇經煞着那色迷迷賣陷的眼睛。「我會說他壞話，拆人家爛污嗎，他自然和下邊的人聯絡着那樣幹呀，碰着結實的戶頭，還不是瞞着我，說是他自家的門徑，敲他一記……」

那事情也自然的確有。

弟兄們「零用錢沒有了，」兩三個人勾結做一夥，就是在市區，也那樣明目張胆，跑進人家屋裏，不問情由，

老法子將盒子槍放到他們桌上來。

「咱們隊伍請你去！」

娘兒們慌忙奔避，漢子們挺出身來，沒會攪清楚到底爲了什麼，老大耳刮子劈了上去。

「私通游擊隊還賴嗎？」且看他神色是否要懇求他的樣子：「到隊伍內，我們饒都不饒槍斃你！」

那些胆小的人，想起免得叨受這種眼前的虧來，便從襖筒內取出鈔洋，塞到好漢們手內，也許不這麼容易，抓進隊部去，可受用不盡了。

潘大成當然詐痴假呆，由他們去敲敲剝剝，覺得比起他那二位大哥來，已經差得多了。

十天來，潘大成心內可熬不住一種怒火。這火，叫他将什麼拜把子講交情一起丟到腦後去。手下小弟兄們找「生意」，固然不必說起，因爲都知道，不那樣暗地裏放縱，他們簡直沒興頭來幹這種行事了。可是他分明聽得說，高皇經和老六兩家頭，在上次那筆「生意」上頭，做了四萬，也許是六萬。「不四不八穩的割開，我潘大成屁都不漏一個。」清向大家講個明白，那叫拜把子弟兄！他那張模限式的面皮說到這事，便越纏越緊：「那叫拜把子兌貼。」

爲着高皇經了月貞的面孔，引起兩家頭槍擊的事，在關德面前，都瞞得實騰騰的。潘大成雖然被他們勸住了，第二次有高皇經見面的時候，大家歪着嘴巴，在屋裏頭打圈子，誰都不願先開一聲口。

高皇經尋常那樣，總高興調皮一下：「潘老弟，你面色仍然不大的好看。事情哩，過去的就等於銷了帳，我們不談，你聽，咱們這不是——口鍋子內喫飯。老實說，假使我老高做差了什麼事，也總得弟兄們幫忙包涵，不能就出馬捺槍要做掉他老——」

潘大成道：「自己手下有二個鑿鑿戶出身，周二貴，阿泰，做着「小隊長。」從賀老六那裏，他們可探聽得確確實實了。都——起來。」

「他媽，自家人哩！咱定規不能自家找路道去嗎！他有我們在眼內，那皮娘有錢有勢似的一天到晚和那小鼓子享清福，咱們哩，拿性命來拚，替他們打天下！」

阿泰那塌鼻裏面發出嗚聲吼道：「咱們反了吧，怕咱們會丟了腦袋換不到飯碗，這雜種早藏在眼內覺得刺！」

弟兄們交頭接耳都談論這事。

潘大成慢吞吞的說：「等關德來了一起跟他算帳罷。一徑以爲我老羊那樣配他扯得的溜溜轉哩！」

管他帶領，有二中隊人馬。直到關德到來後第二天，潘大成一徑不動聲色，也不提起這事，見着關德的面，儘管呆呆的取出烟卷，放在嘴上，蘸濕了口沫，然後東瞧西瞧抽着。

高皇經和關德談論關於鹽壑區的事。這一個月來，業已見出或續來了。鹽壑區到底耐受不了他們的壓力，屈

居在降服的地位。而且這下子他們到處佔著上風，譬如鋼絲馬甲到市區來襲擊罷，高皇經說他等於一千包辦，他們趕退了。「現在輪到，」高皇經將棹子推得擦在地板上格格的響，立了起來。「便是正式整頓鹽壘區產業，和收拾那些老獺，他們土匪軍了，少不得又要咱們四位弟兄撈起袖兒來幹呀！」

潘大成存好了挑撥他的心：「不敢，簡直都是你功勞，那裏有我們份哩！」

「老關你聽他是什麼話！潘大成，」他跳到潘大成面前，拿隻食指點呀點指在他面上：「你有什麼不受用，你儘管講好了，可不能皮裏陽秋一句一句來信皮我！」

高皇經總用那套先發制人的手段，以為這樣一來，好叫那三弟再沒有什麼好講了。

潘大成却慢吞吞跑到關德面前。

「老關，我有一句話，我潘大成那時原爲了想升官發財，才老慢希遠找到你老關隊伍來，可恨咱這個笨人一點也幹不來什麼，所以不久想辭掉了職務，又要下鄉守那老行業販私鹽去了。」

潘入成口齒向來不好，加着說得太興奮了，從頭到腳抖了起來。

關德將菸斗從嘴巴拔出，奇怪地隨着潘大成，又瞧着高皇經。

「老弟你開什麼玩笑哩！」

高皇經將頭一擺，斜看了坐在角裏裏剪指甲的賀老六一眼，自言自語說道：「撒嬌又是撒嬌，我老高可吃不

消哪！

關德叫他們靜靜，問潘大成到底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高皇經坐在椅子裏，重新碰的立起來：「說起來可叫外邊人笑歪了嘴巴，老實說，有一筆生意，咱和老六兩家頭去做下了，就這點，沒會和他對割，眼睛紅起來，有什麼關係呀，我不是枉誣你，你潘大成背著我們，也何嘗不去抓點子生意，我高皇經可哼過一聲，要你也割這麼三成四成到我手內嗎？你。」他調轉身來，嘴巴跟鼻子一起歪着：「潘大成用不到拉大帽子說辭職，我才配辭職！怎麼樣，背後你說我已經抓飽了錢。」他很勝了似的，倒在一張圈椅裏，將腳擱在桌子上去。「聽說你竟就好像看見了似的，講我現貨有了十萬——潘大成，我拍實了我的家私來分給你哩！」

潘大成太陽穴內的筋一回比一回粗，面皮從紅內泛出青色來，將蘸濕的香烟扔在地上。

關德向來有點袒護高皇經，他瞧着潘大成。

「老弟，不是我偏了老高才這樣說，這麼着一來可顯出你不寫意了。按理說，咱們大家肚子內有數，面紅面白，在下邊的人瞧着，可成了什麼樣子，你想想去着。」

潘大成哼了一聲。

「又是我的不對嗎？」

「不是你不對，」關德在桌上一拍，把那兩枝洋燭火拍得倒下了一枝，拿手一揚：「你去吧，咱慢慢的替你們找辦法。給了點顏色，都自己鬧起染坊來啦。」

潘大威不好怎麼說，慢吞吞將手插在袋內，吐了一口痰，走到外面來。

周二貴立在門外，接着問道：「怎麼樣，狗皮倒灶嗎？」

潘大威想着心事，漫聲應道：「是。」

「媽的咱們就反了吧，反正他自己部下弟兄對他也不怎麼和睦！」

阿泰回到隊伍內將手一揚：「弟兄們武裝起來！他媽高皇經這賊欺人太甚——去拚了吧！」

弟兄們早聽說高皇經起了鹽壘區，一批現款，和天雷朋友平分對割，下邊的人什麼都沒份兒，「自己喝飽了油水，連菜渣不讓咱們試一試嗎！咱們打倒他！」他們一股風那樣背上槍來。

周二貴拿盒子槍一舉：「先將老高部隊包圍起來！」

潘大威眼睛紅紅的，將兩桿盒子槍握在左右手內。

五分鐘後，弟兄們隨着他撲向西市梢。

高皇經等潘大威走後，本來就對關德道：「據我瞧，那傢伙心術不正，許會有什麼事情幹出來了，老關，不是我專門挑撥自家弟兄，他遲早會反咬你一口！你剛才看見他面色嗎，我以為先將他們繳了械吧！」

不說他想不到，給高皇一說，關德也斷定潘大成真會反叛起他來。

「不錯，先繳了他械再講！」

關德自己先去點起隊伍來。高皇經牽掛着在過街樓上小房子裏等着他的雅蘭。他出了屋子，朝市街走，街道上墨黑黑地。賭場都打了燦了。路燈，陸陸的梯子，孤零零發着低黯的光芒。

他突然聽到一陣急躁的跑步聲，正向着西市梢來。

老高真是多麼急中生智，掉轉方向，他向鑲牙局的店舖跑。

現鈔，他都放在過街樓上。今夜雅蘭又等着他。

橫豎關德和天窗朋友會出來加以抵抗。

他踢開了鑲牙局的門，三步併做二步，跑到樓上去。雅蘭正只穿了一件汗馬甲面朝裏面睡着。

他懶洋洋伸個懶腰翻過身來。

「殺坯，我等了半天呀，又不好意思到部隊裏來喚你，什麼辰光哩！我可倒足榻！」

高皇經叫她別響，他自己的心還跳着，一陣槍聲爆豆那樣響起來，叫那幾扇格子窗彷彿有人撼着似的，一起突然打着抖。

腳步裏，也雜着吼聲。在喊：「高隊繳械別叫走了高皇經！」

「呵！雅爾」彷彿怕雷那樣坐起來，直瞪着眼睛。

高皇經本來將那盞美孚油燈捻亮了，趕快他撲上嘴去呼的吹熄了。

他輕輕說道：「阿爾！你快點將那第三隻箱子上的鑰匙拿給我！」

第一件事頂忘不了，這預備「下野」以後，和雅爾遠走高飛過那種穩當當日子的四萬現款。他聽得靠近街上，一陣腳步聲過去。他趕緊又將箱子蓋往下關，槍聲正在向市西梢逼近。他頓着足，咬着牙齒對雅爾：「唉，唉，呆貨，看有什麼用，將窗關起來。」

早些時他做好了，一個放鈔洋的肚兜，可以一下子將三萬現鈔圍在腰上。襖筒子內也好塞些，餘下也同樣的。法子一起綁在雅爾的褲腰裏面。

他分明覺得，這次變卦鬧得太僵了，他心內有點害怕。

拔出盒子槍來：

「跟着我跑，不要管他們去，咱們只要跑出了市區，一樣事都和我們不相干！」

黑嘴好似發着瘧疾一般，起了個大震抖。槍聲裏面夾着吼聲。

「弟兄們不相干的，咱們祇要抓高皇經！」

潘大成自己帶隊伍，包抄關高駐紮的所在。

關德兄弟們先抓了鎗來抵抗，而且將機關鎗拖了出來。

關德將烟斗塞在袋內罵賀老六。

「你娘果得木頭似的，也給我帶一中隊人給他們打回去呀！」

街道上人影竄着。

拍拍……

火影，東一條西一條迅速的在閃。

賀老六正從菜園內轉出來。

拍，有人在店鋪的轉角對他開着鎗。

賀老六，捏着自己盒子槍，蹲下了地來。

他，找着了一個牆缺倚身的地方，躲住着不動。他不動，開槍的人不開。

過了約莫三分鐘。

賀老六打算找方法跑，探出半個頭來，拍拍的兩鎗開過來了。

賀老六簡直開不成鎗來。想，扔了鎗跑吧，定規開鎗的人不放過他。在這裏，不然是討降，還不然是等死。

「住了手噫！」又只好喊起來：「咱們都是自家人，我繳械！」

他暗影裏，認出他是潘大成。

喀啦，盒子鎗，連那斜皮帶呀什麼扔過來了。

潘大成似乎不放心，上去歪了嘴角，照賀老六腿上呼的開了一鎗。

「二哥，啊呀，啊呀，啊呀……你太——」

賀老六滾在地上，下半身彷彿一枝掃帚似的轉着。

潘大成和關德隊伍已經正式在街道上襲撲了。

關德，應在袁宅舊圍的一段牆垣上，叫弟兄們不要給什麼情面，什麼開過來，開過什麼去！

鎗聲，吼聲，四面八方都有。

潘大成隊伍儘管往前逼。

人影，數不清，向市區入口處湧。

「繳械，弟兄們，抓起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咱們祇要抓××關德！」

弟兄們，哪裏經得起這種突擊——槍聲很清澈，在向高關隊夾攏來，潮一樣，這邊的一點鎗聲吼聲像水沫滾

似的教那洪潮捲去了。

弟兄們只是開着虛槍，有的往小弄和人家菜園內跑，預備溜之大吉了。

關德，跑下牆垣來，跳過小溝，被什麼滑着，險險跌進裏面去。原先有二個小隊長在他身邊，一下子他喊他們，早聲息全無。關德又罵高皇經，那狗賊，一跑可跑得影兒都不見——他，再奔進駐紮地的後門，被一位急急忽忽跑出來的小弟兄撞了個滿懷，兩家頭都栽倒出去。

他從地上爬起，順手抓了槍，也不知打中在什麼上，拍拍的一下子開了四五響，算那弟兄倒足槍，直挺挺一動不動了。

他跑到了馬廄。

馬，這許多辰光，鞍還不會上，不知他們在做什麼！他跳上去：「老弟，幫個忙，衝出去！」

現在他，將牲口一扯，闖過了一段小沼溝，沿着別人的菜園往市外走。有些弟兄大概衝來衝去走不脫，早扔了傢伙，順原路退回來，關德也沒好心同他們講什麼，知道前面的路已經塞沒了，圈轉韉繩，他往那首走。

向東北走去。突然，辨不清哪方向，碎呀碰開過了一排子彈來。關德，將身體略爲僵下了一點，那匹紅灰馬已跑出了十來丈遠。

「不要緊的，除非連我根據地都叫你們打倒！」在馬上，他回過頭捏着一隻右手的拳頭吼道：「我叫你們都

……都有個好看態！」

現在他聽得槍聲落到後面去。可還不怎麼要緊，天明以前，他可以趕回他「根據地」去。將馬肚輕輕的擱了兩腿。抽出手來，插到褲袋裏去——突然他，覺得他背後不知什麼時候多上了一匹馬。

「關德！」

關德的心一沉，似乎忘記了取烟斗，倒是順手停住在剛插進到木盒子去的那桿傢伙上。這聲口陰沉沉地，何嘗和那時到大旺村去銅鏡湖邊兩家頭談話的聲口兩樣呵！

「關德，你得意了二年多了，——想得到我老獨還有這天同你並起馬來扯這麼陣子話嗎？」

關德將馬擱得快走起來。重又扯緊些韁，讓牲口踴躍一步。回過頭來，老獨離得他祇有丈把遠。他又聽得他說第三句：

「你說你對得起天底下人了吧？你說呀！」

關德的心上泛出一種怒恨，他以為經常總算都很對得住人。雖然有個辰光他還可憐着他們。「現現成成的富貴，不幹不是另外有人幹嗎？」難免，他夜頭都睡不着：「唉，那陰沉鬼在背後笑我呵！」呸！那怪他自己沒出息，弄了些什麼乞丐游擊匪來圍攔——似乎這也足以叫他可憐他，有什麼變成癩呢！且別說。二年前，將老獨關在他地窩裏，本來彷彿天下無敵了，誰曉得反對他的人，也仍然到處有。棋子那樣，不會鬆一着。

關德料他一定拔出盒子槍來狙擊了，在黑暗內斜眼看着他。直到第三次看他沒意思開槍的樣子，他才鬆了勁，假咳了一聲。

老獨和他並了排。

當然那是做作的。關德掃掃他嗓子——這個時候，還有什麼話恐怕人家不原諒呢。突然他眇了一眼老獨，慢吞吞，將手插進了褲袋，摸出煙斗來，裝了一筒，又摸出打火機，點上了烟絲烟。

他任憑牲口自己走去了。抽了一口，慢吞吞呵出烟來——倒滿含着心事似的。

「我想問一句，」他只好拿這話來開場：「老獨你近來將隊伍東調西抽就爲着我——想要我關德過不去嗎？」

這正何必說。「我爲着想升官嗎，發財嗎？」跟銅鑼湖邊所說的還一樣：「要說博個好自在，我早高興扔了傢伙受招撫。」何嘗不，就是關德也笑他假清高：「關德你自己的路貪得太近了！」

「太近嗎？」現在他也有一個想頭——彷彿有許多心事將再同他剖露似的，從很遠地方拐過圈子來：「別的，咱們大家不談——現放着路，不是說，該叫人走的嗎？」他啞音嚷着，說得好似抽烟那樣，吐吐吞吞地：「你還拿這來笑我，倒怕他們又笑你不識貨！這叫做，時勢造英雄——」

「時勢就造成了你這樣一位英雄嗎？」

老獨，可也提高了嗓音，罩住他問道。

「那麼你也別多問，咱們兩家頭誰也不肯一肯低低頭的人，我記得好像說過了，看手段的時候，還不在眼前——你老獨，笑我不會了得到哪裏去，正叫我也笑你，你了得到了哪裏去？老獨，你這種還不算明槍交戰……我沒功夫同你多閒講，後會有期！」

這點地方又是他頂來得，先說得人眼花撩亂了，沒了個防範，竄盡他聰明，欠欠身，將只抽了兩口的烟托着手背拍去了，表示他爲着將烟斗放進了袋內，順手便——

嚓地摸槍。

他似乎聽得那陰沉鬼鼻頭裏響了一聲，知道快要來不及了，往那邊一歪，預備滑到馬鞍上。

砰——槍響起來。

薄暗——欲曙的光下，彷彿太叫那牲口嚇着了，前蹄跳浜似的直豎。嚶~~~~的嘶着。

老獨又聽了一聲。

他只是——響頭，彷彿便此已足，看關德，想是在馬上掙扎它一下，捏進了馬鬃毛，可是搖擺個不停，好似一枝斷什麼木頭，闖闖的身影往地上倒去了。

刺高開始崩散，叫潘大成的隊伍都繳了械去了。當潘大成正和關德火拚的時候，他背後鋼絲馬甲早抄着路衝進來。

「繳械繳關德隊伍的械！」

朱古律關照弟兄們這樣喊着。

想不到潘大成隊伍正好掉轉槍口來。頭先他們都胡亂的遠擊。朱古律百忙中在後面聽着：「你聽潘大成隊伍也在喊繳掉關德的械呀！」

「咱們都是繳關德的械，一路兒上的人別瞎打吧！」

弟兄們喊着：「聯合起來！別讓跑脫一個關德的人！」

「什麼高皇經天窗朋友都抓出來！」

關德自己帶領原祇有一百多名，好似沒有頭的蛇兒，還加散駐在市民們家內，有的唬後索性充作老百姓，一聲不響。

王老虎想起當時關德怎樣一手的提拔他，似乎非報這點恩不可，他和三十多位弟兄，佔住了一個牆角，抵死不肯繳械。

「他媽，潘大成這賊忘恩負義——弟兄們衝出去！」

叭叭……開出了一排槍。

隊伍，三面受襲了。有些人開着朝天槍，有些人存心對着那在黑暗裏亂竄的人影，一槍一槍射擊着。淡淡的曙色下，牆角邊，人橫七豎八的躺着。

關德隊伍的人大多扔了槍，一邊呼喊，一邊舉出手來。

王老虎一家頭搶自舉了盒子槍的開了一槍，從那店鋪轉角跳出來，不知哪位和他有點結怨，兄弟就近將槍口偏了點兒，拍的一下，王老虎捧着胸膛往那死屍叢裏栽倒去了。

槍聲雖然有些零落。但弟兄將傢伙橫着，「摔下來呀，——傢伙摔下來呀！」喊着。

就是姚老揚子理髮店牆角邊那塊空地上，他們爽性排成了班一個個過來將槍枝扔在地上了。

潘大成和鋼絲馬甲的弟兄，有的往陳馬奶子酒場跑。有的去包圍鑲牙局。

不知怎樣，老高在那半個多鐘頭裏面，還不會溜出市區去，也許運道不好。他拉着雅蘭的手，剛跑出鑲牙局的後門，向右拐彎，不幸對面恰好奔過來十多個人——認不清是哪面的。他趕緊咕噥了一聲，縮回來，預備套出麵鋪子後面那片菜園，也好一直到了市外去。偏偏他還沒跑得十來步遠，打橫頭也有一批人，槍機的喀嚓喀嚓聲都聽得，沿着小街跑步着來了。

不，假定說他也可以裝作逃難的人，拉着一個女人，逡巡躲躲的跑入市區去。現在他看出勢頭的確不可

挽救了他還不是，看得圍在他身上那三萬多鈔洋重些。一旦他碰着他們，說不定弟兄們認出他，不用說，他那預備「下野」以後過清福的一點本錢便已不住完了蛋。

「賤貨你看那頭也有人呀！」

他一點沒理由的罵着雅爾，兩家頭重又縮回來，除去再退進鑲牙局之外，無路可走了。

一陣腳步響，鑲牙局的前門後門把守起來了。

「可是，我叫你跑得快點！」

又是雅爾的不好？頃刻間，他認爲許多不順利的事情都是那賤貨給他的了。

勞呀拍他們對着過街樓上開空槍。

「媽特皮，高皇經下來呀……咱們已經繳去了你隊伍的械下來！」

剛才跑了進來閣上的門驕開了。高皇經一把推開了雅爾。

原打算開槍，可是他，突然湧上了一個微倖之心。以爲萬一他們抓住他，老實說，他還不是他們的上級！雖然潘大成和他過不去，他沒有和下面弟兄過不去的地方。這麼着總好放走他們一雙性命。

兩家頭沒會往樓上去，就儘往店堂裏面躲。

一條電棒的白光射進來，高皇經被照得眼都睜不開，竟呆過去那樣站在當地。雅爾跌在一張手術椅子旁邊，

還不會爬將起來。

關於高皇經的被捕，他一點不像那些江湖上的英雄莽漢，當幾十個人圍住他一人的時候，一舉來一足去，將他們打得人仰馬翻。據看見的人說，高皇經只是歪着嘴一張嘴巴，一面抖一面不整不齊的說道：

「弟兄們，咱們……自家人，我從來沒給你們過不去算了吧，要我怎麼就怎麼——我相信，老潘多少還念些手足之情好，咱們去見他罷！」

「呸！手足之情！」阿泰撲過嘴來睜了他一眼，將盒子槍指着他對弟兄們說：「將他搜一搜，綁起來吧！」

高皇經着急起來，去摸槍。勢拍，有人上去搶了他個左右開弓。他當真拔兩槍來，兩位弟兄跳到他背後去，將他的臂膀抱住，還有一人順過手來便搶脫了他傢伙。

高皇經到他們抓住他的時候，還有一種舉動，便是他認為屈辱一點倒不妨的。他可不帶犧牲他腰內那三萬現鈔。他寧可不還手，動靜不動，乖乖地教他們抓去見潘大成。照他那點想頭，潘大成不過卸他面皮，咬着牙齒大罵一頓，將他趕出市區去，而那三四萬現款可仍安然無事在他手中了。由他們將手拿油麻繩子綁起來，他慷慨地說：

「那，弟兄們，何必呀，我不會跑掉哩，就這麼將我帶去見老潘吧。」

弟兄們，一摸就摸着了結結實實捆得好似孕婦娘的凸起的肚兜。

一位麻子弟兄上去粗手粗腳將牠一撕，那麻藍布肚兜便破裂了，電棒的光照着，露出捲得整齊的十元五元鈔票來。

「你看他擰得好飽呀！怪不得那樣寫意借起小房子來哩！」

「弟兄們日子過得多麼清苦！還一逕說咱們要懂得廉呀恥呀，噯！」

「弟兄們！」有人吼道：「分了吧！」

「不錯，分了吧！——還有那小貨哩！」

雅蘭從地上站起來想跑出去，給他們一抓就抓回來了。店堂裏頭彷彿突然起了一陣旋風，誰也禁止不了誰，那些小隊長呀喊着「要槍斃的！」沒用，將高皇經那兜帶一拉，就脫下來了，鈔票飛起來了，捏着電棒的人扔了電棒，抓着鈔票往口袋內塞。有的再從另一個手內奪來塞在褲腰內，塞在襖筒子內。連小隊長都摸著黑暗在地上摸起來。他們打着，搶着，撕着。有一位在轉椅角上碰開了頭。還有人拿槍柄子往人堆裏插：「他媽，你也讓人家抓一點兒呀！」

接續了大約有十多分鐘。

他們實在自己也摸打得够了。有人摸着了電棒，捻亮了，隨手在登足邊又拾了一張撕碎的五元鈔塞進袋內。

高皇經被他們踐踏在地上。他仰天倒着，好似逕由他們來蹂躪，時都哼不成聲了。

弟兄們七手八腳綁着高皇經和雅蘭，到潘大成隊部去。

那正是離天明還有二個多鐘點時候。

街市上槍聲漸寂滅了，市民們，做不完許多惡夢一般，剛預備從那些牆腳邊床底下爬出來，突然夏天的暴雨，那鐵，街市上一排猛烈的槍聲又響了起來。

朱古律還沒有等左翼隊伍整隊之前。

他的肥性可不大好，離開以前寫那二十一行詩還不過十天，就將那些謾罵亂臣賊子的佳句完全忘記了。

他抓着銀絲馬甲亂喊：「我們的隊部可由我們主張，我們的統帶——我們爲什麼拚命捨命將那些亂黨掃滅？老實說，犧牲得也不少呀！」

那口風還是從關德高皇經隊伍崩壞以後才明顯地轉變了起來。

他立在陳馬奶子菜園的門外。潘大成從微白的曙光底下走來。

「潘隊長！咱們想不到不約而同，真是巧極了，將亂黨們一舉掃盡！潘隊長，我有一句話，」他跑上了一步，壓低聲音：「你要明白，這次咱們隊伍雖然都有些功勞，你看老獨隊伍和那批學生子插腳在裏面，可够叫咱們爲難

呀！什麼正義不正義，現放着這一盆好菜——你哩，縱然我們和老獨隊伍退去了，不成你自己一二百人馬，又好支配這塊地盤嗎？」

向來，他們形容市區這批好漢們，是沒有主張的；楊柳枝一樣，風吹向牠那邊，牠就倒向那邊。更不用說潘大成是燒人出身，萬皇經尙然批評他是棍子，談不上「主義」的人，無怪經不起朱詩人三言兩語一挑撥，他點起頭來了。

朱古律單刀直入的說道：「揍他們，還沒有立住足根，我們兩枝隊伍用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揍他出去吧，或者繳了他們械，多少也叫咱們傢伙充實些。那時候，咱們兩個隊伍才正正派派合二爲一，說不定咱們三家頭也好拜起兄弟來……不是勢力好大了嗎。我相信，潘隊長你們够明白的。我們決不會你爭我奪——趕快吧，他們隊伍在東市梢還不會整頓好哪！」

鋼絲馬甲還有點將信將疑。朱古律朝他擺了一擺手道：

「哪，你沒有嘗着滋味嗎，一輩子在他們部下，由他們指揮！以前有人知道你鋼絲馬甲隊伍，現在可有人知道你嗎，還不是，好的名聲總由他們得了去。趕快，遠開辯論會哩，趁弟兄們有那一股火拚的勁道呀！」

這麼着，一來，潘大成和鋼絲馬甲都以爲這理由可對透了。

「不錯，弟兄們再向老獨隊伍反攻過去吧！」他們都站在紛紛亂亂的隊伍面前喊着。

弟兄們似乎沒會聽清：

「靜着靜着，什麼又反攻過去呀！」

「大家都知道，我們不過爲着要剷除關德高這股勢力的勢力，我們剷除了一個勢力，可決計不許再有第二個勢力來統制我們市區，呸，大家不是分明看見，老獨快要斃斷我們市區了嗎，各位，那後患可無窮無盡了，趕他出去！趁他立脚未牢趕他們回去！」朱古律在曙光底下發瘋那樣喊着：「打倒老獨，驅逐老獨隊伍，驅逐學生大隊！弟兄們，趕快動手，來吧！」

一小半弟兄摸着頸子，嘩叫起來。

「那玩的什麼把戲呀！」

「這怎麼可以，花樣一世都鬧不盡了，這個打脫那個，那個又被這個打脫，可不是見着他媽的鬼！」
有些人喊道：「一窩裏的人，咱們不願打的，可說不去這種理性！」

朱古律那裏管他。

「趕快吧，集合起來——槍口向着東面，老鋼、老潘，只消這麼輕而易舉的，一下子，將來好省去不知多麼的力氣——快一點，弟兄們！」

曙光底下，弟兄們紛擾的動着。

大半的人總覺得不這麼願意。

「都是朱古律這賊煽出來！」有一條嗓子拉高着聲音喊道：「他媽，他替自家打算呀，他打落水狗比他好的，也要揪進水裏去，你們打吧，到最後只剩他一家顛頂天立地了不得！」

淡淡的光裏，有人認着，是阿榮。

他舉出手來喊道：

「我們不情愿再去打自家人，我們反對！」

「不錯的，」幾十個人吼道：「再去打自家人嗎！你奶奶割來割去是自家臂膀上肉！」

朱古律有點那麼三不賣帳：「二位大隊長，你聽什麼話，弟兄們公然敢反對起來！」本來他就站在地上，他揚了揚他那右手：「有這麼不聽從的人，聽着，都當反動份子看待！都槍斃！都解決他，都替我另外站起來……」

有幾個黑影，蹣跚地走向朱古律的身旁：

「老朱，朱古律先生！」朱古律轉過身來，依稀看出在他肩上拍了一記的是國柱。「我想不到你是一位倒戈大家，除非你詩人的腦筋真有特別的見地，可是也定規有些理性，你就瘋狗那樣可以這邊咬一口，那邊也咬一口嗎！——我可以代表弟兄們，都反對你，朱古律，你休要做出那種叫人家指摘你的事來！」

朱古律，一心想着三進頭房子的時候，待差他，他們太待差他。這似乎屬於有仇不報非君子之類。曾經看低他，

是一個齷齪之，不許他參加反攻，是老獨，國柱也在背後笑他到處賣野人頭，好，那麼這次看！

他不笑也不回答他說話，管自吼了起來。

「這裏簡直沒有了軍法！由你們做主嗎！我有言在先，反對的人，都當反動份子看待了！」
有三四個人跑出隊伍來。

「就反動份子吧！強似再去打自家兄弟們，不願打自家人的出來！」阿榮捏着槍桿子，他轉來轉去的在喊：
「哪怕馬上槍斃！」

說是「軍法」，殺了貓兒給獼猴瞧，潘大成早叫十多名弟兄跑過來，一團可圍住了剛才那不願打自家人的幾位弟兄來。

大概有七八個。「帶去關押起來！」

國柱嘿啞冷笑着。

「出不完那麼多敗類，朱古律你記着將來你們仍然有那自己火拚的一天吧。」

鋼絲馬甲伸過手來，小鴨子那樣到國柱領子上提着，往那被圍住了的七八個人中間推過去。鋼絲馬甲將國柱一推過去，朱古律順手拉出盒子槍，那一霎那間，他決計想叫他喫點子苦頭了。

碰！

國柱眼前突然金花亂迸，大腿上面覺得熱烘烘的，頃刻叫他咬緊牙關都熬不住，頭上出着冷汗，一鬆勁，可暈倒過去了。

弟兄們還有反對的，潘大成隨手做開了二個。

「將他們圍押起來！」潘大成吼道：「弟兄們反對的都離這幾個人榜樣——撲到東市梢去，來吧！」他翻到馬背上，向空開了一響槍。鋼絲馬甲和朱古律也喊着：

「打倒老獨隊伍！——趕他出去！弟兄們，喊呀！」

街道上，又震搖着雜沓的脚步聲。一排鎗劈哩拍啦開着。

攻左翼的隊伍本來還沒有整隊，一小半在追擊那些往市區野地裏帶着鎗械跑的傢伙，有的弟兄隨手到人家屋內，取了担桶來救火了。蕭一之看着街市逐漸掃清起來，預備找那兩枝隊伍的隊長去，鎗聲迎着他頭頂拍拍響起來。

聽得喊道：

「打倒老獨！——繳械呀！繳械！」

蕭一之摸着自己頸子：「我的親媽，我聽差了嗎？」

蕭一之穿了緊湊的灰軍衣，騎在一匹白肚黑足的馬上。他趕緊圍轉馬頭，往市梢跑。散佈在街道上的弟兄們

都呆了過去。

市那面，分鎗口都對着這面：

拍拍……

在火影和曙光底下，朝市西走來的弟兄，早七八個射倒了，弟兄們大夥兒多沒放下傢伙的。

「他媽拚到底拚了吧！」

幾十條粗嘎的嗓子都吼起來。

「潘大成隊伍不是在那邊嗎？就是他呀！」

「鋼絲馬甲那賊早靠傍了那邊了！」

「剿滅他吧，反來覆去沒有主意的人就是敵人開！」

弟兄們嘩的吼着，誰也勸不住誰，向街邊的走廊和弄堂裏散開了。

石子福都捏着拳頭，他發寒瘧那樣抖了。

「這可是人哩！真叫人不忍下手反攻他！反攻上去弟兄們！」

可是蕭一之的馬來到他們面前。他拿手揚着：

「弟兄們，靜靜，我們不能一般見識，我們不可胡兒馬兒地還手——也許有什麼誤會，由我冒險去問個究竟來！」

有些人不管他怎麼講，朝牆角邊探出頭來，對着市西昂來竄去的黑影開了一鎗，咕裏罵道：「他誤會你哩，真傢伙鎗開過來，會誤會嗎！」

蕭一之再扯着繩，回過身來，讓那馬跑去了十幾步，他拉破喉嚨那樣喊道：

「自家弟兄，咱們不能這樣，靜靜吧……雙方面都別開鎗——！」

子彈連二接三掠過他身邊。

朱古律相幫他們指揮着隊伍，喊道：「什麼都不管他，到鎗管上來領教，對不住，想起我們是沒有思想歪曲的人嗎！」

蕭一之那匹馬被皇鞭似的鎗聲驚得前蹄直豎起來，嗚的叫着，翻起四足來朝市東奔着。

幾位小隊長都攔住他。

「怎麼一回事呀？」

蕭一之的面皮發了慘綠，比了那遭受什麼流彈還慘怖，眼睛向前直瞪着，他忘記了在椅心裏，西市梢鎗彈從管還射過來，將鎗柄子往自己膝蓋上敲了一下，捏緊了拳頭。

「天哪！那天他怎麼說的——我問他去！」

幾位小隊長竄出來拉，蕭一之將韁繩一扯，又往市西來。

「我要跟朱隊長講話！別開別開！」

他，第一次那樣搖着臂膀喊。

有什麼用呢！拍拍拍……兩點那樣掃過來。

迎面兩顆子彈射進了他腿幫。

那匹馬依舊驚得前蹄直豎起來，嗚的叫着，翻起四足朝市梢奔去了。

弟兄們雖然有的在還擊，也都逐漸退下來。

換着彈帶，十個九個快空了。

學生大隊的人跳着吼道：

「唉，喪心病狂！喪心病狂！」

市梢口，蕭一之滾下馬來，面色慘綠，拿拳頭打着自已胸口，眼睛內潮一橫迸出淚來。

「這種人還算人！還算什麼人！要我保我就給他保！想不到你們的眼光倒是準的！叫我姓蕭的還有什麼臉見

老獨！」蕭一之足上受了槍傷都不管，坐在地上，一股勁拉着人家手站起來。他瘋狂哭起來了。「我怎麼討得出：」

「家媽呀！世界這樣子，可不是完了蛋！」

站在四邊的人都吼道：

「咱們再撲進去吧！」

石子福提醒他們道：

「子彈呢，他們的接濟可够有啦！」

「唉，子彈！」他們低下頭來。

「沒有法子的，大家抬着受傷的弟兄，退下去，不怕他一輩子這樣的猖狂！」

隊伍辛苦了一整晚，幾乎都沒有了人形，垂頭喪氣，摸着發燙的機子，一個個退出市梢來，到田野去結集了。打死了一共十七位，算是白白的送上命，加上受傷的，可就有四十多個。

「唉，這筆帳難算我的娘！」蕭一之越想越傷心，他大聲號陶起來：「我，我對不起你們！該先槍斃我——想不到這人面獸心！」

幾位正式拿槍桿出身的弟兄忙著在黑暗內跑來跑去，叫還有著些子彈的弟兄斷後，免得又發生什麼意外。尤其那三進頭房子的人，聽著弟兄們呻吟的呻吟，痛哭的痛哭，可都屏住了氣，咬緊牙齒。

東廂房內黑壓壓地抓滿了一屋子人。

當阿榮那一批人被抓進去的時候，潘大成手下的弟兄重重的將他一推，險險他一個狗喫屎躑跄過門檻裏去。

阿榮掙扎着，他特地再跨出門檻來；他是一個很會記仇的人，他認認那把守門口的小傢伙——認下大清黎明的光還很黑。只是聞着那人身上一陣汗酸氣，斷定他大約也是一位塌鼻樑腳色。

阿榮呸了一口：「媽媽，得什麼神算來不錯，到咱們手內來也該威風的！」

幾位拿槍的腳色，像塞字紙那樣將他們十多個死活不管推進去。

關上門，屋內黑黑。

汗臭，悶熱，彷彿到了姑籠裏的樣子。有幾位弟兄揚聲罵着潘大成和朱古律的娘。聲明除非他媽一世不放他們出來，或者爽快槍斃他們；落在他們手內，他們說，都得撕掉他的皮。

「弟兄們，世界上壞種投胎的多，咱們可沒得法子，才在他手下幹了這麼幾個月生活，想不到跑進瘋犬窠裏去！」

那邊一個角落內有人說着：

「管他吧，橫豎儘由他們三個指頭遮住一張面幫兒，自吹自唱，你攔槍斃還那樣熱鬧！」

有人望着屋頂那古舊的明瓦，說道：「好在天快亮了——大家總有個分曉了。」

這聲着胡亂的坐的坐，騎的騎，聽着槍疏落下去，而且岑寂起來了。隔了約莫兩頓飯光景，天正在明了。

那排西廂房原來分做好多間，他們胡亂將人塞着的時候，將高皇經和雅蘭塞進打傷了的弟兄那間屋內去了。

天窗朋友的槍傷頂輕，雖然潘大成存心照着他腿開了一槍，可是恰好在腿肚上射了進去，馬上對洞穿子彈自己流出去了。天窗朋友咬緊牙齒，撕下袖子來，將它綁着。

有幾個喫了流彈的弟兄，就這麼騎在地上，有氣無力的哼着。

一位四十多歲的矮人，兩隻手捧着腰檔，在地上滾來滾去，血水和汗將那褲子都染紅了。頃刻他又熬不住，肚內那場尿急，筋疲力盡的遺在褲子裏頭。

高皇經被他們推進來，辰光，面孔上不知被誰這麼胡亂地劈過耳光。他那張蒼黃色粗膚臉的腮巴現在也有點紅了起來。領子早被人家抓碎。他心內料好漢不喫眼前虧，現在失勢了——不，也許暫時的失勢，當然和以前兩樣。他被他們推在角落內，回身過來，連聲說道：

「幫幫忙吧，——照應照應！」

弟兄們也刻薄他。

「老高！你怎麼也跟我們開起玩笑來！你不要緊的，你們的弟兄輩才會幫你忙，過了這麼一個鐘頭，少不得仍然好作你的威作你的福哩！」

後面跟着一個弟兄，將雅蘭推進去：「對不起，高太太，屈駕你坐這麼兩個鐘頭啦。」

高皇經在暗影裏瞧雅蘭，怎麼也說不出話來。

雅蘭連右足的鞋子也被他們踏脫了，光着兩隻白足。當她在鑲牙局內，預備跑走的時候，被弟兄們一抓住，就換出她身邊鈔洋可也綁得不少，便叫她自己脫下來了，免得那麼不大大方便，粗手笨腳來搜摸了。

「強盜！」她還在牆上，擺脫他們的手道：「我自家的錢你們也動手搶我嗎？我不給！」

「由你撒潑哩！這錢是你的嗎？小貨，隨便你怎樣放在腳襠裏，你那錢真比臊的還臊，高皇經從每個人頭上搜括來，你又將你那騷形騷狀換得來！弟兄們，別給她講，咱們搜下了二一添作五吧！」

哪，也許有人還想起當阿榮追求她，周濤之調戲她的時候，她何等那麼莊嚴、端祥，彷彿男人都是醜態的，不好的，自己就一向出衆的正經。單是男人們，手不小心觸了她的臂膀，她也預備在那地方洗它三十次，現在弟兄們就將她的手抓住搜摸起來了。她罵着，沒用。她罵着，最後在她褲腰裏面搜出了大約有八千數目的鈔票。

那件花洋布的上衫對胸撕開了五寸多長一道縫。頭髮——那頭髮本來用火夾剪燙好了的，現在，一起掛在肩頭上面。

她想起，高阜經雖然沒良心背着她，還要去愛她小姊妹月貞，可是他不是早說等「下野」之後，老高帶着她和搜刮刮的現洋，渡那快樂日子去嗎？想不到那一大疊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洋，轉眼之間，就都到了和她不相干的人手內了。

「強盜殺坯搶得我一張也不剩呀！」

她面色再沒有敷了胭脂粉那樣好看，眼睛裏面，溢滿了淚水。

高阜經的腦筋可也很和尋常的人們有點兩樣。他到底認為，這點個樣的事情，都是雅蘭的不好，都是她引起的，他聽得她哭聲，他哼了一聲。

「別用哭吧，小姐，我比你還難過些哩，咱們再想法子辦。」他靠近天窗朋友身邊坐下來。「老賀你好些嗎？」
天窗朋友正在嘶啦嘶啦呻吟着。

「賀老弟你總算比我運道，」他低聲說：「你那款子大概還在過寄娘身邊吧，老弟，等等潘大成他們一定會來提我們，到那時，我倒只有這種想頭，指望他看結把子弟兄情份上，大家將前眼抹抹掉。老弟，要不然咱們東山再起，可也得換個地方，自然，盤川哩，我早搶光了，你老弟那時仍得割一半給我呀。」

賀老六合含糊的哼着。

「我自己也要——那賊還肯認我做兄弟嗎，況且老高你當時割給我的時候你拿得比我多。」

高皇經嘖了一下嘴。

「我給你講定，你不寫意了，不能上岸受財，下水要命！到那時，你多少得再派一點給我，好讓大家馬糊過個日子。」

賀老六又再四堅定着不肯。

高皇經以指望哄得他有些意思了，等他和潘大成的事解決之後，他在賀老六手內再捲了這麼一筆錢，說不定便扔下雅蘭，一家頭領備遠走高飛了。可是賀老六堅持着，怎麼也不肯說給他一千或者八百。

高皇經只好嘆口氣。

「我原知你是一毛不拔的脚色，哪裏成大器老實說，潘大成許還對我會講個倖面抹掉了前賬，看你，他們怎麼你！」

他們這麼嘖咕着，過了一個多鐘頭。外面有人咿哩哇啦講着話，像是來開門的樣子。

果然是潘大成的聲音，似乎朝外面跑去，一面說道：「將他們通通捉出來！」

門開出來，朦朧的晨光中，十多桿槍怕他們暴動似的指着他們。

一個弟兄站在他們背後喊道：

「高皇經賀老六都出去別裝腔，你自家能夠跑哩！」

那面的門是同時開的。門一開，酸氣和熱氣都溢出來。阿榮恰好聽得賀老六這名字，他奇怪地說道：

「那是天齋朋友呀，他也在裏面嗎？」

他不禁橫過去，跑得慢一點，看那間屋內出來的人。

阿榮很會記仇的，現在他想起了當他賭輸了錢，受了百般的煽惑，意欲去加入他們組織而拿津貼的事來。想
到那時候，怎麼就廉恥都沒有，預備幹起那亡命之徒所幹的事來呀！

那時他假定說入到了那淘伙。

那時他入到了那淘伙，他不是博什麼聲名，他自己都說，將永遠成了個不清不白的人了。很奇怪，當然有人背後指摘他，譬如他現現成成的老婆都不要，他會跑進那些「吃苦的不爲着自己的事的」地方去。他爲着聲名嗎，自己就很明白。

當然也愛錢，可是他覺得那髒錢的錢，拿到手內不受用。譬如，當他後來聽得弟兄們怎樣在高皇經和雅蘭兩
寶頭身上，總搜出了四五萬現鈔，少說每個弟兄也好分這麼幾百塊。他也聽得可出起神來。

「唉，我怎麼不也在這排裏頭，否則……」

接着，他掏了一下鼻眼，聊以自解的說：

「呸！我又不是真爲了錢，那髒錢。要不是，乘火兒打劫我，我好跑進人家屋內搜搜刮刮了。」

不料他聽見了賀老六這名字，叫他泛想起舊事來。他開始看見賀老六嘴巴歪着，好似剛才做了什麼丟臉的事一樣，一隻手撐在腰內，吊着那條打壞的腿，跑一步喘喘一聲哼着。

阿榮忍不住推開弟兄們跑上去，將賀老六的肩膀拍了一記。

「認識我嗎，天壽朋友？」

天壽朋友不怎麼記得他，只是朝他乾眨了眨眼珠，鼻頭上面創疤銀元那樣發着亮光。

「先生，」阿榮聲氣不大好聽：「想不到你也有這麼一天的下場！」他本來並肩同他跑了兩步，現在反過身來站在賀老六面前，竟然那麼現現成成的劈了他兩下嘴巴。

他笑起來：「便宜你，那時你們十多個壞蛋打我一家子哩！」

天壽朋友被他敲得險險倒下地去。他忘記他業已和以前的光景不同。吼道：「反了麼反了麼？」「是的，」阿榮虛張聲勢還要劈他耳刮子：「早已反了，你原以為由你們無法無天到底嗎？收拾的日子都不遠了！」

有幾個拿槍的脚色早將他推過去。

這麼等他倔強地回過頭來，看見高皇經和雅爾垂着頭走出來時，他們一羣已經被趕着跑到前頭去了。

那一羣人都竊竊私議，以為潘大成和鋼絲馬甲都不知怎麼處置他們，也許鎗斃他們都說不定。

有人揚了一下手，回過頭來：「管他吧，什麼都可以。他媽，瞧着他們有好收場！」

另外一個人感道：「他們不槍斃我們，他們一定假仁假義，您瞧還想收收我們的心。否則便槍斃，他們殺貓兒要嚇猴嚇吓。」

不錯，朱古律連抽枝烟的工夫都沒有，正在替那二位大隊長處理許多馬上要做的事情：死屍要得埋，鋼絲馬甲、鞍附過來的隊伍和關德高皇經崩散的隊伍得改編。最要緊的還得趕緊貼一張安民佈告。那安民佈告寫着：「叫市民們賞識他超等的才能，他正設想由他自己來擬一張包括捕陳時事的六言文體告示，譬如第一二句他預備寫：『照得匪徒橫行，農商受害不淺，』這樣一來，才表示他和原先隊伍有着不同的地方。第四樣事情，他想起被捕的那些反對他的人，和高皇經和賀老六，以至於後來陸續逮捕的陳馬奶子等等。」

國柱在膝蓋骨上被他射中了兩槍，他們抬回他隊部去以後，朱古律就吩咐要特別優待他，讓他另外躺在潘大成「辦公室」的隔壁一間空屋內。

朱古律真想得那樣的周到，他將老獨隊伍趕出市區去以後，分配好崗哨，抽身趕緊來瞧國柱。

「密司脫龐，怎樣，想來你還不要緊？」

爲着優待他，他們將他平放在一張門板上，國柱也不同一句話，似乎在發抖。本來，他的面孔晒得很黑了，雖然有點憔悴，可還很康健。現在他躺在門上軟糖一樣，軟軟地倒在一邊。面孔上血色都隨着呻吟走掉了。門板上沾着兩大塊血漬，還滴呀滴往地上漏。四五匹蒼蠅飛來在他血灘上面吮舐。

朱古律摸着他額角——可像火盆的樣子。

他聲明，決不是存心下毒手。「國柱先生，誰叫你反對我們！你自討苦喫！現在？」他俏皮地笑起來。「將養幾天再說吧，儘有你自由，可以回鹽鑿區去啦。」

國柱依然不回他一聲。一半也由於想忍住腿上的疼，他閉緊眼睛。膝蓋骨附近彷彿有千百條蜈蚣在咬着他，漸漸的蔓延開，痛痛成一片。另外有一道頂頂痛的地方，好似有什麼極細的管子通到他心上去，一下子叫他熬都熬不起來了。頭似乎很空虛，飄着飄着，沉着沉着——只是他，雖然昏昏沉沉，心內可還明白，那痛着的地方，大約在骨節裏面。決不是打穿了皮肉的一點疼痛。

「媽！」

他眼前金花亂迸，痛得快成絕望的叫起來。

朱古律第二次輕薄他。笑道：「到底白面書生，那裏經得起一點子小苦頭。找醫生替你洗紮一下吧，我總算還留情，你那腿是不會斷的。」

一個和尚頭戴著耳環的小弟兄——大約又是什麼隊長，看見他出來，趕上去，有像要對他報告什麼話，朱古律側過臉來，聽得他說：「高阜經那批人都帶過來了。」

潘大成和鋼絲馬甲都滿腮大汗到「辦公室」來。朱古律據說爲着不願意自己專權起見，他特別徵求那二

位隊長的意見。

「這真難極了，那些反叛的傢伙們，可沒有一個好辦法處置他們呵。」他特地眇着潘大成。「你說槍斃吧，他們都決沒有槍斃的資格。怎辦呢，老實說，那兩個流氓氓土棍可又不能馬兒胡兒放過了他們。」

給他們一個暗示。一個反激。他可記得確確實實，火拚那天，他這條左臂膀上的槍傷，都是高皇經賜給他的。

接着，他爽性又給那二位隊長反挑一句：

「不過，我仍然希望二位，尤其潘大成隊長，看從前拜把子弟兄情份上，放過他吧。老高這個人背後我都聽得說他爲人還不差！」

潘大成馬上要同朱古律扳臉起來似地，將頭一側，對着他：「你放過他，我却不放過他！弟兄們，隨手抓他們到西市梢——都教槍斃了他們！弟兄哩，他將我看做弟兄嗎？」

鋼絲馬甲向來沒主張，他聽着朱古律。

「照着我朱某的地位，可很難說。當然，殺一做百的事可要得的，那兩個大壞蛋早該惡貫滿盈了。老潘，我不做主。」

「你不做主，」潘大成跳起來。恰好手下的人已將高皇經那輩人抓到外面了。另外一個弟兄又到「辦公室」來報告要不要帶他們進來。「帶他們進來幹什麼，我還一個一個去罵他們一場才槍斃嗎！用不到，先將姓高的

和天窗朋友抓到西市梢去吧！」

潘大成上仗開火的時候，面孔都沒有那樣地發青，他換了一枝香烟，橫在口內瀟着唾液，隨手又將牠扔在地上。「快點弟兄們有不照我這句話辦，我自己連他來一起槍斃他！」

這麼着，連和尚頭弟兄一起嚷到外面去：「將老高和天窗朋友帶到西市梢去，聽見嗎，就地解決哩！」

高皇經那時正似犯人一樣，他一夜的驚魂顛簸，叫他疲乏得只想在地上闔這麼一覺。眼睛紅着，和雅蘭坐在地上。賀老六獨自捧着腿在那裏磨石上，高皇經好久不睬他，以為說不定潘大成釋放他以後，他可以向他驕傲一下。時，一點不夠弟兄情份！

他向一個弟兄討了一枝烟，正在肚內鑿割，見了潘大成的臉，用些什麼話來打動他心，要他釋放他，看機會的話，希望他送這麼三兒五百盤川，和雅蘭兩家子另謀生路去。

他問旁邊的人道：「老潘的確剛才進去嗎？」

裏面出來的喊道：「將他帶去呀，大隊長火都冒穿了。」

高皇經以為別的什麼弟兄輪到槍決，抽了一口烟道：「又是哪個小弟兄倒楣。」

「高皇經，賀老六，出來！」銀耳環的弟兄嚷着。

「在這裏，」高皇經推了雅蘭一下，立起來：「就進去嗎？」

弟兄們着着實實在他面前吼道：「到西市梢去！」

高皇經以為他自己聽差了：「老潘怎麼說呀？」

一個場鼻樑的脚色橫眼看着他說：「怎麼說，請你去銷帳，西市梢——你漂亮一點自己跑哩，還是要咱們來綁着你去？」

高皇經兩色彷彿潑上香灰了，半枝烟落在地上。

他突然焦急起來，發着抖。

「老潘，他不會的！他他怎麼下辣手——我我還有話要對他講，對他商量！」他打算往裏跑，被他們一把當頭抓住着。「老潘，你太不够情份哪！」

拿槍的那些弟兄一股勁將他往外拖。他還個強着，突然他們看見雅蘭從地上立起來，伸着臂膀喊道：

「那殺坯，不要臉，我們問他去吧！」她預備打人叢裏擠進去，可是禁不起六七條臂膀的一推，跌在地上了。有人過來索性抓着雅蘭走出去。高皇經差一點哭出來，被弟兄們腿不着地的拖着往外走。

「你有什麼話對老潘說？他不要聽你呀。老哥，我們看來看去你頂不漂亮，漂亮的話，你自家在前頭跑了。而且走過街上，由你威而風之可以喊這麼幾聲：十八年過後又是一條好漢！這樣一來，你簡直好博他們多少采聲哪！走吧。」

他們去抓天寶朋友，他却似乎懂得江湖上規矩，只是頭先也大喫一驚，隨着淡淡的呻吟了一聲，請他們攙着，低了頭，一拐一拐走出去。

頂抱歉的地方，他們實在和神話中，也許理想中的英雄差得太遠了。的確也沒有足以使你驚嘆他就刑時如何豪爽，或者來一個出乎意外的劫法場之類。因為所謂好漢們也不過如此。說不定你們還對於高皇經、天寶朋友，或者雅蘭有些失望；那倒真的，照市民們講來，若然他們是英雄豪傑，天下的英雄豪傑可太多了。

只是有些人在取笑他：「你們也有這麼一天嗎？」

賀老六推出去了，高皇經推出去了。雅蘭在後面神智錯亂的追着，頭髮在她後面飛舞。弟兄們罵她驗貨。她流着—背脊的汗。裂開的衣裳下，露出胸膛的肉來。跑過那一羣反動的弟兄們面前，弟兄都朝她吐口水。

阿榮也看見她。

有知道他和她歷史的弟兄，都特地瞧瞧他說：

「阿榮哥，老高下了場，你却好抓這一堆便宜貨了。你說等太平了兩家頭下到田裏做生活哩。」

不錯，這是阿榮生平的第一件信願。國家頭在田裏，多麼有意思。就是自從雅蘭背轉身來和熊德明去熟絡的時候，他還沒有絕望，以為一有了錢就好討她的。想不到錢也沒有，可已經到了高皇經手內。這也和他不相干。近來他業已覺得，像這樣的貪圖眼前快樂的女人是不好的，談不上什麼「愛」。你瞧她輕而易舉叫老高一來就吊

上了膀子，毫沒廉恥「同居」起來，就可想而知了。

雅爾在百忙中似乎看見阿榮，但百忙中她又追上押着高皇經的弟兄們背後去了。

阿榮心內有點說不出的不開心。他瞧着旁邊那傢伙說：

「她那時肯睬我嗎，老實說她眼睛內只有洋錢，心地裏只是想出頭挑——由她將來在囉嚶區做那叫衆人操的婊子吧。」

二十一

市西梢槍聲響了。

朱古律這才放下了心事那樣，拚命抽了一口烟，回過身來。大鼻子上彷彿走了油，因為他直到現在還沒睡過。眼珠上橫着根鬚似的紅絲。面色可紅噴噴地，像似剛喝過什麼喜酒來的樣子。

「恭喜恭喜！」他拱拱手，竟對着那二位大隊長道起賀來：「想不到我們除強鋤暴，一下子可馬到成功。老實說吧，高皇經這輩人才死有餘辜，現在可命送了西，地方上我想總好太平些了！」

朱古律煞了一下眼——近來成爲習慣了，每還有什麼新意見發表，他總得先變眼。不錯，爲着鄉重起見，他講得特別地遲疑沉着。

「二位隊長，我們對於後事怎麼樣？譬如以前，就是關德的主張，去投降敵人，佔領市區，到鹽壑區去征收……」

照我意思，自然很覺得食之無味而棄之可惜，等着吧，老獨隊，伍還會來和我們周旋；到那時，我們爲着自身的生存問題，二位隊長，可能之中，總盤總得多一點算一點……」

那是指市區和鹽壑區裏，多少還有些油水，多少還可借一種名義，或者就沿着老法子來敲敲剝剝，再圖另外的發展。

潘大成對於這點，可不大精明的，他似乎自己難得有什麼新鮮的主張。在以前就如此，高皇經指點着他到東面去，他到東面；到西面去，他也哼都不哼一聲。

那或者是他的謙遜，據他自己說他不配作一個領袖人。

朱古律換了一枝烟，特意的瞧了鋼絲馬甲一眼：「你客氣罷啦！進行我們可一定進行，好在咱們另外再商量。讓我想一想看，你也很能，潘隊長，不過就有一點，我們可得提防老百姓們甚至隨便什麼隊伍，來反對我們。其次便是老獨再來反攻，頂好你隊伍暫時盡數紮駐在市區。我們哩，一不做二不休，開進鹽壑區去，這麼着一來，大家仍然有呼應，有連絡，大家不至於喫虧。潘隊長，這是事不宜遲的事，要管，咱們就得趕快動手了！」

他總認爲事情一成，後事便不怕你了。能够哄得住你便哄你。老實說，朱古律認爲將自己的隊伍開進鹽壑區去，可再便宜都沒有了。其一，他認爲鹽壑區的事情他好對付些。況且，假如三進頭房子將再整頓了隊伍來襲擊，可必定先在市區下手，到鹽壑區得知什麼風聲的時候，他不妨又可以臨時想出變更的途徑來。

他又問他自家隊長細談。

「老鋼，事情再順利都沒有了，天意叫咱們成功，你聽我的話，一、二天內開進鹽壘區去。在市區，可又有你那妹夫袁老頭子，礙手礙足的。至於說鹽壘區有什麼問題，我可以拍胸脯。」他躊躇滿志的瞧着鋼絲馬甲，將嘴巴一嘮，指指國柱，輪着那間屋子，他用低到只能兩人聽見的說道：「咱們以前實力不夠，陪着靴兒搵錢，又加關德這賊，早比我們先撈了好處去，我們怎麼也奈何他不得。這下子，只『潘人成了，你我都好搵錢，到鹽壘區去，可不是脚踏了實地？那書獃子慢一點交還他，有條件呀！——總不外乎，能够切切實實將各樣好處抓進咱們口袋來！」

朱古律又想起國柱的事來。

「唉，這事够叫我抱歉人家呢，又將要批評我妒嫉他才能，可不知他自己犯了過失呀！」

調轉身，他去看國柱。

「糟糕，我們軍醫來給你看過嗎？」他內行人似的摸摸國柱額角。「你比早上熱度又高些了！」

國柱動都不動，咬緊牙齒，止不住短促的聲音哼着。「噯啲——噯啲——……」

原先鋼絲馬甲隊伍內，他們有一個學徒出身的軍醫。他一個個替昨天晚上受傷的弟兄們看過了。他們將他領到國柱身邊去。

將褲脚捲起來，捲不上，血好似樹膠那樣黏牢着。於是剪去了褲脚。還潑了些水上去，才將黏牢的地方溶化了。

那兩個槍傷，幾乎接連在一塊，一個洞眼上一點，一個下一點。在那血肉模糊的出口地方，膝蓋骨右下面，却大起來了，空空洞洞地，連肉帶皮撕開了。

那軍醫翹起了小指頭，斜着一雙抖鷄眼，立起來說：「他骨頭都打斷，你瞧，碎骨頭都露在創口外面了！」
國柱可還有知覺。他自己預備仰起上身來，可是啊唷一聲，他又一動不動昏倒在門板上了。

「真討厭，他恐怕要——要……」

軍醫蹙着抖鷄眼，將肩膀聳着。

國柱微弱的聲音呻吟道：

「將我送進城內的紅會醫院去罷，」他頭上，汗雨一樣蜿蜒流着：「我也有一點覺得，骨頭或許斷了，除非城內醫院——我痛得快斷氣了！」

恰好朱古律一腳踏進來。

「照這麼看來，軍醫只好請你替他動一動手術看了。」

軍醫重又將抖鷄眼瞧着朱古律。

「可是可以的，只能截掉他，否則就只有教他嗚呼哀哉，那斷了的腿是會發炎的，爛上去，還是沒辦法。」
朱古律噴了一下嘴，又噴一下嘴，將足在地上狠命的頓了兩頓，他彷彿真有什麼難言之痛似的。

「總而言之，誰叫你反對我，否則絕對不會叫你弄到如此——也好，軍醫，馬上動手術吧，我們將來仍然將他交還顧學潛先生，在身體上有一點點缺憾，大時代裏而總難免，拐一條腿不希罕，我的臂膀險險叫高皇經打斷哩。」

「將我送回家內去吧！」

國柱現在肚內也明白，人一到不能掙扎，就由他們來擺佈。若果他在自己的家內，應老委員或他母親定規趕將他送到城內紅會醫院去的。可是朱古律還說「大時代」裏難免的犧牲不錯，犧牲掉人家的國柱的腿該犧牲他的臂膀便該不犧牲，該不值錢。

「將我送回家內去！」

國柱第二次煞着一雙腫眼，哀求他們。

朱古律在大鼻子上抹了一把：「別忙，」他不禁瞧瞧立在門外的鋼絲馬甲，跑到門板邊去。他說出一條彷彿頂對頂準確都沒有的理由：「請你放心，遲早你會回鹽壑區去的。兩個月前你答應了這點事情，不是連這點痛苦都不會落到你身上嗎。密司脫龐，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想你還是什麼都答應下來，哪怕隨你的腿自己爛掉，更說不定馬上將你送進城內去。」

國柱的面皮似乎被什麼搓着，皺來皺去，一下子又糊得緊緊的——旁邊那抖鷄眼軍醫當做他在笑呢。

他用足了最後那點氣力，突然撐起臂膀，將頭傲起來。

「朱古律，我在朱雪晴之後，碰到你還算第一個，怎麼你隨在翻得出花樣呢！」

朱古律淡淡的笑道：「你太不識好歹了，我們不過想叫你一答應，事情順手一點，你不答應，瞧着我們一樣四平八穩去管理鹽課區。」

國柱在門板上播鼓似的呷的打了一下，他扭歪着嘴，冷汗從額角直淌下來。

他一個字一個字哼着：

「你朱古律——哼！我手內，看得到……有人收拾你！」

朱古律又輕蔑他：「想來你還不會喫足苦——我看你收拾我哩。」

抖鷄眼軍醫拿起一枝什察局部麻醉針來，拔去玻璃頭，吸入針筒，在那創傷上下面三寸多地方打了四五針。

國柱想坐起來，被七八條臂膀沒頭沒腦地壓住。

一個助手將木架子墊在他大腿的下面。

抖鷄眼醫生重新將袖子撩好了，拿酒精什麼，在鋸條上擦了一擦。相了相骨位，便在膝頭上，蘇蘇蘇蘇鋸下去了。

國柱想翻起來——事實上也翻不起來，眼睛內金花亂迸，他昏厥過去。

二分鐘後，助手將腿拿在手裏，抖鷄眼醫生將刀割斷了牽連的筋肉，血淋淋地放在一邊木桶子內了。塗上了一種酸澆澆的藥液，就包紮起來了。

朱古律總算很關心國柱的，過了半個鐘頭，他又到那間屋內去。國柱抽着很小的氣，面孔石膏像似的，白內透着慘綠。

他問那個特意給他看守的助手：「他大概不要緊了吧？」

助手回答他：「脈息很低，看樣子他還不十分危險，只割去條把腿呀，不過，可得將養這麼半個把月哩。」

「那麼，我多少也放了心，」他於是回到潘大成的「辦公室」內，打了一個呵欠說：「準定如此，明後天我們隊伍開進鹽壘區，那位先生不妨讓他將養好了去。至於那批反叛的弟兄們，二位隊長，我以為倒是取着寬容的態度爲上，現在我不做主，頂好都記他們幾大過也算了，呵——」他又打了一個呵欠，淚水都吊下來：「我要騎一騎去了。」

有人說，龐學潛夫人那種眼睛靜靜的睜着，一回兒唸唸自語，一回兒又心肝活寶呀叫着的樣子，全副裝出來的女人家「愛子之心」不免有，可是她，那副勁道似乎特別來得足。連老龐對着她只好又拿肩膀一聳，雙手朝你揚着，表示沒辦法。

老龐在他夫人面前，總表示出公正的口氣來，他自己心內雖然隨時隨刻充滿着紛亂、憂愁、失望和不快。

「你明白些，這非比以前賑濟那些災民可比，你不肯拿出賑糧，這主權在我們，他們不能奈何我們。這次國柱的遭綁，您瞧，四五萬現款，一下子又叫那批狼心狗肺的，賠上一個老呂，可全劫了去！有什麼法子，我還不是在背後叫大家罵，可誰知道上足了當，有苦說不出，票子沒有贖起來，鹽壘區王權可抓進了他們手內。」

國柱從關德隊伍到了鋼絲馬甲那面，朱古律表示只需要現款來贖，當委員會接到這消息以後，連羅貫三先生都搔着鬍節上的癬痂立起來，喃喃的說道：

「土匪老爺真難弄，真難弄，不到手是不甘心的。咱也揍二成，將他贖起來吧。」

「哪怕全數我來拿，」龐太太雙頰抖着立起來。她已經沒有在大旺村時那樣腫胖了，彷彿連頭髮都白了許多。眼眶又紅又腫。「你能够拿那些殺坯的泥腿子燒鹽人來比嗎？咱們留學生！況且姓龐就只這一點骨肉呀！」又是一股勁將指頭指到老龐的臉上。

老龐嘆口氣，真納悶。

不料事情還在醞釀，那接洽的線索都在觀望和堅持之下斷了。

老龐隨便在什麼時候，都將手朝你一攤，意思說他的辦法可到了山窮水盡，人力都難挽回。太太的目的在喚起國柱來，他哩，眼瞧着公司的產業一天天受着剝削——就是說，他本人的產業正一天天在教那批好漢們蠶食

下去。

照着條款所開，必須抽純利百分之五十，一點不打折扣照數提出來。那時候，據說牽着「上頭」的命令，來查勘應該「投資」在什麼地方，帶着「小弟兄」，天窻朋友下鄉來了。到帳房間，這樣翻翻，那樣問問，把賬攔在桌子上，連銀行家出身的周溥之都爲之黯然無色。

老龐每天早上太極拳都不打。不知怎樣，他總有點懊悔，彷彿想起那時由他們插足到鹽壘區來的不該。

「真應了老紅眼這批人的話，自己不動手，專門來喫白食！人家講我龐學潛老奸巨滑，我可究竟也拿出本錢下過功夫上去！」

他舉出腳來踢開路邊一塊石頭，將指節捏得格格格的響，在殘牆的缺口處，眺望着原野。

關於國柱，老龐總以爲除非得到他自己親手寫來一封信，他才會相信他；看來他們都恍恍惚惚，就同發生那事時一樣，分明關德的人馬來劫他去，後來到了鋼絲馬甲那面，兩方面都來要挾了！

「我請你再等下看國柱的親筆信一來，我們馬上去贖他！」

太太一泡眼淚，一泡鼻涕的躺在床上，偏翻起身來，尋事似的。

她咬着牙根將面孔抖到老龐的臉上：「你存心想要他好看嗎！他們會給他寫信，等着將鼻兒眼兒挖了來放在你眼前才去贖他哩！」

老龐被他太太逼得儘管往後退着。最後他嘆了口氣——唉。

他說：「好吧，太太，等我打聽確實了地址，你將款子湊交把我。」

那一天，鋼絲馬甲隊伍和市區火併失敗以後，便收拾了殘衆反正到三進頭房子去了，這麼着有個準確的消息傳進鹽壑區來，便是國柱也在裏頭，朱古律特地將他「移交」過去的。

龐學潛聽着又驚又喜。

「這麼着除非他自己願意上戰場去，我們那幾萬隻洋錢多少好省下來了，等着吧，不久他會回來的！」老龐的心內又驚又喜，可還有他另外一種獨特的想頭。

他認爲許多人的跑進游擊隊去，是可以分做三類的。一種便是鋼絲馬甲這批人，假借名義，而結果可爲着錢，沒有什麼目的。第二種人爲着「出風頭」，圖個自己的名聲，也許前程什麼，胡兒馬兒混這麼一混，好似站在人面前去有了光采。那最後一批人，便因爲受盡了荼毒，殺害，老婆姦死，屋子燒掉，無路可走以後，便搦起了槍桿。自然頭一種人頂該殺，「出風頭」的人還有可恕的地方，而正式拿起槍桿來的人，在龐學潛眼內，他說：「我以前也很反對他們的，可不料他們竟有這麼大的韌性，不錯，他們總算還都有他們的正義。我龐學潛有一個聲明，就是如果國柱真地到了三進頭房子，一變而爲一個正式的游擊員，我相信，第一他自己不會貪錢！實際上呢，他自然不會隨着他們上火線去，我但願他混這麼一混，人們都曉得我姓龐的也出過一個愛國的「現實」份子了。」

那是指他們一向罵他老奸巨滑，走狗式騎牆份子。國柱先生出過洋，可不幸祇到了日本，居鄰們至今罵他有那「話兒」的嫌疑。自己哩，和關德訂密約，送上去叫他們來抓住他喉嚨管。（他認爲嫁出女兒潑出水，翠荷已經不算在內。）「這回他不是可以替姓龐這族出口氣，叫大家沒得什麼口實抓嗎？」

老龐開始面孔上裝作鎮靜，他看着事情會不會來個變動。

鹽壑區的隨便哪個人，何嘗不如此呀，當他們聽得說鋼絲馬甲和關德這批人火併了以後，像剛計劃搬進鹽壑區來時一樣，區道上到處跑着人，互相告訴着說：

「牛跟牛相打，讓他們折掉些角，殺個痛快吧，看來決不會罷休的，舊瓶裝新酒，哪裏換得盡花樣來！」

「鋼絲馬甲投奔了老獨了。袁胖子這大拐子請求關德的人剿滅他們哩。」

有人相罵似的咆吼着說：「可惜有那姓朱的，什麼朱古律在裏頭——儘管瞧着袁世凱孫中山就幹出歪心事來，一世弄不好！」

「聽說李三斗那小的都加入進去。小馬不是漏出口風來，老龐不打算去贖那四眼犬，鋼絲馬甲才將他一起帶過去嗎。」

自從那天晚上，阿榮將攻擊市區的消息帶給鹽壑區來，老紅眼這批人將信將疑趕走他以後，老頭子對着大家，拿手一揮道：

「事情哩，不可深信，不可不信，大家都聽着的，我以為阿榮那小鬼，說不定是真話，到那時，幾路人馬會一下子起來，就將市區那輩賊窠踏翻了！」他煞着那對濕紅的癩眼，覺得這事真希望起來：「一推翻，駐紮在公司那批亂黨，不是也沒有了依傍嗎？老實說，我們無非想過個自由自在的日子，我以前也一徑這樣說，畜生那樣去替他們幹生活是不情愿的。」

飯勺子似乎想反激他們一下，淡淡的說：「恐怕沒那樣便當，現在我們仍然赤手空拳，有什麼用呢。」

批了阿榮耳光的九斤公公拿菸嘴子從口內拔出，接應他道：「不錯，光是搖旗吶喊，嚇不了他們的。現在什麼世界，跟他們講理，你就一輩子倒楣了，他有槍呀。」

在角落裏嗑着香瓜子的小桃，突然立起來說：「說到槍，我可給你們想起一條路來。委員會不是收過許多舊槍嗎，——有的修得好好的了。除非老龐居心臂膀兒往那面拐，去向他討，不給我們，三四十條槍儘管有！」

飯勺子拍拍屁股立起來：「不是他說我們可真會忘掉了，不，咱們有法子的，明天早上咱們想法找公司裏的老盧吧。」

老盧實在也很瞧不過這種情形。

他們請他到龍蝦家內來談談。老盧將手一擺，爽爽氣氣告訴他們。

「豬狗才看着他們不礙眼，我可也不是搖尾巴的腳色！這是大家的事。不過倘若幹不成功，我們寧可偷偷摸

摸些槍的，確有這麼三十多條，小廝預備辦自衛團的。可是怎麼拿出來，我想不出法子。」

老盧接下去又說明藏槍的地方是在羅貫山宅上物料間左面那排屋子裏。牆後面就是廢園。老盧叫起來：「哦，除非你們約定一個辰光，由我在裏面開了小門，你們在園子裏悄悄的運出去呵。」

那時，國柱都一徑咀咒他們：中國人做事老是有頭沒尾。自衛團什麼，原來國柱頂起勁，槍已經陸續收集了，羅貫山宅上不是叮叮噹噹的請了修理人嗎，他們都興頭頭的。誰知道，興頭頭得快，冷下去的程度也特別快。

「兵，兇器也，」賀慶夾夾先生在委員室內晃着頸巴說：「人家看見我們有了這個東西，保不住加倍要尋起事來。而且，槍落在鹽壘區人們手內，亂子就永遠出不完了，攔起來吧。」

委員會認為他言之有理，總覺到處經濟枯竭的時候，將槍攔了起來可以省一筆開銷。任憑國柱怎麼反對，他們一概不管。

老紅眼喜歡得跳起來了，和老盧約定在後半夜天明以前，他們悄悄的掩進廢花園的裏頭來。後半夜，他們十一個人，腳步輕輕的向着羅貫山的宅子走。

鹽壘區的引水溝不怎深，免得多走枉路起見，碰着溝，就從水內爬過去了。

老紅眼埋怨他們太開心，太唧唧喳喳發出嘈雜的聲音了，吁了一聲：「小聲點呵，也許有狗哩，一吠起來，可壞事了。」

「有數，大家聽着，」不知誰這麼哼道：「當心驢狗聽見呀！」

在前面的人都吃吃的笑着。

他們輕手輕腳斜過後面壞牆那裏去。比白天涼快了些，大約在下露水。墨黑的天上，亮晶晶煞着繁星。田野裏，鹹腥的熱氣迎面撲來。西方北方，被圍裏的樹枝遮着，燒鹽場火光正紅紅的亮着。

到了圍牆外。

他們在苦艾和蕪草叢裏找尋缺口所在，肥不清那一段比較低一點。飯勺子叫小桃爬在地上，挺起背脊來，彷彿凳子那樣，兩條臂膀壯在牆脊上，一聳就聳了上去。——「上來了！」他輕輕說道。

他們給他開玩笑道：「呵哈，你也老門檻，和江北耶穌差不多！」

飯勺子向下面黑暗內望着。那面亮閃閃彎彎曲曲的，大概是湖沼，屋影子錯落的排着。但分不清那間是放槍的所在。

黑沉沉地，只有水沼邊一些蛤蟆和草葉上花脚蚊子若斷若續叫着。

牆脊上泥層紛紛落下來，飯勺子向四下裏望着呻吟道：「老盧該不會騙我們，一點聲息都沒有！」

突然，那面屋背後，很小的火光搖曳了一下，飯勺子趕緊蹲在牆上。約莫過了二分鐘。

他聽得了一下咳嗽聲。

飯勺子也兜着嘴假咳了一聲。

老盧回到公司就什麼都犯心好。他做這麼無意的東張西望在園子裏跑來跑去。走廊下，一張木梯他也注意到了，門鎖他也看過。

上半夜他睡了。其實可一點也不會睡着。周濤之什麼搬到國柱房間隔壁來睡，他自己那間，讓給市區那批弟兄們駐紮。周濤之十一點鐘起來小解，老盧還聽好在床上。他記好辰光，看樣時候到了，他輕手輕腳劃了一根洋火，開了門，轉過走廊去。

在花園舊葡萄架下面，他果然聽得牆頭上飯勺子聲音假咳着嗽。他現在且不同答他，回身又走進走廊去，便將梯子擗了出來。

「在這面」飯勺子輕輕的喊道。

老盧將梯子擱在牆下面。

五分鐘後，他們一半人留在牆外面，一半人照着飯勺子的方法一個個爬進了廢花園。

老盧引領着他們。那舊房子前，將生鏽的門鎖一扭就扭脫下來了。

舊房子裏發着一種熱氣的硝磺似的濕悶味道。不知誰也括了一根洋火，照見地上滿是碎鐵，箱板，和爐灶什

麼。

老龍呼起嘴來：「當心在牆邊架上的都是好槍——將木箱內子彈搬出來吧！」

黑暗裏，大家都閉住嘴巴。順着次序，將槍一枝枝搬到肩頭上。約莫每人捐這三枝。二個人合抬一箱子彈，向濟園內走。

來回了這麼三趟。

那一晚，天快明的時候，在龍蝦眼家內，當衆在場的人就每人都分得了一枝了。龍蝦眼吩咐他們都要小心的收藏好，萬一還沒有到時候敗露，老紅眼將手按在桌邊上，沉着臉說：「規規矩矩，我也是出娘肚內頭一回拿槍，大家聽着，這個干係可不輕！走漏了風聲，那批賊黨肯放過我們嗎？」

羊面孔似的小夥子說：「到那時，我們約定一個記號吧。」

「不錯，」龍蝦眼對他們說：「聽得我家內那面大鑼敲起來，就一下子大家上前吧。講起賭誓什麼，我們不是小孩子，我們不是三心兩意的人，說做就做，用不到那些空洞沒用的排場，大家就拍下子手心吧。」

大家互相拍了手掌。

龍蝦眼等他們散後，他將槍擱置在他龍蝦老太的床底下。

到了這日。

傍晚時候，龍蝦眼背着手到區道上去張望，做沒事似的，老遠在公司門口徘徊了一刻鐘辰光，——疑是那些

市區委派的平頂帽子，拿着槍立在門口。看來也不緊張。又到第一第二工場去，一模一樣沒動靜。

路上碰着昨天也一淘幹事的冉禿子，探頭探腦走來。龍蝦朝他拿嘴一歪，冉禿子心下會意，跟着他走。

「文風兒不動呀！」龍蝦眼本來赤膊穿着一件藍夏布馬甲，隨手撩起它來到額角上揩着。老頭子面色比早兩天衰白了些。太犯了心，加上多天沒會好睡，眼眶又紅又濕，使他說話的時候隨手拿指甲搔着。

「龍蝦公公，」冉禿子搖着手內的大蒲扇，笑起來：「這是三進頭房子的人祕密舉事哩，市區那批賊種自然不會知道呵，教他們怎麼會提防起來。龍蝦公公，我覺得至少後半夜才會有點子風吹草動咧。」

龍蝦眼告訴他：「看吧，初一過了，今天初幾了？今天晚上如果事情不發動，那天阿榮謊報的，那麼我也早些另外找活路去了。強盜們又說要總搜查呀。田地還不到正式出產的時候，他們老早費心將你刮了去。就好像找着了。一位晚爺，你該在他手內討生活，我說他們是強盜，這和強盜有什麼兩樣呢！」

冉禿子額角被沉下去的斜陽照得彩蛋似的發亮。「不錯，弄得大家沒有生路，可橫豎拆翻了天，都只好投奔了老游再講。你瞧，廟老頭子一直堅持到現在，休說工場被他們刮出油來，他實際可也焦頭爛額了！」

「有誰原諒他！」龍蝦眼吐了一口痰，拿手背擦着：「油鍋上螞蟻似的人比他多哩！他自作自受，狐狸尾巴直到現在才露出來嗎？——晚上見。」

龍蝦眼又百無心緒的喫過了晚飯。

半夜裏，他爬起來，到曠場上，側起耳朵聽着。

聽聽可仍然沒什麼動靜，北區的火光他老早辨明是燒鹽場上發出來的。天上罩着黑雲。

老太婆被他的脚步聲擾醒過來。在床上翻着身。她埋怨他道：

「快和棺材結緣分哩，作那種家破人亡的事呀，老不死，有嘍好處，過一日算一日囉！」

龍蝦眼拍去腿上蚊子，傍在門檻上，居心頂着她道：「太太，我被你說得面孔紅起來哪！你倒是想得那楞周到，一邊說過一日算一日，一邊還打算和棺材結緣分。」老紅眼又側起耳朵來聽了一聽。「可想起你兒子媳婦炸得調羹都好剝，他們也有棺材關嗎？」

過了抽完兩桿菸辰光，龍蝦眼預備睡了。曠曠中，他一下子翻下床來。

到曠野上去。

他聽得，正對市區那方向，一陣細微的繁密的槍聲；他恐怕自己耳朵有毛病，跑到有水溝的地方——更空曠一點地方聽着，「槍聲！」老紅眼叫着。

他奔進屋內，在床帳下取出大銅鑼。

他一下子簡直脚都抖了。心撲通撲通跳，比那天晚上從羅貫山宅上取出槍來時跳得更厲害。他鑼錘都不及拿，到曠場上，捏着拳掌敲起來。

廣，廣……

響熱的曠野底下到處發着大鑼的回聲——廣，廣……

居鄰們就有這麼五六個是那天拍了掌子的，聽見了鑼聲，都一暗綠從床上翻起來。

燈都不用點，到柴堆內，插進手去一摸就將傢伙摸得了。他們也和龍蝦眼一樣，並不是胆小，從那種急於報復和興高采烈之下，不知不覺心都跳了，腿膀抖着，一陣暴風那樣，開出門去，依着鑼聲的方向走去了。

飯勺子他們講定不必再到住戶區集合，他和小桃那一批人住在陳篤子家內。「你聽，老紅眼已經敲鑼了！」
到小桃那一夥人身上踢了兩腳，他隨身帶着傢伙，跑出門去，開了兩下空槍。

龍蝦眼那面也聽到了。

「市區用不到我們去，」打頭一個高個子晃着影子吼道：「我們到公司去先將那批小流氓繳下械來吧！」
「不錯的，同時下手，够叫他們來不及了！」

龍蝦眼再扔下了鑼，到屋內他太太床底下拖出槍來。龍蝦眼老太罵他，他呸了一聲，管自追出屋子。他已經落在後面，大家在昏黑的區道上向着鹽壘公司跑。

龍蝦眼在中途一連跌了三四交，那是他眼睛不仔細的緣故。在拐彎地方，他一脚撲進一條淺溝去，他摸了一摸，爬起來再跑。快到公司十來步遠地方，前面的人突然吶喊着，他們又聽得，就是在公司裏面，有一響空槍響了起

來，彷彿一陣小暴風一樣，大門內有一縷火光亮了一亮，熄滅了，大門在裏邊開了，老盧站在黑地裏，將手臂一揚，吼道：「進來吧！」

飯勺子打頭，二三十人潮那樣湧進去了。

有人在吼：「在東廂房和帳房間！」

好漢們盤據了公司，日裏在帳房間查帳冊，沒什麼事的時候，便拉了周潯之這些人打小牌。飯飽酒足以後，又睡覺去了。在區道上，娘兒們看見他們會躲避起來。他們假痴假呆，攔着，攔着，攔着，紅紅的眼睛向四下瞧着，說是要香一個面孔，便動手動腳起來了。

「無法無天！」委員會的人聽着都搖頭。

老紅眼對他們說過的，祇要繳去他們槍械，趕走他們。他們不過是些貪錢變節的無賴，不要去怎樣為難他們。所以一跑進公司大門，就喊起來道：

「繳械呀！繳械！」

「不繳械自己白送掉性命呀！」

兩個燒害人爲着示威起見，朝空中開了這麼幾槍。

公司裏一共在內駐紮三十名市區委派的弟兄，十名看守在工場上去了。想不到廠戶們會這麼着來下子，大

家在睡夢聽得槍聲和吶喊，都一齊慌張地滾下床來，但頃刻又木頭那樣一個個呆過去了。

便似同神話那樣，他們疑心那些人從天上掉下來，槍口一致息對住着他們。

小桃不知從哪裏弄來一盞風雨燈，提進帳房開來。

「不准動！一動就先抓出去槍斃他！」

槍枝都攔在窗台下，隨手通通繳下了。

「豆腐那樣！」有人得意的嚷道。

在廂房內的，也照式繳下了。

平頂帽子談不到抵抗，大家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老紅眼恐怕他們還帶着短傢伙的，重新在屋內搜了一遍，有二桿「小隊長」的盒子槍，也拿下來了。「居鄰們，」老紅眼喊道：「出於那樣順利，皮都不會有誰破一點，真是大家的運道！現在我們該怎樣打發他們？將他們關起來，還是馬上將他們趕散呢？」

飯勺子和老盧就上去將槍指着，一個個叫他們走到廂房內去了，並且看守起來。

「是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鄰居正在瞧着那批繳了械的好漢道：「你看他們大都是些泥腿子和鎮上的無賴，一幹那行事，就換了他本來面目了。我想，頂好請老盧來打發他們吧！」

老紅眼認爲這也是對的，不然到底恐怕廳委員不會原諒他們這種行動了。

龐學潛又失眠，這還是自從國柱被綁以後，隨便怎樣，總叫他夜裏睡不着。他自己覺得好算是一個「達人」，以爲什麼事都比別人想得開，縱然說他在許多地方，事情幹得叫他「不得不如此」，分明知道那是違心的。替自己着想，在不得不如此之下，他決意做了。人們在背後罵他，他不管。他將「權益重於一切」放在頭一步，「精神」安置在「物質」的後面。

在床上，將兩手交叉放在胸前，禱告那樣，望着帳頂，便想起許多事情來。

從開始到鹽壑區以來，所做的事情，他不能算不順利，憑良心講，他老丈一點現款，差不多全數由他來挪用了。一些不動產，全數在他手內經營開發了。他新發現那些經營上的出息，都比較他大旺村的來得豐腴，來得有收成。他曾經計算，拿那二百箱的蜂來講吧，到冬天來就好賣它一二千塊錢，本錢不難一下子撈到了手來，明年自然不必說，開支以外，那三成二成的拆息是穩拿的。預算到第五年，本人名下可以多它二十萬塊錢。在鹽壑區老丈宅子旁邊，自己造所新房子。那時他，可以替國柱完成了婚事。看機會，將公司股權也逐漸買下來。他可以做一個「封翁」，他可以獨霸一方了。

老龐認爲自己也是愛好自由而公正的，到那時，他的實業一有發展的餘地，在床上賭誓，他一定加他們工錢，能夠叫他們舒舒服服過日子。

他不知怎樣，驚奇地坐起來，捻亮了油燈。他近時本來睡在他太太的外房，和裏面那間祇隔着一層的薄板，他

聽着他太太苦悶地抖着聲音嗚咽的囁語道：

「國柱 國柱——國柱……」

「又是夢話！」

老龐更加睡不着起來。他四下裏望着，覺得很空虛。小梅子正在香甜的打着鼾聲。「唉！」老龐嘆起氣來。雖然他對他太太說，國柱不生問題的，可是到底自己也有點捏不穩。隨着想起了事業，他彷彿突然化做兩個人似的，劈了自己一個耳刮子，對着自己喃喃的說道：「好吧，錢，化得完的，看見嗎，妥協哩，喉嚨給他們捏緊了，龐學潛我請問你還有自由，還有公正，還有伸枝展葉的日子嗎？唉，你失着了，失着了……」

他不禁呆呆地對着那盞火出神。

過了一個鐘頭，他又躺下去。他耳朵邊聽得拍的一聲，——過慣了那種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聽就叫他眼瞓着，黑暗內張大了。「呵！你聽！」他小着聲音驚惶地喊道：「梅子，喊醒你太太呀！我又聽見了接二連三槍聲了！」

他光着腳跳下床。

雖然起了一陣吶喊和零零落落的槍聲，可是似乎很平靜，五分鐘，老龐蹣了腳，到中門上去聽。外面，唧哩哇啦夾七夾八有人嚷着。龐學潛近來有一種堅定的主張，就是碰着隨便什麼變動，他決意不想逃跑，或者躲避。到其間，他認為挺出身去，比之躲躲閃閃被他們抓將起來多少漂亮些。

這時他聽得老盧的聲音也在裏頭：「不錯，讓老委員去知道知道吧——他現在敢反對我們嗎，天一明的話，三進頭房子的都來了……」

老龐終於開出門去。

走廊上掛着風雨燈，周濤之小馬什麼莫名其妙立在窗限下。老紅眼正在提着槍和五六個人往裏邊來。

「我可不哄你的！」老紅眼在腰牆的角上碰着龐學潛，給他很客氣的說：「大家等等，等等，不是等着了嗎，對你說，你還看不起咱們這些泥腿子燒鹽人，咱們已經替你將那批無賴繳了械啦！東面市區還有槍聲，自家聽吧！」他得意笑着：「到早上起始，老龐委員，你等着，馬上仍然是亮光光自由自在的世界！」

至少，龍蝦眼自己對於這事是那樣的興高采烈的。誰曉得老龐還埋怨他們。

「假如說，一旦老獨隊伍不能克服市區呢，先將駐紮在公司隊伍繳了械，不是等於開罪了市區嗎？」他又說得很婉轉，故作地將足頓了一頓：「我不是不歡迎這麼幹，我覺得該先體諒自己，拿得穩了才動手呀。」

龍蝦眼簡直又要同他爭論起來。將手插在腰內：「你的想頭總是對的！又要怕開罪他，又要歡迎老獨隊伍來，上岸愛財，下水要命，就是你的寫照。龐委員，我對你說，事情幹的我們已經幹了，咱們頸巴可決不往高領縮，即使犯了殺頭的罪，橫豎輪不到你，我可會挺出身來的！」

龍蝦眼說雖這樣說了，到空曠地方去聽着，不禁也將信將疑起來：市區那方面火光仍然染得半天紅，槍聲依

稀仍然聽得見。

飯勺子罵他們道：「管他媽哩。聽那老賊的話，他就是騎牆派！算我們開罪了他們，現在，你，預備怎麼做？」

公司內，他們等着天光亮起來。

二十二

早上，鋼絲馬甲，叛了老獨，將關德高、卓經火併掉，和潘大成合做一夥的消息，傳佈到全鹽縣區了。從高興的希望中出來，一交又跌進憤怒和咀咒去。

居隣們都三三兩兩站在區道上。

「不準確的，如果是，那真滑稽透了！」一個柿子面孔的小老頭子，講演那樣，從矮門內走出來。「真見了他媽的鬼！去了一個又來一個呀！」

有人從市區來，說得那樣確實：「等着罷，現在剛貼過安民佈告，下鄉來是一定的。」

「黃鼠狼給雞拜年，有好心安哪，做換湯不換藥，還不是那幾套，空着腰包來，塞滿了肚兜去冒充是正當軍隊，拿石灰去掩瞎了他們眼珠子才相信哩！」

就是那鋼絲馬甲朱古律等輩的聲名，墮墜區的人們也早就領教了。拿來和關德隊伍比較，還不是半斤八兩。「且看那四眼犬吧，」他們批評他道：「雖然頭先叫高皇經綁了去，請問怎麼又到了鋼絲馬甲手內。大家聽着，由他們橫行霸道，日子永遠不會好過，世界永遠不會太平的。你以為人心真就豬那樣由你宰割嗎？動手吧，墮墜區真叫他們來一管轄，我也要將我的田退還委員會不種了！」

雖然那是上半天的事情。飯勺子看見龍蝦眼門口沒有人，就悄悄的掩了進來。

「老龍，風聲不好，果然朱古律下辣手和老獺反叛了，馬上要開進市區來了！」

龍蝦眼將息在床上。彷彿打了他一鞭似的，翻個身坐起來，搔着眼臉，他面上現出驚惶和不大相信的神氣。

「飯勺子你不能開玩笑，這事你聽來的還是怎樣！」

「灰孫子騙你！」飯勺子規規矩矩說：「我什麼時候騙過人！我們該趕快想法子！」

龍蝦眼這下子可胡塗了。咬咬嘴唇皮。什麼法子呢。總不能賴着說沒有幹這事。墮墜區現在誰都知道他們繳掉了駐紮在公司的隊伍的械了。龍蝦眼老太罵着他，說他自己捏蛋子在頭髮內搔。他在床前轉着圈子。

「你打算怎樣？」他問飯勺子。

「我難道打算逃嗎？我雖然沒有家小，為着這事，不值得賴，不值得逃，操他媽媽屁股，讓他們開進來吧，挺得過的，挺不過，我飯勺子除非臂膀兒短，抓不到他，他要我們好看，我不能要他們好看嗎？」

龍蝦眼搔搔自己頭皮，噴着嘴。

「我頭先頂起勁，不成硬了一個頭，半路上丟掉你們！不過，飯勺子，我的確不是那樣人。似乎叫我恨那批無賴。賊種是有道理的，有一句話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咱們自然反對就反對它到底。要我們不反對，除非心已經死了，或者他們心死了——飯勺子，原是昨天晚上那幾個人，咱們商量商量吧。」

他們反而難熬起來，他們期待那個時辰快點過去。也就是說，他們希望看看那些無賴們究竟來些什麼花樣。到那時候，他們正式再不能忍耐了。一向稱頌他們「老綿羊一般馴順」，他們也不馴順了。龍蝦眼老太又在罵「突破人亡的時候到！」老頭子咬着牙齒，將拳頭擡在她面孔上：

「老貨，你再響，不要惹得我先揍你一頓！你忘記了你是大旺村人的種了，大旺村不出你這樣的懦貨的。給我滾開吧！」

老紅眼等不及他們到家裏來商量，抓了件背心，披在肩上，出去了。

他到委員會去。

照他的想頭，他該聽一聽老龍的聲口去。老紅眼仍然有一種很泥迂的成見，他以為，隨便什麼事情，要幹得它順利的上前去，總該一個有聲望，一個一呼百諾的人來打頭跑，領導他們。譬如，沒有聲望的人在那裏拚命的幹吧，隨你使出了多少力氣，總集不起一個大的力量來。就是說，任憑老紅眼這些泥腿子聲嘶力竭的幹着，沒法子鼓動，

或者號召大家起來的。

「他要是」龍蝦眼滿頭大汗的跑着說：「現在還和我們反對，真他媽不是人養的了！他自己嘗着了苦頭，睜些眼睛看吧，他以為他本人是不要緊的，哼——」

公司門口自然沒有了那些無賴們影子。帳房間外面，走廊上，站着些指東說西的人。龍蝦眼看都不看，一直往委員室跑。

龍蝦眼到窗內一張椅子內，只坐着乾豬屎，賀慶夾夾幾個委員。龐學潛不在裏頭。

龍蝦眼意思想直闖進內宅去。那面可跑出來一個小馬，糟糕着一副面孔，對老頭子說：「老龐委員生起病來了，什麼客都不見呢！」

龍蝦眼將嘴一歪——他着實奇怪透了。「他生病生得這樣快呀，真變了貴人哩。好，」他的頭擺着，就往外邊來。「一輩子要你再不見我們的面吧！」

龐學潛的心緒連他自己都有點捉摸不定。聽到說市區高關的隊伍崩散了，接替的人便是鋼絲馬甲和潘大成，他當時便面色轉得好似發了痧氣一樣了。

「鋼絲馬甲隊伍開進鹽壘區來，無非又抄老文章，自然又要刮一泡油水呀！」

他倒在床上，拿手掩着眼睛，呻吟起來。

他重又跳起來，關照葛義道：「什麼人不許來見我，又給他們攪不清，我難道答應了你們好嗎？還是開罪他們好嗎！真要我的命，想不到又跑到山背上來！」

直到傍晚時分，老盧在龍蝦眼家內告訴大家的。「上岸愛財，下水要命，真應驗在他身上！」老盧拿塊濕手巾在他頭上揩着。「該怎麼辦呢，我們總不成光等着他們又來貓兒抓耗子呵。」

老紅眼眯着眼，靠在門限上，眺望着區道上來來往往的人。

「總不能一網打盡了他們，現在我們點來點去，不過這麼三十多個人！」

老頭子分明知道：他有一句口頭語叫做：他要來時殺他頭都來，不來可拉他都不來。「雙拳難敵四手，關德的人馬不是和他們一樣嗎，新式的傢伙，撐腰的人結實呀。我們哩？」

他們熱鍋上螞蟻那樣難熬，老紅眼更其坐立不安，鐵青着一張面孔，和這個咬咬耳朵，和那個又拉到牆角邊去指手劃腳談講什麼。

漸漸的又上起燈來。

老紅眼等着飯勺子，左等不來，右等不來，「這個人該不是掉榆花！」他恐怕他不來了。連小桃他們幾個都影子沒有。

飯勺子這個人就是有點受不了人家「獎」的人。人們愛戴他，他可越起勁，越要上前。人是好強的，他們形容

他，性子同石頭那樣，對硬，不對軟。高興打抱不平。對於該怎麼對付市區好漢們的事，他早就犯好心來。

在陳篤子家內喫過飯，他特地到市區去了。

路上的人，就三三兩兩傳說，鋼絲馬甲隊伍明天大黑早預備開進鹽壑區來。

朱古律到底不愧算是一位具有超人頭腦的機警家。他主張頂好馬上接收鹽壑區。「譬如，」他對鋼絲馬甲說：「行動慢的人，總到處喫虧，咱們預算一禮拜之內去接收，」他回過頭來，看着屋內恰好祇有他們二個人，做出一種神妙想頭的樣子，眇起一只眼來：「對你說吧，潘大成這賊也不是好弄的人，咱們兩起隊伍在一搭地方駐紮着，少不得又有些磨擦，到那時，大家面紅面白，何苦來，早些去吧，明天，你下命令，早上六點鐘開進鹽壑區。」

至於那批反對他的弟兄，和國柱一樣，朱古律主張「略為」責罰他們一下，一律打算「開」他們的「恩」了。

「與其槍斃他們，不如放走他們好一點，老百姓聽着，叫他們知道某某隊伍待他們下屬那麼寬恕，不怕他們再有什麼暴動。」朱古律肯定地：「要他們反省什麼留在隊伍內，那才是害羣之馬，說不定後患無窮了！」

站好了班，朱古律自告奮勇，對那批反對他的小弟兄們，口誅筆伐地訓斥了一場。五分鐘後，幾位小隊長拿着馬鞭，將他們趕到街上去了。

弟兄們本來就頂瞧不過朱古律這人，聽得他說：「我本來打算都照軍法槍斃你們，爲着可憐你們起見，乖乖

的各自回到家內去罷。聽見嗎，可不能在外面爲非作歹，或者再投到三進頭房子去呀。」弟兄們一走到外面，就迎天吐着口水道：「呸！」

「說得多麼動聽！叫我們不要爲非作歹哩！」

市區雖然貼出朱古律所撰的六言佈告了，店戶們仍然打着幟。被趕出的人沒有什麼留戀，即刻分頭走出市區去了。

照着阿榮的意思，他頭先可打算出東市梢去的，他向來事情臨到眼前的時候，可有點拿不住主張。「原找到三進頭房子去吧。」不錯，他剛才還這樣的想着。可是「不知他們退到了哪裏去哩！」他一路跑出市區來，將鼻眼掬着。「龍蝦眼不是我告訴了他們，六月初頭起事，他們要起來嗎，且回到鹽壘區去看看再講吧。」一晚上真他媽受足了罪。肚子餓，腿上，臂膀上，叫蚊子咬了許多大紅塊。有一位到市區去的泥腿子問他：「市區到底鬧得怎麼樣咧？」他心不在焉的將手一揚，說道：「明天早上，他媽，朱古律殺坯主張將隊伍開進鹽壘區來！」

「阿榮哥！」

迎面有一個人喊他。

阿榮站住了一看，兩三丈前面跑來了飯勺子。

「老飯，飯勺子你還到市區去幹嗎，他們馬上要下鄉來哩！」

飯勺子犯好了心，看見阿榮背後還有一大羣人，於是對他歪歪嘴巴，他們轉身從區道斜到田岸上去。一路走，一路飯勺子告訴他昨天晚上的事情。

阿榮特地站定了說：「不過看樣子，他們人馬可一定下鄉來的，不是我說謊，爲着反對他們，險險將我們槍斃哩。」

「不錯，明天來是一定的了，」飯勺子將草鞋的跟在一個泥塊上捻着：「我們正想法子要他不敢來對你說吧，你高興的話，你就和我們在一起，晚上大家到龍蝦眼家中去商量。」

阿榮再定定地看着飯勺子，他彷彿比從前懂事多了。「不是我掃你們興，除非一下子給他們一夥大炸彈，或者你將鋼絲馬甲和朱古律這賊中間殺掉他一個，你將三四十條鎗來敵他們，是敵不住的。」

飯勺子拍拍他肩膀。

「真想不到，阿榮哥，你在隊伍內一混，想不到就精明得多了，不是我誇獎你，被你這麼一說，叫我想出一個辦法來了。阿榮哥，趕快到了龍蝦眼家內咱們再講吧。」

「不過，」在路上，飯勺子又對阿榮說：「這事又很爲難了你了，我們一定要找一找熊德明去。我們爲着你，以前都和他開過一場過不大去的玩笑，現在要找一找他去，你先在老紅眼家內等着我。我找到了熊德明就來。」

分手的時候，飯勺子對阿榮揮着手，說：「看光景咱辦好那事，頂少要晚上十點鐘，叫他們耐性等一等我。」

阿榮跑近龍蝦眼家時，已經看出他屋內射出燈光來了。已經坐了好多個人。在門外，他就聽得龍蝦眼正在埋怨飯勺子。

「唉，這個人要不是臨陣脫逃呀，真是該殺了。」

阿榮不再像上次偷聽他們的講話，將門一推，就跑進去了。

「呵！阿榮！」

這句話不用說，阿榮早料到他們會驚奇地脫口而出的。他搖着手說：「大家坐着。大家坐，我還是老辰光的阿榮，和以前沒甚兩樣。龍蝦公公，過來吧，我有句話對你講。」

龍蝦眼現在看出，阿榮決計不是搗什麼鬼。

阿榮將嘴巴靠近龍蝦眼耳朵，恐怕他嚇着似的，輕聲說：「他們做炸彈去了！」

這樣一說，老紅眼偏又不相信起來。他掃興地退了一步，看着他說：「規規矩矩的事情，到你手內，偏打起糊來！」

阿榮扁着嘴笑起來。他彷彿爆裂了一只氣胎一樣，直到胎內走完了氣，他才止住了笑。他將飯勺子在路告訴他的事情完全告訴了他們。

那還在春天，「青紗帳起」的時候，三進頭房子附近，拉鋸式的戰爭擴大着。不用說，就是關德隊伍的主子們，

認爲那是乞丐「游擊匪」的攪擾，開始用了飛機來偵查了。在村舍的頭頂狂炸了這麼幾天，死去些沒有罪過的老百姓之外，便「得勝而去。」飯勺子的拜把子弟兄江北耶穌那時還找不到行業，背着竹筐，收販舊貨。他捨得了這麼許多碎鐵片和三四個沒會爆發的炸彈。

以前鹽擊區的人也有捨得這種東西翻過許多人。江北耶穌偏收藏起來。「不碰牠可不會炸的。由他媽媽多拚些下來，咱們將來熔化了開洋釘舖子，你看每個至少有這麼七八十斤好鐵呵。」

飯勺子否則可不會想起牠來的。他記得，那時他自己在游擊隊混的時候，自己沒有鎗，就去偷了敵人的鎗來用，奪了敵人的砲來用。打過來的砲彈他們就熔化了，另外做了手榴彈，加了自家造的火藥，還敬他們。就有一點關於怎麼改造沒爆發的炸彈屁股上的機扭，叫牠能够爆發起來，他可下不來手。

那些舊炸彈堆在陳篤子家的乾草內。飯勺子相信，除非裏頭炸藥壞掉了，否則定規是機扭上撞針裝得不好。他想起了熊德明。

以前的私仇，他懂得，縱然熊德明爲了他們開過他一場玩笑，如果向他正式道個歉，或者規規矩矩跟他講明這是大家的事情，不怕他不激於義憤，來相幫他們一下子。飯勺子這麼想着，他在第一工場門外老遠，等到日頭快要挨山，熊德明才推着腳踏車出來了。

「小熊，」他像往常那樣笑魘魘招呼了熊德明。

熊德明忽然比一個月前顯得清瘦了。眼眶子青澹，似乎說話都懶洋洋不得意的樣子。他想不到飯勺子會招呼他騎在車墊上了，他又將一條腿撐下地來。

「小熊，」飯勺子特地跟他聲明以前的事情，完全不過爲着開玩笑。「今天我黃正明特地給你賠個大大的不是，你翻過這頁帳吧。熊德明聽說你以前也和市區那批狐羣狗黨合過一氣的，現在不管你還有沒有這話兒，我們有一點小事情，你肯幫幫忙罷？」

熊德明心內明白，這種事還值得什麼的計較，就是他也早意興索然了。他不是沒眼睛，耳朵內猶記得陳馬奶子房間那天老翁的話：「年紀青青該學好！」該學好，可是他，不是被雅爾瞧着，又變做沒出息了嗎？那才明白了，他自己沒有站端正，他不是被老龐也重重的申斥過來嗎？「德明你再不站正，可太對不起我提拔你的好心了！」雖然老龐也分明很早就想利用他。

不過飯勺子當時先提警告：「你肯幫我們忙你就幫，你可不能露一點子口風叫人家聽得的，這關係我跟你兩家頭兜不了跟着我來吧。」

飯勺子將熊德明引到陳篤子家內。

他關上門。到後門口，挪開一些蕪柴，爬在地上，輕手輕腳將柴樑一個個撥開來。

飯勺子恐怕牠不小心會爆發，索性盡數將柴樑搬在旁邊，這才露出橫排在地上四個鐵亮有點發鏽的一尺

多長大炸彈。

熊德明這也就完全明白了。

熊德明對於這門行事可完全內行的。以前辦自衛團時候，鎗械還是他負責指導包修。他蹲下了地來，仔細地在外面亮看了一看，動手拆卸彈頭上的銅胃子。

銅胃子和鐵壳的螺絲鏽牢了，隨便你怎樣用足勁道旋不開。

熊德明換了一個試試，可一旋就開了。取去撞針，將玉蜀粉似的黃炸藥倒在舊報紙上。還有那二隻也祇有一個好用的。

「祇够配搭成一個，」熊德明倒來翻去將彈壳看着。

飯勺子頭先有點担心，恐怕牠不能用了。現在聽說有一個可用，他嘴巴一歪，得意地露出笑意來了。

「趕快裝上，他們等着我，在天明以前我們去埋妥當呵。」

飯勺子到陳篤子床底下找出來幾張舊報紙。熊德明叫他怎麼拿，怎麼埋，飯勺子都一樣樣記着。

飯勺子小心翼翼的抱着牠到了老紅眼家內。

阿榮跳起來說：「是麼，飯勺子果然來了。」

「來了！」飯勺子有點喘着氣，鄭重地說：「將門關上吧。」

飯勺子將報紙包輕輕的放在桌上。桌上茶杯什麼掃開些。他按了報紙，在燈光底下看着眾人。

「就多了一個阿榮，原是那幾個人！」他喃喃的說。「現在事情就這麼決定了！大家都在場，還不是我一家子的事，這是大家的事情。他媽成不成，就在這一遭上！叫天保佑我們，一下子炸光了他們，咱們原做咱們的工，種咱們的田，好比沒有今晚這事一樣，大家肚子內有數。」

龍蝦眼在灶門口小凳上站起來。「飯勺子說的不錯，誰高興存心爲非作歹，是天殺的。我不是說不吉利的話，倘若有些風吹草動，我們在場的人，大家都有關係！牙關不能不緊些呀，不緊才有家破人亡的辰光哩。」

別些人都站起來，都齊聲應道：

「不緊嗎，我們都爲着要想活下去呀！我們決不拖累大家的！」

九斤公公放下菸桿，首先說道：「咱們就等於賭咒——拍一下掌吧！」

「不錯，拍一下掌。誰要露出一點口風去，教他！」老紅眼想了一想：「教他雷震公公劈死他！」

老紅眼和九斤公公對拍了一掌。

「阿榮，你也來拍一下吧。」

阿榮也拍了一掌。接下來飯勺子小桃他們都拍過了。

現在他們坐下來商量埋在區道上那一段的問題。

飯勺子隨手將報紙打開來，露出那裝置好的炸彈來，雖然鐵壳發鏽了，銅胃子可還亮晃晃的。桌邊上立刻圍攏來好幾道人。他們看着這個東西，彷彿有一種顫慄傳在身上了，不知不覺都惶駭地退後些。小心的將手放開桌子，而且那樣叫着：

「那就是那強盜們一向炸死我們老百姓的東西呵！」

龍蝦眼簡直要扳起臉來，在旁邊看得縮着手，有點汗毛，有點凜呀凜，他將頸巴一側，跑上來：

「對不起，那有什麼看頭！跑遠些！」——飯勺子，據我看，頂好還是鹽壘區界牌邊的第七號橋吧。那條橋他們一定會走過的！」

飯勺子將紙包起來，「那也好，阿榮，冉禿子，相幫我拿起鋤頭來！」

飯勺子相信非他自己去不可。熊德明告訴他怎樣埋法的。「小熊說，憑這麼一點力量，二三百人儘管好炸得他精打光，冉禿子，手脚快點，我們三個人够了。」

飯勺子開出門去，先瞧瞧，兩旁沒有什麼人。天墨墨黑，蚊蟲叫着。曠野上，吹來一種鹹腥的鬱熱。他向四下裏瞭望，北區燒鹽場火光紅紅的亮着。

回身到桌上取了報紙包，揚揚手，影子晃在破牆上。他說：

「隨着我來吧！」

二十三

隨便朱古律怎樣能幹，精明，這着事情可料也料不到，隊伍的先頭踏進鹽墾區沒到一里多路，轟的一聲，彷彿塊石頭扔在面盆內，打頭那三四十人頃刻就水那樣濺開了。

頃刻那泥塊間雜着橋木、碎肢、殘片，彷彿有人拋擲一樣，扔到半空內去了。

雖然火光不過亮了那麼一秒鐘都不到，哪濃濃的一股黃烟，夏天的雷雲那樣，十多丈高飄在天空裏。

弟兄們發一個喊，往橫邊竄着，往地上躺着，也有調轉身來往後邊逃，好似一股潮浪正往前撲去，不料迎面打來了一陣暴風，到處簡直鬼哭神號了。

十多丈開外，泥屑和那血肉模糊的殘肢，雨點似的落下來。

第七號橋邊，橫七豎八躺滿了焦頭爛額的屍身。

朱古律雖然和鋼絲馬甲在後押着隊伍，並鞍而行，聽得這麼大一個響聲，打頭那三四十弟兄扔石子似的彈出去，他早就驚惶失措了。晨光底下，他面色轉得鐵青，那隻馬受驚得太厲害了，將前蹄豎起，嚙的叫着，滴溜溜轉了一個圈子。鋼絲馬甲帶住韁繩，也險險滾下馬來，口內叫着「老朱，不好！老朱，不好！」嘩的一來，他真的幾乎隨着弟兄們開倒車了！

朱古律被老遠飄來的烟和泥屑弄了一臉孔，只聽得他咆哮地喊道：

「那還了得！弟兄們！快退後來還了得！這可不是搗亂！這一定有人嗾使！一定有反動份子！這這！」他跑了二十多步，好容易將馬約束住了，看見鋼絲馬甲他們猶自發狂一般奔着。他不得不喊道：「好啦好啦，大隊長，不要緊了，看光景橋坎邊不會再有地雷了！」他趕上去，「老鋼，你定一定神，你做大隊長的人不能先跑，你定一定神哪！」

所謂弟兄們，七零八落的從地上爬起來，聽得朱古律在後面勉強鎮靜着喊道：「不准跑，」便都面無人色地站在區道上。朱古律重又跑到鋼絲馬甲面前，口口聲聲仍然說：「那還了得！」他漲紅着臉，嘴巴連同那隻大鼻子歪在一邊，似乎要同他隊長相罵起來的樣子：「還了得嗎，大隊長，不偏不斜，恰好我們隊伍進區的時候不是嗾使，定是陰謀，大隊長，不去查根究底弄明白這事，鹽壘區我們還能駐紮這麼一天半日嗎。況且，你瞧，一下子炸開了我們三四十弟兄，也足見掃盡了我們威風！」

鋼絲馬甲摸着他自己的和尚頭，他似乎已經捨命了這條命了，瞧瞧旁邊的弟兄們，都花花綠綠，有的掛着采，

有的面孔上還飛滿着草青和泥屑，他不禁笑起來。

朱古律可不提到那些炸倒在橋墩下的弟兄們。「我相信鹽壑區的人一定和我們過不去，不合作，上至委員，下至平民，都在申通反對我們。老鋼，你耐得住，我可耐不住了！」

鋼絲馬甲這人就是如此，隨便什麼事，都聽從朱古律。點點頭，朱古律便懂得他意思：無可，無不可。

「我要拿 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段來了！」朱古律那對發紅的眼珠簡直好像突出眼眶外面了。「不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訓訓他們，還怎麼站得住！」弟兄們，散開挨家逐戶搜查過去吧！」

他自己彷彿非如此不足以表示 下了決心，取出盒子鎗來向空開了一鎗。

原不能說那些所謂弟兄們的愚蠢的，到那裏面，便變了性格了，他們忘記以前也是泥腿子或者燒鹽人。胡塗，聽得人們指着說「仇敵」他也認他做仇敵。他也預備去「復仇」。他們看見炸死了那麼多「弟兄」。

「是的，搜 搜！」

早有人附和着朱古律，劈啦拍啦將槍亂開起來。

「抓住埋炸彈的人就槍斃他！」

「先搜高地下面房子多的地方！」

泊泊……

那天，他們說他一半爲了好奇，龍蝦眼再四叫他們不要去看，飯勺子，阿榮，還有三兩個小夥子，躲在老缸眼家後門外，望得見第七號橋的所在去看了。「老實說，他媽一塌刮子炸個光，我可頂希望了，」阿榮頭先盤着腿坐在地上。「我真看不過看不過！」別響了，你聽，狗叫，像是開進來了！飯勺子扯下一片高粱葉來，噙着聲音說：「來就頂好了！天生好着眼睛，叫你們一個都不回去！」

飯勺子太相信自家了，他沒想到，朱古律隊伍一長排蛇那樣開進來呀，雖然觸在地雷上頭，轟的爆發起來，祇炸去了六分之一的人馬。彷彿雷一樣，高粱葉子都打抖了，一股濃煙在早晨的光下往天空直冒，飯勺子高興得滾在地上大笑起來。

「鋼絲馬甲，」他滾來滾去喊道：「來呀！你來呀，不叫你嘗嘗滋味直當做鹽壘區的人一運好惹哩！哈哈！」飯勺子正式坐起來，拿條腿跪在地上，遠遠地向七號橋那面望齊，呻吟道：「他們還有黑影兒動着呀！」

飯勺子雖然是個粗人，心內可有數的。他太高興了，總以爲一網打得盡他們，即使說，剩這麼十兒八個，他們可以趕回去，聚集起人馬來，再包圍上去繳掉他們械。阿榮眼睛睜得怪圓的，忽然恐懼起來，他首先立起來，將飯勺子推了一下：「你瞧只炸去了一小半，沒有退的樣子呵！」

即使飯勺子不跑開去躲藏起來，阿榮也要扔下他們先跑了。

龍蝦眼雖然將息在床上，何會閉得上眼來，突然他聽得了爆炸聲，接着是疏落的槍聲，老頭子口中喃喃的咒

罵他們，一翻身滾下了床：「不聽我話，——攆死蛇呀！好好，定規要給他們看見！」他意思，想索性去關上門，裝做沒事樣的睡在家內，龍蝦太太又在咕嚕：「捏了蛋子在自家頭內搔！」

牆角邊起了一陣屯屯的脚步聲，阿榮打頭撲進門來，險險將龍蝦眼撞了一交。

他們面上現出驚惶萬狀，飯勺子說：「躲一躲吧！快點！」

匾道上槍聲劈呀拍響近來。

龍蝦眼要哭起來似的，將足一頓：「可不是，我叫你們一安排好，便該大家散一散伙了！現在五六位漢子擠在一堆，還算那啥呢。不是我不够義氣，他們也生眼睛哪！」

飯勺子下巴骨牽了一下，吼道：「拿槍給我吧！」

事實上，鎗也來不及拿。槍窠藏在後門邊柴樑子裏。飯勺子一想不對，罵了一聲「媽媽的，咱有咱的腿！」他回轉身來：「阿榮哥，你暫時沒地方躲的，你就躲在這塊，等風頭一過，咱來找你！」朝冉禿子揮揮手，開了灶下的邊門，他們走出去。

龍蝦眼頃刻就認清這件事情不比尋常，他知道應付得不好，真會應了他太太那句「家破人亡」的話的。腿有一點抖，忽然一點勁道都沒有，不知怎樣，嘆的便坐在一張凳上。他看見前門還開着，後來一想，也只好讓他開着，隨手他抓了一把粗鐵，他預備裝作有正經事的樣子，拉過粗石，打磨起來。他聽得人聲已經闖進了鄰居驢鼻王海

的家內。

往柴堆躲，也沒用呀，老紅眼簡直忘記了阿榮。阿榮兩隻眼乾睜着，在當地轉了一個身，龍蝦老太拍着手發出哭聲迎出去，小弟兄的影子，已經橫着槍在門口出現。

阿榮伸了一下舌頭，百忙中只好鑽進龍蝦老太房內，往床上一橫，面朝內睡着，做出睡得很香甜的樣子，鼻頭內哼出着鼾聲。他心上下通下通跳着，使他裝出的鼾聲馬上失敗了，他不能做得那樣緩慢。他張大了嘴巴，讓抽氣暢快一點。他耳朵聽着外面。

一個滿面橫肉塌鼻頭的弟兄，恐怕裏面會出其不意鎗殺他似的，翻着一張厚嘴唇將槍做出射擊的樣子：「不准動，你們窺藏了亂黨，交出來呀，查出可滿門抄斬！」

老太婆纏在他鎗口上，不知她噙嚙什麼，龍蝦眼爲着掩飾起見，他特地提了鋤頭，迎到門口去，煞着一對紅眼，請問道：「什麼事呀！見了你媽魂靈哩，大呼小叫，到別家去吧！」

他額角上沁出汗來，挨在門檻上。

他以爲這道難關或者可以過去了。塌鼻頭傢伙跑過了他家門口，又回轉來，另外一個身上整齊些的，胸膛上對斜裹着紅帶，出壳了盒子槍，氣餒萬丈轉過屋角來，在龍蝦眼面上相面似的認了一回，拿槍指着他道：

「滾開吧，家裏藏着人嗎！」

老頭子將頭一側，做出尋常三不賣帳的神氣，扔了鋤頭，將手插在腰內。

「藏着你媽的孤老！請你自己看吧，有什麼人大清老早，我可沒得這麼多功夫跟你濫攪！」

鄰居們漢子正在給打耳光，看見年紀青的，朱古律吼道：

「不管，先抓起來，都有嫌疑，帶回去，招不招慢慢的敲問他。」

拿盒子鎗的小隊長推開龍蝦眼，抖着眼睛，在屋內看了一遭。

龍蝦眼軟化了一點。「先生，真一點不知道你們爲着什麼哩，我敢賭個咒，咱們是好百姓，管得你們什麼游七隊游八隊，幹生活都來不及哪！」

「桌上那麼多杯子幹什麼！」拿盒子鎗的突然發現桌上沒收拾的茶杯子，地上也亂七八糟橫着些條凳：「你還瞞得誰！」他從地上拾起一個洋燭頭來：「那不是有人在這塊聚會嗎！——弟兄們，包圍起來，搜一搜！」

龍蝦眼面色變白了。他迎頭往他女人房內跑，被一位弟兄抓住他領口，左面右面劈了兩下耳光。

龍蝦眼眼睛裏泛着金花，他一下子可想起年紀青的阿榮。他知道他女人房內只有一扇小木窗，跑不掉的。

「劈——」他又給他們劈了一下耳光，可是，忍住着，只聽得他喊道：「我內姪子在裏頭生着病呀！不相干的，對你說——」

塌鼻頭弟兄和三四個人騰開門去，看見阿榮正在翻身坐起來，不知誰難得這麼賣力的撲上去，捉魚那樣將

阿榮感觸在床上。

「生病你讓鞋子上泥都有哩！」

老紅眼喃喃說道：「唉，數數可不是應了那老貨的話！」他直瞪瞪瞧着阿榮「家破，人亡！」

他頓着足，倒在門柱上。

老紅眼覺得阿榮這次將免不掉了。他懂得年青人經驗不够豐富，禁不起敲打，和恫嚇的。假定說，他們一個二個人遇害可還不妨，他們昨天晚上都拍了手，除去阿榮，飯勺子，小桃三家頭，那一大批有家小的人，可不是都害了他們嗎！

「他小夥子不相干的！」龍蝦眼重又在弟兄們面前咆哮着：「隨便什麼犯法事，都由我老紅眼一家子承當，我橫豎老死了，將我劈做一萬段吧！」

露出金牙齒來的大概也是小隊長，嘿，咧笑着。

「你呵，簡直自己招出來！弟兄們，再搜搜有沒有別的證據看！」

朱古律在河溝頭一家屋內，聽得說已經確切的抓住了一千入犯，他扔下鋼絲馬甲跑過來。

「呵！」朱古律一看見阿榮就叫起來：「那是三進頭房子給編進我們隊伍，給我放走了的，反對我們的弟

兄！」

「這也好冤枉！小民百姓不是該倒灶出了長毛了！」

老頭子看見兒輩抓出去，趕緊遮在弟兄們面前，嚇着響頭，還是沒用，老頭子爬起來，將口沫吐在手掌上，攪着：「看樣子可也像中國人他媽，去吧，即使殺頭，殺不完我們的！」

田埂上，槍聲響着，哭聲響着，咀咒也響着。

朱古律招呼弟兄們把守了大門，和鋼絲馬甲嚷着跑進委員室。

「要麻學潛趕快出來講話呀！」朱古律咬起了牙齒，碎的在寫字桌上拍了一下。接着，跨大步子，一股勁在室內來回踱了四次，突然站住了，訴苦那樣，攤起兩隻手來，對着鋼絲馬甲：「恐怕你也想不到吧，一些泥腿子，居然居然敢造起反來！這是小事情嗎，還炸掉三四十弟兄的地雷！」

朱古律可正式在冒火，想不到——泥腿子們會幹出這樣的事來！自然，這是小事嗎？「反對，來跟我反對，可就倒足了你們的楣了！」

朱古律烟都不抽，將嘴巴向下而彎了起來。

他一跳可跳到窗邊：「弟兄們，給我先將那亂黨在柱頭上吊起來！」弟兄們正在七手八腳推進阿榮來。在裏邊，麻學潛也恰好滿臉笑容出來了，朱古律彈起了眉毛，瞧在別地方。

麻學潛肚內不是不明白。他笑得那樣地一團和氣，踏進門，雙手一拱，先嚷起來：

「唉，光采光采，我早知道二位大隊長，今天——今天，真是好極了！」

龐學潛仍然肚內明白，早上東南角上開炮似的一聲響，他不是不聽見。這聲響，和他鹽墾區前途有關係。謠言呢，老早有了，鋼絲馬甲隊伍早上開進來。不過他當時心內又憂又喜着。

「國柱不是好隨着他們回來了嗎？」

這念頭剛轉過。哎，他們來管理鹽墾哩！

且別說，事情臨在自己的頭上。這事情挨也挨不過，總得想法子應酬——然而，朱古律突然回過了身來，迎頭衝着他。

「唉，你真好極了，你會耍玩意透了！老龐，你何不叫他們多埋幾顆呢！」

朱古律好似恐怕自己太失去了「詩」的氣魄，本來將嘴巴一股勁往右下角歪着，他改正了點過來，使下嘴唇平均的向外翹着，餛的又在寫字桌上拍了一下，楞出眼珠瞧着屋裏的人。

「管理的事倒還在其次，不怕你敢怎樣反詢我們！我要你交出除此之外同謀的人來——現在抓的那個亂黨一家頭幹得下嗎！不這麼給他們正一正法，還了得！龐老先生，咱們給你開二條路——你想法着交出了正兇來！第二件你保證以後不再出岔子，你鹽墾區我保證你也太平的，否則咱們，」朱古律瞧着鋼絲馬甲，「大家不保證！」

他也想得很好，自己難得爬上這種地位來，居然處處有人反對他。偏反對偏要幹，偏顯出，這才有「革命精神」，要說這次，「你龐學潛跟我搗蛋，就居心跟自己搗蛋了。」

他拉長了聲音反問他一句：

「怎樣，你難道以為咱們在給你開玩笑嗎？」

意思說，扳起臉來可玉石俱毀別懊悔了！

龐學潛要哭出來似的，腮幫肉抖呀抖，他委曲地頓了一下足。

「不過不過，朱同志，朱——我希望你歇歇怒，我們鹽壑區的人都是正常良民，從來不犯法，那，那有目共睹，以前早如此——」

朱古律舔了一下舌頭，本來想找張凳子坐了再講了，可又跑了兩步，捏了拳頭直撲到老龐面上去：「你鹽壑區還出着良民嗎？」指着窗外，正在吊打起來的阿榮：「那是良民嗎？良民會當游擊員而且埋地雷嗎？」

「限你，」朱古律摸出了一盒香烟，重新塞進了袋內，他一邊往走廊跑：「一點鐘以內交出了人來，你的國柱不要了，你要他，你也得交出人——給我用出點子勁道來，打這輩人不收拾，世界簡直要反了，弟兄們，拿粗一點柴棒來！」

朱古律想得真透澈，一下子將那泥眼子槍決了，可滅了口，還不是依然有危險！給他點子苦頭喫，不怕他不招

出來，那才給他們收拾！不錯，他知道老鷹決計不會這樣做的。

朱古律在弟兄手內接過了一根杯口粗柴棒。

阿榮手早被金牙齒隊長反綁過來了。阿榮不給他綁，一位小弟兄順手劈了他兩下嘴巴。

他面色有着點透青。有一縷血水，從嘴唇角上流出來。一件對襟的布衫，拉碎了好幾塊。他也不像笑，也不像在哭，後來索性閉上了眼睛。

「我跟老龍蝦眼拍過手的，」他肚子內噙着：「拍過手，哪怕死——」

金牙齒隊長墊了一條凳，將繩頭扔到走廊的橫樑上，落下來，捏在手內——這麼着輕輕的一吊，阿榮就好變足騰空的吊起來。

朱古律特地親自來問他。

「繩頭拉緊！」朱古律拍拍臉，叫弟兄們拉緊些繩頭：「不先喫點苦你不肯招！」拍，隨着繩勢往上拉，朱古律那柴棒打棒球那樣劈上去了。

「哎——我的媽！」

阿榮在繩上盪秋千似的轉着。

拍，朱古律真像找着了世難似的，用足勁道又敲了一記。

「噫！」

冷汗在阿榮背脊上往下淌。眼睛迸出了百十道金花。彷彿隨着這劈拍兩下聲音，身上的骨頭都脫開了髓節，都對斷了。

「招嗎？」

「招招！」阿榮含着淚說。

朱古律得意的伸出手來，換了一下他大鼻子。回過頭，瞧瞧委員室那面——可惜鋼絲馬甲正教老顧拉住了。在酌談——「早知道你會招，連這記苦頭都不請你嘗，弟兄們，解他下來罷。」

塌鼻頭弟兄鬆下了繩頭，將阿榮的手板到面前來，在他肩上拍了兩記。

「現在你好招了。」

朱古律瞧瞧阿榮，阿榮也瞧瞧他。朱古律叫弟兄們拉張凳來坐了，將一塊手帕當做扇子搵着。阿榮仍是那股勁，要笑，不儉笑，可也不算哭，剛才痛得他太厲害了，眼淚不自主還掉在腮巴上。

「招呀，不招生活又來！」

阿榮胸膛起伏着，要笑不笑，瞧着朱古律。

他記着「我們都在龍蝦眼家內拍過手，拍過手，哪怕死——我不能害他們！」

「你們要我擱嗎？」

朱古律哼了起來：「下作的泥腿子，你也配搗蛋，延挨，真是低三下四人沒弄頭！」

阿榮終於笑了起來：

「如果我招了全壘壘區埋那個炸彈都有份，你朱古律也一場刮子將他們滿區抄斬嗎？」

朱古律拿指頭在頭髮內蘆着，一條腿踢開了凳子：

「還了得！還這什麼話！」

「再招我可招不出來的！除非你一輩子不失勢，你不要臉！」

朱古律彷彿發了什麼瘋病了：「拿火油來，火油不吊上去吊他看輕我！給他便宜事他不要！跟我強，有用嗎，我有言在先，我我……」

突然，公司大門外，發出了一片哭聲，守門的弟兄擋不住，三斗老爺直撲到裏頭來。一拐一拐着，就跑近了朱古律，不管它怎麼樣，他先爬下了地來，光景像是磕響頭。頭髮在後腦托上一把扇子似的扯着。

「赦了他吧！唉，唉，那啄木鳥！」三斗老爺分明太情急了，有點語無倫次起來：「衆位好漢，他實在是平常也不學好，平常就一逕跟我鬧，軍師爺，請你們交把我，我還有家法，我自家來辦他！不過，他理是有的，咱們是規規矩矩的。」

三斗老爺越說越怨，撲前去，抱在朱古律腳上。朱古律踢了他一脚，——太用勁了，三斗老爺冬瓜那樣滾了五六尺遠。

李三斗爬起來仍然嘆：

「你罵我不要緊，軍師爺，大旺村人有一種剛強性，關照你，馬兒的韁不要扯得太緊，太緊要斷斷哩！」

阿榮又吊上樑子去了。

三斗老爺擠上去，意思想阻撓他們，被他們一推就推下來了。他開始坐在地上哭着。沒有用，他看見委員室內有人喘着，便爬起來，到窗限上一望，就看見了龐學潛。

「老委員，」他叫道：「你應該救救我那逆種的命，他沒會犯法呀，況且鹽壑區幹打游擊的不止他一個，你老委員高抬貴手！」

龐學潛正跟鋼絲馬甲談得辣手的當口。法子，想不出。現在他又正式明白了他國柱，一條眼業已鋸斷。

「那怎麼可以，那怎麼可以！」

比着聽得接收鹽壑區都沒這般的凄慘，龐學潛面皮青內泛出白，將肩膀一撥，差一點哭起來。

龐學潛沒料到，朱古律幹得那麼地毒辣，國柱的腿鋸斷了，早成了事實。鹽壑區炸彈罪犯，不用說，他也什麼都做得出。朱古律還窩落在老龐身上討人：「唉，你幹得下我龐學潛哪能幹得下！」喪良心的事，他老龐經常也表

明過，生平不願幹；除非不得已，也說不定出於無心才幹一二遭，可那又「問心有愧，」「是有陰騭的！」不，這且也在其次，現擺着那二條路，斷送他們呢，成全他們呢？

飯勺子龍蝦眼這批人將駐紮在公司的平頂帽子繳械後，老紅眼不是暗示過他？「兩條腿跨在牆頭上，看見那面勢頭好，就爬下來投你的降對你說吧，咱們事已幹下了，你要密報，舉發，都由你！可是咱們有句話，龍蝦眼兒子雖然炸死了，他們年青人還一代代出不完！」

那不是說他不能指出這干正犯來！

龐學潛背着手，從這頭，踱到那頭。他瞧瞧鋼絲馬甲，瞧瞧爬在窗台上的李三斗。

「老委員您高抬貴手，祇消一句話就好救了他！」

龐學潛很久就咬緊了嘴唇皮，心上幾十匹螞蟻沒次序爬。真叫他光火：「你的兒子要我救，我的兒子也有誰救嗎？」

「唉，怎麼說的，」他偷看了鋼絲馬甲一下，肚內自己喃喃着：「這何異乎——率獸食人何異乎！」

可是看看屋內，什麼人也不來援助他，搭救他，怎麼辦呢，事情攔着，攔不出法子來呀！

那突然間，大家的眼光忽然一致又落在窗外。朱古律跑進屋裏來了。弟兄們也一齊扔下了阿榮，看什麼戲法似的，一個接着一個，哈哈笑着。有的，正在俏皮地罵娘。

雅爾直朝著委員室走來。

別的人一點不驚奇。驚奇了周濤之。周濤之本來立在那面看熱鬧，穿了件汗馬甲——叫他猛可翻起了第三工場那次舊案來。

「……壞貨你也落得這樣一個下場嗎！當時，哼，多麼地正經！」

他慢慢的在雅爾後面跑過來。瞞過去，老龐看見了他，向他招招手。

從前，利用他隨時可以向公司挪借的緣故，龐學潛一逕在人家面前誇獎周濤之：「老周你責任真喫重，你該加津貼。」不錯，公司多出他一點錢不在乎。從四十，加到五十，加到五十五。不久他拿了六十元「生活費。」這還不算老龐給他的「恩」嗎！

「這點倒不相干，不然也輪不到我出場告發，有那小雜種在裏頭，哼，指導員，他媽！」

他覺得自己這主意打得對起來。

「老實不客氣，眼中的釘不拔掉，叫我不舒服！」他哼道：「不舒服！」

猶記得那天，他周濤之，第三工場上喫雅爾的「豆腐」，你，虧得你同事，怎麼也不來勸一勸！你算你搭上了她嗎？雅爾請他喫耳光，你冷笑：「除非沒機會，還除非，那賤貨一輩子叫你抓住在手內！」周濤之自言自語說：「我都要你們的好看。」至於泥腿子幹的事，他老早也冷眼在看着。

三斗老爺還沒跑出公司去，看見了雅蘭，他那股怨氣，不由得盡數發洩在她身上，徑自吐了一口唾沫在掌心裏，歪着嘴罵道：

「可被人家瞧着嗎，現在也變做高皇經的未亡人了！那時那啄木鳥愛她，哼，現足了世報貪貪，一輩子貪條大黃瓜——壞貨，等着造忠節坊給你吧！」

雅蘭來不及睬他，轉到委員室的門口去——她看見了朱古律。

倒還一點不減以前的潑辣。

「朱古律，你這殺胚，老高跟你有什麼過不去，你一定主張槍斃他你出來，你你大家拚了吧！」

周濤之正想插上嘴來，朱古律想起了什麼，突然將一個頸巴輕輕的擺了擺——彷彿欣賞什麼字畫似的，過了半晌，不禁哈的一聲笑着。

「她就是老高那小老馬嗎，唉，人倒長得不差，長得不差！」

「朱參謀！」周濤之挨着窗台立得很久了，他一看不插嘴再沒有機會了，慢吞吞說得響一點，好叫大家聽見：「你要捉那些亂黨，再便當沒有了，告訴你吧，和那！」他將嘴咧了咧：「壞貨也有些關係，而且那個裝炸彈的人就在公司裏！」

「公司裏！」老龐哎喲一聲，呆得木頭那樣直瞪瞪瞧着周濤之。

朱古律頭先可還不去注意他，聽得說「就在公司裏，」他眼睛，彷彿面前掀開了什麼遮蔽的東西，他跨了兩步，伸出手來拍到周濤之肩頭上。

周濤之知道「來了！」且轉過身來，隔窗對着雅蘭。

「噫，你就是貞節無比的葛家的小姐嗎？」

周濤之伸出了手來，挑起兩條指頭，拈香烟頭似的，在她面皮上，拈了這麼一下。

拈過了，他白相場子那種流氓的樣子，縮回手來，放在鼻子門上，聞什麼香水似的，閉了一只眼睛。

「哈哈，哈哈。」他自己平淡地笑起來。

弟兄們——在走廊上的，簡直敲打阿榮的事都忘了，窗外面，黑壓壓站住了瞧好看。

「哈哈，哈哈，那雌頭！」弟兄們也跟着有趣的笑。

哈哈，周濤之笑得那樣地起勁。他瞥見，突然雅蘭的肩胛擺着，一個耳刮子劈過來。

周濤之多麼乖覺，他脚手靈活地，原是那隻手，一捏就捏住了雅蘭的手腕。

周濤之又要笑，那幾顆酒刺似乎綻了些——他這回沒十分笑到底，突然兩條手扳在窗上，像第三工場那次似的吼：

「熊德明都香得你面孔，高皇經都操得你，我摸摸都不可以嗎，在我面上來裝正經，對不起，可倒足了你的

榻！

朱古律大約趕緊又打聽到了，他就叫周濤之，便走過來。

「唉——周老周，好，算了，算了！咱們談——談這個，公司裏到底哪個是正犯呀？」

周濤之好似這次全部叫他獲勝了，腮巴一歪，喜意洋洋將頭縮進窗子來。

他知道，這點嬌可由他撒：「那小貨，別要放走了他！」

朱古律笑起來，瞧瞧他大隊長——他就彷彿「料事如神」，人家不說他尙然明白。「我完全懂了，那有什麼雞，弟兄們，將那女人看守起來！老周，你如果存心想收拾她這「殘局」，你眼光却不錯！我們可以賀賀你，要是說你同她兩家頭——「結合」，你們可真含有一種——朱古律挑了一下他長頭髮：「一種詩意了！」

周濤之咽了一下口水，朱古律將手擺擺，意思叫窗外的弟兄跑散些，他們兩家頭要講秘密話。

「老周」朱古律自己先拉張椅子來坐着。「現在你好說出來了！」

周濤之眼睛向屋內掃了一下：鋼絲馬甲，龐學潛，紅鼻老頭，茶房老盧，眼光都就心地瞥着他。

龐學潛兩條腿在椅子底下縮着縮着，他可憐地瞧着周濤之。彷彿說：你少作些孽，你要遭報應了！

老盧的眼睛絡滿了紅絲，斜瞧着他們坐下來。

周濤之砥了一下嘴唇皮。他恐怕他們聽了去，橫過嘴來，對到朱古律耳朵上：「熊德明，小熊，認識嗎，給他們裝

炸彈！

宋古律的將足一頓，扔下了周濤之，捏緊了拳頭，他高興透了：「哼，龐老先生你好，你也難逃同謀的罪名！大隊！快點！趕快派弟兄到工場去，慢一步的話恐怕那個姓熊的人會跑掉了！快點！」

龐學濤扁了一下嘴，要哭出來似的：「唉，太作孽了，老周——窩子打不到底，船兒往下游呵！」他心內碎呀碎的跳，不過還好，逃過了這道難關，這陰騭老周來担当，這對不起良心的事，不是他老龐做！

鋼絲馬甲跑到走廊上喚弟兄。

老龐放了茶杯，挪挪褲子往外跑。

周濤之眼睛瞧好着。他免不了有點慌，一把抓住了宋古律。

「朱參謀，我幫忙爽性幫到底，我還有話跟你們說！」

他咬咬牙，一不做二不休，做個「無毒不丈夫」，拿嘴巴對到宋古律耳朵上，告訴他昨天晚上看見的事情。

二十四

這種日子可叫人難過了，一輩子笑也不由你自由，哭也不由你自由了。

這種日子，彷彿真的人人犯了罪一樣，你們不能交頭接耳。你們不能指東說西。更休想有什麼伸怨訴苦。連咳一聲嗽都會教他們來指定你說有什麼「陰謀」來澈底偵查你。

以往那和平而快樂的日子，想起來叫人彷彿做了一場夢一樣。在那苦痛的呻吟之下，有誰還敢奢望的渴念着它嗎？

雖然日子是老樣子過着的。

和以前沒甚兩樣，常胎子裏的氣打得太足的時候，誰也不會將手指碰一碰他，他自己就炸裂了。什麼叫做「理」和「性」？請問。當你跑進他們家裏去的時候，當你第二步動手查點他家私的時候，當問你「公理何在」

你又吩咐他不許還手，落落實實批打他耳光的時候——那只胎子不會破裂嗎！

雖然你現在手拿齊槍，圓睜怪眼的說「動一動的話你可自討苦喫了。」

已經不是一次，將他們迫到斷崖峭壁上來。生活和日子，本來誰都指望自己過得舒舒服服的。從祖先到現在，還預備到將來兒孫手內，他們切身的的事情，便是要活得自由，自在。拿汗水來灌漑着田地，那得到的食糧，才是正當的。——然而已經沒怎麼使他們安居樂業了。

那臉和快樂的日子早砸個粉碎。那被迫到斷崖峭壁上來的人只好等待最後這一齣，咬緊牙關，硬撐過去。再想想看罷，否則那臉和的日子，似同神話裏的樂園一樣，春天耕種，夏秋收穫，雖然他們或者老一代巴望不到了，但辛苦到將來，可一定有那一天，取消了擾攘，爭奪，取巧，不公理的事情。因為他們從那原始式的野地上，拿自己的精力，世世代代傾注到土中去，才有那養活許多世界上人肚子的莊稼長出來。

正應了老話：你動過手嗎！用不到你來多管閒事的。

可是他及千方百計謀佔你，繼之以動了武力。

世界上一般強盜，本來都躲在那塊「公理」的牌子後面。決計沒有如縣羊一般馴服，或者牠們那樣誠樸，一生一世只在守着他們本分。哪，好漢們早將幌子撐起來了，到正面一看，上面寫着：「攜手和平」不錯，這樣一來，彷彿喚得大家相幫他奠定了萬世基業，天下便永遠太平無事了。

「貪心的人一世出不完，剛才還口口聲聲喊着平等、自由！」

那知道轉眼之間，他又要你交出反抗他的人來。對呀，世界上從來沒有戴天的仇恨的，好漢們原也看得明明白白，有了你，便沒有我。正害怕一不小心，秋天的野火那樣，不去撲滅它，頃刻就烈燄漫天了。

將旗子的背面也給你看：「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三斗老爺不也說：「馬兒的繮不要扯得太緊，當心繃斷啦！」秋天的野火一蔓延，不是難於收拾嗎。

那野火，勢非將那些冒充「正義」的旗幟捲掉，壓也壓不住。

無賴們一向將膀子都外彎着打小兄弟，罵自家入，欺老頭子，是他們的拿手傑作。有人說：「哪，也是黑眼活子黃皮膚呀！多得勁！」

「日子活不來了！你跟他講理，他可聽你嗎！」

「對不起，是他們來逼得我們走投無路的！」

將唾沫吐在手掌內，到褲幫上擦着，便這麼捏了拳頭喊起來。

「放不過我們，我們也不放過他！」

那就是原野的呼喚。那就是正常的求存的最後一條路。世界上本來沒有垂死絕望的人。一向，「靠天喫飯」的「綿羊」們，在天災，在饑餓，在瘋暴的砲火下，尙然到這處女似的不毛之地「殺出一條血路來。」「咱們橫豎

死，他們喊道：「大家死裏求生吧！」

九斤公公腿都抖了，他淌着眼淚，頓着足：「大事情，這真想不到——輪到自己頭上，還指望多活幾年，可……」

田野上，大白天，祖奶奶在日，聽說「長毛」們行徑就這般。潮頭一樣，怒火捲砥了，奔撲着。並不是存心放肆，要扼制他也沒有法子。遠遠聽得槍聲響着。狗子亂吠。娘兒們抓着丈夫的膀子哭。小孩跑着。那懦怯的還希圖偷生幾時的老太們，是一個響頭接着一個響頭，跪在田埂上。

「呸！不值錢！你叩滿一千一萬響頭，可換得來我這顆頭嗎！早說是滿門抄斬，家破人亡，抵配的來吧……」

那聲音雖然硬朗，但可以聽出，那樣地絕望而且憤不可遏的。

他們往後門外跑，將手插進柴棧裏面去了。

就是你也分明看着，要是不將他們迫得那樣緊，瘋狂之中多少還存着些理性嗎！

高地下面，慘白的火光從龍蝦眼屋背上冒穿起來。

「橫豎活不成，橫豎祖宗爺有靈，誰要是說居心他媽——」

想起從他祖父到他自己，以及炸死的兒子大狗，都才是正式道地的良民，一輩子在耜耜內討生活。什麼叫做「爲非作歹」，什麼叫做「國家大事」，管他娘！從來不相干，正因爲看不過，他才要干涉了起來。到你家內來搶東

西，難道你哼都不哼嗎！不錯，那下半世人生本來一徑在驚風駭浪裏，爲着什麼爲着想活。可是人家不許他活。

「自己捏蛋子頭內搔！」

龍蝦老太看見他將洋油潑在柴上，舉起火來，她一股勁往火上面撲。

「老貨！你就讓他燒，不燒不表示我龍蝦眼下了大決心！」

「天哪，存心存意爲着過日子，現在完了！」

「完什麼就是死了，也死不完的！」

飯勺子將嘴巴歪了一下，他斬釘截鐵的吼道：

「隨着我來！天下決計沒有便宜的事，他拿什麼來，我們還給他什麼去！用不到多講！」他面孔通紅，捏着拳頭站在他們前面：「朝後退不是也沒有生路嗎！」

青的天，蓋在頭上，好似一口鍋，悠悠地在那些不肯屈服的地方，亂雜響着鎗聲，舐着火舌。

龍蝦眼也不弱於他們，濕紅的眼睛，彷彿不是因爲生着癩，彷彿就從那裏頭，冒出一種怨恨的、正氣的火來。馬兒的鬃扯得太緊，就那樣崩斷了。

要壓也壓不住。

你縱然已經壓住了他，他們的心會平嗎，他們的心可會死。

「決不會，假定說失敗了，」在拍回鹽灘區來的中途，顧鏡在……柱換着他鋸斷了的腿，正在呻吟。「祇要人心不死，不能算爲失敗，」他含着淚說：「他們一定有東山再起的日子！」

——完

九四〇·八。

